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雍正皇帝



作家二月河简介：

**二月河，本名凌解放。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1968年入伍，1978年转业至南阳。40岁开始创作生涯。主要作品有《康熙大帝》，《雍正皇帝》和《乾隆皇帝》等系列小说。现为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红楼梦学会河南分会理事。

一回 路漫漫风雪山神庙 夜沉沉凄凉赤子心

大清康熙六十一年隆冬，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降落。这雪，给山河大地披上一层银装，又好像在为刚刚去世的老皇上康熙戴孝致哀。山峦起伏之间，风搅雪，雪裹风，掀起阵阵狂飚。这骤然而来的暴风雪，也仿佛在预示着新建立的雍正王朝那不平静的朝局。

这场大雪来得奇怪，它一下就下了整整一个冬天。东起奉天，北至热河，由山东河南又到山西甘陕各地，处处冷得出奇，雪也下得特别。它时而而是零零散散飘着的细碎的雪花，时而又是滚滚团团漫天洒落的大片鹅毛。或星星点点，或铺天盖地，白皑皑，亮晶晶，迷迷茫茫，一片混沌。山峦，河流，道路，村舍，都变成了浑然一体的雪原，到处都是银白色的世界。偶而也会看到天光放亮，可那太阳只有惨淡苍白的一丝温柔，却没了平日的亮丽暖和。

以致山村里的老百姓，一个个都钻到屋子里，猫在炕头上，谁也不肯轻易出门。

可是，就在这天寒地冻，风雪弥漫的时刻，却有一支马队，沿着冰封的山路，艰难地来到了我们面前。

这一小队骑兵来得特别，他们身上的服色也很不一致。在队伍的中间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的，是一位年轻的将领。他大约有三十来岁，穿着玫瑰紫挂面儿的玄狐巴吐鲁背心，外套猢猻猴的皮斗篷。略微有些瘦削的瓜子脸上，双眉紧皱，小胡子下两片嘴唇带着似笑非笑的冷峻，也透着几分高傲和轻蔑。护卫在他前面的有十个人，十个与众不同的人。他们都穿着四品武官的征袍，戴着白色透明的玻璃顶子。在八蟒五爪的雪雁补服外面，还披着白狐风毛的羔皮大氅。他们那虎背熊腰的身板和神气活现的架势，令人一看就知，他们是王府的护卫。走在那位将领身边的，是两个文官打扮的人。大概官职也不算太高，文绉绉，酸溜溜的，看样子像是从内务府来的笔帖式。他们的马后还跟着一大群兵丁，约摸有二十来个人的样子。这一行人现在正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外，在一座风雪弥漫的山神庙前停住了马。打头的护卫四外了望一下，简直分不清哪是道路，哪是沟壑。他连忙招呼队伍停了下来，自己跑到前边去打探路径。马上坐着的那位青年将领也不说话，用手按了按腰间冰冷的剑柄，仰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

探路的人回来了。他在那位将军面前翻身下马，就地打了一个千说：“十四爷，咱们走到绝路上来了，这前面五六十里大概也难找到宿头。奴才见这里有个破败的山神庙，香火早就断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请爷示下，今晚是不是就在这里宿营？”

那位将军没有回答侍卫的问话，却转过头来，对那两个笔帖式说：“喂，钱蕴斗，蔡怀玺，你们二位是来押解我的，你们快发话呀。是走，是停，我悉听二位的吩咐。”

钱蕴斗和蔡怀玺两人一听这话，连忙翻身下马，在那位十四爷的马前打千跪下。叫钱蕴斗的陪着笑脸说：“哟，十四爷，您老这话奴才们可担当不起。就是折尽了奴才们的草料，奴才们也不敢听到爷这样说话。爷要说走呢，咱们这就紧紧地跟在后边；爷要是说不走了，奴才们立马儿给爷收拾住的地儿，全凭爷的吩咐办。再说了，皇上的圣谕只是要奴才们好好地服侍爷，让爷能平安顺溜地回北京去奔先帝的丧，也并没有限着日子不是。爷怎么说，就怎么好，奴才们谨遵爷的旨令。”

十四爷眉头一挑冷笑着说：“是吗？我说话还有这么大的分量？”

钱蕴斗和蔡怀玺偷眼瞟了一下十四爷，立刻被他那寒光闪闪、像利剑一样的眼神镇住，吓得他俩赶紧低下头去，不敢再多说什么了。

这位十四爷的脾气是有点儿怪，怪得谁见谁怕。因为他身份贵重，地位尊崇，不是常人能与之相比的。他就是刚刚去世的康熙皇上的第十四个儿子，统率十万大军镇守西疆、康熙亲口御封为“大将军王”的胤禩。

这位大将军王胤禩，可以说是威名显赫，声震天下。他生在天家，龙子龙孙，和当今皇上雍正，也就是胤禛，本是一母所生的两个皇子。当了皇上的胤禛，是老四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老十四。想当年，康熙老皇上还在世的时候，这兄弟两人就是势均力敌的老对头。他们为争夺皇储地位，也为了以后能当上皇帝，早就斗得不可开交了。可是，就在最紧要的时候，西蒙古发生叛乱。胤禩被派到了前线，胤禛则成了负责前线供应的“大总管”。身在前线的老十四是统兵的大将军，他自然是“主”；老四管着后方供应，就是“次”。可是后来康熙老皇上晏驾，胤禛继承了皇位，成了主宰天下生灵的雍正皇帝。老十四胤禩，没有夺得皇位，便只好屈居臣子，原来的兄弟，如今变成了君臣；他们的地位，也从此就有了天渊之别。当皇帝的哥哥不管说句什么，做臣子的弟弟都得乖乖地服从。胤禛一道诏书颁下去，胤禩就得马上回来奔丧；那诏书上写得明明白白，让他只带十名护卫，火速回京。他就是有天大的胆量，也不敢多带一个人；这诏书还不是直接交给胤禩的，而是通过手握重兵的年羹尧向他宣布的。因为当哥哥的雍正皇帝怕弟弟不从，早就在胤禩的军营四周布好军队了。只要胤禩稍稍有一点异动迹象，马上就要遭到灭顶之灾。

对他的这位四哥雍正，胤禩是太了解了。他们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，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。四阿哥胤禛，一向是个刚愎自用、猜忌心又特别强的人。不管你是谁，只要犯到了他的手上，他不把你整得七死八活是绝不放过的。眼下四哥当上了皇帝，自己却成了臣子，胤禩心里就是再不服气，碰上了这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上，又能怎么着呢？所以，他在从西边回来的这一路上，就只好拿这些侍卫们撒气。其中碰钉子最多，挨训挨得最多的，就是钱蕴斗和蔡怀玺两个人。他们俩是奉了“圣命”的人，不找他们的碴儿又去找谁呢？

钱蕴斗和蔡怀玺两个人都是小不拉几的官，在胤禔面前他们的日子确实不好过。来时，皇上给他们下了圣旨，说是要他们“平安”地“护送”十四爷早日进京。什么是“平安”？怎么做才叫“护送”？不就是要他们“看好”十四爷，不能让他在路上出事，不能让他和别人串通吗？除此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呢？谁都知道这哥俩虽是一母同胞，心里想的却并不一样。他们之间的隔阂，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。可谁敢不要脑袋，把这事给挑明了呢？皇上那“护送”的意思其实是“押解”，但这话圣旨上既然没写，谁也不敢照这个路子去胡想、胡猜。再说，你怎么知道，人家十四王爷回到京城里是个什么局面呢？兴许人家哥俩一见面就会拼刀子；也兴许人家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，会忘记前嫌，重归于好。这全是皇上和十四爷的事，别人是管不着的。钱蕴斗和蔡怀玺更是不能管，也不敢管。所以，不论路上出了什么事，他们是不说不行，说得多了也不行；不巴结不行，巴结得太紧了也不行；光说好听的不行，说了十四爷不受用的话更不行。总之，他十四王爷胤禔要想找你的错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最好的办法，是什么也别问，想撒气就任十四爷撒好了。

十四爷见他们都蔫了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身边跟着的侍卫，紧跑两步在他的坐骑前跪下。十四爷踩着他的脊背下了马，活动了一下有点发麻的腿脚，搓了搓冻得通红的双手，对着钱、蔡二人又说上了：“不是我要发作你们，有些话我不能不说。我知道你们是奉着圣命来的，我就是再不懂事，也得对二位礼敬有加，这才是我的本份。这一路上是走是停，都要你们说了算，而且咱们还必须住在驿站里。因为这是皇上定下的规矩，你们得听，我也一样得听。今儿个天晚了，你们说要在这里住，我也就只好依着。这是你们自己说好了的，我才不希罕你们来装好人、送人情哪。这个鬼地方，前不巴村后不招店的，你们就不怕我在这里造反，或者是跑了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们不怕，我又是怕的什么？”

在十四爷发作他们俩的时候，钱蕴斗和蔡怀玺一个劲地陪着笑脸，一声也不敢吭。直到十四爷说完了，钱蕴斗才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十四爷，您老圣明，奴才们也是奉差办事，身不由己啊。奴才们只不过是小小的笔帖式，奴才们的上边，还有司、府、都太监、领侍卫内大臣……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儿呢。上边说的话，我们敢不听吗？好歹您老体恤着点奴才，咱们平平安安地去到北京。等给先皇老佛爷尽了孝，奴才们的差事也就算办完了。往后，奴才们还要侍候爷，帮爷的光呢。”

十四爷听他说得可怜，自己一肚子的气也发作完了，这才跟着那群侍卫们走进了山神庙。

这个山神庙座落在娘子关外一座山头上，居高临下，俯瞰万山。庙里的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跑光了，只留下个空空的庙院。不过，房子倒没有怎么破坏，大殿的梁柱和回廊上的油漆还发着亮光，只是殿里的陈设却早被洗劫一空。这一大帮人刚要走进大殿，“呼”地一下，惊飞起躲在房顶和梁柱上的野鸟。蔡怀玺手疾眼快，一抄手就抓住了两只。他上前来笑着对十四爷说：“爷，您看，托您老的福，还真是没有白在这里住。待会儿，奴才把它烤熟了，给爷下酒。”

十四爷没有理他，却向外边的人吩咐一声：“快，把院子里的雪给我收拾干净了，廊沿下的栏杆拆下来烤火。钱蕴斗和蔡怀玺和我住大殿，我的侍卫们住西配殿，善扑营的人住在东配殿。”

外边的人“扎”地答应一声，各自分头干了起来。突然，东配殿里有人大叫一声：“妈呀！”随着喊声，又从里边跑出来几个人。这些人跑得慌忙，几乎与十四爷撞个满怀。十四爷一声怒喝：“瞎闹腾什么？”

“回十四爷，这，这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还是个女的。”

胤禔跟着他们来到东配殿，果然看到墙角里蜷缩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子。不过，她的脸太脏，看不清模样，大约有十四五岁吧。只见她身上穿着一身用蓝线绣着边的青土布布衫，光着两只脚丫，用裹脚布把鞋子贴着前后心捆在一起，大概是因为这样可以暖和一些。

她的小脸很难看，冻得乌青发紫还带着点灰色，像是在哪儿蹭了一脸的香灰。一群善扑营的兵士围在她的身边，一个个扎撒着手，品评着，议论着。大概是又怕沾了晦气又怕脏了手，谁也不肯上前把她拖出去。胤禔拿眼角瞧着他们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哼，你们也算是八旗子弟？我带的兵，在西大通和阿拉布坦打仗，一仗下来就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。现在，一具女尸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了。真是胆小如鼠，给我褪鞋都不配！——来呀，我的亲兵护卫呢？”

“在！”

“把她拖到庙外，扔得远远的。”

“扎！”

一个护卫答应一声，拖着那女子就向外走。可是，刚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：“十四爷，这女子没死，她胳膊窝里还有点热乎哪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，有这样的事？”胤禔走上前来，用手把住那女子的脉膊仔细地诊视了一会：“嗯，是还活着。来，你们把她搭到大殿里，放到火边上让她烤烤火，兴许还能救过来。”

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女子弄到大殿里的火跟前，有人又烫了一碗黄酒，翘开她咬紧的牙关灌了下去。不大一会儿，她的脉膊跳得有力了。再等一会儿，鼻翅一张一合地好像有了气，脸色也有点泛红，只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。

胤禔不再管她，坐在火塘边上默默地想心事。侍卫们早把大殿里打扫干净了，火架子上，烤熟了的鹿肉发出阵阵的香味。一滴滴的油溅在火上，“滋滋”地响着，冒出悠侖_那嚜獭G 潭*拣了一块烤得焦欢_穆谷猓峙踝潘偷绞 囊 媿啊K 匆 *头说：“你们吃去吧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饿。你听，他们在东配殿里正喝酒哪，你们要是想去就只管去。

放心吧，我不会跑也不会寻死上吊！”

钱蕴斗勉强笑了笑说：“十四爷，您老别太难过。奴才说句不知进退的话，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，圣寿也快七十了。在老百姓的眼里，能活到这么大的高寿，应该说是喜丧。所以依奴才看，您也不必老跟自己过不去，您得保重啊！”

胤禔重重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你说得也对。老钱哪，你们不要怪我十四爷的脾气不好，我这是心里难受啊！先帝爷在康熙五十六年时，封我为大将军王，让我带兵去青海平叛。临行时，先帝爷把我一直送出午门。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：‘朕老了，身子骨也不好。朕知道你不愿出这趟远门，可是，你不去，又有谁能替朕分忧，给朕尽孝呢？’皇阿玛说这话的时候，老泪纵横，不能自己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我的皇阿玛了……”胤禔说着说着，已是潸然泪下。

二回 救贫女馈赠金瓜子 惩贪官造就新污吏

蔡怀玺在一旁说：“十四爷，刚才老钱说的有道理。您是金尊玉贵之体，千万不要太过于伤心了。奴才们知道，当今主子给先帝办后事，是十分隆重的。奴才还去遵化先帝的陵寝瞻仰过，那里不但十分壮观，风水也好。当今万岁正是怕十四爷过于悲恸，这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的。为的就是早一天把爷接回京城，和阿哥们一起把先帝的丧事办得更好。

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，这丧事可不能办得马虎了。您老一回京，就不能歇着了，所以更要节哀才是。”

胤禔又是一声长叹：“唉，四哥刚毅果断，他当皇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只不过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们二位。你们要是想着自己是正黄旗下的奴才，就给我说实话；你们要是想着这是办的皇差，是奉了圣旨来押解我这倒了霉的王爷进京的，那就算我没说。不但今天不说，而且从今以后，你们就把我当成哑巴算了。”

钱蕴斗和蔡怀玺一听这话，傻了！十四爷他，他要说什么呢？

钱蕴斗和蔡怀玺他们正陪着十四爷说话，听着这位大将军王越说越不可捉摸，他俩心里吃惊了。钱蕴斗的心思灵便一些，连忙说：“十四爷，您老这是起了疑心了吧？一定是看着我们俩有什么心思瞒着您。其实皇上对您老真没有一点见外的意思，要不怎么能只派了二十个人来护送王爷呢？爷今天有什么话您只管问，凡是奴才们知道的，断不敢有丝毫欺瞒不说的道理。”

胤禔突然仰天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钱蕴斗啊钱蕴斗，你是给我装傻呀还是真的不明白？你说皇上没和我见外，那我问你：为什么皇上在向我传旨前，先给陕西总督年羹尧下旨，命令甘陕两省戒严？他为什么又命令四川巡抚蔡珽带着两万人马赶到老河口去集结待命？他不是防备我又是怕的什么？”

钱蕴斗忙说：“十四爷，这您可是误会了。先帝爷驾崩，事出仓促，朝野惊恐，当今万岁才下旨天下兵马一律戒严的。不光是甘陕和四川，直隶也不例外，北京城里九门都封了！”

“好，就算你说得有理。我再问你：早先在四哥跟前伺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李卫，现在当了陕西布政使。他的差事是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的军粮，原先是三个月就送一次粮的，可是，为什么却改成按日供给？”

“这，这，这奴才可说不上……”

在一旁的蔡怀玺忙说：“十四爷您甭多想。您瞧这大雪，粮食一时供应不上，也是常有的事嘛……”

“住口！蔡怀玺，到现在你还敢跟爷来这一手？告诉你，爷不是好欺哄的！爷是圣祖大行皇帝亲口御封的大将军王，是奉旨奔丧的天潢贵胄。可是你瞧，我却只能带十名侍卫，连一个小小知府的仪仗都不如。这里边的文章，你们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们只知有这么二十来个人跟在我的身边，可是，我敢说，就在我的后边三十里，至少有三千绿营兵在踩着我的脚印走。在我们的前边，也有更多的兵丁在等着我的消息呢！他们正在一站一站地向皇上传递着我的行踪，报告着我的动静。别看今晚咱们在这里住下了，可前边驿

站上的人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你们俩等着瞧吧，到不了明天早晨，他们非得来‘迎接’我不可。因为他们怕万一我这儿出了事，就有人要砍了他们的脑袋！”

十四爷越说越激动，他突然站起身来奔到窗前，手扒窗棂用力地摇晃着，炯炯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外面那沉沉的黑夜。他的脸上早已满是泪痕，他不住地在心里喊着，叫着，也在心里骂着：八哥，九哥，十哥，你们在京城都干了些什么，难道你们竟是一群酒囊饭袋吗？你们当中不管是谁抢了这皇位，也比让四哥夺走强啊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他一旦掌了乾坤，就会对兄弟们下毒手吗？那个该死的鄂伦岱，我派你回京干什么去了？我是让你给我打探消息的，可你怎么连一点信息都不给我透，硬是让我遭到今天这样的下场呢？

面对处在暴怒中的胤禔，钱蕴斗和蔡怀玺二人哪敢开口说话呀。他们对望了一眼，又赶紧低下了头。钱蕴斗把火拨得更旺一些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陷入沉思中的这位王爷。胤禔的心仿佛又回到了他出征前的那一夜，他去向病中的八哥告辞的时候……

那天，八哥胤禔头上缠着黑帕，气喘嘘嘘地出来见他。记得当时八哥说：“十四弟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就要远行了，我真不忍和你分手啊。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们兄弟不该生在皇家！”

我本来是想一生只做好事，当个贤王，可是我……唉，种的是花，收的却是刺，连皇阿玛也不待见我了……北京不是个好地方，它是虎狼穴、是非窝！几个兄弟都在眼睁睁地等着黄袍加身，我们的难处苦处有谁知道啊！如今我已病成了这个模样，你这一走恐怕就是我们的永别了……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在这内忧外患交相袭来的时候，越是离得远，倒越是平安无事。我把我的奶公派给你，有他在你的身边侍候着，就和我在你跟前一样。你只管放心地去吧，一旦朝局有变，我在京城里替你维持着，你带着十万八旗子弟兵临城下。只要咱们兄弟联手，这皇帝的龙椅，你不来坐又有谁敢坐它？”

胤禔几乎是被他说动了，他哽咽着回答说：“八哥你说的都对，唯独当皇帝这一条，我却从来没有想过，我是员武将，也只会带兵，既没有你那样的度量，也没有你那样的人望，据小弟看，皇上对你还是抱着很大期望的。别看皇阿玛当众训斥了你，可是，马上又封你为亲王。他老人家这是在磨炼你呀，你懂吗？要我说，你就放宽心养病吧。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就是万一京城有了什么大事，你一定要给我透个信去……”

当时，八哥信誉旦旦。他说，你只管放心走吧，京城里只要有我在，咱们就绝对吃不了亏。别看这哥俩面对面的时候说得很好，可是，他们的心里却都有自己的章程，也各自都在打着如意算盘。胤禔不傻，他能不知道八哥的目的吗？他把奶公和那个鄂伦岱送上前线去，不就是为了监视胤禔吗？所以，胤禔一到西大通，就先收买了鄂伦岱，还把这小子又派回京城去打听动静。八哥的奶公收买不动，就行军法杀了他。哼，你们也想来抢皇位，放着我的十万兵马，你们谁也别想得逞！可是，想不到他还是晚了一步，连八哥也晚了一步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本来没有什么希望的四哥，却顺顺利利地粉墨登场，当上了这九五至尊。自己不但不能率领十万大军入关，反倒被二十名兵丁半是护送半是押解地送往京师……

一丝莫名其妙的疑虑、惆怅、愤怒轰涌一起袭上心头，他“哇”地一声，把窗棂拉断。刚要发火，可是窗格上落下了一片灰尘，使得他猛然一

下又清醒了过来。不能啊，如今大势已定，我再要盲动，岂不是飞蛾投火，自取灭亡。他十分清楚，只要自己稍有不慎，就连眼前这些兵丁，也不会轻易地放他过关的！他走到火塘跟前，顺手把那窗棂扔进了火里，又颓然坐下了。

就在这时，那个被他们救活的女孩子醒过来了。只听她用十分微弱的声音叫着：“水……水……”

十四爷刚要起身，钱蕴斗连忙上来说：“爷，您老先歇着，这事交给奴才好了。”说着便走近那个女子，替她把了脉，高兴地说：“十四爷，托您的福，这孩子的脉很平稳。她这是在说胡话呢，哪里是渴呀。来，老蔡，你给她盛上一碗热肉羹来。”

蔡怀玺听了这话很是兴奋：“好好好，老钱哪，你要是能把这小妞救过来，不光是十四爷高兴，也是咱们积了阴德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一碗滚烫的肉羹给她灌了下去。

不一会，就见那姑娘果然睁开了眼睛。她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们，声音微弱地问：“我，我这是在阴曹地府里吗？”

钱蕴斗告诉她说：“姑娘你瞧，这里不还是那个破山神庙吗？告诉你吧，你被冻死了，饿死了，可是又被我们爷给救活了。你交上好运了，知道吗？”

那姑娘忽闪着两只大眼，想了又想。突然，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挣扎着爬起身来就要给身边的人磕头。可是，她毕竟是太虚弱了，刚一抬头，就又倒了下去。她一个劲地喘息着，口齿不清地说：“众位爷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，我

胤枢来到她的身边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有家吗？为什么会倒毙在这里？”

那女子看出来，这个问她话的人有些与众不同。她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：“这位爷，小女子是山西代县乔家寨的人。我姓乔，叫引娣，家里还有爹妈和一个小弟弟。去年我们那里遭了旱灾，颗粒不收。全家都在饿肚子，更交不上县里派的官租轰莆税银子。上边来人催的紧，爹没办法，只好把我卖给一个苏州人。原来说的是到那里学刺绣，学好了孝敬皇上的。

谁知道他却是个个人贩子，要把我们这群女孩子卖到妓院去。我瞅着机会偷跑了出来，一路要饭来到这里，不巧碰上了这场大雪。原来我想在庙里躲躲的，哪知一坐下就没能站起来……”

胤樾听了这话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嗨，看不出你小小年纪倒挺会说假话！你左一套右一套的，哄得人直想掉眼泪。不过你说得不对，也瞒不过爷的眼睛。不错，去年山西是遭了灾。

可是康熙万岁爷已经下诏，不但免去了山甘两省的钱粮，还派了钦差大臣会同山西巡抚诺敏赈济灾民。怎么还会有官府派人催慷_氛拢 *怎么会有你说的那些人贩子？你老实说吧，你是谁家的逃奴，为什么跑了出来？我一向是救人救到底，送佛上西天的。你只要说出实话来，我自会给你作主的。”

引娣流着泪说：“爷，我说的全是真话呀！您老要是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民女也不知道这事的内情，好像听村里人说，您老说的那位诺大人欠了谁的银子……对对，是欠了国库的银子。他自己还不上，就要百姓替他还。爷说的那个赈灾的事是没有的，不但没人来救灾，原来的课税银子还得加倍收缴。诺大人的钱还不够用呢，怎么还能免了百姓的？赶明儿，爷到下边叫个老乡

一问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。”

胤禩不言声了。引娣说的他当然知道，而且他还知道这正是当年的雍亲王、如今的雍正皇帝、自己的四哥造的孽。康熙四十六年，四哥掌管户部。他为了清理官员们积欠的国库银两，把这些官们一个个倍_妹_涣_嘶_盟_罚_毒_系_醢_亩_加_小_？_傻_笔_敞_挥_姓_殄_*_诺_敏_，不知他有什么不同一般的办法，不但还清了积欠，还得了彩头。为此，四哥着实的夸奖他了一番，说他堪称模范。哦，原来他用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。自己欠了钱，却逼着老百姓替他还。

好好好，要不是我今天亲耳听到，还真不敢小看这位诺大人哪。这就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德政，这就是你那过人的精明！他回过头来问：“哎，我说二位，你们谁知道这个诺敏的底细？我好像记得他是雍王府的人，是吗？”

钱蕴斗知道，但他不敢说。蔡怀玺比较老实，他说：“十四爷，这个诺敏不是当今万岁龙潜时的门下，他是镶白旗的。是，是……是年大人的换帖兄弟……”

十四爷一听，又和年羹尧连上了，气得他骂了一声：一丘之貉！回过头来，他又对引娣说：“你这小丫头大难不死，也许会有后福的。爷问你，你是愿意到北京去侍候爷，还是愿意回家去呢？”

引娣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：“爷，小女子谢谢爷的好心。可是，我家里上有父母，下有兄弟，实在是放不下心去。我，我

“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。你有这份孝心，真比我那些个兄弟们强。爷随身没带银子，这里有一把金瓜子，你拿去用吧。”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瓜子来给了引娣。引娣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哪，捧在手里看了又看，希罕得不行。等她悟过神来，要向这位将爷道谢时，却见他已靠在墙角睡着了。

黎明时分，正在熟睡的胤禩被叫醒了。钱蕴斗报告说，前边井径驿站派人来接十四爷来了。胤禩看了钱蕴斗一眼，那意思是说：怎么样，我的估计没错吧。钱蕴斗低下头，不敢说话了。胤禩看见，就见面前的廊沿下，站着一个人，连眉毛胡子都结着一片冰碴儿。可见昨夜的雪下得够大的，天也真够冷的。胤禩示意他进来回话，那人连忙磕磕绊绊地走上前来行礼说：“井井井径……驿驿……驿丞，孟孟孟……”

胤禩一听，咳，原来是个嗑巴。他笑了：“行了行了，你别为难了，不就是孟驿丞吗？你起来吧。”

“奴奴奴，奴才孟……宪佑给……爷请安！”一边说着，又打了一个千。他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身份这么高贵的王爷，有点紧张，也有点害怕。可是，越紧张、越害怕就越说不出话来。胤禩本来想通过他的嘴问一问前边的情形哪，不料却碰上了这么一个活宝。听着他嗑巴了好大半天，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是户部员外郎田文镜要去前线劳军，打从这里经过，带来了保定府的宪令。说让他们一听到十四爷的消息，就立刻派暖轿前去迎接，并径这位孟驿丞不敢怠慢，昨晚跑了足足五十里山路，才来到这里。现在暖轿就站在外边，请十四爷坐上轿子赶路，免得再受风雪之苦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胤禩真是觉得哭不得也笑不得了。过去他曾听人说起过田文镜此人，好像也是从四哥府里提拔上来的。好嘛，为了紧紧地“看”住我，四哥真是不惜动用所有的力量啊！五十里风雪山路，这位孟驿丞是怎么爬上来的呢？好好好，我这就动身，别让他们再为难了。

胤禩临行前，乔引娣又来到他身边磕头告别。经过这一夜的休息，她

里有话。可他是个老实人，根本无意搅和到是非中去。便说：“十四爷，有一件事臣应该回禀爷知道，先帝爷的谥号已经定下来了。今后无论是什么场合，也无论是谁，都要敬称‘圣祖’。这一点，要请爷特别注意；再就是当今万岁登基后，因为要避圣讳，所以各位阿哥名字中的‘胤’字，都改成了‘允’字。胤和允读音相近，口头称呼是不容易听清的。如果要写成奏折，请爷注意更正过来。”

“好好好，多谢尹老大人提醒，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。”

胤禩不想多说，他现在心里最急于知道的，是朝中的动静，是其他几位阿哥的消息。他向下边一看，今天来的人非常杂乱。既有四哥的亲信，也有八哥、三哥他们身边的人，哪党哪派的人都有。这种情形下，很多话都不便说出来。其实，就这么一看之下，胤禩什么全都明白了。既然各派都有人来，那就是说，朝中眼下还不是四哥的一统天下，他就还有机会和四哥说话。至于要说什么，可就是你们这些人管不着的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太监便来传旨说：“着大将军王允禩，即刻到乾清宫圣祖梓宫前见驾。”胤禩一听，什么什么，好大的口气呀！哼，要我在圣祖梓宫前见驾。好吧，我是要到圣祖灵前的，但会不会去“见驾”，那可由不得你了。听完太监的宣召，他既不跪拜磕头，也不口称领旨谢恩，而是转回身去跃上马背，打马就走。闹得从尹泰到下边的人一个个神情尴尬，说不敢说，拉不敢拉，劝又不敢劝，只好紧紧地跟着他往城里跑。胤禩看着他们的狼狈相直觉得好笑。他在心里说：你们等着瞧吧，爷还有好戏在后边呢！

刚到紫禁城门口，就见老侍卫德楞泰在宫门前正等着他。他知道这位德楞泰是先皇身边最得力的人之一，便连忙走上前去，想和他打招呼。可德楞泰把脸一沉说：“有旨意。”按规矩，德楞泰一说这话，十四爷就要立刻跪下，口称：“臣允禩接旨。”或者说：“臣允禩恭聆圣谕”才对。可允禩好像没听见，模棱两可沉着脸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——他根本不吃这一套！德楞泰见他丝毫没有接旨的意思，也不敢勉强，口宣圣旨说：“着允禩到乾清宫西暖阁见驾，钦此。”说完了也不管允禩愿意不愿意，谢恩不谢恩，自己先按规矩上前来打了一个千说：“奴才德楞泰给十四爷请安。”

允禩黑着脸说：“早上不是已经传过一次旨意了吗？怎么说变就变，这么多事儿呢？”

德楞泰忙说：“万岁爷的意思，是先请十四爷见一见面，然后再一同去大行皇帝灵前行礼。”

允到“哼！”的一声，抬腿就走。他在心里说，让我先见你，没门！我偏不听你这一套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德楞泰和尹泰两个人都知道，这位十四爷脾气大。平常日子里还谁都不敢惹哪，现在他心里正有气，你要是上前劝阻他，还不得找着挨骂呀。可是，他们一看，允禩走着的却不是平常人可以走的路。他走的是从午门进去，迈过金水桥，直通乾清宫的中路，这条路在平日是没人敢走的，除非是有了大事，或者是皇上亲自批准，不然的话，就要以失礼而受到惩处。可是，允禩却不管这一套规矩。人们看着他进去以后，便直奔太和殿，然后，穿过中和殿，在保和殿后下了台阶，又闯过乾清门，沿着甬道，看也不看一眼两列钉子硃_氛涛烂牵_恢钷巨蚯白摺T逐_倭磐庠_诺群虻纳鲜榉看*臣隆科多，一见这阵势可吓坏了。他连忙飞也硃_呐芟斯_矗_*里还喊着：“奴才给十四爷请安。”可十四爷现在连皇上还看不到眼里呢，哪还顾得上他这个舅舅？他眼下心里想着的，就是要给这位刚

刚登基的皇上来一个下马威！两旁的侍卫们都看得呆了，谁也不清楚十四爷今天是怎么回事。他为什么这样大胆，又为什么这样不顾礼法呢？可是，他们却谁也不敢上前去拦阻。

到了，到了，乾清宫就在面前了，看得见为老皇上致哀的灵幡在迎风飘舞了。允禩只觉得心里一阵悲痛，一阵昏眩。眼前的天地、宫殿，好像都在飞快地旋转，飞快地涌动。他加快了脚步，向着有人的地方奔去，向着有声音的地方奔去。

乾清宫大殿上的“正大光明”牌匾，好像在放着灼目的光亮。牌匾下边，满目都是白色的幛幔、白色的屏风，白色的几案，白色的孝服。冷风吹过，一片呜咽之声响在耳边。他在心中高喊一声：“皇阿玛，您的儿子回来了！”就发了狂硕_南蚯氨*去。

恍恍惚惚中，突然有两个人、两双大手紧紧地从两边架住了他，还有个清晰而又十分熟悉的声音说：“十四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要挺住啊！”

他失神地向两边看了一下，原来站在他左边的是八哥允禩，而在右边架住他的却是十三哥允祥！他停住了脚步，向上边望了一眼。只觉得浑身颤抖，心潮涌动。他大叫一声，便扑倒在地，匍匐着，哭喊着，爬到康熙的灵柩前：“皇阿玛呀，您醒醒，醒醒啊！您的不孝儿子……老十四回来看您来了。儿子临走前，您不是亲口对我说，您一定要再见到我的吗？可是，儿子回来了，您却躺在这里边。儿子再也不能见到您，听您说话了。我的好阿玛，儿子思念您、心疼您，您知道吗……”

允禩这番哭是发自内心的。他哭得也真可谓是惊天地，泣鬼神，他为死去的老皇上康熙在哭，也为他自己的命运在哭。他的哭声感染了大殿里跪着的所有的人，这里面既有他的兄弟们，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德妃乌雅氏和其他的嫔妃们。她们都是当年受康熙老皇上临幸过的嫔妃和贵妃、答应、常在等等宫中的女人们。她们虽然早已哭干了眼泪，可是，此时此刻却又不能不哭，而且，也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哭。因为老皇上晏驾之后，除了德妃能够母以子贵当上皇太后之外，其他的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前途，现在还是未知数。不过，她们也许是哭得太久了、太多了，已经挤不出眼泪来了。所以，现在与其说她们是在哭，不如说是在干嚎更准确。但不管人们是真哭还是假哭，从外表上还是看不出破绽来的。

老八允禩现在心里很得意，他早就在盼望着这一天了。说真格的，他们兄弟之中，除了允禩还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胆量敢和当今皇帝作对，敢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，硬是不先去叩见皇上而跑来哭灵。马上就要有好戏看了，雍正将怎么对待他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，他怎样平息允禩带来的这场风波，将关乎到他能不能压服众兄弟，关乎到他能不能稳稳地执掌朝局。老八现在多么想再给老十四添上一把火呀，可是，他却没有表态，而是把球踢给了老十三：“十三弟，老十四这一闹不是乱了万岁的章法吗，你看，这事可怎么办好呢？”

其实，老十三现在心里也很清楚，老十四的这个哭确实是真的，哪有老子死了儿子不哭的道理？可他的哭也有另一番目的，他是在演戏，而且这场戏还是演给大家看的。他这是一箭双雕，既对准了当今皇上，又是在试探老八。他要看看当了皇上的雍正，会怎么对待他这个敢于不听话的兄弟，从而试试雍正皇帝有没有执掌天下的能耐；他还想看看那位口口声声说要帮助自己夺取皇位的八哥，在这个关系重大的时刻，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。允禩

大概也想知道，假如他把事情闹得更大些，八哥会不会出来说句公道话。

可是，如今的老十三也不是当年只知鲁莽行事的人，大家已经斗了这么多年，谁还不明白这里边的学问呢？他早勾拼出今天老十四是来者不善，也估级_剿 欠且D 殖龋闷虑椴豢傻摹P*想，你老八想看笑话，我偏不让你看，你想躲清静，我偏要把你拉进这是非之中。

他长叹一声，用含义不清的话说：“唉，也真是难为了他，没赶上给父皇送终。这样吧八哥，你在这里先劝劝他。兄弟我知道，你说话他是肯听的。你们在这儿先说着，我去给皇上通个信去。皇上昨晚披阅奏章，几乎是一夜没睡。他太劳苦了，我们都得心疼着点儿，你说是不是八哥？”

老人冷不防十三弟给他来了这一手，还没来及说话呢，老十三已经走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十四弟还正哭得有劲。他一边哭着，一边还闹着要太监们把棺木打开。说要再看看皇阿玛，说他一眼没见皇阿玛，老人家就去了，说什么他也不信。大殿里的侍卫、太监，宫女们哪见过这阵势呀，谁也不敢有什么表示。老八一看，十四弟闹得正是时候，也正是地方。便上前一步来到各位皇太妃们面前说，“列位皇太妃，你们都是长辈，该出来说句话，不能由着老十四这样闹下去。一来这样与体统不合，二来再闹也会伤了他的身子。求你们出来帮我维持一下，成全了老十四的这点孝心。”

老八没有说要怎么个“维持”法，是拉，是拦，是劝还是跟着老十四一块哭呢？可是老八说的理由却谁都没法反对。特别是他提到了皇太妃这个名号，更是让德妃心里难受。她也是皇太妃，眼下正在哭闹的是她的儿子，可是当着皇上的同样也是她的儿子呀！她知道母以子贵，她马上就将成为皇太后。她不出来说话，又让谁来说，谁又敢出来说话呢？她也十分清楚，允禩今天是冲着他四哥来的。他是因为心里不服气，才故意这样闹的。她还知道，这个允禩和他哥哥一样，也是个宁死不肯回头的倔脾气。她是做母亲的，她必须让这两个斗红了眼的同胞兄弟重归于好，让他们之间的误会不致被人利用，这才算是尽了当母亲的责任。

德妃怀着不安的心情走到允禩身边，用手抚摸着他的发辫说：“好儿子，你不要再哭了。你刚从外边回来，这样哭法会伤了身子的。”

允禩在刚进殿时，就已经瞧见自己的母妃了。他也看见，母妃正和别的皇太妃一样地跪着，而且并没有跪在最前边。这就是说，母妃现在还没被晋封为皇太后。既然母妃还不是皇太后，那么我句粕以不承认胤禛这个皇帝。好，这就是个空子，是个可以把天翻过来的空子。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母妃，突然大声说：“不，你没有权力管我，你穿的是皇太妃的服色，你不是皇太后，你管不了我这个大将军王……”

他还要再说下去，可是德妃乌雅氏已经勃然变色，只听她大喝一声：“胡说！来人，给我把他架到一边去！”殿下侍卫们“扎”地答应一声，就要上来架人。可是，允禩岂肯服软。他已经看见雍正皇帝在太监头子李德全的搀扶下走了过来，便索性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怒目注视着走上前来侍卫们。侍卫们全都被他镇住了，他们知道十四爷就是马上动手杀人，你也没地方喊冤去，所以一个个吓得两腿战抖却不敢向前。德妃看见侍卫们胆怯的神色，更是怒不可遏，她断喝一声：“鄂伦岱，架起他来，要他先给皇上行礼！”德妃错了，她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不该让鄂伦岱来拉允禩。这鄂伦岱本是个八旗子弟，又是八王爷允禩的表哥。原来还曾当过老皇上康熙的侍卫，因为在避暑山庄里闹事，被康熙发到外边去当了个下级军官。允禩出

征时，老八为了在他身边安钉子，便把鄂伦岱派到允禩跟前当了个贴身侍从。但老八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没想到鄂伦岱刚到军中不久，就被允禩收买了，反把他派回京城来打探、肖，急。咽；知这个鄂伦岱却是个见风就倒旗的人，回京后一看形势对阿哥党不利，马上就又投靠了四王爷。四王爷当了皇上，他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宫侍卫。

像鄂伦岱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，允禩能把他看在眼里吗？他恨他恨得牙都发痒了。德妃哪知道鄂伦岱的底细呀，她不过是看他个头大，有力气，才要他来拉允禩的。谁能想到，却正好把这小子送上门来。允禩一见他走了过来，正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只见他抡开胳膊，“啪”地一个巴掌打在鄂伦岱的脸上，直打得他倒退了几步才站稳了身子：“混蛋，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来管爷的事？告诉你，爷是天潢贵胄，金枝玉叶，而你却是个猪狗不如的下贱胚子。你给爷滚到一边去，要不然爷就宰了你！”他回头看看已经来到身旁的皇帝，没有一丝的胆怯，更没有向皇上行礼的打算，却气哼哼地说，“四哥，你都看见了吧。那就好，你来替我管管这个没上没下的奴才。”

四回 立太后皇上邀人心 诉心曲十弟戏君王

雍正其实早就来了，他远远地就听见了这里的吵闹声，也从老十三那里知道了今天这件事的前前后后。十四弟的这次闹事，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。从昨夜到今天，他就一直想着应该和十四弟先见见面，好好说说话，交交心。让十四弟能接受现实，冷静地处理好他们之间的恩怨旧账。可是，十四弟不买他的账，还是闹起来了。雍正知道，他这是诚心要把事情闹大，而只要乱子闹起来，老八他们就会蜂拥而上和他联手。到那时，刚刚建立的雍正新朝，就会面临不可收拾的局面。而这种局面、是雍正不愿想，更不愿看到的。刚才，十四弟的话，实际上已是在向他提出挑战了。他能不能使自己尽快地镇静下来，迎接这场战斗呢？

由允禩挑起的这个争端，摆在新登基的雍正面前。他既不能回避，也无从推诿。他必须迅速地制服十四弟这匹野马，给他套上笼头。

他想起老皇上康熙生前曾对他说过话：处变不惊。是的，只有处变不惊，才能威慑敌胆，也才能扭转当前这种极其被动的处境。不能硬来，硬来只会更加激怒允禩。所以，他没有发怒，也没有动火，只是轻轻地说：“鄂伦岱，你先出去，不要在这里惹十四爷生气了。”

你十四爷千里奔丧，又乍逢大变，他这是悲伤过度所致。”

看着鄂伦岱听话地退了出去，雍正又来到允禩身边，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十四弟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和鄂伦岱这样的人生的什么气，气坏了不是更让哥哥我心疼吗？你刚回来，我们还没来及说话。你心里有苦，也有气，那你就该当着我这做哥哥的好好说说。要想哭，你就好好地、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。皇阿玛刚刚去世，国家有多少事情要依仗你呀。照常理说，你大老远地回来，我该去接你才是。可是，大行皇帝刚刚宾天，许多事都要急着料理出个眉目来，我真的是分不开身哪。十四弟，你要明白，咱们是天家，是皇族，不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啊！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没能把母妃的事情办好。我原想等到父皇一七时，再向天下宣告给母妃正名。现

在他看来，那确实太晚了。常言说得好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让母妃和大家跪在一起，不仅是我的不孝，也有失体统。”雍正说着，回身来到殿左，亲手搬了一把龙椅来。几个小太监要抢着去接，却被他喝退了。他把龙椅安放在大殿正中，大行皇帝的灵柩前边，又搀着母妃乌雅氏在龙椅上坐下。自己率先跪倒磕头，“母后，自今日起，你就是皇太后了，请受儿子一拜。”

他跪下了，别人还敢不跪吗？满大殿的人纷纷跪倒，齐声山呼：“皇太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！”

响遏云天的山呼声中，老十四刚才那绷得紧紧的弦突然散架了。他望着高踞龙座之上的皇太后和跪伏在地下的人们，意识到他自己和四哥之间的君臣分际，已是不可更改的现实了。母后已经接受了众人的朝拜，皇帝还能再换人吗？他看了看八哥、九哥和十哥，他们也老实实在地跪在这里。他觉得自己受了愚弄，也已是孤掌难鸣了。再僵持下去，不仅会被说是不孝、是叛祖，甚至抗旨、谋反的罪名也在等着他。犹豫之中，他也来到近前，在母妃，不，是在皇太后的龙椅前跪倒了。

老皇上康熙的丧事在吵吵嚷嚷、争争闹闹下终于办完了，朝野上下都松了一口气。除了雍正皇上之外，康熙的几个儿子们都准备着出宫回家。这一个多月来，他们每天都要守在老皇上的灵前，一天几遍的哭祭，不能回家，不能洗澡，也不能剃头。一个个蓬头垢面，活像是一群囚犯。今天总算没事了，该松泛一下了。可是，皇上传来旨意：请兄弟们先不要走，朕还有话要和大家在一块说说。来传旨的副总管太监邢年说，皇上现在正在忙着，叫大家安心地再等一会儿。邢年还说，皇上的意思，是要和兄弟们好好谈谈，谈完了还要和兄弟们共进午膳哪。

雍正正在忙什么呢？他在接见大臣，接见刚从狱中放出来的前朝元老。康熙晚年时，众位皇子为争夺王位，都纷纷在大臣中扩展势力。许多刚正的大臣答应不好，不答应也不好，十分为难。康熙老皇上为了保护他们，也为了给承继皇位的儿子留下一批可用的人才，就把一些风口浪尖上的人，或贬职、或流放，甚至下到狱中，免得他们被拉进是非中去。现在老皇上的丧事办完了，新皇上理所当然地要把他们请出来。这件事关乎大局，非同小可。所以，几个兄弟就只好再多等一会儿了。

雍正终于来了，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兄弟们面前。他的老对头们，全都要趴在地上，磕头如仪，参见这位新皇上，这位天之骄子。雍正笑呵呵地说：“起来起来，这一个月，三哥和各位兄弟们都受累了，朕也是一刻也不敢松心哪。今天咱们是说说心里话，请大家不要拘束。来人，给各位爷安排座位，再拿来些点心、果品什么的，午膳准备好了就上来。朕要和三哥还有弟弟们边吃边谈，好好地说话。”

众皇子不情愿的坐了下来，静听皇上的训示。雍正皇帝从父皇的遗训，说到大清江山得来不易；又从兄弟团结的重要，说到自己当皇帝的苦处。他说：“今天在这里的，除了三哥，就数我最年长了。其实，父皇在的时候，你们之中谁都比我更更有能耐当这个皇帝。可是，皇阿玛不知为什么却偏偏选中了我，要我来执掌大清的江山社稷。我哪有那么大的本领，又怎敢挑起这副重担啊？还不是想着既然父皇让我干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干好。所以这些天来，我是一刻也不得安宁，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。”雍正说着向下看了一眼兄弟门，见他们一个个眉不抬，眼不睁，似乎是没有听见一样。他自己心里清楚，这些人中除了十三弟和几位平日里老实巴脚、年纪又小的弟弟外，

哪一个真心服气了？便话锋一转说道：“现在，父皇的事情总算办完了。再过一个月，就要改元雍正了。大赦的文书已经起草完毕，雍正新钱也已铸好，从明年起就要通行天下。朕可以说，没有辜负了父皇和众位兄弟的期望。”

下边坐着的众人谁听不出来，雍正这话等于是向大家宣告，雍正皇朝已经安如泰山了。

谁要再来争夺这个皇位，不仅是大逆不道的，也是徒劳无功的。

“兄弟们可能会说，能当上这皇帝真好。可是，要我说，我是一天也不想当皇帝。早些年，朕当皇子时多痛快呀。富贵荣华不比今日少，而安逸舒适却比今日强上百倍。这一个多月来，每当朕想起从前的日子，总是要潸然涕下。看来，朕这一生一世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地逍遥了。”

今天在场的人，除了允禩之外，都是亲身经历了康熙驾崩时那惊心动魄的时刻的。谁不知道，为了顺利地夺得皇位，九门提督隆科多宣布了康熙皇上的诏书后，雍王府几乎是倾巢出动。雍正的儿子们去了西山的锐健营，安抚那里的兵丁们。老十三带着金牌令箭去了丰台，硬是杀了那里的守将、八哥的亲信成文运，又兵临畅春园，才保得雍正坐上皇位的。现在他却说自己根本不想当皇帝，还想过从前那种逍遥的日子。哼，你说这话叫谁听呢？谁又能信呢？

雍正接着说：“兄弟们都知道，朕的学识和能耐远远赶不上圣祖，但有一点朕却十分自信，那就是朕办事从来不怕苦怕难，就是咬碎了牙也要干下去。圣祖既然把这锦绣江山交给了朕，朕就一定要对得起圣祖的一片苦心。各位都是圣祖皇帝的一脉骨血，请大家也一定要体谅他老人家的这个安排。大位已定，谁也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都应该尽忠尽责，帮助朕治理好这大好江山才是。”

五弟允禩生性老实，便当先站出来说：“万岁这样坦诚相见，布达腹心，臣等都十分感动。只要皇上有令，臣等宁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。”

一听这话，雍正感到高兴了，连忙说：“五弟这话，朕担当不起。放心吧，朕绝不会让兄弟们去为朕肝脑涂地的，只希望大家多多辅佐帮衬。你们看见朕有干不了的事，就出来帮朕一把；遇上朕有失误，你们就规劝、提醒朕；要是朕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地方，望兄弟们能体谅朕的难处，让朕一些。你们能帮助朕成为一代明主，朕心里也就感激不尽了。大家既是圣祖皇帝的孝子，又是朕面前的忠臣，朕在这里珍重拜托了。兄弟们，吃啊，不要客气。”

下面坐着的皇子们，早就饿了，也早就听烦了。一听说让吃，有人就故意狼吞虎咽，争盘子抢碗，这下又犯忌了。雍正自己从来吃饭都是小心翼翼，吃得也很少。他最看不惯。也最厌恶就是这种不顾礼节、不顾身份的作为。突然，雍正发现老十允娥在下边有些反常。他坐在那里，一个劲地挤眉弄眼作怪相。雍正问：“十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”

允娥回答说：“四哥。哦，不不不，是皇上。我，我大概肚子里要出毛病。我想去大便，不知皇上能不能准……不过我想，皇上是不会不准的。因为，常言说，管天管地，管不住拉屎放屁……皇上您管的再宽，也不会……哎哟，我等不得了……”说着说看，他竟连着放了一串奇臭无比的屁。在座的众人又是捂嘴，又是哄笑。雍正精心计划好的一场训话，到此也就不散自散了。雍正气得直咬牙，可是又说不出什么话来。他看着几个爱找事的兄弟们在心里说，好好好，你们竟敢如此地戏弄我，咱们就走着瞧吧。

雍正的话已经说完，他不能再坐下去了。他是皇帝，他还有很多要办

的事需要处理，也不能再陪着这些哥儿们生气了。他一走，这里立刻笑成了一团，闹成了一团。可是，他已经听不见了。

雍正皇帝是个特别认真的人，也是个无论对谁都信不过的人。他不但事事躬亲，而且事事都要较真。当王爷的时候人家都叫他“铁面王”、“冷面王”，他的刻薄猜忌和心狠手辣，在朝中是无人不知也无人不怕的。他刚才对兄弟们说，雍正新钱已经铸好了。其实在他说这话之前，就听太监报告说，户部有个官员为了铸新钱的事，和他的顶头上司打起来了，而且还打到了西华门。雍正认死理，也讲规矩，他不能容忍出现这种事。所以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来，就是要听听这件事的详细经过。

他回到养心殿的时候，见隆科多正等在这里，他的手中还拿着一包东西。他向皇上行礼以后说：“万岁，臣给您送新钱样子来了。”

雍正没有接他的话碴儿，却转脸吩咐总管太监李德全：“传张廷玉和马齐来。”

李德全上来回话：“回主子，张廷玉正在接见进京引见的官员，马齐已经下朝回家了。”

“嗯，这次进见的官员一共有多少？”

隆科多忙说：“一共是二十七人，廷玉正在和他们讲引见时的礼节。其实，引见也不过是来给皇上磕个头，听听皇上训示，只是得到一份荣耀，用不着那么费事的。”

雍正诧异地盯着隆科多：“嗯？你是这样看的吗？”

隆科多心里一沉，他知道这位皇上是鸡蛋里面也要挑出骨头来的，但不知皇上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，可他也不敢再问。却听雍正说：“隆科多，你也是天子近臣了，为什么这样不懂事呢。外官们进京引见，不是件小事。别看州县官职位不高，可他们却是亲民的官，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。朝廷的施政方针要靠他们去推行，百姓的疾苦要靠他们来向朝廷奏明。他们既要为民作主，又要当朝廷的耳目。天听自我民听，天视自我民视，你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啊？所以，这次引见，要不同于过去。朕要一个个地见，一个个地问，一个个地考核他们的政见和政绩，不能马虎了。”

隆科多没料到这么大点儿的一件事，竟会引起皇上发了这么长的议论。他心里想，全国上上下下这么多的官员，每次引见，您都亲自考核，亲自问话，你有那么多的精力吗？可是，他没敢把这想法说出来。

雍正回到大殿里，拿起隆科多呈上来的新钱，仔细端详着。这刚铸好的雍正新钱发着晶亮的光彩，让人看了心里高兴。看着看着，雍正忽然问：“哎，你们瞧，这钱上铸的‘雍正通宝’几个字怎么不大一样，后面这种好像没有前两种更清楚。”

隆科多连忙走上来说：“万岁，这里一共是三种钱。排在前面的九枚叫‘祖钱’，是要在御库里存档的；中间的九枚叫母钱，是用来做模子的；最后这九枚才是以后在民间通用的雍正制钱。这一种因为是翻了两次模版，所以看起来就没有第一版光亮了。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朕刚才听说，户部里有两个官员，为了铸新钱的事打起来了。他们也是因为新钱上的字迹不清才闹起来的吗？”

张廷玉已经来了，他连忙上前来回答说：“皇上，他们倒不是为了钱上的字迹，而是为了钱的铜铅比例意见不同才打起来的。”

“传他进来，朕要见识一下这个敢和上边顶牛的人。”

“扎！”

那个闹事的官员被带了上来，跪在台阶下边。他叫孙嘉淦，人还很年轻，只是长了一对金鱼眼和一个鹰勾鼻子，让人看了心里不大舒服。大概这场架打得很厉害，这个叫孙嘉淦的人身上的衣服全都扯烂了，头上也没了顶戴。雍正怀着厌恶的心情问：“你就是孙嘉淦，是户部的吗，朕先前在户部时怎么没有见过你？”

孙嘉淦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问话。陛下当年在户部清查亏空时，臣还没有在户部当差。臣是康熙六十年中的进士。”

“哦，这么说你很会当官呀。康熙六十年中的进士，就当到了六品官，你是走了谁的门路才升得这样快呀？”

孙嘉淦诚惶诚恐地说：“万岁，臣不但没有走过什么人的门路，相反却被人无端贬降。”

当年，臣考取的是二甲第四名，是应该留在翰林院当编修的。可是，掌院的学士嫌我长得太丑，说圣祖皇上六十大庆，你往跟前一站还不把圣祖气坏了，所以把臣降调到户部当差来了。”

“哦，以貌取人的事，自古就有，朕还不知你也是身受其害的。朕现在要问你，你能够考中第四名，想必是有真才实学的了。既然在户部当差，也该懂得规矩，为什么要和司官扭打，而且一直打到了西华门。朕看，你撒野也撒得太过分了吧？”

五回 顾大局冷落孙嘉淦 念真情晋封怡亲王

孙嘉淦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臣与司官意见不合，又受了他的压制，万不得已，才和他闹翻了的。不过，这件事用不着臣为自己辩解。臣有一事不明想问问皇上：朝廷新铸的雍正制钱不知万岁见到没有？”

“朕已经见到了，铸得很好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万岁可曾知道，原来的康熙制钱要多少个铜子才能换一两纹银？”

“朕知道，一两纹银能换两千制钱。怎么，它与你说的事有什么相关？”

“万岁爷刚才说的是官价，实际上一两纹银在市面上却只能换得七百五十枚制钱。不知万岁想过这其中的缘故吗？”

“钱贵银贱，自古如此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”

“不，皇上，你错了！”

孙嘉淦一句“皇上，你错了”出口，在场的人无不变貌变色。一个小小的京官，竟然敢当面指责皇上，他难道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？他们战战兢兢地向上面一瞧，果然，雍正皇上的脸已经由红变紫，由紫变白，额头上的汗珠也浸了出来，这是他脾气就要发作的前兆。

孙嘉淦自己也觉得是说走了嘴，心中暗叫一声：“完了，我命休矣！”

但令人奇怪的是，皇上却没有生气。他沉静地问：“哦，你说朕错了吗？那你就说说朕到底错在哪里？”

“皇上，请恕臣适才失言之罪。臣以为，这不是通常的钱贵银贱的小事，而是因为康熙钱的比例不对所致。皇上知道，康熙钱铸侄_谋壤 前胪 胪

S行 槩窳吹秸馐歉鮎欣 赏嫉氛*情，就在民间广收制钱。收上来后，把它熔化了重新炼造成铜器，再拿到市场上卖。这样，一翻手就是几十倍的赚头。那些贪心的官吏们，也就趁机上下其手，从中牟利。

皇上改元登极，志在刷新政治，改革吏治，却为什么要重蹈前朝的覆辙，重铸这样的雍正钱？”

孙嘉淦一语道穿了钱政上的弊端，引起了雍正皇上的沉思，也引起了他的共鸣。清理积欠、杜绝贪贿，是雍正的一贯主张，也是他不遗余力地要干好的事情。孙嘉淦的话让他看到了这样一种现实：各级官吏，在收取税金时，要百姓们交纳的都是纹银。可是，老百姓交上来的大多是制钱。官吏们收制钱时，是按官价一对两千折算的。可他们一转手，就按黑市价一两对七百五十卖出。而他们上交国库时，又变成了一两兑换两千。就这么一倒手，就从中赚了几乎三倍！这确实是一大弊政，这个弊政非革掉不行！

可是，这个弊政并不好改，因为这是先皇留下来的规矩。按古礼，“父死，子不改道三年”。就是说，父亲死了，儿子在三年里不能更改父亲定下来的事情。眼下，最要紧的是稳定朝局。老八和朝中一些人正等着找碴子，想把雍正王朝扳倒哪！十四弟的事情闹得已经够大的了，不能再有一点风吹草动的事发生。更不能因为这件事。惹翻了朝中的贵戚老人们。

万一他们联起手来攻讦，就会酿成天下大乱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弊政要革除，但却要寻找合适的时机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更不能授人以柄。

雍正想到，这个敢于犯上的孙嘉淦，倒不失为一个人才。不过他火气太大了些，也有点不顾大局，不识时务。他的想法当然很好，却不能马上推行。也就只好让他先吃点苦头了，要不，他到处乱说，可怎么得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冷笑一声说：“朕还以为你真有经天纬地之才呢，原来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废物。圣祖在位六十一年，年年都是用铜铅对半的比例铸钱，不是也照样建立起熙朝盛世吗？你一个撮尔小吏，竟敢大胆妄议朝政，非礼犯上。本该从重论罪，朕姑念你年轻无知，又是为公着想，不予重罚。着免去你云贵司主事的差事，罚俸半年，回去待选。你下去吧。”

孙嘉淦万万想不到，自己满腔热情地向皇上诉说，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。他怀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不解，心事沉重地下殿去了。他真想不通，人都说皇上精明，皇上最恨的是官吏贪贿。可是，他为什么要说出刚才的话，为什么要贬斥我呢？

望着孙嘉淦走出养心殿的背影，雍正皇上好久都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看到新铸的“雍正钱”即将通行天下，本来是很让人高兴的，想不到又是一大弊病！他也看出来，今天在场的人好像都很同情这个孙嘉淦。只是看着皇上生气的样子，不敢出口罢了。张廷玉肯定是心里明白，可是他奉行着“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”的做官之道，想让他开口是不容易的。再看看隆科多，他的样子倒像是在跃跃欲试。他真想趁机教训一下隆科多，让他也懂得一些治国之道。可是这会儿他又不想和人生气，便说：“朕乏了，什么事也不想听了。难道你们不觉得总说这件沾满了铜臭的事，有点不大合适吗？”他回头再看隆科多，见他没有敢出来反对。

便又接着说，“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山东去年大旱，听说已经饿死了三百多口。这件事要立即拿出个办法。舅舅，这件事就请你和他们几个商量着办吧。要派人马上去放粮，去的人还必须是忠诚可靠的。再查查别的省还有没有类硕_那樾危 徊 锤鏐醜滤偷窳*心殿来。”

他们走了以后，十三爷允祥对雍正说：“皇上，有句话我刚才就想说，可是，又不想在他们面前说这事。臣是想，朝廷里一多半的赋税，都因银钱兑换的差价，而被那些黑心的脏官们掏走了。这，不是个小事情啊，皇上，你看……”

雍正不得不处置孙嘉淦，殿里的大臣们，又一个个不言不语，他心里早就在一阵阵地烦躁了。听允祥这么一说，冲着他就发起火来：“为什么非要我拿出办法来？朕要你在身边是干什么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朕这个皇帝当的有些窝囊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朕？”

允祥一听这话，连忙跪了下来：“皇上怎么……臣不敢，臣是因为，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在朕的面前，你还这样吞吞吐吐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当年的那敢说敢为敢怒敢笑的勇气到哪里去了？你还是圣祖御口亲封的‘拼命十三郎’吗？”

“皇上，请让臣把话说完。臣……适才皇上说的对。可是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现在允祥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说、那样干了。”

话没说完，雍正已是勃然大怒。他“砰”地一拳重重地击在龙案上，案上放着的茶杯、果盘跳起老高又跌在地下，摔得粉碎：“不，你不能是眼前这个样子，朕不要看到你是这个样子。”

朕要的是昔日的‘拼命十三郎’，要你作朕的十三太保！”

殿外侍候着的太监宫女们听见动静，全都围了上来。可是，没有旨意，却谁也不敢进去。早年康熙在世时，遇到皇上发火，他们就赶快跑到上书房把大臣们请来劝解。可是，现在他们却不敢这样做，谁知道这位新登基的雍正爷，是个什么脾性呢？

允祥看着雍正那气得发疯的样子，他自己也十分心疼。他知道这些天来雍正一肚子都是火、却又没处发泄，现在都发到他身上了。他思忖了一下，用平静的声调说：“皇上，您不明白臣的心哪！自从康熙四十五年那个八月十五，十哥他们大闹御花园开始，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！为了抢夺这把龙椅，为了拔去我这个眼中钉，他们什么手段没用过？什么阴谋没用过？他们摆好了圈套要坑我，他们派人往我的酒里面下毒要毒死我。我只好步步小心，事事提防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可是后来还是着了他们的道、被父皇圈禁在那个活棺材里。这一圈就是整整十年哪……”他越说越痛心，已经是在哽咽了，“……皇上，我刚才说的事，都发生在您的眼皮子底下，您也都是亲眼看见的。我，我，我是个从荆棘中爬出来，从油锅里滚出来，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哪，皇上！您看我今年才三十七岁，可我的头发却已经白了一多半。您，您还能指望我当您的拼命十三郎吗？”

雍正没有立刻回答十三弟的问话，他的心此刻也是如同针刺一样的疼。面前跪着的这个弟弟，是他最信任的人，是他可以托付大事的人。他多么希望看到十三弟还像从前那样，浑身充满了朝气，无论什么困难都挡不住他，无论什么艰险也都不在话下……只要有了十三弟在身边，朝中就没有人敢造反作乱，没有人敢与朝廷抗衡，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。可是，在高墙里被圈禁了十年的十三弟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也确实不能同往日一样了。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十三弟，你糊涂啊，你以为朕是错怪了你吗？”

允祥磕了个头说：“万岁，臣明白……”

“不，你不明白！你不明白如今的形势，不明白朕的难处。也不明白朕对你的期望啊！”

你以为朕当了皇帝就天下太平了吗？你以为只要朕一声令下，别人就不敢造反作乱了吗？你以为朕希望你的，就是看到你那低眉顺眼的样子吗？你错了，全都错了！”他上前一步把允祥拉了起来，又让他在一个绣墩上坐好，“十三弟，你要是全明白，就该打起精神来。你知道吗，如今朕是在炉火下煎熬，而你也仍然是在荆棘丛中啊！”

允祥抬起头来，茫然地看着雍正：“皇上您说什么……请您把话再说明白些。”

雍正向外边看了一眼，天已经暗了下一来。晚风吹来，带来丝丝寒意。他深沉地、缓慢地说：“十三弟，朕刚才没把事情说清楚，朕是心中着急呀！昨天来的塘报，你也看见了。”

准葛尔的阿拉布坦，和青海的罗布藏丹增已经秘密地勾结起来了。他辞去了朝廷封他的亲王爵位，自立为汗，这明明是要造反嘛。看来，朝廷对他用兵，恐怕已是不可避免的事了。但是战衅不能轻开呀！打仗，打的是后方，打的是钱粮。咱们的国库现在连一千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，全部给那帮没良心的贪官们啼普了。先帝爷在日，我们俩就曾经办过这个差事，催着各部各省清理亏欠。可是，结果如何呢？你被圈禁，我也被撤了差使……”

允祥插言说：“万岁，今天孙嘉淦的提议不是很好吗？您为什么不肯采纳，还要斥责他呢？”

雍正眼光一跳，“他说得不是时候，不是地方。朕还没有糊涂，不能刚刚即位，就让心怀叵测的人钻了空子。至于孙嘉淦嘛，他倒是个御史的材料，等过些时朕是要用他的。”

允祥知道雍正说的“心怀叵测的人”，是指八哥、九哥，十哥和十四阿哥这些人。他不禁在心里暗暗佩服皇上的心计：“万岁圣明，深谋远虑，令臣弟顿开茅塞。”

“唉，难哪！十三弟你以为这江山是好坐的吗？从前朝到如今，可以说是积弊如山。吏治的败坏，更让人气愤。上上下下，几乎无官不贪，他们又都相互勾结，联成朋党，一动百动，一惊百惊。皇阿玛是看到了这些的，可是，老人家晚年已经没有力气作这件事了。他留下的这件事，关乎着大清社稷，也关乎着朕的生死存亡啊！我们不管又交给谁来管？我们不做又要谁来做？要办这件大事，朕知道一个人是办不成的。你不来为朕当帮手，还要叫朕去指望谁？所以，十三弟呀，不是我这当哥哥的不心疼你，你还得振作起来才是啊！”

听到这里，允祥动情地说：“万岁，臣错了。臣愿请纓前敌，与叛匪兵车相会，只要打一个大胜仗，就能镇住朝中的混蛋们。到那时臣弟再回师京城，帮助万岁清理吏部和全国的亏欠。”

“好哇，朕要的就是你这份雄心壮志。不过青海你是不能去的，不光是因为朕这里离不开你，还因为你要是带兵，就会有人说‘十四爷不是干得好好地吗，为什么要换人’？你看，连这点事朕都不能随心所欲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朕也真不想让你到边廷去。你就留下来，在朝里帮朕多操点心吧。”

“是，万岁。臣弟一定不让万岁再为臣弟之事劳心费神。”

雍正高兴地说：“哎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朕的好兄弟。”两人正在说话，雍正转眼看见张廷玉走了过来，便说：“好，廷玉，你来得正好，你替朕起

草两份诏旨。”

张廷玉连忙走过来，在书案边坐定，援笔濡墨，静等雍正开口。雍正略一思忖说：“原大将军王允禩，连年征战，功勋卓著。旨到即晋封郡王爵位，赏领亲王俸。”他停顿了一下又说：“允禩晋封后，所遗大将军一职，即命甘陕总督年羹尧实领。着该员进京陛见后，即到职视事。”

这道诏旨很简单，张廷玉毫不费事的就写好了。他的脑子转得很快，立即从这封诏谕里看出，雍正这是用的明升暗降的手法。当年，康熙皇帝在封允禩为大将军王的时候，张廷玉也在跟前，也是像今天这样遵旨办事，也是像今天这样一声不响。记得皇上身边的布衣谋士方苞曾经问过康熙皇帝：这大将军王是相当于哪一级的王位？康熙只是轻轻一笑，并没有回答。现在雍正继承了帝位，再来封允禩时，就正好钻了这个空子。因为允禩在当大将军王之前，还只是个贝勒并没有晋升王位，连郡王也不是。现在封了郡王，你能说对他不是提拔高升吗？不错，允禩曾当过大将军王，那时他手握重兵，叱咤风云，是一位给大清建立过功劳的人，就是封个亲王也并不过分。但是雍正却只让他享受亲王的俸禄，却不给他亲王的名号，这分明又是有意贬降。张廷玉心想，这位雍正皇帝可真会捉弄人，允禩见了这诏谕会怎么想呢？

他这儿正在想着，就听雍正皇帝又发话了：“允祥在圣祖在位时候就办过不少差，先帝也很赏识他的忠心和才干。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朕说过，‘允祥乃吾家之千里驹也’。朕也曾和他一同去过江南，管过吏部，深知他是个干才。眼下他又帮着朕在上书房里参赞机枢，实在是朕一刻也不能离开的重臣。朕想就是封他一个亲王，赏戴三眼花翎，也是应当的。廷玉，你说呢？朕看就封他为怡亲王吧。”

这点小事对张廷玉来说并不难办，他文不加点，立刻写好，呈给了雍正。雍正十分满意地说：“嗯，很好。廷玉呀，朕今夜就用玺，你明天一早就把它发出去吧。”

张廷玉正要告辞，却听允祥叫了一声：“廷玉，你先别忙着走，我们再商量个事。上次我们曾经在一起议过的关于追查亏欠的事，原来想，在国丧期间办这样的事不大合适。现在圣祖皇帝的丧事已经办完，就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明天下朝后，你通知一下顺天府和步军统领衙门，让他们的堂官到我府里去议事，我要向他们交代差事。”

六回 受申斥诤臣拂袖去 责家奴亲王枉用心

张廷玉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没有听见雍正和允祥的谈话。他当然不知道如今的允祥已经重又焕发起了活力，便连忙答应一声：“臣谨遵怡亲王宪令。”

雍正在一旁说：“廷玉，你是知道的。这件事朕和十三爷曾经几上几下，干了好多年，可是，还是没能干好。这次由十三爷坐镇，朕为你们撑腰，一定要清出个名堂来。这些贪贿的官吏，一个个都是国家的蠹虫。不能对他们手软，要狠下心来，彻底地查清。国丧时期，没有空办这件事，可能有些人已经把财产转移了。不要紧，大不了再费点事，一定要追回来。你们只需防着他们不要自杀就行，不要害怕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！好，你们都跪安吧。”

“扎！”

孙嘉淦被雍正皇帝发作了一顿，又从养心殿里赶了出来，心里头这份窝囊就别提了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皇上那么精明强干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呢？自己一心一意地为国家着想，为百姓着想，想要改革朝廷弊政，为万民造福。可是，没有想到却受到了这样不公正的待遇，挨了训斥不说，连官职也丢了。今后还叫我怎么生活，怎么见人，怎么有脸在朝里混下去？

出了养心殿，他就觉得有不少人的眼睛在盯着他看。他们大都是宫里的太监和宫女们，这些人平日里在皇宫里侍候皇上，难得看到什么希罕。今天从宫门口传来消息说，有个长得很丑的人和他的顶头上司打起架来，把衣服都扯破了。皇上一气之下，把他给传了进来，正在里边训斥哪。这可真是千年也难得一见的新鲜事，不能不看看。于是，只要能够走开的人全都跑出来了。等啊，等啊，孙嘉淦终于出来了。只见他衣衫不整，领口扯烂，摘了顶戴的头上，发辫全都披散着。一张冬瓜皮硕_牧成希 绰 *泪痕。他嘴也歪了，眼也斜了，连走路都是踉踉跄跄的。这个模样，真是要多可笑就有多可笑。别看这些太监、宫女们平日在皇上面前规规矩矩、低眉顺眼的，可是，躲开了皇上的眼睛，他们一个个又都是惹事生非的主儿。碰上了个倒了霉的，他们更是不肯留一点情面。太监们压着他们的公鸭嗓子在指指戳戳，宫女们用手帕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。这些人时而是窃窃私语、评头论足的议论，时而又是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。孙嘉淦眼不瞎，耳不聋，他听得见，也看得清。他感到了这些不同寻常的目光，也知道宫中的闲人们，正在戳他的脊梁骨。他觉得无法忍受，也觉得简直是受了奇耻大辱！我是一位朝廷命官，是曾经十年寒窗、苦读苦熬才得金榜提名的进士。虽然皇上摘了我的顶戴，可我还是个待选的京官。你们不过是一群阉奴和下等奴才，有什么资格这样地侮辱我，有什么资格像对待一个侏儒弄臣硕_囊槁舂遥*

这个孙嘉淦，自幼就因长得太丑而常常受到人们的戏弄。正因如此，养成了他的傲视一切的风骨。也促使他勤奋读书，立志上进，非要在大比中夺得头筹以压倒众人。他成功了，果然当上了官。尽管那是个受人歧视的安排，可他还是做得堂堂正正。做官之后他又下定了决心要当一名忠臣，当一名刚正廉洁、敢说敢言、敢作敢当的忠臣。这次，他和上司闹翻以致打到朝廷上，那原因也是一言难尽的。他的顶头上司是户部的侍郎，叫做葛达浑。这葛某的后台，就是当今万岁的八弟允禩。户部是管着天下财政的，孙嘉淦既然当着户部云贵司的主事，就对铸钱的事特别操心。云贵的钱贵银贱的事又比别的省更为突出，也就引起了孙嘉淦的注意。就从这件事情上，他发现了铸钱上的一大弊政和官场腐败的内幕。他向葛达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想请他代转皇上。却不料不但没有得到这位上司的认可，反而受到了一顿奚落。葛达浑讥讽他、挖苦他，说你官职不大，管得却未免太宽了些。这样的事用得着你去操心吗？你没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，就冲你这个德行，够得着和皇上说话吗？铜铅对半，是圣祖皇帝定下来的，你却说应该铜四铅六。你自己不想要脑袋，我还不愿意丢了饭碗哪。你是吃饱了撑的还是怎么的？

孙嘉淦因为自己长得难看，又曾经被贬斥过，就特别忌讳别人拿他的长相来消遣他。可是葛达浑仗着有八爷撑腰，孙嘉淦越是不愿听他越要说。一句“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”，正好揭了孙嘉淦的疮疤。他们能善罢干休吗？就这样，俩人从争执不下，到越说越拧。从在户部里争吵，又扭到了午门外。最后竟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动手打了起来。哪知，这一打就惊动了皇上。可

是，皇上过问的结果，竟然是还是孙嘉淦的错！他不但丢官还要受辱，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再次受辱，而且羞辱和耻笑他的人竟然是一群奴才、阉狗！孙嘉淦忍无可忍了。

现在，他走在通往宫门的路上。他的身后，是一大群太监和侍卫，面前则是更多的各级官吏。他们都在眼睁睁地看着他，看他将怎么应付这突然而来的打击。孙嘉淦的头脑变得清醒了，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，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，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，

他正在想怎样答复更好，太监何柱儿在一旁说：“王爷，他不就是那个和葛大人打架的孙嘉淦嘛。这小子，最不识抬举了。奴才见他谁都敢斗，原来还以为他是个孙行者哪，谁知道他长的活像是猪八戒……”

“啪！”何柱儿正说得唾沫飞溅，不提防允禩突然转身，抽了他一个大耳光：“混蛋，这是你说话的地方吗？孙嘉淦虽然被摘了顶戴，却还是朝廷命官。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公断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擅自议论大臣们的事？退下！”

何柱儿聪明，他一看八爷不高兴，就乖乖地退下去了。其实，何柱儿今天挨打，全得怪他自己。这个何柱儿，如今是八爷府的管家太监。原来，他也在老皇上康熙身边呆过。后来他瞧着太子胤初就要当皇帝，就紧赶慢赶地求康熙，说他愿意去侍候太子。赶巧了，他一调到毓庆宫，就立了一个大功。那年大阿哥胤禔为了抢皇位，曾经使用妖法来压魘太子。就是这个何柱儿，在太子的床上发现了那张“乾坤十八地狱图”，并把它交给康熙皇帝的。康熙暴怒之下，下令圈禁了允禔。使当时骄横得不可一世的大阿哥，倒在了这个小太监的手中。

后来太子胤初也倒了，何柱儿重新回到了康熙身边。但他还是没有死心，又看着八阿哥胤禩有可能得势。就再次向康熙请求说，想去侍候八爷。康熙是何等的精明，他早把这个何柱儿看透了。对这种朝三暮四、一心想攀高枝的人，他是从来也不肯留在自己身边的。康熙所以同意何柱儿去老八那里，就是想看看这个张精的何柱儿，能下出个什么蛋来。他老人家也要借何柱儿的行为，看看阿哥们在搞什么鬼。果然，何柱儿又一次失算了。八爷没能当上皇帝，他何柱儿也没能当上主管大监。可是，他还是不肯老老实实地当差，还想多嘴多舌地管闲事。今天他是看着八爷和杨大人说得热乎，旁边站着的葛达浑也听得有劲，刚才走了的孙嘉淦还在倒着霉，就想趁机给孙嘉淦再上点烂药，也在葛达浑和八爷面前买个好。可是，他太没眼色了。连允禩自己都明白，杨名时和孙嘉淦一样，都是不肯拉帮结派的正直大臣，八爷这里又正想着拉拢杨名时。何柱儿在这个时候说这些话，怎么让八爷下台阶呢？

允禩见何柱儿退了下去，这才又对杨名时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奴才就是奴才。我平日里没少了教训他们，可是你瞧瞧，怎么说他们也改不了多管闲事的毛病，真把人气死了。哎，名时，我知道你是个清官，清得简直就像一碗水似的。京城里米珠薪桂，化钱地方又多，你来京一次可是不容易啊。要是有什么事，或者缺什么，你就只管到我那里去要。你能和我说道说道，让我多知道点下边的事情也好嘛。”

杨名时心里清楚得很，他可不想沾惹这位王爷。皇上已经定了要他去当副主考，这是对他的信任。他怎么能在自己正要青云直上的时候，去引火烧身呢？便躬身一笑说：“王爷厚爱，学生感激不尽，但学生可不敢忘了朝廷的规矩呀。”

允禩一楞，抬头看杨名时，只见他带着似笑非笑的脸，仰头定睛地正盯着自己。他马上清醒了：“哦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很对。祖宗早就定下了家法：文武官员不得结交阿哥嘛。不过，我刚才也就是那么一说。愿去不愿去，还不全在你自己？”说完，他带着葛达浑等人转身就走。

葛达浑紧追两步赶了上去说：“王爷，您可得小心。奴才看这个人风骨很硬，恐怕比孙嘉淦还要难对付呢。”

允禩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，却大步流星地向前走了。

孙嘉淦离开了朝房，回到自己当差的户部云贵司。经过杨名时从中一搅和，他寻死的心是没有了，但心中却更加憋气。他脱下已经扯烂的袍服放在椅子背上，又自己动手，将桌上的文卷整理好码在书案上边。那颗官印，从此已是与自己无缘了。他顺手把这云贵司的官印，还有铸钱模子一起压在文卷上。一切都干完了，这才抬起头来，看看和自己共过事的同僚们。

朝中的消息传得快，他们早就听说孙嘉淦被摘了顶戴的事。现在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都有一肚子的气话，但又无从说起。有人因为和孙嘉淦相处得好，如今就要分手，甚至掉下了眼泪。

孙嘉淦见此情景，也不觉动情。便强自一笑说：“各位，我的事大家都知道了，也用不着我再多说。你们瞧，该办的事我都办完了，该交代的事，我也都放在这里了。老马，你是咱们云贵司的笔帖式，这里的事就交给你去处置吧。以后谁来接印，就交给谁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只管到我府上去问好了。”

老马流着泪说：“主政，难道你，你就这样去了……”

“我不去又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不走又让谁走？这都是注定了的事，你们也不必难过。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天不怪，地不怪，只怪我的爹妈没给我一个漂亮的脸蛋，也没给我生一个会巴结上司的脸皮。我要是生得一表堂堂、招人喜欢惹人爱，也许就没有这回子事了。这个云贵司，本是个极有出息的地方，是户部的头号肥差。如果换了别人在这里，大家可能早就发了大财了。可是，我太死板了，太不会当官了，对大家也太严了。不过，我并不后悔。我两袖清风来，一杯清水去，何憾之有？今天咱们就要分别了，我还是一个穷措大。无以为别，只好照前人说的那个‘君子之交淡如水’的老话，和诸位以水代酒，权作告别吧。”说完，他亲自动手，为所有的人都倒上一杯白开水，又一一递到他们手里，“来，诸位，且听我再说一句：我孙嘉淦已摘了顶子，不再是官了。可是，皇上却并没有对我有别的处分。天威难测，谁知道明天我会遇上什么事呢？葛达浑是户部的大司徒，你们没事也用不着去得罪他。

更用不着到我府上串门，免得惹出闲事来。好了，我的话到此为止。请大家举杯，咱们一齐干！”

七回 志相投酒楼共欢饮 买考题试官用心机

孙嘉淦一仰脖子，把这一大杯白开水喝完了。突然，他用力把杯子一摔，昂首阔步走出门外，对着已经发暗的天空大喊一声：“我孙某人去了！大丈夫上书北阙死谏不成，得能拂袖南山，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吗？哈

哈……”

孙嘉淦跌跌撞撞地出了户部衙门，走上了大街。按他原来的习惯，是要雇顶轿子的。可是，现在一想，用不着摆那个派头了。自己的官职既然已经免了，也就不怕别人笑话了，还装模作样地坐的什么轿子？干脆，自己走吧！于是，他顺着大街，一路上慢慢腾腾地向前走。一直到天色黑透了，这才来到家门口。

孙嘉淦这个人是一位清官，也是个家无隔夜粮的穷汉。他原来在户部时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京官，每年的俸禄才有八十两纹银。这点钱是绝对不够用的，非得有外财不行。比如说，有人想要当官，就得进京来找门路，就得给朝中的大佬送银子。可是，这种事却和孙嘉淦无缘。他的资格不够，就没人肯来巴结他。再比如，外官们进京，大都是想找升官门路的。要找门路，就得让京城里的大老爷帮助说点好话。那你就得勤孝敬着点，就要来京给那些阔佬们送银子。这里有个名堂，叫做“冰敬”、“冰炭敬”。可这种事情，也同样没有孙嘉淦的份，他太“清”了！人家巴结他不但没有一点用处，闹不好他说声不收，还要告你一状，给你引出祸来，谁肯干这傻事啊。久而久之，他这里就门可罗雀了。他没把家眷接到京城来，因为他那点可怜巴巴的俸禄养不起家。但既然是当了官，也不能没个人伺候呀。就请了一个本家侄子来，照顾个茶水什么的。可是，一个十来岁的半桩孩子，又能十些什么呢？

今天他刚走到家门口，就见那孩子站在外边正等他，还说：家里坐着位客人。孙嘉淦有点纳闷儿，一边向门里走，一边动问：“是哪位兄台。还肯来光顾我这寒舍呀？”

屋里传出杨名时欢快的笑声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不是兄台，而是贤弟。我说孙兄，你到哪里去了，我等了你好大一会儿了，还以为你又去寻短见了呢？”

孙嘉淦自失地一笑：“唉，名时，你还是早年的开朗通达，也还是这样地能说会笑。可是，你看我……我已经想好了，也看开了，不再想去过问身外是非了。离开你之后，我不过是到户部去交代一下差事。其实今天早上，我是因为和葛达浑那小子生气，才和他打起来的。你知道，我平日极少管闲事，更不去招惹是非。可这葛达浑狗仗人势，他也太气人了。

我的脾气你还能不明白，我怎能低声下气地受他的欺辱？得理不让人嘛。”

“好好好，对付葛达浑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就是要得理不让人。你走了以后，我还见着了张廷玉，他向我打听你的住处。他可是个通着天的人物，又是位大忙人呀！他哪里会有闲功夫来看你？他这一问，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是有学问。我估摸着，皇上大概不一定是真心生你的气。张廷玉也一定会来找你，你在家安心等着就是了。”

“咳，你才不知道这些个当了宰相的人呢。今天还拉着你的手问寒问暖的，赶明儿，就兴许奏你一本，让你落个杀头大罪。告诉你，我才不领他的这份情哪。哎，快说说你的事儿吧。今天你见着上书房的人们了吗？除了我倒霉的事情外，还听到了什么消息？”

杨名时看了一眼孙嘉淦：“我说你怎么这样死心眼呢？告诉你吧，今大挨了皇上训斥的并不单是你一个。那个去陕西给年羹尧传旨的田文镜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？”孙嘉淦说，“我还和他打过交道呢。原来他也在户部里干过，是个分斤掰两的刻薄鬼。那年清理户部亏空时，有个老名士，只因一

时周转不开借了二两银子，就被他参了一本。对于他这个人，我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你说他干什么？”

杨名时一笑，“他呀，也倒霉了。他去给年羹尧传旨回来路过太原，不知是怎么回事和太原的诺敏闹翻了。诺敏这人你也是知道的，他是当今万岁最信任的人哪！这不，圣上一道旨意传下，田文镜就被革去了顶戴。如今他正在山西住着候旨发落，还不定是个什么结局呢？你这不是又有个伴儿了嘛。”

孙嘉淦一笑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可不想和他作伴儿。哎，天色已经晚了，你先在这里坐着，我这就给你预备晚饭去。”

“嗨，听你这口气，好像家里真有山珍海味似的。我刚才问过那孩子了，你们俩每天吃的全都是米饭就咸菜。走吧，走吧，今天为了给你解闷，我来作东，咱们到外边吃去。”说着拉起孙嘉淦就走。不大一会，他们就来到了贡院旁边的大街上，找到了一家新开张的叫“伯伦楼”的大酒店。两人上楼去要了一间雅座，点了几样精致的酒菜，边吃边聊起来。从往日的情谊到别后的思念，从新皇的登基又到吏治的腐败，从孙嘉淦今天的遭遇再到杨名时进京后的打算，可谈的题目很多。杨名时告诉孙嘉淦说，他这次进京是奉了圣旨担任今年恩科的副主考的。可是，他心里并不想干。皇上虽然是位能干的明君，可是掣肘的人太多，也太厉害。你想要干点事情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孙嘉淦想想自己和八爷党以及葛达浑的纠纷，更是满腔郁愤，不知从何说起。

两人一边吃酒，一边打量这座新开张的酒楼。他们坐的这个雅间里，新装的红松木地板刚用桐油打过，大玻璃隔栅擦得纤尘不染，锃明瓦亮。墙角处还专门设了一个大卷案，案上笔墨纸砚样样俱全，是供来这里吃酒题诗用的。更显眼的，是这里还摆着一个在当时极为罕见的镀金自鸣钟，不断地发出“咋嗒咋嗒”的声响。这间雅座的隔壁，还有不少人正在吃酒，听声音大概都是进京赴考的富家子弟。猜拳的，行令的，吟诗的，作赋的，闹腾得很厉害。

杨名时细心听了一下，有个好像叫刘墨林的人正在说笑话做诗。只听他说：“昨几个，我在街上走，不提防被小偷把帽子偷走了。于是我就以古人（黄鹤楼）的诗句，胡缙了这个绝句，且读出来为大家下酒：

昔人已偷帽儿去。
此地空余戴帽头；
帽儿一去不复返，
此头千载空悠悠。

诗没读完，那边雅座里已是笑声盈耳。杨名时和孙嘉淦也都为这个青年击节叫好。杨名时是今科的主考之一，对这个叫刘墨林的人更是很有好感。他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孙嘉淦说：“年兄，我终于看到你的笑脸了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们也不算虚此一行。”

俩人正在这里边喝边谈，却见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人挑开门帘走了进来。这个人穿着红绸棉袍，黑缎子马褂，脚踏千层底的布鞋，头上戴着黑缎子的瓜皮帽。白净的脸上有几个似隐若现的俏麻子，两络八字胡，手里还举着一张太极八卦图。让人一看就知，这是个算命先生。只见他来到近旁，抬手一拱说：“二位，老朽请问一声，客官们可是来赴恩科的吗？要不要在下给二位推推造命？”

孙嘉淦心里正烦，便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你到别处去吧。”

那个人并没有走，却格格一笑说，“二位既然来到京师，上了这伯伦楼，咱们就算是有缘了。你们既是吃了这楼上的贡酒，难道不想高中魁元？在下可是给二位送功名的呀。”

听见这话、杨名时不觉心里一震：嗯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便说：“我们确实是来赴恩科的。但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怎么就敢夸口说是给我们‘送功名’呢？”

那人向左右看了一眼，悄声说：“不是老朽夸口，若算您老能不能发大财，能不能交上桃花运，在下不敢打保票。可要算二位能不能登科，我可是铁嘴钢牙，保无一失。不信就请您试试便知。”

杨名时更是吃惊，他是今科的副主考啊！他知道，进了考场，谁中谁不中这件事，靠的全是各人自己的本事和文章，哪有算命的能够说准的道理？便伸手抛去二钱银子说：“你的话我很难相信，那你就给我们算算吧。”

算卦先生笑了：“二位，你们是第一次来京应试的吧，也太小看在了下。凭这二钱银子就想买个金榜提名？不才一把铁算盘，算尽天下文士，还从来没见过二位这样的铁公鸡哪。”

说完拿起幌子就要走，却被孙嘉淦叫住了：“哎，你先别慌着走嘛。我早就听人说过，京城里有那么一些专吃考生饭的江湖骗子。他们在开场前用算命作幌子，出卖考题，诈骗钱财。老实说，这种指山卖柴的事我们见得多了，你怎么让我们相信你呢？”

那人转过身来神秘地说：“还真让这位先生说着了。在下看相，从不用问你们的八字，也不用看二位的手相、面相。我算的是今科的考题，二位有这个兴致吗？”

“啊！考题也能算出来吗？这倒是新鲜。我可是听说今科的考题是皇上亲自出的呀！你算对了那还好说，如果算错了，我们不是全都砸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可以这家酒楼作担保。如果我算的考题不对，你们可凭着这张大红保帖来找我。不但银子全部退还，我还要加倍地赔偿。只是这卦金嘛，却要二位多付一些。”

杨名时诧异了：“你想要多少？”

“二位是一人应考还是两人都想登科？”

“我们俩都是来赴考的，当然是两个人都想考中了。”

算命人一阵思索后说，“我这考题本来是每份索价五十两纹银的。这样吧，你们既是两人都考，我给二位打个折扣。就算七十两好了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卖给别人也是这个价吗？”

“不敢相瞒二位，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。我们这家酒楼叫‘伯伦楼’，虽是开张不久，可已是名满京城。凡是到这家酒楼的举子们，凡是想走这条捷径的，老汉都是这个价码。”

瞧，这是酒楼开具的保帖，凭它就可以万无一失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大红帖子来放在桌上。

杨名时拿过来仔细瞧时，只见那帖子上写得清清楚楚：“今收到纹银百两，立此为照，日后凭此帖验证，如不符原银退还。”下面盖着这家“伯伦楼”的铃记，确实是没有一点破绽。杨名时从怀中摸出一张银票来递了过去：“瞧，我不要你的折扣，一两也不少给你。只是万一这个考题是骗人的假货，我可是要来找你麻烦的。不但我们要来，恐怕还有人也会打上门来的，你可要小心了。”

“客官，您多虑了。小店在京城有这么大的招牌，跑了和尚还跑不了庙哪！您老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。”算卦人说着，从怀中拿出一张包得严严实实的红纸，封皮上写着一行端端正正的小字：“伯伦楼恭祝连登黄甲”。拆开看时，原来果然是三个考题。杨名时思忖着说：“先生，这上边是有三个题，可是却没写清哪场考什么。再说，我怎么能断定它是真的呢？”

“客官，您是位明白人哪，怎么这样看不开呢？您想啊，这份考题是化了多大的代价才弄来的啊！人家能把一切都给您写上吗？反正只要是考，就是要考三场，这上边又只有三道题。它是一二三，还是三二一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再给你说一句，三场考试全在这三道题上，您就别多问了。小心让人瞧见了，那可是杀头的罪呀！我奉劝二位，要是自己心里虚，就赶快去请‘枪手’吧。”老家伙匆匆忙忙地说完，拿上银票就跑着下楼了。

杨名时和孙嘉淦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知道这泄露考题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尤其是杨名时，更感到事态的严重。他是副主考啊，考题一旦真地被人传了出去，他们这些当考官的谁也别想逃脱法网。只要是一出事，就得有几十上百的人掉脑袋。前朝这样的事例多得不可胜数，史鉴可训，不能不格外注意啊！但是他也知道，这伯伦楼敢于这样公开地出卖考题，而且敢于说出“货真价实，童叟无欺”的大话，一定有十分过硬的后台。这后台是谁？这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皇上身边，天子脚下，此人竟有这么大的胆子，这么大的手段，可也真让人……

情况突变，事态严重，他们的酒不能再吃了。话虽然还没说完，但也无法再谈了。两人匆匆地结了账，转身就走，各回各自的住所，各人打各人的主意去了。

孙嘉淦带着酒气来到家里时，却见有一个人正坐在书案旁，默默地看书。看样子，显然是在等他。他有些吃惊，天已经半夜了，谁还有这么大的兴致来访呢？可是，他睁大眼睛一看，却不由得楞住了。原来坐在他房里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当今皇上跟前最受重用，也最有威望的内阁大学士、太子太傅、上书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汉臣首辅张廷玉！

张廷玉可不是个平常人物，他是熙朝的元老啊！早在康熙还处在中年时，他就被任命为上书房大臣了。几十年来，经他的手处理过多少军国大事呀。别的不说，就连老皇上康熙的遗诏，也是由他参与起草并宣布，而雍正皇帝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才得登上宝座的。他可以说是从康熙到雍正两代皇帝都十分看重、也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的人。平常日子里，朝中大臣和外省回京的官员们，要想见他一面，难着啊！不是他的架子大，而是他太忙了。你一定要见见他，那只有坐在他的家里等着，等他下朝回来，等他抽出空来。和他谈话，也必须是三言两语，干净利落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因为他绝对没有时间和你闲磨牙。可是，就是这样一个重要人物，就是这么一位孙嘉淦想见也见不到的人物，今天夤夜外出，亲自光临他孙嘉淦的寓所来，而且看样子已经坐了很久了，这究竟是为了何事呢？难道他是因为白天的事来治我的罪的？不，不像，想把我治罪，他只要说句话，顶多是写个小条子就可以了，哪用得着劳动他的大驾？既然不是问罪，那他这样专程地来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就在孙嘉淦苦苦思索，不得其解的功夫，就在他站在门口想进又不敢进的功夫，张廷玉站起身来了。只听他轻松地说了声：“好啊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叫我好等啊！快，快进来呀，怎么，你不认得自己的家门了吗？”

八回 访贤良得见真名士 勤王事巧遇是非人

张廷玉夤夜探访孙嘉淦，倒把这位置生死于度外、敢于直言面君的诤臣吓了一跳。孙嘉淦今天吃了酒，眼睛有些迷糊。他认不太清，里面坐着的真是张廷玉吗？他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听见张廷玉叫出了他的名字，这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，吞吞吐吐地问：“真是张大人吗？我，我做梦也想不到您会到我这蜗居里来。您，您这是……”

张廷玉没有穿官服，也没有和孙嘉淦讲究礼数，只是亲切而随便地一指旁边的座位说：“坐，坐呀。我这个不速之客已经来了很久了，不但在这里吃了你们家的白米饭就咸菜，还浏览了你的藏书。你这里好清静啊，以后，不知我还有没有机会再到这里来串门。”他看了一眼孙嘉淦，见他脸上满是惊恐不定的神色。便又说，“孙嘉淦，你很了不起呀。一天之内，你就成了名满京华的人物了。有人骂你是不知进退上下的蠢才，可也有人夸你是位强项令。从大清开国以来，像你这样一天就成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啊！”

张廷玉的话说得很是平静，也很是随和。可孙嘉淦的心里却像翻江倒海一样，想了很多很多。他的酒早就吓醒了，他的脑子里在急速地转着圈，猜想着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张廷玉能到他这里来串门说闲话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他想不明白，这位首辅大臣，究竟想要和我说什么呢？

张廷玉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一样，还是用轻松的口气说：“你现在一定是在猜测我的来意，一定是在想我这个大忙人怎么会到你这里来。是的，我的确是忙，忙得下朝回家也不能得到片刻的清闲，忙得我的堂弟张廷璐想和我说话，都要等上半个月。但是今天我必须来见见你，我有两件事，也必须在今天来听听你的想法。”

孙嘉淦心里清楚了，这位上书房大臣此行一定是奉了皇上的差遣。不错，张廷玉的确是皇上派来的。因为雍正皇帝是个十分多心，又十分计较的人。早在坐上皇位之前，雍正就深知“情报”的重要，他也早就有一套秘密的班子了。孙嘉淦在午门外受辱；他自己要尸谏，要撞死在大铜缸上；他见到了八王爷允禩，但却拂袖而去，不和允禩照面；他回到户部以后，又十分认真地向属员们交代了差事。等等等等，这些事，很快地便报进宫里来了。雍正很赞赏孙嘉淦的骨气，也很喜欢他这种认真办事的作派，尤其是他挨了训却没有丝毫的怨言，更没有去投靠允禩，还是一心一意地想要说服皇上采纳他的建议。这一点，很让雍正满意，也使他觉得放心。他想马上启用他，马上对他委以重任。可是，又有点拿不准。于是就派张廷玉先去会会他，听听他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对受了处分的事有什么看法和打算。雍正并没有对张廷玉多说什么，可是张廷玉却完全明白皇上的意图。张廷玉既然不便明说，孙嘉淦也只能装糊涂。他恭恭敬敬地说：“张大人，有什么话请只管说，学生会遵从您的吩咐的。”

“哦，那你可太客气了。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两件事：第一、和你打架的那个葛达浑已经调离户部了。接替他主持户部的，是从前的上书房大臣马齐。皇上已经接纳了你的关于铜四铅六的主张，给马齐下了密谕，让马齐亲自主持办好这件事。你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一定会十分高兴。但我可要嘱咐你，

不可到处乱说，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是关系重大的。”

一听说皇上撤掉了葛达浑，又再次启用了老臣马齐，并且采纳了自己的建议，孙嘉淦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了。他是康熙六十年中的进士，那时马齐就是上书房大臣了。孙嘉淦对这位老相国的印象，是十分深刻的。圣祖晚年时，为了保护一批忠厚能干的大臣，曾在一天之内连下三道圣旨，贬降了张廷玉，锁拿了马齐。现在雍正皇帝刚刚登基，就把马齐放了出来。而且立即委以重任，让他接替了葛达浑，秘密地主持铸钱大事，这是个多么重大的决策呀！他大声叫道：“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啊！这是天下苍生之福，是大清社稷之福！我敢说，三年之内，雍正通宝流通于世的时候，国家将会财源滚滚，而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们，就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。”

“你先别高兴，我还有话哪。”张廷玉正颜正色地看着孙嘉淦说：“我今天来说的第二点，你听后也可能还会流泪的。在铸钱的事上，你虽然有理，可是你咆哮公堂，凌辱堂官，也是要受到失礼的处分的。要降职，也要罚俸。现在你的事还没有交部议处，我先来听听你的想法。你是愿意回翰林院去当个修撰呢，还是愿意外放，到保定府去当个同知？这件事你怎么想就怎么说，我在这里就可以定下来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孙嘉淦放声狂笑，笑得使张廷玉都感到莫名其妙了。他是位一向十分稳重的宰相，有多少一品二品的大员，到了他的面前，也都得规规矩矩的，谁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啊？可是，张廷玉的城府根深，他轻易不肯暴露自己的心事，所以他还是忍住不快，静静地看着孙嘉淦。突然。孙嘉淦大步来到张廷玉面前：“张大人，您未免太小看我了。想我孙嘉淦不过是个小小的京官，要是我想享清福，何必要和葛达浑争闹呢？我管住自己，每天小心翼翼地做事，老老实实地当官。只要我能苦熬苦撑，到老时还能不混上个三品顶戴？可是，我不想那样，我不愿吃这份安生饭。为了当今皇上，为了全国的亿兆生灵，我要和那些贪官污吏斗，和那些黑心的豺狼斗。孙某死且不惧，难道还怕受点处分吗？我不去翰林院，也不去当那个什么同知。张大人，您要是信得过我，皇上要是信得过我，就给我一个县。我敢立下军令状，三年之内，定把这个县治得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如果我做不到，不用您说话，我就自动引咎辞职，挂冠归隐！”

张廷玉愣住了。他当宰相已有几十年了，每天登门拜访的人不知有多少。可是这些人一张口无不是求他照顾，请他开恩。再不，就是说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恶心的谰言蜜语。一句话，全都是想升官的。现在突然出来了个孙嘉淦，此人不但不想升官，还要自贬自降，可真是多年来少见的希罕事。这孙嘉淦原来是户部的司官，正六品。皇上说，要给他降职处分。

张廷玉想让他去翰林院里当修撰，或者是到保定府去当同知。这两种差事不同，级别却是一样，都是从六品。哪知他却实心实意地说，要再降半级，去当个正七品的县令。他要踏踏实实地做点事，而且还立下了军令状！此人的忠心，志向，真是不可低估，这不正是眼下皇上求之不得的能臣吗？如果普天下的臣子们都像孙嘉淦这样，何愁吏治不清，何愁国家不能长治久安？

回到家里，已是二更多天了。张廷玉谢绝了一切会见，想让自己的心情能迅速地平静下来。他早上起得早，“四更叫起”，是他给家人们订下的规矩。从老皇帝康熙年间他到上书房当差的第一天，直到如今，不管是出了什么事，也不管他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，这条规矩都来没有改变过。今天，

他仍然是四更起床，顶着满天星斗上朝。走到宫门口，下了轿子正要进去，却突然看见有四盏玻璃宫灯和一群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看着这些人逐渐走近了，原来是自己的堂弟张廷璐。他心中暗暗吃惊：这时辰进大内，是有关例禁的呀，兄弟怎么这样不懂事呢？可是，等那伙人走近了他再仔细一瞧，原来弟弟的身边还跟着一个人，却是雍正皇帝的大儿子弘时。他更是吃惊，便连忙上前打了个千说：“三爷，臣张廷玉给您请安。”

张廷玉叫的这位弘时。虽然排行老三，其实却是雍正皇帝的长子。雍正一共生了八个儿子，可惜大多没有成人。眼下只剩下了三个，就是老三弘时，老四弘历和老五弘昼。这位“三爷”今年刚满二十岁，生得面如冠玉，一表人才。两只杏仁似的眼睛，黑黑的弯月眉，带着勃勃的英气，也有着与生俱来的皇子气概。只不过，他的两颊微微下陷，也有点发暗。

按相书上的说法，就是有点破相。他见张廷玉给自己行礼，连忙上前去搀扶：“张相，您是两朝元老，紫禁城里骑马，金殿上剑履不解的大臣。您给我行礼，实在是让我不敢承受。”

快，快请起，您近来身体好吗？唉，父皇给我们定的课业太重了，我总是有写不完的文章和读不完的书，我算着有好多日子不曾见到您了。”

张廷玉一边和这位三爷应付着，一边回过头来向自己的兄弟说，“廷璐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你不知道规矩吗，怎么可以和三爷并肩走路？”

弘时一听这话，赶快过来为张廷璐说情：“张相，您别怪他，是我把廷璐请了进来的。”

昨天皇上到毓庆宫去查看我们几个的功课，老人家狠狠地批了我一顿，说我写的字太难看了。他还说，满朝的文武大臣里就数廷璐的字写得好。您是知道父皇的脾气的，我要是再过不了关，就得罚跪了。所以我才请廷璐进来，帮助我校校笔锋，给我留下仿子让我好学着描描。廷璐只好留了下来，这才出来得晚了一些。都是我的不对，您别生廷璐的气好吗？”

张廷璐在一边也忙说：“对对对，是这么回事。三爷叫我，我不敢不到。可我知道宫里的规矩严、就怕碰上六哥。我知道只要让你见到了，准得挨训。真巧，怕谁有谁，还真是让六哥碰上了。”

张廷玉点点头说：“既然是三爷叫你，你当然是应该进来的。三爷刚才说的话是夸你，你可不要太得意了。三爷是金枝玉叶，毓德春华，正是做学问的时候。四爷和五爷的年纪还小，都在眼睁睁地看着三爷这位哥哥哪。廷璐，你可不要误了三爷的学业呀。”

张廷玉做宰相这么多年，又担任着领侍卫内大臣，什么事能瞒过他这双老眼啊？按宫中历来的规矩，一到天黑，不管你有多重要的事，没有圣旨也不能进来。可是，张廷璐却跟着这位三阿哥来到宫中，而且呆了这么久，天已经快亮了才出去。这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两个人谁也说不清楚。当然，张廷玉不能轻易地责备三爷，刚才他说这话乍一听，句句都是好话，也句句都是夸奖。可是细心一想，又句句都是规劝，而且是针对弘时的。张廷璐听了，不得不佩服六哥的心机和眼力。弘时也不敢和他强嘴，便说：“对对对，张相您说得有理。”

您是太子太傅，又是领侍卫内大臣。既是我的老师，又管着宫中的事，您说话我是要听的。

您放心，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。请张老相国不要让皇上知道，我们就感激不尽了。张相，您快进去吧，万岁可能已经在等您了。”

张廷玉回头对兄弟说：“廷璐，皇上已经任命你当今年恩科的大主考，你就要奉旨进考场了。切记要好生办差，不要辜负了皇上的信任和重托。我现在太忙，没空和你多说，等你进贡院的时候，我再去看你吧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张廷玉眼睛一瞟，已经看见月华门那边，一排八盏明黄宫灯，向着乾清宫方向走来，知道皇上就要到了。他连忙加快了步伐，赶到前面跪下：“臣张廷玉接驾，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雍正下了銮舆，舒展了一下身子说：“是廷玉吗？你也起得太早了些，朕昨夜没有睡好，索性不睡了。所以今天来得早些，想不到你还是比朕早。你是老臣了，应该知道爱惜身体。朕这里的事情，是办不完的，要仰仗你的地方还多哪。以后，你不要起得这么早，睡到天明再来也不迟。朕知道你的心，是不会怪你的。”

张廷玉磕了个头说：“万岁体恤臣，臣就更应该勤奋努力。再说，当年圣祖在世时，臣也都是起得这样早。臣侍候圣祖的时间长了，就养成了习惯，并不觉得有什么苦的。倒是皇上每天都这样，臣觉得似乎不大妥当。皇上的身体关乎着大清江山社稷，请不要总是熬夜熬得太久了。”

两人说着话进到了东暖阁，雍正盘腿坐在炕上说：“你说得很对。可是，朕常常想，圣祖何等英明，还要昼夜勤政，不肯稍有懈怠。朕事事都不如圣祖老人家，哪敢不尽心啊。其实朕这样作，也不过是以勤补拙罢了。只是你每天都忙成这样，倒让朕有些不忍。允祥和隆科多他们还能偷空休息一下，可是你不但要跟着朕草诏、拟文，还要替朕接见外官，处理那么多政务，朕这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你呀。所以不管再忙，你一定要学会休息。”雍正说着，回头向外边叫一声，“李德全，去，给张相传碗参汤来。哦，这里有几份奏折，都是朕昨夜看过了的。你再帮朕斟酌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失漏之处。”

太监那年给张廷玉的书案上放了一叠文书，而雍正皇帝早已埋头在写着什么。张廷玉赶快沉下心来，看着雍正批过的这些奏章。原来，都是关于查抄受贿官员的，头一件案子就涉及到了揆叙。这个揆叙的父亲，就是康熙年间当过宰相的那个明珠的儿子。明珠本人也是因为贪贿而受到惩处的，他的儿子却比老子更甚。他不但贪贿，还结交“阿哥党”闹事，所以皇上对他可谓恨之入骨。只见雍正正在上面批道：

揆叙岂有仅存一万银子之理？不知顺天府与其有何瓜葛，竟要如此坦护？小心尔的首级！

这批示一下子就把顺天府的人全包进去了，用词既严，含义又深。再加上那朱红的、血一样的字迹，真让人触目惊心。

张廷玉又往下翻，却是针对那个金玉泽的。雍正在批示中写道：

……金玉泽此人，朕早已深知。京师有谚云：“武库武库，又闲又富”。朕知去岁兵部库存中，即有七万银两尚无着落。究竟隐匿何处？叫他实招来。

张廷玉知道，这个金玉泽和他的女婿党逢恩，原来也是八王爷的人。他们两个不但追随八爷，而且是准备和八爷一同起事。这个金玉泽，是皇上的谋士邬思道的姐夫，又是想害死邬思道的元凶。雍正登基之初，第一批锁拿的人中，就有这个金玉泽。对这样的人，雍正是绝对不肯放过的。

下面还有一些朱批，也全都是诛心之语。有的说：“此等魍魉之徒，难逃朕的洞鉴。”有的则说：“放心，此人寿限长着呢！不要怕他会自杀……”

九回 论国策君臣互赠联 开恩科雍正寄重托

看着这些朱批，张廷玉不禁心中忐忑。雍正皇上刚刚即位，他面对的虽然不是满目疮痍，却也是腐败之极的现实。他决心改革吏治，发愤图强。但他又是个十分自信，手段狠毒的人。孙嘉涂受到处分，葛达浑被贬职，这么多的大臣被抄家，早就在朝廷中引起议论了。

作为宰相，自己将怎样面对群臣，面对这位新上台的皇上呢？

张廷玉今天看了皇上的朱批，几乎字字句句全是诛心之言，他可真是动心了。他是两代皇帝的身边重臣，也是给两代皇帝起草文告和诏书的人。他当然知道，康熙晚年，就曾经因吏治腐败和贪贿横行而伤神。但康熙是位仁慈的君主，也是位宽容的皇帝。就是在如何追还亏欠上，康熙和雍正也是绝不相同的。有些事，张廷玉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在他为康熙起草过的批示中，常可见到这样的字眼：“缓一些，不要追得太急。”或者：“他是老臣，朕不忍看见他饿饭。”甚至有：“亏欠的银子，你要快些补齐。不然，朕一死，你可怎么得了？”现在看了雍正皇帝的批语，竟然和老皇上相差这么远，他真有点恍若隔世了。可是，认真一想，又觉得是理所当然。康熙当年是因为自己老了，没有力量管那么多的事了。这才对下边臣子们宽大为怀，要他们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。雍正接了皇位后，放眼所见全都是贪污腐败和拉党结派。他不下决心狠狠地整治，又怎么能让朝廷里振作起来呢？

他继续看了下去，果然，下面的批示，就大多是有关朋党之事的。张廷玉看得出来，雍正皇帝最痛恨的就是结党营私。什么“同窗”、“同年”、“同科”、“同乡”、“同庚”等等，更为雍正忌讳。张廷玉知道，已经去世的康熙皇帝是一代明君。康熙在位之初，国运昌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自然和眼下的情形不能相提并论。但是到了康熙晚年，吏治腐败，贪风日炽，从阿哥们的结党谋私，又到大臣们的拉帮结派，正一天天地把大好江山侵蚀得变了模样。这种歪风，如不狠狠刹住，是万万不行的。雍正现在下大力气整饬吏治，不仅是他的性格所致，也是势在必行。作为宰相，他自然应该为皇上的千秋大计出一把力。

他正在一边看着又一边思索，没注意雍正已经来到他的身边。皇上亲切地叫着他的名字问：“廷玉，你看完了吗？朕的处置如何？”

张廷玉连忙站起来回答：“回皇上，臣看完了。臣以为，皇上这样的处置是十分恰当的。只是，这一叠文书足足有七万多字啊！皇上看得这么仔细，不但全都做了记号，还写出了这么中肯的批语，实在让人惊奇。圣上勤政是好的，但这样是不是也太劳苦了些？”

雍正浅浅一笑说：“当然，你说得不无道理，朕哪能不累呢？可是，朕不能不这样做呀！先帝年高勤倦，松弛了这么多年了。朕不下决心整治，怎么能行呢？哎，你看了朕的批语有何感想？”

“臣以为并无不当之处。”

“是不是太苛刻了些？”

“不不不，万岁……”

“你不要怕嘛。这‘苛刻’二字，是朕自己说的。当今天下贪风日盛，

朋结党援，朕就是冲着这一个‘贪’字和一个‘党’字来做文章的。古人说，‘矫枉过正’，这话说得真好。要矫枉就得过正，不过正就不能矫枉！朕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矫枉过正啊！”

张廷玉连忙躬身回答：“是，圣虑深远，臣不能及。”

雍正立刻打断了张廷玉的话：“不不不，廷玉，你是在朕身边做事的人，以后不要这样说话，也不要因为朕爱听什么就说什么。你是老臣了，大概早就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‘雍亲王，雍亲王，刻薄寡恩赛阎王’。其实，这话只能算说对了一半。朕确实是刻薄挑剔，也确实是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可是朕并不寡恩。对于那些忠心耿耿办事的臣子，朕从来是给予厚恩，也给予厚待的。比如你，只要你真的懂了朕的心意，朕今生今世也不会屈待你。”说到这里，雍正突然笑了笑又说，“廷玉呀，朕早年曾听说阎罗殿上有这么一副楹联，写着‘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’。这对联写得真好，朕就将此联赠你如何？”

张廷玉是何等样人，他怎么能不知这楹联的含义，他又怎么能不知道雍正此时此刻的心情？那不就是说，一个人立身处世，都要凭着本来面目去做。不要装假，不要去故作姿态，更不要弄虚作假。只要他这样做了，皇上就永远不会亏待他。张廷玉翻身跪倒：“臣恭聆皇上教诲，永不负皇上重托。不过……”

“有什么话你就大胆地说嘛，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。”

“是，臣确实有句话要对皇上说。这些话臣已经想了很久了，只是因为皇上登基不久，诸事繁杂，一直得不到机会。”张廷玉看了一眼正在专心静听的雍正皇帝，便放开了胆子说，“皇上刚才说的那个刻薄寡恩的话，臣也曾听到过。不过，臣却不这样看。臣以为，皇上天禀聪慧，刚毅过人。在圣祖朝时，即为诸王之冠，这早就是天下人人共知的。当年圣祖曾经多次对臣说，‘朕决心给你们选一个刚勇不可夺志的新主子，让他来承继大统，保大清万世基业’。当时，臣就想到，圣祖说的这个能承继大业的人必定是皇上您。但臣以为，皇上如今所面临的局势与圣祖即位时，有三不可比。”

雍正来了兴致：“说呀，说下去。”

“圣祖即位之时，西北有葛尔丹之叛，东北有罗刹国扰边，台湾尚未皈依，三藩盘踞南方；中原有圈地之患，河道有漕运之虞，满汉不和，权奸当朝；四方不靖，百务纷繁。所以圣祖只好竭尽全力应付，他老人家是位理乱的天子。现在皇上承继大统，内无权奸干政，外无甲兵之争，所虑者，只是吏治败坏，官员朋党，诉讼不平，赋税不均。而这些都是盛世中的‘隐忧’，所以皇上是治平的天子。这是其一……”

张廷玉正在说着，忽然，太监邢年进来禀报说：“回万岁，杨名时和张廷璐求见，皇上要不要现在见他们？”

雍正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却厉言厉色地说：“听着，以后上书房大臣在这里议事的时候，不许旁听，也不许奏事。”他看着邢年胆怯地退了出去，才又说，“廷玉，你接着说下去。”

“是。”张廷玉受到鼓励，兴奋地接着说，“理乱易而治平难。难，就难在理乱时可以快刀斩乱麻；可是，要治平，却不能操之过急，而只能慢慢来。好像是抽丝，又好像是剥蕉。皇上得耐心地去一根根地抽，一层层地剥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得用圣祖教诲的‘忍’字诀。”

雍正那深邃而又黑亮的眼睛里闪着光芒：“嗯，这是二不可比了。三

呢？”

张廷玉有点犹豫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圣祖即位时尚在冲龄，可万岁虽春秋鼎盛，却是己过不惑之年……”

雍正笑着脱口而出，“这也能算是一比？”可是，他突然停住了，“哦，对对对，这是不能比。自古哪有百岁的天子呢？圣祖在位六十一年，朕不能比；圣祖在位时，没有兄弟之争，可是你瞧瞧朕的这些个兄弟们，哪一个是省油灯？这又是朕和圣祖不能比的。你说得真好，也只有你才能和朕说这些话。廷玉呀，朕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。”

张廷玉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万岁适才赠臣一联，臣当铭记在心，永不敢忘。臣也敬奉皇上一联，愿皇上能默察臣心：惟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”

“好！”雍正大声叫好。他明白，张廷玉是说，当皇帝就要勇于承担责任，治好天下，而不能贪图享乐和安宁。张廷玉的话正中雍正下怀，他诚恳地说，“朕赠你一联，又换回了一联，就不再赏你了。回头朕有了功夫，把你说的这话仔细写出来，描金装裱，张挂在乾清宫御座后面！”他想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你那三不可比，说得很是透彻。圣祖当年曾反复对朕说，要‘戒急用忍’。但朕以为，所谓子承父志，更应该看重的，却是这个‘志’字。所以尽管圣祖那样说了，朕还是要以承志为先，承言为后。天下吏治腐败到这种地步，哪能容许朕去一层层地剥蕉，一根根地抽丝呢？虽然是治平，也同样要有勇气，有决心，有胆量，有办法，还要敢于下狠心。你好好看着吧，朕一定会这样做的。”雍正向外边高喊一声：“邢年，传张廷璐和杨名时进来！”

张廷璐和杨名时在乾清门外站了好久了，可是，皇上不发话，他们俩一动也不敢动。现在猛然听见皇上叫了，连忙整整袍服，一阵小跑地进来。他们报过职务姓名，趴在地上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，又跪在那里静等皇上问话。可是，皇上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却在那里伏案疾书地写字。大殿里显得十分安静，他们俩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。

过了好大一会几，皇上才抬起头来，招手叫张廷玉过去，指着眼前的奏章说：“廷玉，你来看，这个贵州苗民造反的折子，要用六百里加急廷寄给贵州巡抚。告诉他，用兵要狠，限期剿灭，不能手软，更不准招安！”他从案上又拿过一份奏章来说，“这个，是田文镜上的辩折，朕把他驳回了。田文镜只是个传旨钦差，朕是让他到年羹尧那里劳军的，不是让他到处管闲事的，更不是要他去干涉山西财政的。这个毛病不刹住，以后凡是钦差都到处插手，还叫地方官们怎么过？在这里，朕还表彰了诺敏。他这两年确实干得不错，有功就应该受到表彰嘛！”

张廷玉并不赞成雍正的处置，但他却没有开口。他为相多年，奉行的准则一直是“万言万当，不如一默”。皇上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办，而且一定要不走样地办好。听见皇上这样说，他便问：“皇上，这两件要不要加急？”

“不必，事事都加急，以后有了急事就显不出急来了。你这就去办吧。”

“扎！”

雍正回过头来看看跪在下边的两个人，这才严肃地说：“啊，你们二位就是今科的大主考吗？朕等你们好久了，你们是来领考题的吧？”

张廷璐首先回答：“是。臣张廷璐叩见皇上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张廷璐。张廷玉是你的哥哥，对吗？”

“是。张廷玉是臣的六哥，我们是同一个太祖公。”

雍正看着杨名时问：“嗯，他叫张廷璐，那么你一定杨名时了，你的官声不错呀！听说你原先在浙江监道，离任时只带了一船书。老百姓对你很爱戴，还给你立了一座生祠是吗？”

杨名时磕了个头恭敬地回答说：“万岁，那都是百姓父老们对臣的错爱，臣不敢谬承皇上的夸奖。”

“哎，官做得好，做得清，就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戴，这也是自然的嘛。”雍正高兴地说着，可是，突然他的脸色庄重了，“今天你们是来领考题的，这本来只是例行的公事。可是你们知道这是朕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科考，因此，朕还要嘱咐你们几句。你们两人，一个是世宦门第，一个呢，是清要世家。都是官声很好，百姓爱戴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朕怎肯把这么重要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？可是，你们应该知道，科考是国家的抡才大典，关乎着人才选拔、国家兴旺和政治安定的大事。一定要公平取士，一定要立心为公，不能偏私。不偏私是什么意思，你们明白吗？”

“臣等……明白。”

“不，你们不明白！”雍正一声冷笑，把他们两个吓得一机灵，“你们一定是觉得，只要不贪赃、不受贿，就算是公平了。不对，那离真正的公平还差得远哪！有一些人做这事的时候，并没有给举子们要钱、要贿赂。谁最穷，他们就取谁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很公平。其实，他们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你不是现在没钱吗，我不要你的钱。可是，我把你取中了，你总得感激我吧，你总得报效我吧。朕知道，你们一旦取了某人，就是他们的座师了。他们以后遇上了事，或者有了好的差事，能够青云直上了，总得对你们感恩戴德吧。

这样，他们就要处处、事事听你们的话，也就会和你们结成朋党。瞧，这就是取名于前而收利于后。这是另一种偏私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听到这里，杨名时可真害怕了。他早就听说皇上最爱挑剔，最爱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现在听皇上这么一说，他可真的领教了。

雍正皇帝继续说：“朕刚才说的是不要存私心，一点私心都不能有。至于科场舞弊，收受贿赂等等，那是用不着朕说的。因为有国家的律条在，谁干了这事，谁就要受到国法的制裁。朕就是想宽容，也是不能的。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康熙三十三年南京科考的舞弊案。当时有几百举子抬着财神冲进贡院要打考官，以致轰动了全国。现在你们是在北京考试，朕希望你们不要也闹出这类事情来。一旦让朕发现了什么不规的行为，朕就是想恕你们，恐怕国法也不能容忍。你们听清了吗？”

雍正这话说得虽然很平静，可是，张廷璐和杨名时都听得心惊胆战。俩人跪在地上，一个劲地磕头，伏在那里不敢抬头，也不敢说话。

雍正皇上站起身来，走到殿角的一个金漆大柜前。张廷璐和杨名时偷眼瞧时，只见皇上从怀里掏出钥匙来打开柜门，拿出一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烤漆小筒，又迈着缓慢的步子走了过来：“张廷璐、杨名时，你们抬起头来！”

“扎。”

“朕告诉你们，这里面装着的就是今科的考题，朕现在郑重地交给你们。从康熙四十二年以后，科场试题屡屡泄漏，都成了顽症了。这让人不解，也让人气愤。今科的试题，是朕亲自写好，亲自密封，现在又亲手交给你们的。想不想提前拆看，要不要你们的脑袋，都在你们自己了。朕再交代一次，朕对这次科考寄予了极大的希望。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干，要为朕取几个像样的

人才来。你们想必知道，朕说话从来是只说一遍的。没听清楚，现在问还来得及，错过了这个机会，辜负了朕的期望，朕就要对你们绳之以法！到那时，你们可不要说朕是不教而诛！”

“扎！臣等谨遵圣谕。”

“君臣无戏言。好，你们跪安吧。”

十回 田文镜多事陷困境 邬思道片语解迷团

张廷璐和杨名时走了以后，雍正皇帝又把张廷玉叫过来问：“朕刚才说的那些事，办得怎么样了？”

张廷玉忙把一大叠奏折呈了上来，雍正一件件地翻看，一件件地审阅。忽然他说：“哦，这是件有关国丧期间演戏的事，官员们丧心病狂竟然到了这种程度，实在是令人气愤。这件事必须严办！你来替朕再拟一个旨意：不但是国丧，就是平常日子，各省的文武官员和京师的司官衙门里的职官们，也一概不许养戏班子，更不准唱堂会！”

张廷玉一愣，说：“皇上，文恬武嬉，固然是助长歪风邪气。可是，官员们家里难免有婚丧嫁娶的事情，一概禁止，不让唱戏，是不是……”

雍正笑了一笑，似玩笑又似正经地说：“哼，不听戏女人就不生孩子了？朕就从来也不听堂会。等你什么时候看见朕听戏了，再来和朕说这件事吧。哎，那个孙嘉淦你见着了么？他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张廷玉把自己去见孙嘉淦的情形，详细地学说了一遍，最后谨慎地建议：“皇上，臣以为，孙嘉淦如果能再历练一下，是可以大用的。”

不料雍正却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：“什么叫历练？你把他的棱角都磨掉了，让他变老成了，变成一个老油条了，才叫‘历练’吗？朕看这大可不必。你来拟旨：着孙嘉淦实补都察院监察御史。”

张廷玉又是一愣。皇上昨天才摘了他的顶戴，还说要贬降他，可是今天就变了，反而任命他为御史。这就是说，他要从原来的正六品，变成了如今的正五品。不但没降，还倒升了一级。张廷玉知道，皇上这是求贤若渴，是在破格地选拔人才，也是在亲手培植忠于自己的一套班子。他想起皇上常说的情景，如今的官场确实太黑暗，也太让人生气了，皇上既然立志刷新政治，他能不能提拔重用孙嘉淦这样的人吗？他不能与皇上唱反调，只是规规矩矩地答应一声：“是，臣立刻就办。”

张廷玉想的一点没错，如今的官场确实有很多让人生气的事。就拿田文镜受到申饬，和山西的诺敏得到皇上表彰的事来说吧，圣旨还没有发出去，诺敏那边就已经知道了。皇上不让用六百里加急的方法，可诺敏自己却有。因为诺敏在朝里有人，有他自己的心腹。这些人在京城里住着，别的什么事都可以不干，但是却要每天都报告朝廷里的动静。田文镜的辩折被皇上驳回，而诺敏得到表彰，早就飞马报到山西了。

当田文镜还在山西的银库里苦苦搜寻证据时，诺敏已经在开怀大笑了。不但他在笑，他手下的那班人全都在笑；不但在笑，还要大张旗鼓地庆祝。诺敏下令，今年的元宵节，是国丧除服、新君即位的好日子，太原要过得热闹一些。从正月十三到十七，全城观灯五日。要大张灯火，金吾不禁，让百

姓们玩个高兴，玩个痛快。

下边的人听到这消息，当然也很兴奋。说实话，国丧大礼把人们拘得很苦，现在巡抚大人发了话，人们觉得好像是囚鸟出笼，猴儿开锁一样，个个都是眉开眼笑。十里长街上，彩灯高照，画坊连结。各式各样的花灯争奇斗艳，灿若繁星，把太原装点成了一个火树银花的不夜城。

田文镜为什么会碰上这样的倒霉事呢？说起来也真是巧了。他的差使原来是到年羹尧那里去宣旨劳军，并且让年羹尧进京述职的。可是，他回来路过山西阳泉县时，却看到了一件希罕事。守城门的兵士们正在对一个少女强行搜查，从她身上搜出了十几枚金瓜子。这金瓜子难得一见，兵士们就要把它没收充公。田文镜下了轿，本想问问就走，哪知，这一问竟引起了他的兴趣。原来阳泉县也欠了国库的银子，他们还不上，就堵着城门收税，想靠勒索过往的百姓，填上这个窟窿。田文镜又问那女孩子，才知道她名叫乔引娣，山西代县人氏，因受人拐骗又被一位过路的军爷救了，那军爷送她一把金瓜子，让她拿来当盘缠回家的。田文镜一算她说的时间，再看看这些金瓜子，便知道救了她的那位军爷，肯定是十四爷无疑。不是天家子弟，谁能有这金瓜子呢？田文镜上心了，便把乔引娣安置到钦差住的驿馆里，自己亲自到阳泉县库里去查。查来查去，果然查出了毛病。一个小小的阳泉县，竟有三万两银子没有充库！田文镜出京之前就知道，山西省早就申报了朝廷，说是全省的亏空已经全数归库，为此还受到了明令嘉奖，怎么还会出现这种事呢？于是田文镜便带上乔引娣回到了太原，和诺敏闹起了这场轩然大波。

诺敏岂能被田文镜吓倒？这事马上就惊动了皇上。更可怕的是，田文镜在山西的藩库里查来查去，那里面的银子盈箱积柜，一两不缺。就连田文镜已经拿到确实证据的阳泉县，虽然有亏空，可是，邻县早就帮他们还清了。诺敏让田文镜看了债卷，又让他到库里去点了银子，都足以证明山西省是个货真价实的无亏空省！

诺敏高兴了，可是田文镜却傻眼了。且不说当今皇上最讨厌京官在外边惹事生非，也不说诺敏有年羹尧、年大将军这样的硬后台。单说自己，一个小小的四品京官竟敢和诺敏这位封疆大吏对抗，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。他从藩库里灰溜溜地出来，只觉得眼睛发黑头发晕，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。昏昏噩噩中，他走到一家面馆坐下，要了一碗刀削面和一斤酒，独斟独饮，借酒消愁。忽然，一个大丫头模样的女子来到面前，浅施一礼说：“先生可是田大人？”

田文镜一愣，醉眼迷离地看了一眼那个姑娘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田某。”

“哦，我们家主有请您到那边雅座里坐坐，说有事相商。家主腿脚不便，不然地话，他就亲自过来了。他说，您老一定会赏光的。”

田文镜更是不知所云了：“你们家主？我在山西没有熟人哪。他是哪位，你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家主说，只要您老去了，便什么都不用说了。田大人，请吧。”

田文镜只好站起身来，跟着那个大丫头来到了雅座，仔细一瞧，上坐的那人确实不认识。可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就走啊，便抬手一揖说：“在下田文镜奉召前来，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，有何见教之处。”

“来来来，请坐下说话。在下邬思道，因有残疾，不便行礼。”说着向后边一指，“这两个女人都是我的夫人。哎，你们傻站着干什么，快过来给田大人敬酒呀！”

那被称作夫人的两个女子连忙上前，每人倒了一杯酒，恭恭敬敬地端了上来。田文镜觉得接也不好，不接也不好：“哎呀呀，真是不敢当。请问两位夫人，哪位为长，哪位为次？”

邬思道笑了：“文镜先生，你这话说差了。我从不纳妾，她们既然同是小可的内人，何必一定要分出大小呢？娥皇女英，不也是千古美谈嘛。”

“好！既是先生如此说，我也就不见外了。”他接过两位夫人的酒杯来，一饮而尽，“请问先生在哪里高就？召田某来此，有何吩咐？”

邬思道微微一笑：“不敢，小可现任山西巡抚衙门的幕僚。与文镜先生这堂堂的户部郎官、钦差大人相比，自然是高攀不上。可是，你瞧，我左拥右抱，吃酒玩乐，不是也活得挺自在的吗？”

一听说面前这人竟是巡抚府中谋士，田文镜不由得心里一惊：他难道是来窥探我的行踪的不成？好啊，你诺敏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这次我输也要输得堂堂正正，不能让你的这个寄人篱下的小人看扁了，想到这里他牙一咬说道：“啊，真是失敬得很。原来先生是背靠大树啊，怪不得你这样潇洒。那么，你打算怎么消遣我呢？”

邬思道放声大笑“哈哈哈哈哈……田文镜，你竟是这样看我的吗？想我邬思道少年求学，中年出道，虽有残疾，却在公衙廊宇中悠游了几十年。不敢说事事顺遂，却也从来没有见过比邬某更强的对手；我虽爱财色，也并无冻饿之忧。我之所以请你来叙谈叙谈，是看到你正在难中，想拉你一把，救你脱出牢笼。也想依附你的名下，帮助你成就一代功名。区区苦衷，不过如此。怎么，你竟然不肯相信吗？”田文镜惊住了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大言不惭的人看了好久。只见他虽然穿着华贵，却一脸的庄重肃穆。他雍容大度，带着不同寻常的精明和干练，眉宇之间，又显出高出常人的气质。别看他出来吃酒还带着两个夫人和一个丫头，也别听他口口声声谈酒论色，可是他绝不是个酒色之徒。他款款而谈，自尊自重。既没有盛气凌人的狂妄，更不是衙门中常见的那种阿谀奉承的小人。田文镜心中一动：嗯，也许此人能帮我解开心中的疑团？便说：“邬先生，您大概还不知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处境。你在诺敏那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，为什么要到我这个是非窝里来，担惊受怕、朝夕不得安宁呢？”

“是啊，我在他那里确实很舒服。论月俸，我是头一份。而且因为我有残疾，还因为事先说好了的，我不愿意干的事情，可以不干。你瞧，这样的美差我上哪儿找去？可别看他诺敏现在得意，但那是一座冰山，正面临着灭顶之灾！你如今的处境，我也完全知道。对于山西省的亏空，你奏而不实，查而不明，正在进退维谷捉襟见肘之时，也正需要人来帮助。这就是天赐我的大好时机。我不趁此良机别就而来找你，难道还能有其他选择吗？”

田文镜愣了好半天没有出声，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这件事的利害：“邬先生，你的这份情我是一定要领的。可是，我眼前就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跳不出的盘丝洞。我，我自己尚且找不到出路，怎么敢再连累你呢？”

“不，你说得不对！你是被诺敏的虚张声势给吓住了，也是被眼前的迷团蒙住了双目。

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山西的亏空天下第一，只是你不得其门而入罢了。诺敏此人，好大喜功，务虚邀宠，玩弄权术，自欺欺人。可是，他能欺得了一时，欺不得永久，欺得了小民，欺不了圣上。当今皇上英明睿智，聪察乾断，以诺敏这种小人伎俩，岂能终邀恩宠，又岂有不败之理？”

邬思道侃侃而谈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也说得田文镜不得不服。可是，他还是不能痛下决断。这个人我过去从未见过，焉知他不是诺敏派来诱我的呢：“邬先生，学生听你论道，获益良多。但你的话究竟有几分可靠？诺敏是当今天子驾下的第一信臣，而你却说他不过是一座冰山，又有何根据呢？”

邬思道冷笑一声说：“哼，他那里如果不是冰山，我还不走了哪。我这个人虽然身有残疾，喜酒好色，但我却自负文才，不肯自弃。我敢断定。诺敏是逃不过覆灭的命运。只是你见识短浅，不愿相信，我又怎么能帮得上你的忙？”

听他说得如此肯定，田文镜不能不买账了：“先生，田某实言相告，山西藩库里的账目和所存银两，我反复查对了三遍，都毫厘不差。如果说他们是作弊，那手段也真可谓是天衣无缝了。我现在已经陷入了绝境，请先生有以教我，田某终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。”

邬思道笑了笑说：“不要说这样灰心丧气的话嘛，你何至于就身陷绝境了呢？”他看着田文镜正在专心地听他说话，便话锋一转说，“我不要你对我感恩戴德，但我这人有个毛病，‘酒色财气’四个字里，我占了三个。除了不爱生气，我是酒也爱，色也爱，财嘛，我更爱。咱们不妨约定，如果我帮你打赢了这场官司，你从此得以升迁，那么你放了知府，每年要给我三千银子；升了道台，每年五千；要是能够开府封疆，我每年要收你八千，你肯答应吗？”

田文镜会算账，三千、五千、八千，都不是小数目，他可真敢要啊！可是，没准他真是有本事的人呢？何况我现在还说不上升迁，能逃过这一关就是大幸了。他不错眼地把邬思道看了好大半天，才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来：“行！”

“君子一言？”邬思道寸步不让。

“驷马难追！”田文镜也眉头不皱。

“好、成交！”邬思道回头看看他的两个妻子说，“听见了吗，咱们就要交好运了。田大人，既然你痛快，我也绝对不让你失望。请问：你查过藩库，见到银子了？”

田文镜一愣：“那还用你再问？我都查了三遍了。库中的银账相符，分毫不差。”

“银子也都拆开看过了？”

“我全都看过，也全都数了。”

“银子是什么成色的？是京锭，台州锭，还是别的？”

田文镜略一回想：“嗯，都不是。大约只有三十万两左右是台州铸造的，其余那些则全都是杂色银子，总数是三百多万两。”

邬思道笑着把手中时刻不离的折扇一合，放声笑道：“哈哈……田大人，你现在明白这其中的缘故了吧？按制，地方官收上来银子以后，要回炉重铸，才能申报户部并入库封存。山西既然向朝廷报了‘火耗’，那他们入库的银子就应该是台州纹银，而且只能是台州纹银。可是，你见到的却大部分是杂色银子，这里面可有学问哪……”

田文镜还没有听完，就清醒了过来：“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！这明明是诺敏为了应付上边的查看，才从别处拿来凑数的。如此看来，库中的银子实际上只有三十万两。那所谓的‘山西全省无一亏空’，原来全都是骗人的鬼话！”他站起身来向邬思道一躬说：“多谢先生教我，咱们之间的约

定，就从此始。”说完两眼直盯盯地瞅着邬思道，似乎是在等着他的回答。

邬思道轻摇折扇，也在笑咪咪地看着田文镜。他没有说话，也没有任何表示。田文镜只觉得自己好像是见到了一位既熟悉又生疏的朋友。说熟悉，是因为邬思道的言语中，充满了亲切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敌意；而说生疏，则是他那明亮的眼神里透出的，是莫测高深的神秘和不可预知的精明。田文镜还隐隐约约、模模糊糊地觉得，这个瘸子身上表现出来的，是一种令人难以言讲的恐惧……

十一回 此钦差叩见彼钦差 有理人反成无理人

山西巡抚诺敏的府衙里，今天晚上张灯结彩，喜气洋洋，觥筹交错，十分热闹。花厅里，一拉溜摆开了十张八仙桌。桌上各种菜肴琳琅满目，时鲜瓜果堆积如山，汾酒、竹叶青溢出扑鼻的清香。几十名身份不同的客人纷纷来到这里，欢度元宵，共庆胜利。有的是翎顶辉煌的官员，其中从布政使、按察使一直到各司道；有的则是穿着长袍马褂的一大群刑名、钱粮师爷。省城里的缙绅耆宿，当然也必须来贺节捧场。厅外还有一个戏班子，在上演着什么戏目。锣鼓锵锵，丝弦悠悠，旦角演员不断地向席上飞着媚眼，惹得那些酷爱拈花问柳的大小官吏眼花缭乱，心神不宁。诺敏坐在正中的位置上，他的身边，也围着几个妖艳绝伦的妇女。有的为他斟酒，有的陪他说笑。诺敏左揽右抱，嬉笑玩耍，真有春风得意，飘然欲仙之感。

就在他们这群人开怀畅饮，恣意纵欢的时候，厅外来了一小队兵丁。领头的是新任乾清门二等待卫图里琛。这个图里琛是康熙年间抚远大将军图海的孙子，因祖父的功勋，恩荫车骑校尉，跟着黑龙江将军张玉祥当差。张玉祥可不是个平常的人物，他曾是康熙身边的侍卫。那年，他因被猛虎吓破了胆，受到康熙皇帝的惩罚，被剥掉了花翎。受罚后他立志苦练功夫，苦练胆量。还让人在自己的背上刺了一个“耻”字，以决心洗雪耻辱。当清军在乌兰布通和葛尔丹对阵时，他赤膊上阵，断了一条胳膊，还拼命死战。因而又受到康熙皇上的表彰，被封为黑龙江将军。这位图里琛是张玉祥带出来的兵，也是个能拼敢杀的硬汉子。前不久，在对罗刹国一仗中，他带着十八名骑士夜闯敌营，斩将夺旗，威镇敌胆。雍正皇帝夸赞他是“铁胆英雄”，把他调到身边当了个二等待卫。一进宫，就立赐黄马褂，赏双眼花翎，掌管了乾清门皇上听政处的关防。这次他奉命来太原时，皇上曾秘密召见了。要他“先看人后传旨”和“观察晋省吏风”。他不懂皇上这一明一暗两道不同旨意是什么意思，但他知道这事是用不着他来操心的。皇上怎么说，他就该怎么办。所以刚才来时，他不准守门军兵向内通报，而是悄悄地进到了内院，暗地里观察着这里的一切。

图里琛看到，诺敏正在吃酒时，一个师爷上前来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一些话。诺敏眉头一皱说：“哼，这个邬思道竟敢吃里扒外——不过，他是年大将军和李卫荐来的人，暂时不理他，看他有何动静再说吧。哎，那个田文镜养的小婊子抓到了吗？”

师爷忙说：“回抚台，抓到了。嘿，还真的是个尤物。大帅要不要叫她过来，陪着您玩玩？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我怎么能去拣田文镜的破烂？让人把她关到后面耳房里，等处分田文镜的旨意到了，连人证一起解往北京。”

诺敏和师爷的谈话，外边的图里琛虽然听不见，可是两人忽而咬牙切齿，忽而又面带狼褻的情景，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回头对跟来的亲兵递了个眼色，那亲兵上前一步，高声喊道：“钦差大人到——”随着这喊声，以图里琛为首，一群兵丁闯了进来。其中一个大声说道：“御前带刀侍卫图里琛前来宣旨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。着诺敏跪接圣旨！”

唱戏的不唱了，听戏的也不听了，大厅里所有的人都跌跌撞撞地往外边跑。诺敏快步来到钦差面前跪下：“臣诺敏不知天使驾到，未曾迎候，请钦差大人恕罪。卑职敬请大人稍候，待我更衣。来人，摆香案！”

图里琛趁着这个机会也穿上了黄马褂，正中站定：“诺敏接旨！”

诺敏一甩马蹄袖，上前跪下：“臣诺敏恭请圣安，谨聆皇上训示。”

图里琛站在上边说了一句：“圣躬安！”就开始宣读圣旨。这圣旨长篇大论，无非是夸奖诺敏如何能干，如何忠心等等。最后说：“诺敏实为天下第一抚臣，其他各省督抚皆应效法。着诺敏加尚书衔，赏单眼花翎，以资奖励。钦此！”

诺敏听完，连连叩头谢恩，说道：“臣诺敏有何德能，蒙皇上如此褒奖？臣只有更加努力，治好三秦，以报圣上知遇之恩。”

图里琛放下了钦差大人的架子走下来说：“圣上宵旰焦劳。一心求治，望诺大人不负圣上栽培，也不负年大将军的举荐。”他向周围看了一眼，“哎，诺大人，把你的客人们都请回来吧，大家也都见见面嘛。田文镜呢？他今天没在这儿吗？”

刚才被赶出去的人又都纷纷回到厅里。诺敏请钦差在正中坐下，这才说：“回钦差大人，田大人几天来一直忙着在藩库里清点银两账目。今日已经清点完毕，听说他上街看灯去了。”

“哦？听诺大人说话的口气，好像并不在意田文镜来挑剔山西的政务？”

诺敏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！这事说来话长。山西多年的积欠，我到任后不到半年就全部归库，难免不引起别人的妒忌。田大人在这里帮我查清了银两账目，也为我消除了闲言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。再说，我与田大人同为一朝臣子，同事一代圣君，又没有宿冤旧仇，他就是说了什么不当的话，我也懒得和他计较。只不过，这位田大人虽然认真，可行为却不大检点。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女子，养在驿馆里。闹得省城里风短流长的，很不好听。所以下官刚才把那个女子带进府里，暂时看管。请大人示下：这女子当如何处置呢？”

图里琛一笑答道：“这是你巡抚职权里的事嘛，你自己瞧着办吧。田文镜和你为了山西亏空的事打官司，惊动了朝野，谁还有心思来管他这风流罪过呢。啊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诺敏连忙说：“是是是，钦差大人说得对。其实，我也并不想和田大人过不去，可是他不肯放过我，我也只好奉陪了。幸亏圣聪高远却明察秋毫，不然的话，让田文镜这样折腾下去，我头上这个‘冒功邀宠’的罪过，可是洗雪不掉了。”

两人正在这里谈话，却听外边又是一声高喊：“田文镜前来拜会钦差大人！”

众人正自惊异不定地往外看时，田文镜已经大步走进了花厅。只见他

带着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左顾右盼了一下：“嗬，这花厅里可真热闹啊！钦差大人是在这里吗？”

诺敏忙上前来：“田大人，请看，上坐的就是钦差大人。”

“那好啊。请钦差大人正位，容我田文镜叩请圣安。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“啪，啪”打下了马蹄袖，翻身跪倒：“钦差西路宣旨使臣田文镜叩接钦差山西宣旨使图里琛！臣田文镜恭请圣安！”

在座的人们一听，全部愣住了，“钦差叩接钦差”，“宣旨使叩按宣旨使”，“西路宣旨使叩接山西宣旨使”。这事儿要不是今天亲耳听到，大概谁也难以相信。有人想笑，可又不敢笑。看上边站着的图里琛时，只听他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圣躬安！图里琛愧领你的大礼。”

不过，你先别忙起来，有奉旨要问你的话。”

田文镜忙又磕了个头说：“臣恭聆皇上圣谕！”

“奉旨问田文镜：尔到西大营年羹尧处传旨，系奉专差，并无沿途采风之旨意。尔何故无事生非，干预地方政务，妄奏诺敏贪功邀宠、取媚当今？难道朕是可欺之主吗？”

田文镜从容不迫地叩了头说：“臣田文镜回皇上问话：臣此次所奉本系专差，但臣原来在户部时已屡蒙严旨，限期清理山西、直隶、山东、河南诸省财政，此旨意已记档收存。是以臣过问山西亏空一案，并非以钦差身份横加干预，而是以户部司官身份查看山西藩库。臣与诺敏地位悬殊且并无私怨，正因主上乃英明之君，臣才不敢渎职轻纵，乞圣上烛照洞鉴。”

诺敏听了田文镜这话气得牙直痒痒。心想，你怎么早不说你是以户部司官的身份来查库的呢？但现在图里琛正在代表皇上问话，他却不敢插嘴。图里琛也被田文镜的答辞闹糊涂了。但他是奉旨问话的钦差，却只能问话而不能停下：“皇上问你，山西全省的亏空早已补齐，尔又要查看，可曾查清？”

“回圣上，臣已查清。藩库银账相符，毫厘不差。”

图里琛勃然变色：“田文镜，既然藩库银账相符，足证明朕用人有方，鉴人不谬，诺敏确实是天下第一抚臣。问尔田文镜，尔无端污人名节，是何道理？尔谎言欺朕，又该当何罪？说！”

听了这话，田文镜突然觉得心里一寒。他和鄂思道部万万没有想到，雍正皇帝会问得这样刁钻狠毒，也万万没有想到皇上对诺敏会袒护到这种程度。他不敢再为自己辩解了，再多说就是对皇上的不敬了。他磕了个头说：“臣愚昧。诺敏确实是‘天下第一抚臣’。皇上问话，臣无言以对，伏惟圣裁。”

图里琛断喝一声：“来！革掉田文镜的顶戴！”

图里琛带来的两个亲兵，闻令快步走上前来。田文镜却把手一摆，自己从头上摘下顶戴来，双手呈了上去。

图里琛从上边走下来，拉起田文镜说：“文镜兄，你不要这样懊丧嘛。办砸了差事，被摘掉顶子的人多着哪。以后只要干好了，皇上还会有恩旨的。来来来，我为你压惊。”说着把田文镜硬拉到桌旁坐下，亲自为他倒了一杯酒。

诺敏也赶来凑趣：“文镜兄，放宽心，权把这事当成一场噩梦算了。来呀，你们也都不要干坐着，给钦差大人和田大人敬酒啊！”

田文镜胸有成竹，并无丝毫的恐惧，也没有放下笑容。凡是过来敬酒的，他都来者不拒，一饮而尽。图里琛在一旁看了不禁暗自称赞，好，是个

人物！

诺敏一声令下，院子里的爆竹震天响起，早就准备好了的焰火也放了起来。此时已至中夜，但见明月如辉，光照大地，焰火喷出来的彩霞，绚丽缤纷，这一群各怀异心的人坐在一起吃酒赏月，也确实是别有情趣。

今天最高兴的人大概就数诺敏了。皇上这一道诏谕颁下，‘天下第一抚臣’的名号将不胫而走，响遍神州。自己现在就已是二品大员了，以后超升的机会还能少得了吗？他兴奋地大喊一声：“哎，我说你们不能总这样枯坐着喝酒啊？谁会讲笑话就来一个，给钦差和田大人解解闷！”

山西的这些个官员，都和诺敏休戚相关，他们明白巡抚大人的心意，于是马上有人就站了出来：“我来给二位大人说个笑话。”他看了一眼田文镜，“这可是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的一件事。那年我进京赶考的路上，错过了宿头，睡在一个大树林里。半夜时分，忽然听到一阵悲悲切切的哭声。我心里奇怪，便走过去问他：‘你哭什么呢？’那人说，‘我是个举子，可是，命运不济，连考了三场却场场名落孙山。你看，这就是我写的文章，哪一点不好？分明是考官瞎了眼嘛。’我接过文章一看就忍不住笑了，那文章写得简直是狗屁不如！”

我刚要点拨他两句，可是，一抬头，人不见了。我这才知道自己是遇见了鬼，吓得我半宿都没再合眼。”

又有一个人走了上来说：“你讲鬼，我就给你说人，这也是个真人真事。我们村里有个财主，是个守财奴。家里金山银海，又怕别人知道了，就自己悄悄地换成银票，埋在墙角地下。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心血来潮，想扒出来看看，哪知却全被耗子咬成了碎片！他一气之下，上吊死了。临死前留下话说：‘早知如此，我当初为什么不捐个官当当呢？’”

这两个笑话一点都不可笑，坐在上边的钦差图里琛心想，这也能算笑话？可是，他想起临来时皇上要他“观察晋省吏风”的嘱咐，所以他尽管对席间的谈话很是反感，却只是“观察”，并不说话。田文镜当然知道，这故事全是编出来给他听的。因为他就是三进考场，屡试不第，才花钱捐的官。他也知道，自己在山西折腾了这么多天却一无所获，这里的大小官员早就把他恨之入骨了，这是要赶他走哪！可是，他心里有数，不但不怕，还笑了笑说：“好，讲得真好，田某受益匪浅。我也想给大家说个真事：刚才田某到这里来之前，已经用我的钦差关防把山西的藩库封了。你们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笑得起来。”

他说得很轻松，但就是这么一句话，却如春雷炸响，惊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诺敏更是变貌变色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他一声咆哮：“田文镜，你大胆！藩库乃国家重地，你你你，你有什么权力这样做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，诺大人，你何必这样不安，又何必这样害怕呢？”此刻的田文镜显得十分平静，“我还想给诸位透个信，三天之内，山西藩库里的银子将全部解往南京重铸。这，大概也是你们谁都没有料到的吧？”

“姓田的，你太不识趣了！”诺敏忍无可忍了，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查封藩库是要请圣命的？你眼里还有没有皇上？这些天你在山西胡作非为，本抚念你是位钦差，对你敬若上宾；如今你摘了顶戴，也还是个听候处分的官员。所以才对你一让再让，今日还留你在这里吃酒。可是，你竟丧心病狂，无端搅乱我山西政务。我非参你不可，不但参你诬陷大臣，还要参你嫖娼狎妓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你养的那个婊子现在还在我手中哪。来呀——撤座！”

外边兵丁闻声而入就要动手。可是，田文镜已经站起身来，一脚踢开身边的椅子：“好好好，来得好！我正要告诉你们，我已用六百里急报向皇上报告了这里的一切。乔引娣是我手中的人证，她要是受了欺辱，或是发生了意外，你诺敏是逃脱不了责任的。刚才你说我丧心病狂，这话说得好。但真正丧心病狂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这一伙胡作非为，欺君罔上的人。今日发来的邸报中，万岁爷严旨重申：各地督抚，须得凛遵万岁枢前即位时的诏书，为圣祖爷心丧三年。可是，这太原城里却爆竹喧天，焰火怒放。圣祖驾崩尚未满三月，他的灵柩还停放在内官，你们这是庆的什么？又是在为谁庆祝？万岁明令全国官吏，一律不准听戏，也不准叫堂会，可是你诺敏竟敢把皇上谆谆教诲置若罔闻。这座花厅里不但有戏班子，有歌妓，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女人。学生要问一问诺大人，这就是你的忠心，你的德政吗？告诉你们，我田文镜这次来就不走了，我宁可不要官职，不要性命，也非要查清山西这件大案不可！”

十二回 封藩库诺敏乱阵脚 获赃证贪官变囚徒

田文镜在山西巡抚诺敏的花厅里当众宣布，他已经用钦差的关防封了藩库，并且贴出告示，说凡是缙绅商贾与藩库有银账往来的，限三日内全部结清。三天以后，藩库里的银子就要解往南京，重新熔铸。诺敏气急了，诺敏手下的那些大小官吏也都急疯了。

田文镜所以敢这样做，可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他能够凭空想出来的。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了，在这段时间内，他三查藩库，都毫无所获。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方法不对，路子不对！但是，今天他遇上高人了！这位高人，就是那位瘸了腿的、以酒色自娱障人耳目的邬思道，邬先生。诺敏可以说是手段高明，他瞒过了山西的官员，瞒过了皇上，甚至能瞒过天下人的耳目，但是，他却瞒不了这位邬先生。

邬思道这人，可是熙雍两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。二十八年前康熙盛世之时，在南京举行过一次南闱科考。因为试官们贪污受贿，该取的没取，不该取的却高中榜首，引发了举子们闹事的风波。几百名考生抬着财神冲向贡院要打考官，吓得这些作威作福的官员狼狈逃窜。这件轰动熙朝的一大丑闻，康熙本来想大开杀戒，把与此案有关的二百多人全部正法的。可是，又考虑到那样做会牵动朝局，引起不安。这才杀掉几个为首的，其他的人也分别受到不同的处分。当然，康熙皇帝也没有饶过带头闹事的考生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这位邬思道。他受到了通缉，但是他跑了，躲起来了。后来太后薨逝，大赦天下，邬思道又遇赦还乡。几经周折，又被四阿哥胤禛收留，成了辅佐四王爷胤禛登上皇位的主要谋臣。雍正即位后，本来想重用他的。可是他说，自己身有残疾，有碍观瞻，要求退归林泉，遨游天下名川大山。雍正岂肯答应，于是，由雍正的书僮，现在也当着官的李卫和年羹尧秘密出面，把他举荐到诺敏这儿当了幕宾。这一切诺敏并不知道，他是因为这位邬先生来头太大，才不敢惹他的。可诺敏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位邬先生竟成了他诺敏的掘墓人！诺敏那两下子，能骗过田文镜，骗过皇上雍正，却怎么能骗得了邬思道？邬思道扳倒了诺敏，回头又傍上了田文镜。

他还和在诺敏那里一样，刚见面就狮子大张口，向田文镜提出了高昂

的身价。田文镜不答应也得答应，谁叫人家比自己能耐呢？因此又引发了许多可歌可泣、可叹可悲的故事。不过，这些只能留待以后再详细地告诉大家了。

话说田文镜拍案而起，怒斥诺敏，把在场的山西官吏们惊得呆住了。田文镜趁此良机，转过身来对图里琛说：“图大人，田文镜有机密大事，要请大人代我奏明当今。”

图里琛一直在察看着他们之间的言谈举动。他瞧不起诺敏的作派，但对田文镜擅自封库一事也很不满意。现在听田文镜要和他谈话，便说：“有话请讲。”

“不，事关机密，请大人让这里的闲杂人等都回避一下。”

此言一出，又引起一阵更大的惊慌。今天来这里赴宴的人们，两次遇上钦差，也两次被当成“闲杂人等”从大厅里撵出来了。但是，这次却与上次不同。人们唯恐走得不快，尤其是那些到这里捧场的绅商富户，一出花厅就找借口溜之大吉了。他们都是诺敏的债主，也是诺敏的债权人。田文镜已经宣布了封库的消息，他们就得快些回家向亲朋好友们送消息，让大家拿着债票来巡抚府衙门里兑换银子。慢了一步，田文镜把银子解走，他们手里的债券就一文不值了！不过，山西的大小官员们可都不敢走。一来，钦差还在这里，提前开溜就是藐视钦差、藐视皇上，那是要依律论罪的；二来，他们也不想走，他们都是“是非中人”，谁知道今晚这事会是个什么结果呢？从田文镜刚才的话里，他们已经感到了透骨的寒意。他们也瞧见图里琛带来的那些亲兵们，不待吩咐，早就把这座花厅包围得水泄不通了。

图里琛和田文镜在里面说了很长时间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外边的人谁也不知道。等啊，等啊，二位钦差终于谈完了，出来了。诺敏赶快迎了上去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二位大人辛苦，要不要再重新换桌酒菜？”

图里琛没有理他，却一声断喝：“来呀！”

从京里来的皇宫侍卫们，整齐地答应一声“扎！”跪到了他的面前。

图里琛吩咐：“今天来到这里的官员们，都不准擅自走动。更不许离开府衙。请大家暂在西边那个小厅里休息，等候传唤。”他一指跟来的亲兵们，“你们给我看好了。”回头又对诺敏说，“诺大人，你请跟我来。”

田文镜趁机向图里琛一拱说道：“图大人，下官告辞了。”说完回头就走，看也不看一眼身旁的山西大员们。

诺敏心中“嘭嘭嘭嘭”地一直在打鼓。心想，不好，今晚可能要坏事！可是，钦差图里琛已经在前边走了，他也只好紧紧跟上。进了花厅，宾主客客气气地让座坐下。诺敏站起身来陪着笑脸说：“卑职有下情要禀报钦差大人：今天夜里太原全城出动观灯，是有些不大合适。可是，灯火既然点着了，就很可能要出点事故。比如说，一旦走水，就很可怕。您看，下官是不是要派个人去关照一下？”

图里琛知道，他这是要布置人马拦截要账的人。便说：“哦，不必了吧，你不是在闹市里安排了人吗？来来来，今晚难得这样清闲，我们又是初次见面，趁此机会好好叙谈叙谈也很好嘛。哎，你站着干什么？坐呀，你看，你站我坐，这不大好嘛。”

接着，图里琛就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诺敏说起了家常。说他怎样跟着黑龙江将军张玉祥打仗，哪一次打的最苦，哪一次受了什么挫折，哪一次又大获全胜；说他爷爷在世时，如何受到圣祖皇帝的重用；说爷爷和周培公当年

怎样陈兵西凉；说周培公怎样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，说降王辅臣，骂死汪士荣的那传奇般的经历；还说周培公怎样在东北布置了天罗地网的工事，使罗刹国望而生畏……。诺敏此刻哪有闲情逸致去听他说这些呀。他一会儿站起，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又围着花厅焦躁地来回踱步。图里琛看了也不理会，还是竟自说着那些没有一点用处的闲话。突然，一个兵丁从外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一边跑一边还大声喊着：“巡抚大人，不好了，城西走水了！，，

听到这声喊，诺敏好像见到了救命菩萨一样，机灵灵站了起来：“图大人，请恕卑职不恭，卑职要去察看火情了……”

图里琛哪能让他溜掉啊：“哎——这点儿小事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？”他回头对报信的兵丁说，“你传巡抚大人的令，让附近的军士赶快到火场去。一定要尽快扑灭那里的火，不许火情再蔓延。去吧！，，

诺敏突然跳了起来，大声叫着：“慢！”他回过头来，狰狞地盯着图里琛：“图大人，你要假借钦差的名义扣留我吗？”

“哎？诺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我怎么听不懂啊？”

“你，你，你太小瞧了我诺敏了！告诉你，我是封疆大吏，二品顶戴，你怎敢对我如此无礼？你怎敢扣下我这山西巡抚治下的文武官员？我要立刻动本参你！，，

图里琛笑着说：“诺大人，你不要这样嘛。我只不过要让你和你的属下，在这里安安生生地呆上两个时辰，有这两时辰就足够了。你现在不是不明白吗？来来来，请坐下，消消气，听我告诉你。”图里琛把诺敏硬拉过来按到椅子上，“我刚才和田文镜约好了，他让我给他两个时辰的时间。说只要有这两个时辰，他一定能揭开山西清理亏空的秘密。他这个要求，我已经答应了，现在怎好再反悔呢 y

诺敏暴跳如雷：“你，你们这是通同作弊！田文镜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已经被摘了顶子，我还怕他什么？请你转告田文镜，今天如果火势不能扑灭，太原有一点损失，我就要请出王命旗斩了他！，，

看到这个情景，图里琛心里已完全明白。他平静地对诺敏交底儿了：“大人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田文镜是这样和我说的。他说：今天他在您的宴席上宣布，说他已封了藩库，还说要在三天之内，将库存银两全部解到南京。其实，这是吓唬人的，他这是在敲山震虎。据他说，今晚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，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的。到明天天一亮，凡是手里拿着借据的人，也都会蜂拥而来的。至于国库里的银子是从哪儿借来的，他们手里的借据又是谁开的，那就不难查明了。我觉得，田某这样做也不无道理。这对于您这位巡抚大人，不也是件好事吗？你不是和我说过，说田文镜帮你洗清了‘冒功邀宠’的罪名，你对他感激不尽吗？现在田文镜干的，正是为了给你彻底地洗清罪名，你又何乐而不为呢？”

府外已经传来了第一声鸡叫，天就要放亮了。天一亮，山西的绅商大户们全都要来向他诺敏索命，诺敏想坐也坐不住了。最后关头已经来到，他要孤注一掷了！只听他向外边大喊一声：“抚衙的人呢？都给我进来！”

外边守卫的军士们听见叫声，知道是这里出了事，手执刀剑长矛冲了进来。图里琛稳稳地站在门口，冷笑一声，轻轻地对他带来的亲兵们说：“你们，把自己的上衣脱掉。”

这群人二话没说，“唰”地脱光了衣服，露出了赤裸的膀子，也露出了上边的累累伤疤。这些伤疤，有枪伤、剑伤、刀伤、箭伤，还有些伤是被火

烧的。图里琛指着他们笑着说：“大家都看见了吧，这就是我带的兵！他们都是身经百战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也都是经过了血与火的锤炼，见过一些大世面的人。我身上也有些和他们相差不多的伤痕，可是，我现在穿着皇上赏给我的黄马褂，如果脱了，那就是对皇上不敬。不过你们可以看看我这里，”说着他把头一偏，露出了脸颊上那道长约四寸的大疤，“这是敌人赏给我的一点记号，也是我永远也忘不掉的纪念。还好，那个凶狠的罗刹国贼子，刀头上的功夫太差，没能把我砍死。我有了今天，也才能在这里开开眼界，见识一下咱们大清国山西巡抚治下的勇士们。有种的，你们就来吧！”

谁敢来？这些亲兵脱光膀子以后，把在场的人全都吓呆了。其实，图里琛刚一露面，诺敏就瞧见了他脸上的大疤，不过，他没好意思问，也没来得及问。现在出现了这种局面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他偷眼瞧瞧院子里，只见晨曦微透，五更将到，再也等不得了。他抗声说道：“图里琛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我要是立刻出去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”

图里琛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可以，你是开府封疆的高官，也是天下第一抚臣嘛，你愿到哪里就到哪里。可是，你的一举一动必须在我的兵士监督之下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皇上把我们这些人从万马军中挑选出来，充实宫掖宿卫，又称‘粘竿处’卫士，不是让我们吃闲饭的。

我这个钦差若是不能秉公办差，连在他们面前也是交代不了的。”

诺敏抓住话柄了：“什么，什么？你们是‘粘竿处’的？哈哈，那很好啊。粘竿处到底是干什么的，你不说在下也明白。不就是在暗地里监察百官的行动的么？不就是飞来飞去的蒙面人吗？当年圣祖皇帝即位之初，就曾三下诏谕，痛陈明末太监干政、厂卫祸国的史训，下令撤裁了暗地监察百官的十三衙门。你们这个‘粘竿处’难道不是十三衙门和厂卫的变种？你刚才说田文镜和你商量好了，要‘敲山震虎’。我看你们这是虚张声势！别人可能会怕你，可我山西不怕你们讹诈。你钢刀虽快，可也杀不了我无罪之人。”

图里琛脸色铁青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诺敏，我原来以为你还是清白的，现在我看清了你的嘴脸。我也有句话要对你说：‘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’。你不是说我钢刀虽快也杀不了你无罪之人吗？我回你一句：我刀快不怕脖子粗！至于你说‘粘竿处’就是前明的东厂和西厂，咱们也犯不着在这里较真，等以后你自己去和皇上辩明是非吧。再说，我也不是以‘粘竿处’的身份来过问你山西政务的。我是以钦差宣旨使的身份，来查明山西到底有没有亏空。如果有，为什么不向朝廷申报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要百般袒护？你应该知道，当今皇上不是可欺之主！诺大人，你想想明白了。”明代的太监干政，阉官祸国，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是出了名的。所谓的“东厂”、“西厂”、“锦衣卫”等等，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百官们的言行，和百姓们的家长里短的闲事。探查之细令人吃惊，行动之快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。尤其到了明末，厂卫势力更加猖獗。常常缇骑四出，到处逮人。有的人在半夜里被抓、被关，甚至被砍了脑袋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，只要一提东西厂、锦衣卫，前朝的人谈虎色变，无人不怕。雍正皇帝早在即位之前，就在自己的雍王府里蓄养了一批武士，并起了“粘竿处”这个名字。即位以来，这个秘密的“粘竿处”公开了，成了内宫侍卫的一部分。但是若把它和明代的“厂卫”相提并论，在那时是谁也不敢说的。今天诺敏大概真是急了，疯了，不要命了。就凭他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雍正皇帝也不能饶他。

十三回 急功利苦酒自酿成 怒火升秽言怎拟诏

就在图里琛和诺敏争论的时候，突然，大门被撞开了，田文镜手里抓着一大把借据奔了进来，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：“拿到了，我拿到了。图大人，你快来看哪，诺敏的罪证全在这里，我可掏出他的牛黄狗宝了！说来也许骇人听闻，山西全省二百九十七名官吏，上下其手，左右联络，表里为奸，欺蒙朝廷，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！古人说‘洪洞县里没好人’，今天我要再加上一句凑成一联：‘山西省内皆贪官’。诺敏，你听参吧！”

图里琛参劾山西巡抚诺敏的奏章，只过了三天，便递进了上书房。它一来就引起了上书房大臣们的惊惧，因为这件事太大了，大得张廷玉、马齐和隆科多他们不敢擅自作主。雍正皇上的脾气大家不是不知道，他刚刚下诏表彰了诺敏，还破例地把诺敏封为“天下第一抚臣”，这才几天哪，诺敏竟然成了“天下第一贪官”。这弯子拐得太大了，大得让人们怎么也想不通。上书房大臣们都在想，这个图里琛可真是是个愣头青，你怎么单单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放这么一炮呢？让皇上见到了这个奏折，他能够接受得了吗？依隆科多的意思，是先把这奏章压上那么几天，等皇上哪天心情好的时候再呈上去。可是，张廷玉不赞成。说那么做谁来承担“隐惹不报”的责任？

几个人正在议论，张廷玉突然看见八爷来了。张廷玉知道，八爷是和皇上拧着劲儿的。

他一旦看到，那是一定要管、要问的。他一管，说不定会招惹出什么麻烦。他连忙把图里琛的奏折，压在了一大堆文稿下边。可是，张廷玉尽管聪明多智，他还是没有看透。别看八爷平日里很少到上书房来，他今天却正是冲着诺敏的事才来的。这件事他一定要管，而且他还要看看，当了皇上的四哥，将怎么下这个台阶。

正好皇上派人来传旨叫他们进去，几个人便一同来到了乾清宫。进去一看，原来年大将军回来述职来了。年羹尧如今已经是西路大将军了，他是皇上名下的奴才，也是皇上嫡系中的嫡系。年羹尧的妹子已经成了贵妃，他的身份也就成了皇舅。要不，雍正怎么会那么信任他呢？张廷玉他们几个进去的时候，皇上正和年羹尧说着在青海用兵的事。只听皇上说：“年羹尧啊，朕用兵的决心已定，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行了。如今普天下的官吏，不贪不占的人不多。你是带兵的，你那里到底有多少兵员，你要给朕报个实数，让朕心里有个底儿。

这是要打仗，你可不能光顾了吃空额啊。”

年羹尧连忙回答：“主子爷这样说，奴才可担当不住。奴才一直在主子眼皮子底下，别人谁都可以欺瞒不报，可奴才却不能有丝毫的隐瞒。奴才那里实有军兵九万四千零七十三名，与兵部报上的数额完全相符。奴才是万岁一手调理出来的人，万岁又委奴才以如此重任，奴才怎敢胡作非为？”

“唔，话不是这样说的。你也知道，康熙五十七年朝廷也曾向罗布藏丹增用过兵，可是却打了败仗。那一仗，六万八旗子弟片甲不回，朝廷是赢起输不起了啊！刚才你说，罗布丹增的人马号称十万，朝廷不能对他掉以轻心。你下去和十三爷商量一下，该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既然是一定要打，就要打

出个样来。要兵，朕就给你调兵；要饷，朕就给你筹饷。你不要辜负了朕的期望，好歹要给你主子争个脸回来。你，跪安吧。”

年羹尧起身长跪在地，干净利落地叩了三个头，大声答应说：“主子放心，奴才一定要为主子挣脸！”

从年羹尧在这里说话的时候，隆科多就一直在旁边看着他。隆科多过去只和年羹尧见过一面，但却早就听说过，年羹尧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隆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，是老舅；而年羹尧是皇上的大舅，是舅兄。大小两位“国舅”又都是军兵出身，也都相互知道。

隆科多给年羹尧的印象是无能；而年羹尧给隆科多的印象却是残暴、凶狠和飞扬拔扈。今天他们见了面，虽然皇上正在向年羹尧问话，隆科多插不上嘴。可是，在一旁观察这个年羹尧，除了声气粗壮、目光锐利之外，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他穿戴整齐，回答得体，不像是个有野心的人嘛。

年羹尧刚刚离开，雍正就向几位上书房大臣提出，要议一议支援前方的事。老人允禩出来说话了：“万岁，以臣弟看，年羹尧虽然作战勇猛，用兵得当，可他毕竟资历还浅了一些。大军一出，前方后方，就有很多不好办的事情。万岁是深有体会的，当然更会明白。臣弟想，是不是要选派一位更合适的人来坐镇中军，统筹全局。这件事，臣弟看让老十四去干似乎更好些，不知万岁是怎么想的？”

雍正心里透亮，老八这是要给老十四开路了。但他说得也不无道理，没法硬驳。便一笑说道：“八弟说的这一层，朕早就想到了。这样吧，十三弟和十四弟两人，都是有名的将才，就让他们哥俩在一起商量着办吧。你说得很对，打仗，其实打的是后方，打的是粮草，没有钱是什么也办不成的。全国各地要是都像诺敏那样，藩库充实，朕还有什么可虑的。”

允禩正等着他说这句话哪，一听他提到了诺敏就连忙接口：“万岁，不如这样，朝廷可以下令诺敏，从他那里先就近拿出一百万两银子，让年羹尧带到前线去劳军。诺敏刚受到皇上的表彰，就自动出钱支援前线，对全国也是个激励。让大家都看看，皇上用人的眼光和胆气。接着再清理各地的亏空用以填充国库，那就更有理由了。”

“嗯，好，好好好，八弟你说得有道理，就这么办。廷玉啊，你就按八爷这个意思替朕拟旨吧。”

张廷玉暗暗叫苦。心想，皇上啊皇上，你不明真相啊。诺敏那里哪还有银子能支援前线，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了！

张廷玉正在想着主意，雍正在上边说话了：“廷玉，你抱的是刚到的奏折吗？我先把话放在前边，元宵节刚过，现在下边来的无非是些请安、贺节的折子，说的也都是些拍马奉承的废话。这样的奏折朕不看，我没那么多的功夫！你拣着急办的呈上来吧。”

“是。可是，臣……”

雍正生气了：“怎么，朕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快，给朕呈上来。”

张廷玉不能再迟疑了。他把图里琛的奏折放在最上边，小心翼翼地呈了上去。

雍正一手端着参汤，有一搭、没一搭地看了一眼。突然，他放下汤碗，嘴里说着：“什么，什么？这是图里琛的奏折吗？朕是要他去查田文镜的，他怎么查起了诺敏？啊？！诺，诺敏竟然……他，他有没有辩奏的折子？”

对于雍正皇帝，张廷玉可以说是太了解了。他知道，雍正性情暴戾，

常常大喜大怒、大爱大恨。又常常急功近利，由着自己的性子干而不想后果。平日里，他那庄重和严峻都是装出来让人看的，眼前这件奏章已经使他失去了理性。诺敏从“天下第一抚臣”到“天字第一号的贪官”，相距只是十来天。这不但出人意料，也是雍正皇帝扳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如今新皇刚刚登基，天下尚未安定，阿哥党的人也还在窥测时机。只要稍微有点火星，就可能酿成泼天大祸，就可能造成动乱。紧要关头，皇上将怎么处理这件事呢？

听见皇上的问话，张廷玉答道：“回皇上，臣还没有看到诺敏的辩折，大概再过一两天才能送到。但臣想，图里琛的折子，实际上是他和田文镜共同呈上来的。这里面说，他们已经拿到手的就有四百多张借据。上边都加盖着山西藩司衙门的印信，算得是铁证如山了。诺敏还能再为自己说些什么呢？充其量，他也只能在‘失察’这两个字上作点文章罢了。”

雍正没有说话，他正在紧张地思考着。在一旁看着这情景的老八，心里可真是得意啊。

好好好，实在太好了。诺敏这件案子，无疑是在刚愎自用的雍正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这耳光打得响，打得脆，打得让人心里解气。诺敏是年羹尧举荐的人，他垮了，年羹尧也难逃其咎。老八巴不得雍正一气之下处理失当，他们攻讦雍正就更有理由了。他想给皇上再烧一把底火：“皇上，臣弟以为，张廷玉所言极是。山西出了这么件大事，无论诺敏怎么辩奏，都难逃脱这天下第一大案的责任，也难逃脱欺瞒皇上的罪名；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年羹尧正要在青海用兵，山西这件大案要是轻轻放过，就肯定会影响到全国清理亏空，也影响了军粮的筹措，这又是一件急事。其实，大事也好，急事也罢，都必须马上拿出主意来。如何才能妥善处置，请万岁早下决断。”

雍正听出来了，老八的意思是要严办诺敏。他没有表态，却问别的上书房大臣：“你们呢，也是这样看的吗？”

马齐出来说话了：“万岁，奴才以为诺敏之罪如果穷追下去，山西全省就没有一个好官了。诺敏千方百计地刁难田文镜，也不是‘失察’二字就可以掩盖过去的。几百万两银子啊，说句‘失察’就能了事吗？但奴才以为，眼下这个案子还不能严办。前线即将用兵，是急事，万事急为先。如果在诺敏的案子上办得太严，牵涉的人必定很多。那样做，就会引起朝中极大的波动，各地督抚、全国官吏也会惶惶不安。这样一来，官场震动，人人自危，谁还肯去想前线的事？所以，臣以为，还是暂时放过为好。”

雍正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，他喝了口茶，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其实，还有一句话你们大概都不好意思开口。那就是这件案子，还关乎到朕的脸面。朕刚刚下旨表彰了诺敏，称他为‘天下第一抚臣’。他就给朕来了这么一手，闹了个倒数第一！”他突然收了笑脸，眼睛里放出铁灰色的暗光，“照你们说的意思，无非是两个办法：或者是要办诺敏一个失察之罪，而对下边的官吏按蒙蔽上宪，贪墨不法来处置；或者是朝廷假装看不见，等西边战事完了之后，再来追究他们。是吗？”

众人一看，皇上的脸色不善，不敢再说什么了。他们一齐跪下叩头：“请皇上圣训。”

雍正把牙一咬，阴狠地冷笑着说：“你们说的都不可取！难道朕是可欺之主吗？难道朕是不通情理之人吗？年羹尧之所以举荐诺敏，是因为看他在江西粮道上办差十分努力；朕也认为他还是愿意做事的，才大力扶植他，并且让他一直当到封疆大吏。可是，朕想不到他竟然这样胆大妄为。常言道：

杀人可恕，天理难容！”突然，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了雍正皇帝的话，只见他奋力地推开了龙案，涨红着脸，勃然作色道，“对于诺敏这样的混帐东西，难道还可以轻纵吗？饶恕了他，别省的督抚也照此办理，朕将如何处置？！全国的官吏都这样，我大清江山还能保得住吗？！”

在场的大臣们看到皇上发了这么大的火，谁也不敢上来劝阻，谁也不敢再说什么。按老八原来的想法，是想激一激雍正，让他顾全自己的脸面，也给年羹尧一个顺水人情，他们就可抓到把柄了。却不料雍正竟能下这么大的狠心，非要把这事闹大不可。到了这时，一向聪明伶俐的老八，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

雍正的怒火还没熄掉，他瞪着血红的眼睛注视着大臣们问：“你们说话呀！这事到底怎样处置？”

隆科多跪下回答：“皇上，奴才以为主子说的极是。若不是山西巡抚以下相互串连，相互勾结，田文镜怎么能一查再查也查不出漏洞来？万岁高居九重，却洞悉万里秋毫，隐微毕现，使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！既然是这样，奴才以为，可以立刻下诏，将山西县令以上各级官吏全部锁拿进京，交大理寺查勘问罪！”

张廷玉却不以为然：“皇上，这样做是否太过了一些？山西去年受了灾，赈济灾民的事还要靠他们来办。这样一锅煮，会不会因此而牵动大局呢？”

老八则唯恐大局不乱：“不，廷玉所说，与皇上的一贯主张并不一致。皇上曾多次说过，‘雍正改元，吏治刷新’，山西发生的这个案子正好拿来作清理吏治的典范。相反，用贪官去赈济灾民，那不是成了笑话吗？再说，万岁也不必怕山西官员出缺无人来补，北京现有的候选官和捐班求仕的人多着哪！皇上的恩科即将开始，一榜下来，就是一批年轻有为的新秀。用他们充实山西官缺，不是正好嘛。所以臣以为，非如此不能大振天威，非如此不能肃清吏治！”

雍正一直没有说话，也一直在思考着对策。隆科多刚才的话，显然是在拍马；老八的说法看似激烈，实际上意在挑拨；张廷玉说的那句“不能一锅煮”的话，倒很值得深思……怎么办更好一些呢……

马齐说：“万岁，上书房大臣里还有三爷和十三爷不在这里，是不是传他们进来一同商议一下？”

“不，朕已经决定了。张廷玉，你来拟旨。”

张廷玉答应一声，快步来到案前。雍正皇上用不可违拗的口气说：“诺敏身受先帝和朕两世皇恩，不思报效，却行为卑污至此……朕就是想宽容，奈何国法不容你这种忘恩负义的畜生……上天枉给你披了张人皮，可是你有一点人味吗？……”

他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不成话。张廷玉为相多年，还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诏谕。他偷偷地看了一眼皇上，只见他脸色涨红。气喘不止，可还在继续往下说：“即着图里琛将这个混蛋东西摘了印信，剥掉黄马褂，革去顶戴，刻日锁拿到京问罪。你羞辱了朕，朕绝不饶你，朕要骂你、唾你，羞辱你……”

张廷玉听他越说越不像话，忙凑个空子说：“皇上，山西省其他官员如何处置，诺敏的职务又由谁来接替？”

雍正想也不想：“让田文镜来接好了。你们都跪安吧。”

众人哪还敢再说什么呀。常言说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诺敏犯了法，该

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哪有先辱而后杀的道理呢？可是，皇上正在气头上，谁也不敢找这个晦气。

都走了，张廷玉却没走。他上前来搀扶着雍正皇帝，让他躺在大炕上，看着他已经逐渐安定了下来，才慢声细语地说：“皇上，臣有一事，想请皇上三思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皇上，臣知道皇上对田文镜有好印象，想尽快地把他安排到重要位置上。但他现在还是四品，一下子升得太快，是不是

“那有什么可怕的？从圣祖皇帝到朕，历来都是不拘一格用人的。”

十四回 怀异志携手进龙门 见真脏决裂出贡院

“是，臣知道，臣就是圣祖亲自选拔上来的。但田文镜没有做过地方官，可不可以让他先到四川重庆去呆上一些时间，然后再破格提拔上来。再说，田文镜在山西一闹就升了官，也给以后当钦差的开了个头。大家都想争着干预地方政务，就不太好办了。”

“好吧，朕全都依了你。朕乏透了，你也下去吧。”

震惊全国的山西舞弊大案终于划上了句号，为庆祝新皇登基而举行的恩科会试即将开始。这次会试关系着皇帝选人是否得当，用人是否可靠，也是对雍正皇朝又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三月朔日，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择定的入闱吉日。从头一天入夜时起，副主考杨名时就没有睡觉。他独自一人焚香默坐，静待吉时来临，也想使自己的心情能更加平静一些。雍正皇上在接见他和张廷璐时说的话，还响在他的耳边。皇上那般切的希望，谆谆的嘱托，刻薄的话语和令人心惊胆颤的预言，也让他惴惴不安。他怀里揣着从伯伦楼买回来的考题，他在进场之后，还要验证一下这考题的真伪，验证一下张廷璐和其他官吏们对皇上是否忠贞。子时正刻，午夜的炮声响起。杨名时一跃而起，端正了冠带朝服，向外边侍候的家人们吩咐一声：“备轿！到贡院去。”

顺天府贡院座落在北京西南角，自有明以来就是朝廷抡才大典的重地。大清开国以后，又对这里进行过多次修葺，规模的宏伟壮观，甚至超过了六部衙门。杨名时从绿呢大轿出来时，只见寒星满天，斗柄倒旋，才刚过四更。他整整袍服，迈着沉稳的步伐向龙门走去。

阳春三月，白天已经暖和起来了，但在这样的凌晨时分，仍然是寒气袭人。在门前远望，贡院好似一座小城，城四周密密丛丛的围棘，又好像给这古城镶上了一层微褐色的薄雾。杨名时知道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棘城”了。

绕过一座石坊，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小厅，这个地方叫做“议察厅”。它的名字叫得不错，可却是所有的举人们最最丢脸、最最扫尽颜面的地方。因为只要是来就考的，不管穷富也不论老少，全都得在这里宽衣解带，赤裸裸地接受贡院衙役们的检查，以防夹带和藏私。杨名时当年就曾经在这里饱受过羞辱，但也从中领教了科考的严肃和神圣。

杨名时漫不经心地正往前走，一个差役紧走两步来到他的面前：“哟，

是杨大人啊。”他规矩地打了个千，“您老来得可真早啊！”

杨名时向“议察厅”那边一指问道：“时辰不是还早吗，怎么这里已经有人了？”

“回杨大人，张中堂来了，是来送他兄弟、主考张廷璐大人进场的。”

“哦，那我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。哎，那边房子里是干什么的？”

差役忙说：“大人，您知道吗？他们是在扎纸人。”

“扎什么纸人？”

“咳，这是多少年前传下来的规矩了，每次考试都有的。扎一个‘恩’鬼和一个‘冤’鬼，等天明举子们进场之前，供到西望楼上去。”

两人正在说话，却听那边有了动静，正是张廷玉哥俩走了过来。只听张廷玉说：“皇上起得早，我该走了。千叮咛万嘱咐，其实就是一句话：要秉公。圣上如今刷新吏治，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，诺敏的倒台也向全国官吏敲响了警钟。咱们家世代为宦，祖宗家风中讲究的就是一个‘廉’字。你干得好，就会给祖宗挣脸，我在里边办事心里头也就踏实了。”

张廷璐答应一声：“六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”

兄弟俩正在说话，一抬头看见杨名时在远处站着，张廷玉连忙给他打招呼：“那边是名时吗，你早来了，为什么不过来一起说话呀？”

杨名时紧走两步来到跟前拱手行礼：“卑职给张大人请安。因见张大人正和张大主考谈话，不便前来打扰，所以就在那边随便看看。”

张廷玉微微点头：“你们这里是贡院重地，呆会儿一拜过孔子，连我也不能进来了。”

瞧，那边的举子们就要进场了。好，我们各自珍重吧。”

张廷玉走过之后，张廷璐和杨名时二人相互拱让着并肩走进了这神圣的考场。此时，入考的举子们已经排成行，高声报着姓名走了进来。杨名时突然听见有个人自报姓名叫刘墨林，他不由得心中一动：啊，刘墨林？这不是那天在“伯伦楼”里作打油诗的那个人吗？原来他果然也来赶考了。

贡院里的举子们一见两位主考来了，连忙跪下参见：“给张太老师、杨太老师叩头！”

张廷璐和杨名时也拱手还礼，然后就带着他们来到公堂，在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子的牌位前，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张廷璐代表所有各房考官进香盟誓：“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，不循私情，不受请托，不纳贿赂——有负此心，神明共殛！”

两位主考退下，差役们上场，领着举子们拜这个，拜那个的忙个不停。杨名时突然在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这些神真的能显灵吗？

等该拜的都拜完了，张廷璐上前大喊一声：“开龙门！”于是这些举子们便按着唱名顺序，一手秉烛，一手提着考篮，鱼贯而入，进到那一个个好像蜂巢一样的考号里面坐下，单等各个分考场的试官前来颁发考题。此时虽然孔孔露头伸足，都在向外张望，却是鸦雀无声，一片肃穆。

张廷璐和杨名时一同走上前去，先在铜盆里洗了手，又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封试题深深一躬，由张廷璐拿来拆开。他自己先看了一眼，然后转交给杨名时。可是，杨名时不看还好，一看之下，竟然惊得呆住了。原来那第一个试题就与自己在伯伦楼买到的完全一样，一字不差！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镇定下来，回头向张廷璐问道，“张大人，这才是第一场的试题呀，那两场的呢？”

张廷璐听他一问，也是一惊。不过他们俩惊的可不是一回事。杨名时吃惊，是因为这试题和外边买的完全一样；张廷璐惊的却是他看出了杨名时那不同寻常的神色。这场考试，张廷璐确实是作弊了，他心里有鬼呀！考试之前，雍正皇上的大儿子三爷弘时，给他传出了考题，要他照顾今科的四名举人；张廷璐也顺便传给了另外的六个人，还收了他们七千两银子的贿赂。现在杨名时一问，张廷璐能不心惊吗？可是，他再看看杨名时的神色，又不像是已经知道了秘密的样子。他宽心了，笑着说，“哦，不忙，这考题只能考一场拆一题。你初次担当这个重任，还不知道贡院里面的差役们鬼着哪！你只要拆开一个小口，他们就能给你透出去。”

张廷璐的估计杨名时消除了疑虑。他在心里暗暗祷祝：但愿后边的两题，伯伦楼的人没有猜对。他宁可不要那一百两银子，也小希望看到那个意外。

哪知，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杨名时的预料。第二场考题下来，杨名时一对照，还是一样，只不过是把第二题换成了第三题。杨名时想起那个卖考题的人说的：或者是一二三，或者是三二一这话。心想，先不要声张，再等一天，看看明天发下来的考题，是不是第二题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张廷璐叫上他来拆考题。这考题不拆还罢，拆开一看，果然是第二题！就是说，卖考题的人说得一点不差，里边的内容丝毫没错！杨名时此刻来不及细想就高喊一声：“张大人，这考题泄露了！”说着从怀里掏出那张伯伦楼给的帖子：“张大人，你来看。”

张廷璐用颤抖的手拆开封套看时，三场考题全在上边，不但一字不差，甚至一笔一划都完全一样。张廷璐只觉得自己的头“轰”的一下大了，“东窗事发”几个字闪过他的脑际，顿时手脚

张廷璐自己的脑袋就要掉了，哪还顾得上和杨名时说这些呀！这考题弘时阿哥偷来交给自己的时候，曾说过要绝对保守机密的话，他也向弘时下了保证。可是，事实摆在眼前，弘时没有遵守承诺。他不但继续扩大了泄露的范围，甚至公开地在酒楼上拍卖！再一想、这恐怕不是弘时一个人能干的。弘时和隆科多之间过从甚密，而隆科多又有向八王爷允禩那边靠拢的迹象。弘时，弘历和弘昼这三位阿哥间，眼下又正在重新上演着当年阿哥党争当太子的故事。考题泄露的事肯定与这些人有关，但他们中不论哪一个，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，也都是张廷璐惹不起的人。贼船好上不好下呀……怎么办……是现在就向杨名时和盘托出吗？不，那样就会株连到许许多多天潢贵胄，龙子凤孙，自己也难逃罪责。那么，就只好狠下心来，宁可开罪了杨名时也不能把这事透露出去。对！先给他来软的，过了这一关，再找弘时商量办法吧。想到这里，他一笑说道：“名时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天下的奇人多得很，焉知他们不是得了哪位神仙的点化？再说，有能耐、有眼光的人也不少，他们难道就不能猜对了这考题？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在这里把事情张扬出去，立时就将引起朝野震动，也立时就会牵动全局，不可不慎哪！今科考场里最先看到题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而且出示考题在前，举发舞弊在后，稍有风声透出去，我们俩就必然要承担这血海般的关系，考场里的十八位考官的性命都攥在我们俩的手心里。名时老弟，你明白吗？”

杨名时简直被他说糊涂了，什么“我们要承担这血海般的关系”？外边有人买卖考题，主考官揭发出来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，担的什么关系？什么“出示考题在前，举发舞弊在后”，这不是埋下了伏笔，在向我暗示，

如果我去首告就要反过来追究我的责任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张廷璐的哥哥现在是上书房大臣，他最有可能偷得考题，他们兄弟二人就是这件考场作弊大案的最大嫌疑者！

杨名时不能再沉默了：“张大人刚才所说似乎有理，但细想起来却有些不通。皇上把抡才大典的重任压在我们肩上，我们就应该凭着对皇上的忠心把事情担起来，而不能光靠猜测为自己开脱。与其说什么‘神仙’‘能人’一类的废话，倒不如认真地想一想，也许皇上身边藏着小人呢？也许我们这考场里就有人纳贿收受呢？也许我们之中的哪一个人，是个要钱不要命的人呢？依学生看，咱们不能去想怎么才能骗过皇上，怎么才能洗清自己。皇上再三嘱咐我们要秉公，前天刚进贡院时，我们也都曾向天盟誓。所以这事不能只想人情，更要多想天理。在下以为，这一科的考试应该立即停止。我们应该立刻向皇上请旨，按皇上旨意去办，不能再犹豫了！”

杨名时说得够诚恳的了，哪知张廷璐却突然变了脸。他恶狠狠地说：“好哇，听你的意思，好像是说我张某人就是偷露考题之人。好好好，我一心为了维护你，你却疑到我身上来了。既然这样，你愿意拜章呈奏皇上，那就请便。不过我也要拜章，而且头一个就要参你！”

一听张廷璐说要拜本参奏自己，杨名时也怒声问道：“什么，什么，你要参我，我有什么错？”

张廷璐连压带吓唬地冷笑着说：“嘿嘿嘿嘿，请你安坐稍待。我会让你先看到我的奏章的。”

杨名时年青，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能在这里等候张廷璐的弹劾吗？就在这时，在外面等着接题的承题官进来了。他刚往里面一伸头，正好让杨名时看见。杨名时想也来不及想，就大声说：“好，你来得正好。快去传话，今科考试立即停止！贡院的人役全部出动，包围搜查贡院街的伯伦楼，把那里的人全都拿下，送交顺天府听审！”

“慢！”张廷璐断喝一声：“姓杨的，你懂不懂规矩？有没有王法？这里的主考是我而不是你，你不要太猖狂了。”他回头对承题官说，“你们都听我的吩咐，第三场考题立刻发下去，考试照常进行。派两个人到顺天府去通知他们，锁拿伯伦楼出卖考题的人候审！”

张廷璐是正主考，他的话就是命令，承题官答应一声领了考题出去了。杨名时跌坐在椅子上，心想，自己怎么这样多嘴而又沉不住气呢？刚才的两句话，全都让张廷璐抓住了把柄。自己是副主考，没有权力下令停考；自己是考官，也没有权力让顺天府到伯伦楼去抓人。唉，糊涂啊！

张廷璐高兴了：“姓杨的，你还嫩着哪！请安坐听参，我还要在奏本里给你加上一条罪名：擅权。什么时候你升了大主考，那时你再来发号施令吧。”

一个书吏走进来禀道：“大人，十一房有个贵州来的举子夹带了一本书，被房官抓住了。请示大人如何处理？”

张廷璐正心烦意燥，脱口就说：“贴了他的卷子轰他出去。告知贵州府，停考三年，以示惩戒。”

在一旁苦思对策的杨名时，突然从这句话里得到了启示：举子犯戒就可以轰出去，我这个副主考为什么就不能出去呢？他来到门口对自己带来的家人说：“快，给老爷我预备轿子！”

张廷璐忙问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杨名时一声不语，头也不回地就要往外走，张廷璐一看急了，大喝一

声：“站住！”

杨名时停住了脚步：“怎么，举子能走，我就不能走？”

“他是被逐出考场的。”

“我是自己把自己逐出去的！我不想呆在这里了，因为这里边大脏！”杨名时寸步不让。

“你是官身，是有差使的人！”张廷璐半上提醒半是威胁地说。

杨名时放声大笑：“好，多谢你的关照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摘下头上的顶子，往地上一扔，转身就走。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张廷璐，却像头上挨了一闷棍似的，倒在椅子上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十五回 假哭灵乞儿得恩主 真狠毒君王杀豪杰

杨名时一气之下，摔了顶戴、拂袖而去，离开了贡院。可是，刚出门他就愣住了、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要上哪儿去？申冤要找谁申，告状要上哪儿告？他看看天色，已经是起更时分了。现在去见皇上？不行！官门已经下锁，他是没有办法进去的；去六部或者顺天府？也不行，他手里既无关防，又没有部文，就是六部或顺天府接了状子，也还是要请示上书房。但一想到上书房，他就立刻联想到了张廷玉。他要告的就是张廷璐哥俩，状子送到张廷玉眼前会是什么结果，那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但今晚如果不把他看到的事情给捅出去，到不了天明，他就会大祸临头。张廷璐还不得安他个畏罪脱逃，或者什么别的罪名啊？想来想去，只有一条可走的路，那就是到西华门去，击登闻鼓、撞景阳钟，逼着雍正皇帝在夤夜起身召见他。

他反复思忖，想来想去，却怎么也不敢下这个决心。因为三更半夜去撞景阳钟，本身就是有罪的。哪怕你告的全对，告的再准，也要受到流配三千里、发往军前效力的处分。这样一来，张廷璐倒了，可他自己十载寒窗、七场文战挣来的功名，也将付之东流。什么少年得意、建功立业、飞黄腾达、名垂青史，等等等等，总之，一切的一切，全都得化成泡影！到那时就是偷窃并买卖考题、科场舞弊的这些人，被杀、被关，甚至被剿家灭门，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行，不能这样莽撞。刚才自己在考场里已经干得够出格的了，现在要想个万全之策。

杨名时坐在大轿里，神思颠倒正在无计可施之时，突然看到前面一座驿馆门前亮着一排大灯。灯上明明白白写着八个大字：“钦奉江南布政使李”。门前灯下，还站着六个彪形大汉，腰牌佩剑，威风凛凛地守在门口。杨名时以手加额，高叫一声：“天意，天意呀，是李卫进京来了！此时此刻让我遇见了这个人，真是天不绝我啊！”他在轿子里把脚一跺说：“快走，抬到那边去！”

这个李卫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可是这部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。李卫原来并没有名字，他只有一个小名叫狗儿，是雍正皇上当阿哥时收留的一个要饭化子。他的事，要细说起来还真有点让人好笑。当时的四阿哥胤禛奉了康熙皇上的旨意，到江南去办差。这一天胤禛化装私访来到大街上，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又哭又喊地闹得邪乎，就走上前去想看个究竟。来到近前，却见是两个逃荒要饭的孩子。一个已经死了，一领破席盖着脸，席下面只露着两只黑脚丫子。另一个却在声嘶力竭地哭着：“哥呀，昨天你还好好的，怎么一

夜功夫就死了呢？你一死，叫我和妹妹怎么活呀……乡亲们，大爷、大叔们，你们可怜可怜我，施舍给我们几个钱吧……”。旁边有不少人围着他们看热闹，也有好心的人往他们身边扔上几个铜板。还有人在劝着：“孩子，别光顾哭了，找个地方，把你哥埋了算了。这年头……唉！”

就在这时，从东边走来一个人，手里拉着一个小女孩。那女孩看样子也就是八九岁，一边走，一边挣扎着哭闹。那个人走到人群跟前说：“这孩子谁要？我是昨天刚把她买下的，她进了家门，除了哭，还是哭，真把我折磨够了。谁要，我现在就卖，只要四两银子，便宜！”

那年黄淮发水发的大，到处可见逃荒要饭的人，也到处都有倒毙路旁的饿殍。这种情形，四爷见得多了。康熙皇上就是因为要弄清水灾的真情，才派了四爷出京的。当时的四爷胤禛，胸怀大志，一心想了解民情，为以后担当大任做准备。他有个习惯，专门收留那些走投无路、无家可归的人。他知道、把这些人收来做家奴，他们是永远也不会背叛主子的。眼下看到这个女孩子十分可怜，便向跟他出来的戴铎递了个眼色。戴铎就拿出钱来，买下了这个小姑娘。小姑娘走到那个正哭着的孩子面前说：“坎儿哥，我就要跟这位大爷走了。给你，这是大爷给的四两银子，这钱，够你们俩吃几天饱饭了，以后你们俩也不用再替我操心了。”

哪知，这句话刚一出口，地上躺着的那个“死”了的孩子，却突然又“活”了。他上前一步拉住那女孩说：“不，你不能就这样走。我和坎儿无论受多少苦，也要挣够这四两银子把你赎回来。要死要活，好歹咱们得在一块。”

死了的人竟然还能活，可把围观的人们吓了一跳。可仔细看看，这事又千真万确。胤禛来了兴致，把他们三个都叫到一边去问了一遍。原来这是同乡、同村却不是一家的三个孩子。装死的那个叫狗儿，装假哭灵的叫坎儿，女孩子叫小翠。因为家乡遭灾，断了生路，才结伴跑了出来要饭的。但遍地都是饥民，要饭也不是好要。女孩子不想让两个哥哥挨饿，就自卖自身；两个男孩子又不忍和她分离，更不想让她受苦，想挣回她卖身的四两银子，把她赎回来。胤禛听了深受感动，他想想自己虽然生在天家，可是，兄弟几个恨不得你咬死我，我吃掉你，哪有这份真情啊！胤禛看着这三个孩子又都绝顶聪明，尤其是狗儿和坎儿刚才的表演更让人叫绝。他们虽然是恶作剧，但装哭、装死都装得骗过了满街人。就这份机灵，也真是讨人喜欢。于是，他便把这三个孩子全都收留在身边。两个男孩子，当了他的书僮，女孩子则跟着福晋当使女。坎儿不言不笑，很爱读书，心思全装在肚子里，外号叫“缠死鬼”；狗儿爱说爱动，一见书就头疼。可他的脑子灵活，歪点子一眨眼就是一个。他也有个外号，叫做“鬼不缠”。俩人一奇一正，都成了胤禛须臾不离身边的小厮。

后来他们都渐渐大了，也就多了一番心思。不知他们怎么得的机会，狗儿竟让小翠怀上了身孕。胤禛的家规十分严厉，当时就把狗儿吊起来抽了几十鞭子，还说要把他们俩发往边疆去给披甲人为奴。四王爷从来是言出法随的，谁也不敢为他们求情。就在这时，邬思道帮他们说了话。他说：“四爷，你家里养了这么多下人，又大都是你从水里火里救出来的。他们今生今世永远是你的奴才，也永远也不会叛你；但他们也是人，也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。

不准他们结亲，就少不了会有男男女女、苟且偷情的事。男大当婚，

女大当嫁，你何不为他们开一个方便之门，让他们成亲生子呢。他们在你的府里生养儿女，就成了你的家生子儿奴才。那你不是又有了两代、三代、无数代的奴仆吗？”

胤禛一想，对呀！便饶过了狗儿和小翠，让他俩正式结成夫妇。后来又给狗儿起了个大名叫李卫，放他去四川成都当了个县令。从此，这李卫便入朝为仕，应了那句“宰相家人七品官”的话。这李卫虽然当了官，可他那顽皮、捣蛋、恶作剧的毛病，不论到哪里都改不了。不过他对四爷，也就是如今的皇上的那份忠心，却也是没人能比的。所以，雍正皇帝表面上骂他，心里却是十分爱见他的。李卫升官升得比谁都快，就是一个明证。不过他也很能给雍正争气，在朝里、在外边都给雍正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

当年在四阿哥府里的，不光有狗儿坎儿这两个孩子，还有邬思道这位才思敏捷、谋事深远的旷世奇才。也还有文觉、性音这两个武功出类拔萃、世上难得一见的高僧和尚。在胤禛没有当上皇帝之前，这些人都是最肯为他卖命的人，也都为他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出了大力。

可是，雍正一旦当上了皇帝，却又感到他们知道的事情太多，怕万一泄露出去对自己不利。

所以，就在雍正即位两天后的一个夜里，他们也都遭到了“粘竿处”的毒手，死于非命。可怜那个叫坎儿的孩子，因为他的差使是在书房里给四爷管文墨，也替四爷照顾邬思道和文觉、性音两位和尚，他知道的又大多是雍正和阿哥党争夺皇位的事。他就成了第一个不能留下的人，与性音和尚一起走向了天国。邬思道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，一来因他是个残疾，没有了继续参与政务和争夺权位的本钱；二来，他又是位绝顶聪明的人。雍正刚一登基，他就提出，要从此归隐林泉，作一个隐姓埋名、与世隔绝、永远让别人看不到的人。雍正念及他曾经为建立雍正皇朝立下的功劳，也真是对他下不了手，这才让他离开了北京。但是却不准他归隐林泉，而只让他归隐于世，作个朝廷的耳目。这就是李卫和年羹尧两人，把邬思道介绍给诺敏的起因。不过这件事既属秘密，杨名时是不可能知道的。别说他不知道，就连狗儿李卫也是迷迷糊糊的。他只知道他的坎儿兄弟是得了急病死的，夫妻俩还为此洒下了不少同情和怀念的眼泪。

杨名时早就认识李卫了。当年李卫曾作过云南监道，和杨名时有过一段交情，俩人谈得十分投机。他知道要干今夜这事，非李卫这样好大喜功的少年新进不可，非李卫这个从皇帝身边出来的人不可，也非李卫这样的泼皮无赖不可。可是，李卫远在天边，上哪儿去找他呢？今天真是巧了，想谁有谁。这李卫早不进京，晚不进京，偏偏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就来了，他怎么能不高呼上大有眼呢？

杨名时催促轿夫紧走几步，来到李卫住的驿馆门前，向守门的军士递过自己的名帖。那守门军士一看，知道是位大人物。连忙过来打了个千说：“杨大人，按说，您老来，小的是一定要替您通禀的。可是，我们老爷刚才发下话来说，今天晚上，除了皇上，他谁都不见。

他正把自己关在房子里，给万岁爷写奏章哪！”

“你看看我是什么人再来说这话！”杨名时着急上火，他一刻也不能再等了。

那把门的又是一个千说：“大人，小的知道您老身份尊贵，可我家老爷的脾气您大概也知道，小的担戴不起呀！老爷说了，今夜不论是谁来拜见，

都要统统挡驾。等明天一早，他见过皇上以后，再挨家挨门地去给各位大人赔礼请安……”

杨名时火了：“什么什么，我来拜他？我和他一样的品级，我凭什么要来拜他？他的底儿我还不知道吗？他写的什么奏章，他会写奏章吗？”杨名时一怒之下，也不再和那个守门的纠缠，冲着里面就大声骂了起来，“李卫，你小子现在在哪里？给我滚出来！老子杨名时来了，你是见也不见？”

话音刚落，便见李卫光着两只脚丫子跑了出来，一边跑，一边还大声叫着：“好我的杨老师呀，你怎么会到我这里来？快，快进来，我这儿正作难呢。上次写给皇上的奏折，皇上看了把我骂的那个惨哪！说我一封奏折里错别字三百七十一，占了一半还多。皇上骂我混蛋，说我是个狗屁不通的东西。今儿个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把这奏章写完了，我请你喝酒行不行？哎，我听人说你现在正在当着顺天府的大主考。你怎么会有功夫出来，又怎么会找到我这里来呢？”

杨名时眼下没功夫和这个叫化子说长道短，更不想上他屋里去喝酒谈天。他站在院子里把考场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：“李卫，你知道这事有多大吗？我如今既不能告到上书房，也不能告到顺天府。天晚了，宫里我又进不去。我都急死了，哪还有闲心陪你喝酒，帮你写奏折？快，你得给我想想办法，这事我可是只能靠你了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把那个从伯论楼得来的考题递了过去。

李卫接过来一看，一多半的字他都不认识。可是，李卫不愧是李卫，也不愧人称“鬼不缠”，办这一类的事他自有他的办法。他回身叫过一个师爷来说：“去，你亲自带上几个人把贡院给我封了。一个耗子也不能让他跑了出来，同样，也一个耗子不能让他钻了进去。”

“是！不过，顺天府的人要是遇上了，怎么对答？”

“妈的，你真笨！带上我的名帖，让他们瞧瞧不就得了。告诉他们，赶明天我亲自去见他们这些狗日的。”

那师爷答应一声带着人走了，杨名时却看得呆了：“我说李卫，你小子这是怎么用人的？别人家请的师爷，都是帮助出主意，写写文章什么的，你可好，把师爷当带兵的用了。”

“咳，管他呢！他拿了我的钱，就得给我干活。我这里哪有那么多的文章好写？”

那师爷果然麻利，片刻功夫便带着百十个亲兵飞马走了。杨名时看着这情景，不由得又是一阵感慨：真是书生无用啊！这李卫斗大的字还认不了一口袋，可是干起事来却这么雷厉风行，令出禁止。他真是个干大事的材料，这“鬼不缠”的雅号还真叫对了！不过他细心一想，却又有点想不通：“哎，小子，你当上江南布政使的消息我早就知道了，可你不在江南好好办差却到京城里干什么来了？就是要向皇上述职，也不能带这么多的兵啊！刚才我怎么没有看见他们是藏在哪里的？”

李卫不出声的笑了：“好我的杨老师，这可是你们这些个文人们不敢想、也不敢干的事情。告诉你吧，兄弟我这‘江南布政使’不过是个名号，是面旗子。其实，我干的却是杀头掉脑袋的事。”

十六回 急用人八爷施权谋 听训政二李肩重任

杨名时一惊：“啊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看看，看看，吓着你了吧？别怕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干那些二百五的事。我这是请了圣命，要去山东剿贼的。”

“剿的什么贼？”杨名时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咳，说了你也一个不认识，还不就是那些江湖上说的飞贼嘛。不过，他们的本事大，路子又宽。皇上告诉我说，要分而治之。该打的就打，要打得狠；该安抚的还要安抚，要让他们心眼口服才行。这些人都是亡命贼，要招降他们，可不是件好办的事啊！”

他们在这里聊了不多一会，那个带队的师爷回来交令了。说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贡院，也抓到了伯伦楼的掌柜。杨名时心里踏实了，悬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

李卫不但路子宽，面子也大。他的奏本一上去，皇上立刻就发下了诏谕：把张廷璐为首的一十八房考官全部锁拿，押进狱神庙待勘。杨名时虽是首告，但也着令停止办差，等候对质。这在杨名时已经是意料之中的事了。

雍正皇帝即位还不到五个月，从孙嘉淦的铸钱案子开始，紧接着就是山西官吏全都贪墨的丑闻。人们还没来不及喘口气呢，又出了这骇人听闻的科考舞弊案。雍正本来就是斤斤计较的人，现在连着出事，他看谁都觉得不放心。上书房领侍卫内大臣、军机大臣张廷玉向皇上递了折子，说因患疾疾请旨调养，皇上准了。可是，朝廷里的人谁能看出来，他是引嫌回避哪。他一走，皇上身边就再也没有可信之人了。明摆着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让谁来审定这两件大案呢？

过了一天，圣旨发下，着大理寺正卿、刑部满汉尚书、都察院御史组成班底，三法司会议会审山西和科考两大案件。皇上发话说，一定要“从重谳狱，不得姑息”。放了这么多人去一同审案，雍正还是不放心，就又钦点了李卫和图里琛两人也来参加会审。李卫可不敢接这差事，但是其他的那些官吏们说，李卫要是不来，他们就谁也不敢领旨。皇上知道，如今的朝廷中官吏们朋比结党，层层纠缠，谁和谁也难以分开。没准还真得有李卫这样的二百五，才能镇一镇官场里的邪气。

可是，贡院那里的几百举子，从那天杨名时出走直到如今，还在里面关着哪。他们既不能回家，又都无事可干。这样下去，要不了几天就会闹出大乱子来。于是皇上又下令，让直隶学使李绂担任主考，重新出题，重新考试。而且皇上下了决心，这次恩科考试一定要考好，还一定不能再出事。李绂接到圣旨，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面圣领旨。雍正放下手头的东西，立刻就传见了李绂。雍正说：“朕这次就任命了你这一个主考，是成、是败，是贪赃枉法还是公正取士，全看你的了。该怎么办，你就给朕怎么办。要是把差使办砸了，朕就用不着和你多说了。”

李绂是康熙五十六年考中的进士，原来一直在京待选，不久前才放了直隶学使。这个人也曾和雍正皇帝有过一段渊源。当年胤禛放差南巡时，曾经住进黑店。那天，要不是狗儿和坎儿机灵，他们就差点没了性命。当时在这黑店里住的，就有进京赶考的李绂和田文镜两人。只不过那时胤禛是微服私访，曾严令这二人不准说出他的真面目。现在雍正没有了可信之人，才把他破格提拔了上来。

不过，皇上还没有对阿哥党失去继续争取的希望。如今不是没了张廷玉吗，皇上就想，再考验一下八哥允禩。允禩当着“首席王大臣”的职务，他不管，又让何人来管呢？所以，不管是放了学差的李级，还是当了审案总管的李卫，在领过圣旨后，都要再找允禩去“听训”。允禩是个倒人不倒架子的脾气。他从来不到上书房去当值，而是端坐家中，等候着人们上门请见。李绂因为自己即将进场，还因为他是个办事十分认真的人，所以，一接到皇上的圣命，就坐着大轿赶往廉亲王府。可是，他刚到门口就被一个小太监挡了驾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

李绂并没被这气势吓倒，呈上手本：“钦点顺天府主考李绂前来听训。”

那小太监看了这位主考大人一眼，见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紧跟着手本就塞过来银子，知道这位不是老抠儿，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外官。便轻蔑地笑笑说：“对不起，王爷正在里面商议大事。放下话了，今日谁都不见。请回吧！”说完转身就走，

李绂忍着气听完这小太监的话，格格一笑说：“公公，你大概没有听清，我是皇上新点的学政。”

那太监嘿嘿一笑，“什么什么？靴正？真新鲜，咱还没听说过这个官名呢。不管你是靴正，还是帽正，反正你不是雍正！请回吧，明天再来……”

他正在得意洋洋地说着，不防李绂“啪”地一掌打了过来，直打得他一个趔趄，差点没倒了下去：“混蛋！你不懂国法，也不知皇宪，万岁爷的帝号是你随便褻渎的吗？滚进去禀告廉亲王，就说我钦差大臣、顺天府主考李绂已经来过，却又被你赶走了。我明日就要进棘城去，顾不得再来听训了！”说罢，回头向轿夫喝了一声：“回轿，进城！”

他这里刚要转身，却见从府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一个中年太监。一边跑，一边还高声喊道：“是李大人吗？请留步！”那太监赶上前来，十分麻利地打了个千说，“李大人，奴才何柱儿给您叩头了。”回过头来，又训斥那个小太监，“眼瞎了，没看见这是李大人吗？回头等着我再来和你算帐！还不快去照料着李大人的随从——李大人，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原谅这奴才一次。来来来，这边走，八王爷正在等着您，还特意叫奴才出来接您哪。”

李绂跟着何柱儿往里走，但见绣阁绮户，回廊曲折，两旁侍立着的丫头足有四五十个，见他们走来，都规规矩矩地垂手让路。再往前走，是一座水阁，朱漆廊柱，紫檀雕花。透过隐隐约约的湘竹帘子望进去，只见从地到顶，镶嵌着一面巨大的玻璃屏。玻璃屏的后边，一池碧绿的湖水，波光涟涟，却是为临窗垂钓而设。李绂不禁感慨万分：什么十年寒窗，什么文战告捷，什么堂呼阶诺，又什么钦差学政，比起这琼楼玉宇的龙种之家来，都一文不值！

他正在出神，却听水阁里八王爷允禩一声高叫：“是李级、李大人吗？不要报职名，快快请进。我正在等着你哪！”

李绂又是一阵感慨，人说八爷善于扰络人心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。他紧走两步，来到门前，大声报名：“臣李绂参见王爷，给王爷请安。”

“哎，叫你不要报名进见嘛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我一向是不讲这些个规矩的，快，到这边来坐。”

李绂紧走两步来到八爷面前，叩头行礼。起身时却见东边窗前还有一个人，坐不像坐躺不像躺的正在看书。李绂进来，他连头都没抬一下。他正想着要不要主动地上前请安行礼，八爷一指那人说：“你不认识吗？他就是

十爷。他是从来也不肯拘礼的，你不要过去了。先坐下稍等片刻，我和李卫谈完了，就和你说话。”

李绂这才看见下边的小凳上还有一个人，就是如今朝野闻名的李卫。他们俩是认识的，刚想点头招呼，便听八爷说话了：“李卫，皇上派你去主持这两件大案，同去的还有图里琛。他也和你一样，是个很能干的人。你不要不高兴，别人想来，皇上还不要哪。谁不知道你李卫的大名啊，你不干又叫皇上找谁去？”

“八爷，不是我不想去。您老想啊，这么多的大人物都挤在一起，说是办案，可究竟谁说了才算数呢？昨儿个我就向皇上辞了，可您今儿个又把我召来，这……”

“咳，你这小子，说话也不看看地方。是我一定要留你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是马齐奏明圣上把你留下来的。有些事，只能咱们心照不宣，是不能明说的。你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，还和我装的什么糊涂？你想啊，这件案子牵连了多少人？哪一个没有背景？就是那十八房考官和这些问案的人，也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。他们非同年即故交，你不在中间说句公道话，这案子能审得下去吗？”

李卫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好好好，我到差就是了。不过八爷，我可有一句话得先放到您这儿。这个案子既然到了我手里，我能关照的一定会关照，关照不了那可就对不起了。反正，不论他们官大官小，出身门第，咱是一样看待。到时候您八爷能体谅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八爷还没说话，那边坐着看书的十爷允祚就接口说道：“去去去，少在爷这里说这些没用的话。谁不知道你是个‘鬼不缠’？难道八爷还会坑你不成？”

别看李卫和八爷说话时规规矩矩，可十爷一答腔，他可就蹬鼻子上脸地开涮了：“怎么，十爷，你既然知道我这‘鬼不缠’的大名，你这大头鬼就该躲得远远的。你还想在这儿凑数还是怎么的？别看我李卫没学问，可我心里明白着哪。你也不瞧瞧这是件什么案子，闹得不好，案犯把承审官审了都是现成的。你要想试，就过来试试也行。不是我李卫吹牛，把你卖了你还得帮我数钱哪。”说着他回头一看，旁还坐着李绂哪。就连忙改口，“不行，不行，我得走，我那里还有一大堆事儿没办呢。八爷，小的这就给您告辞了。”他说着就跑上前来，磕头不像磕头，打千又不像打千地装了装样子，就飞跑着出去了。临出门还没忘向李绂说了句：“一家子，明儿见！”回头又向十爷扮了个鬼脸。

看着李卫走出去的背影，八爷笑着说：“李绂，你不要笑话这李卫在我这里没规矩。”

他本是万岁龙潜时的家奴，在阿哥府里头走动惯了，也就免不了熟不拘礼。他的小名叫狗儿，还有一个小同伴叫坎儿。那年他哥俩闹恶作剧，差点把我们前的照壁都卖了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八爷好像突然来了精神：“李绂啊，今天我就给你说说这故事，让你也开开眼界。那年，他们俩刚到四爷府不久，还没有起大名。我这府里认识他的人，都还叫他们狗儿、坎儿的时候。有一天，这俩孩子到我府里来办事。走到路口，看见一家正在盖房子。他们瞧着那家掌柜的心太黑，怎么不让干活的人吃饱呢？于是哥儿俩一商量就想给这家使点坏。狗儿走上前去问那掌柜的，要不要砖，便宜。还说他们俩是八爷府里的书僮，八爷嫌

外边门口的照壁太窄了，想换一面大的。这面嘛，就只好拆掉卖了。那掌柜的一算计，八爷府上的东西能有差的吗？哪一块砖拆下来都比外面卖的强。可他仔细一想，又有点不大放心。

就问：‘能让我先去量量吗？’狗儿满口答应，就把他领过来了。快到门口时才对他说：‘你先在这儿等着，别让八爷瞧见办你一个私闯王府的罪名。’那人也果然听话，就远远地站着等。狗儿看看门口的侍卫并不认识，也就正好给他们了机会。便对守门的说，他们俩是三爷府上的。三爷说，他看上了八爷府门前的照壁，想照样也修一座，让人来丈量一下尺寸。守门人想：这算什么大事，用不着再进府请示，就答应了。那个掌柜的量完，又问问价钱，还真合算，就买下来了。狗儿这小子还收了人家二十两银子的定钱，说好了明日就来拆。哪知到了第二天那掌柜的领着人来拆照壁时，却差点挨了打……你瞧瞧，他就是这样一个跳皮孩子，真是谁都拿他没法子。”八爷说到这里，好像心中十分感慨：“官场里的黑暗你是知道。现在京城里出了这么大的两件案子，审案时没有他这样的人，是绝对不行的。

咳，这小子，如今被万岁调治成一员干才了，真不容易呀！”突然，八爷意识到了什么似的：“哎呀，你是来说正经事的，我怎么只顾了说这些没用的话。来，你坐过来些，咱们好好谈谈。你明日就要进贡院了，是吗？”

李绂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位在朝中无人不知，也无人不夸的八爷竟是这么的随和，这么的没有架子。刚才他一下子就说了那么多，好像是在讲故事，又好像是意有所指。从他的话里，听不到一丝一毫对皇上的不敬，也听不吐对李卫的轻蔑。李卫这个叫化子出身的孩子，在八爷的眼里、嘴里，就如自己府里的家生儿——样，享受着疼爱，也享受着信任。李卫刚从这里出去时，还曾和他李绂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称他为“一家子”。当时，李绂心里着实不痛快，甚至有点蒙受侮辱的感觉。心想，你一个小叫化子，也配和我套近乎？现在听了八爷的话，才明白八爷这是在有意地点拨他，要他不要小看了李卫这个人。李绂也是个聪明人，他打心里感激八爷的这番提醒。因为他知道，李卫不但救过自己的命，他的背后是皇上啊！听歪八爷问话，李绂微微欠了一下身子：“是。臣今日是专程前来听训的。”

“哎，不要这样说嘛。什么训不训的，你的事我早就听人说过了。大家都说，你是个清官，你不爱钱，不交朋友，洁身自好，宁静淡泊。听说你连印结局发的银子都不肯去领，外官们送你的冰敬，炭敬什么的你更是不取一文。是这样的吗？”

所谓“冰敬、炭敬”，全是由下边的小官“孝敬”上司的，是“送礼”和“行贿”的一个窍门。李绂自视很高，这些钱他是从来不要的。听到八爷问起这事，李绂起身一躬说：“回八王爷，学生家中薄有微产，也知道爱惜自己的名声。所以不想取这些不义之财，以免玷辱了祖宗，也辜负了朝廷的重托。”

“这就很难得嘛。”允禩感慨万分地说，“有人说：大清朝里无清官，这是什么话！叫我说，你李绂就是位清官。只有不贪脏，才能不卖法，也才能成大器。这次万岁从这么多的臣子里，独独的选中了你，要你来主持贡试，可见圣心烛照，我还有什么可嘱咐的呢？你就好好地干吧。”

李绂是头一次和八王爷打交道，过去也常听人说过“八贤王”的称号。今天一见，这谈吐，这风采，果然是不同寻常。他正在胡思乱想，却听八爷又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得叮咛你两句。这次贡试因为中间出了差错，举子

们不但不能出来，还要重新考过。唉，他们也可怜哪，昨几个我听说，有人昏倒了。他们在里边呆了这么多天，带进去的食物早就吃完了，怎么会不饿昏呢。这件事错在朝廷，朝廷就要担起来。我已照会了户部，在里边的人全都由户部供饭。你进去以后，要查得紧一些，管得严一些。千万不要让那些黑了心的人，克扣了举子们的伙食。好了，该说的话我都说了。你既然有事，我也就不留你了。你，道乏吧。”

十七回 阿哥党联手再起事 老国舅失算入樊笼

李绂刚走，老十就一脸不高兴地说：“八哥，你犯得着和这小子说了这么长时间吗？”

老八深沉地一笑说：“十弟，你见事不明啊。这个李绂，我敢说他是个人心思慎密又深藏不露的人。你没见李卫那小子来到这里，看到什么都是新鲜的，可这个李绂却是一副目不斜视的清高。这样人能干大事，可也很难对付。我就是想试一试他的水到底有多深，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。唉，咱们吃亏就在于知人不明啊！”

“好好好，八哥，别再说他了。老九和老十四他们俩给你请来了个神仙，不知你现在想不想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还能有谁呀，就是咱们前两天说过的那位国舅爷——隆科多！”

八爷拍手叫好：“行，你们干得好，总算把这条大鱼给钓上来了。只要他进了这个门，就逃不出我给他预备下的这张网！”

首席王大臣允禩一听说把隆科多叫来了，不觉得心中一阵惊喜：“好，他来了就好。为了结成这张网，我们费了多大的功夫啊！这就叫做‘装好金钩钓大鳖’，今天总算把这个老狐狸给得不理直气壮啊……康熙去世前的情景，总在他的眼前晃动，使他不得安宁……”

那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……当时，隆科多当着九门提督，掌握着拱卫京师的大权，有一天早晨，张廷玉奉了圣命，带他走进那个宫中之宫的“穷庐”。康熙先命张廷玉向他宣读了一份圣旨，说隆科多“勾结阿哥，阴谋造反，着即处死”。隆科多吓坏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惹了圣怒。但康熙却又命张廷玉读了另一份诏书。这诏书与刚才那份相反，说“隆科多忠心事主，扶佐新君，着即升职为上书房大臣，领侍卫内大臣”两份诏书，同样有效，但内容却完全相反。就是说，隆科多如果遵旨办事，扶佐新君登基，他就能得到超次升迁；否则，他就要立刻死于非命。这就是康熙对后事的安排，也就是那个有名的“生死两遗诏”！隆科多当然不傻，也当然必须遵从康熙的遗命。他宣布了圣祖皇帝遗诏，也使自己成了雍正皇朝的托孤重臣。但他的行为也得罪了八爷党，变成了八爷必欲除掉的政敌，隆科多知道，八爷与十四爷是一伙的。十四爷让他到八爷府来，他不敢不来。但是他又怎能安心地在这里听曲呢？

现在，雍正皇帝即位已经将近半年了。除了吏治腐败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，就是在朝廷内部涌动着的一股暗流，这股暗流又分作两支，一支是老八为首的阿哥党，另一支则是雍正的三儿子弘时。就阿哥党方面说，

自然是和雍正对着干的；而雍正的老大儿子弘时，也就是那位“三爷”，也是个有野心的人。他早就在各个方面极力地拢络人了，隆科多就是弘时要拉到手的人之一。

眼下，以八爷为首的阿哥党，正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弘时；而弘时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也在极力地向八叔他们靠拢，当然，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。阿哥党想的是利用弘时这个傻小子替他们打天下，争江山。等搞垮了雍正之后，再来收拾弘时；弘时却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他想利用阿哥党来挤掉父皇，逼他早日让位，为自己顺利登上宝座扫清障碍。隆科多被夹在两大权势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不知该如何对待他们，更不知要怎样才能保住自己……

他正在胡思乱想，门帘一挑，九爷允禔和十四爷允禵进来了。隆科多一惊之下，就连忙起身想要上前拜见，却被老九拦住了：“哎哎哎，我们可不敢当。你是明牌正宗的皇舅，托孤重臣，见皇上尚且剑履不解，何况我们呢？来来来，老舅，您请坐。”

隆科多虽然坐了下来，可是，他心里却一个劲地打鼓。这二位阿哥呢，也不声不响地坐着。老九轻轻地摇着扇子，沉吟不语；老十四哪，虽然面带笑容，神清气闲，可他那两只明亮的大眼却直盯盯地瞧着他。隆科多有点沉不住气了，他问：“二位爷，你们说，皇上交办的这差事，可怎么办好呢？”

老九向在书房里侍候的太监、使女和唱曲的女孩子们怒斥一声：“你们，都给我出去！”

这一声喊，吓跑了这里的所有闲人，也把隆科多吓得打了一个冷战。可他抬头看九爷时，见这位九爷脸上仍然是带着笑容。隆科多闹不清这二位惹不起的阿哥，心里到底打着什么主意。他问也不好，说也不是，竟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书房墙上装着的那个巨大的自鸣钟，发出“咔塔咔塔”的响声，这声音就好像敲在隆科多的心上，使他更加惊慌不定。就在这时，老十四一笑开言了：“隆科多，到现在你还想和我们打马虎眼，是吗？”

隆科多忽听此言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对，吃吃地说道：“这这这，这是什么话？有事情二位爷直说……我们佟家虽是皇家一脉，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地，更没有开罪过二位爷……你们说的奴才我……我听不懂……”

允禵还是从容地一笑：“隆科多，听不懂你就给爷好好听着！”他盯着隆科多看了半天才突然说：“今天我老十四和九爷一同，要借八爷这块宝地和你握手言和，你看如何呢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，握手言和？我们之间从来也没有不和呀？十四爷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奴才不明白。”隆科多有足够的聪明，他已经从十四爷那阴晴不定的话语中，听出了弦外之音。他不敢再坐下去了，“二位爷要是没有别的吩咐，奴才就告辞了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来走向门口。

老十四刚要叫住他，一直没有说话的允禵却嘿嘿一笑说：“十四弟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你不要拦他，叫他走吧。不过，李卫那小子刚从这里出去。我估摸着，舅舅是不敢找他的。老舅这样急急忙忙地要走，大概是去找图里琛的。科场的事刚出来，他不去打点一下能行吗？”

一句话说出口来，正想出门的隆科多突然又站住不走了。他不是不想走，是不能走，也不敢走了。别人不知道，可他自己心里却是清楚的。在弘时和张廷璐内外勾结，泄露考题的事上，他隆科多也插着一手哪。可这件事他自己觉着做得天衣无缝的事，阿哥们却怎么知道了呢？他正在紧张地盘算着

怎样摆脱这件事，老九允禩说话了：“你害怕什么呢？不就是和张廷璐做了些手脚，在一甲前十名里包揽了三名嘛。其实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，还要再说一句，我们也不会再在皇上面前揭穿你的。好歹咱们还有点交情嘛，隆科多你说是不是。”

隆科多也不是脓包，他可不想就这么低头。他更知道只要是陷进了廉亲王这个泥潭里，再想拔出脚来就不容易了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拼死一搏这一条可走的路。他狞笑一声开言了：“对，九爷说得不错。我是在张廷璐那里保下了一甲十名中的三人，可那却不是为我自己保的。这三个人里，一个是三爷弘时的人，一个是八爷府的太监何柱儿向我说的，而另一个则是十爷的人。怎么，我代人说情，还要代人受过吗？”

“好啊，我们算看错了你！原来你还真不是个人物，只能替别人说情，却不愿代别人受过。哼哼，说得真好！不过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你这话也只能算是白说。我问你，八爷和十爷都是龙子凤孙，他们的奴才想要个官当当，自会有人替他们跑腿，用不着转弯抹角地去求你。更何况，你说何柱儿去找了你，又有什么凭证？你既然是两袖清风，刚才我一提到图里琛，你为什么会被吓成了那样？”允禩一边说着，一边走近前来逼到隆科多的身边，“不过，爷也知道，光凭贿赂张廷璐这一条，是镇不住你这位托孤重臣的。我再问你，佟国维是怎么死的，谁向他下了毒手？说呀，你说？！”

“不不不，不是我……他是我的七叔，我，我怎么会害死他……”

一提起佟国维，隆科多可真害怕了。这个佟国维，当然也是皇亲国戚，早年曾经当过尚书房大臣，也是康熙皇上十分信任和倚重的人物。可是，后来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时，曾给百官下令让群臣推荐太子，说无论百官选中了谁，就让谁来接太子的位子。这句话后来并没有兑现，因为康熙老皇上是用这方法来考验皇子，也考验群臣的。结果，不少人都上了当，在康熙的面前失宠了。八爷首当其冲，自然跑不掉。而佟国维也是受到株连的大臣中的一个，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。说起来也许有些冤枉，但康熙老皇上这一招却大出意料之外了。佟国维是八爷党中的一名亲信，也是保八爷出力最大的人。许多大臣的保奏折子，都是在看到尚书房大臣佟国维行动后才递上去的。所以康熙恨佟国维也恨得最厉害，甚至在说到佟国维时，还骂他是“无耻”。当然，“推荐太子”这事闹哄了几天，也就不欢而散了。可佟国维却因此受到“免去职务，回家反省”的处分。

这件事情当时是人人皆知的。可人们却不知道，就在这件事的背后，佟国维和他侄儿隆科多还悄悄地留了一手。那就是他们爷俩商量好了，佟国维既然已经亮明了“保八爷”的态度，也就用不着再遮遮掩掩的了，可是，隆科多却并没有暴露。于是佟国维就让他公开地去保四爷胤禛。他们俩看准了，反正这两个王爷其中之一，必定会接替皇位。老八胜了，佟国维也就占了上风，那时，由佟国维出面保隆科多；反之，四爷胜了呢，再由隆科多出来保佟国维。为了怕以后两人中的哪一个反悔，俩人还写了字据，订了约法，一式两份，各执其一。

后来，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们的意料。四爷胜了，雍正皇朝建立了，隆科多因为保四爷登基的功劳，成了天子驾下第一重臣。他头顶上的官职越来越多，手上的权势也越来越大。按道理，他就应该用他的权力去保护佟国维，至少应该让他复职。可是，隆科多知道，这事并不那么好办。因为佟国维是被康熙皇上赶下台的，他下台又是为了拥护老八，反对当时的太子胤初，

而太子和老四是一党的。现在老四成了皇上，他怎么敢替佟国维说话呢？万一说错了，被雍正皇上骂个灰头灰脸事小，要追究起来，那可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
隆科多反复思量，这件事是绝对不能再提了。可是，佟国维不干哪，他逼着要隆科多兑现诺言。隆科多觉得与其一直拖着，不如来个绝的。只要把佟国维害死，然后再夺回那张字据，这件事就一了百了，死无对证了。

隆科多真的下手了，也真的干成了。但是佟国维被害死以后，隆科多却怎么也找不到他手里的那张字据！这件事几乎成了隆科多挖不掉、抹不平的一件心事。可是，九爷却怎么知道了呢？更可怕的是隆科多刚才说话不谨慎，说了一句“我怎么会害死他”，这不等于是自己招供了嘛。“害死他”这话让九爷他们抓住把柄，隆科多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

允禩见隆科多一直沉思不语，便走上前来说：“其实，这事说大它就大，说小它就又变小了。比如说，那位曾经当过尚书房大臣的佟国维，不是你隆科多的七叔吗？他是不是和你共同订立了什么约法之类的东西，或者说，你有什么字据落在了他的手中？比如说，他保八爷，而你却保四爷。在这场争夺江山的混战里，你们爷俩不管谁胜谁负，佟氏一门都是不倒翁。嗯，这主意确实不错。不过后来你又不想这样干了，于是，你的七叔就得‘生病’，他既然生了病也就要吃‘药’。假如有人趁给他送药的时候，多加了点什么，他可就‘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灯油尽’，想活也活不成了……”

隆科多听九爷说得这样明白，不禁一声大叫：“九爷，您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我还没说完哪。”九爷悠闲地在厅里来回踱着，“佟国维当然不能不死，可是，这老东西却不知把那张字据放在了哪里，是埋在房子里了吗？找！可是他一死，原来住的那座宅子可就要换主儿。换给谁呢？皇上一道旨意颁下，那宅子就归了三阿哥弘时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于是这急着找字据的人就又投到了三阿哥弘时的麾下。想方设法、死乞活赖地要和三阿哥换房子，而且高低换成了，可是，这位新屋主挖地三尺也没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，那宝贝却自己跑了。”说着老九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抖了一下，“看，它在我这儿哪！它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呢？说来也很简单。那个该死的老东西，一发现他吃了别人给他送的是毒药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也算是他临死之前还没有完全糊涂，他把这个小条子交给了八爷。八爷哪，又把它转到了我的手中。”九爷得意洋洋的又把那纸条抖了一下说，“唉，这玩意虽小，可是它的作用却不能低估。别看它只是一张不起眼的小纸片，可是它值钱！它能值一位头上戴着‘尚书房大臣、太子太保、领侍卫内大臣、军机大臣、京师御林军总管、九门提督’这么一大堆头衔的那颗血淋淋的人头！”

“别说了，九爷、十四爷……你，你们想叫我……干什么，我都听你们的吩咐……”

好了，正戏唱完，该着十四爷出场了。他走上来拍拍隆科多的肩膀说：“别怕，老舅，你是有了年纪的人，也是身份贵重的人，寻常那些小事，我们敢麻烦你吗？今天这事，咱们心里明白就行了，对外边权当什么都没。你该干什么，还照样地干什么。我们哪，也权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，这多好啊！不过，以后八爷这里，会有用得着你的地方的。”他回头向外喊了一嗓子：“哎，你们几个唱曲的，快过来！现在不唱，更待何时呢？”

十八回 严刑法决心扫积弊 求节俭克己当先行

李卫和图里琛两人还真能干，半个多月后，山西亏空和科场舞弊两大案件审理终结。三法司已经拟出了对罪犯的处置方略，只是觉得牵涉的人太多，怕引起朝野震动，所以没敢公布。他们把两案的细节分别写成密折，用黄匣子封好，呈进了养心殿。请雍正皇帝亲自裁决后，再颁发明诏。李卫和图里琛两人，当然要把审案的事向八爷禀报。可是，来得不巧，八爷正忙着哪。发下话来说：你们审案的经过我全都知道了。我现在正在接见顺天府主考李绂和各帘的房官，待会儿还要和十四爷商定选秀女的事情，你们直接去见皇上吧。告诉皇上，说我后晌就进宫去了。

这俩人只好来到宫门口递牌子请见皇上。还好，不一刻功夫，太监就来传旨说：“着李卫、图里琛到养心殿晋见！”

他们来到养心殿，先见着了副总管太监邢年。一打听，原来皇上正在用膳，二人连忙在廊沿下站住了。邢年笑着说：“二位，皇上已经发了话，你们俩都是侍卫，是自己人。不要讲那么多的礼数，该进就进去吧。皇上——一边进膳一边和你们说事。”

二人走进养心殿，叩头参见之后，就站在一边瞧着皇上用膳。李卫是跟皇上多年的老仆人了，他一看就喊上了：“哟，皇上就吃这个呀！咳，奴才是跟了皇上多年的人，当年就常常见到皇上每天只知拼命地做事，不但从来都不肯吃酒，而且膳也进得很清淡，这几年，奴才离开了皇上身边，没见到皇上用膳。可奴才却知道，那些个外官们，哪一个不是天天山珍海味的呀。他们中的哪一个，也比皇上吃得好啊！皇上别怪奴才多嘴，您位居九五至尊，每天又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，得爱惜自个儿的身子骨儿呀，这，这这这，这御膳也大寒俭了些嘛。这也叫四菜一汤？三个都是素的，瞧，这清汤寡水的，哪像皇上用的膳啊。皇上，奴才要说您了，您不能这样勒啃自己。奴才看着……心里头难受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他竟然流下了眼泪。

雍正一边吃着一边说：“李卫，你不懂啊。朕如今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想要什么不能得到？想吃什么又不能做来？可是，常言说得好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哪！”他推开饭碗说，“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说这些了，朕现在急于知道的就是你们审案的结果，你们俩谁来说呀？”

二人一听这话连忙跪了下来，图里琛看了一眼李卫，李卫知道自己那点水儿，不敢强先卖弄，便向图里琛挤挤眼。图里琛也就不再推辞，拿出他们俩预备好的奏事节略说了起来，他足足说了半个时辰；才算把事情说完。雍正皇帝先是盘膝端坐，默默地静听。继而又穿靴下地，来回地踱步。李卫瞧着雍正那阴晴不定的脸，心里不由得一阵胆怯，跪在地上连大气也不敢出。等图里琛说完了，他才试探地问：“主子，这两个案子一共牵连了一百八十三人。部议处分是：诺敏、张廷璐下边的十九人，一律枭首示众，其余人等也要从重处分。至于他们二人，则又和别人不同，诺敏是远支的皇亲，张廷璐是世袭的子爵。国家素有议亲议贵之制，杀了他们，会轰动天下的。应当如何处置，请皇上定夺。”

雍正皇帝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他眉头紧蹙，双眼闪光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。只要是该杀，别说是一百八十，就是一千八百，朕也

绝不姑息！”他停了下来，又一边思忖一边说，“可是，就这样结案，恐怕难以服众。尤其是科场一案，眼下尚未审明嘛，朕担心有人会看朕的笑话的，你们说是吗？”

皇上一句话出口，地下跪着的两人全都大汗淋漓。皇上的意思分明是说，他们还没有审明科考舞弊一案的真情，这样匆匆忙忙地结案，可是欺君之罪呀！李卫在心里叫着，皇上啊，不是我们不想弄明白，这案子牵连的人太多、太大，我们不但是管不了，问不动，还不能对您明说呀！

雍正似乎是看穿了他们的心思，想了一下，缓缓地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这不关你们的事。朕知道你们有难处，又说不出口来。这个案子，朕虽然不在大理寺，可内中的关节却一点也瞒不过朕。你们刚才说，此案张廷璐自己已经供认不讳，也没有说是受了谁的指使。这可真是弥天大谎，骗谁都骗不过去！试题，是亲手写就的，也是朕亲手置放在金柜里的。而张廷璐和杨名时，不过是临到开场时才折开的。那么——张廷璐的背后还有谁？试题是从何处泄露的？头一个看到这试题的又是谁？是宫女？是太监？还是亲王或者是阿哥呢？”

雍正说的，图里琛和李卫早就想到了。这案子本身最大的疑团就是：谁是第一个看到考题的人？或者是谁偷了考题，并且泄露给了别人？张廷璐当然是罪有应得，但他绝不是此案的罪魁祸首！雍正皇帝刚一开口，就把案子的核心点了出来，他们也真不好接口。李卫心眼多一些，他在地上重重地叩了三个头说：“皇上，奴才们的这小心思难逃圣上明鉴。奴才只是想……光是外边的风言风语，奴才们就已经招架不住了，怎么能把案子再往宫里引呢？其实据奴才的小见识，上书房大臣张廷玉称病不朝，就有引嫌回避的意思。说白了，他也是为了避祸。奴才以为，只有让张廷璐来承担全部罪责，才是唯一的选择。宫里的事可不能翻腾啊……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你说得有道理。”雍正抬起头来，注视着窗外，又长长地透了一口气说，“宫中的事，别说是你们俩，就是让朕亲自问，恐怕也难以问清。你们两人中，图里琛是朕的心腹，而你李卫是朕从火坑里拉巴出来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朕才向你们说了这些。眼下，西边正要开战，年羹尧已经开赴前线。开仗就要有的有粮，就要增捐加赋。这捐赋要靠各地官员来收，粮饷要靠各省督抚去办……唉，难哪！朕知道，如今的朝堂里，有不少人在盼望着这次出兵打个大败仗，打得全国一片大乱，百姓衣食无所。皇族里头，父子兄弟闹家务，也闹得越大、越乱，才越趁了他们的心。可是，朕不上当，绝不上这个当！朕要稳住前线，稳住朝局，一定得把全国治理好，治理成太平盛世。宫中的事，朕不说，别人谁也不敢说。可是，朕偏偏要说。不说出来，好像朕是可欺之君，连这点小事也看不透似的。哼，朕要真的是这样糊涂，也枉为这四十年来的雍亲王了！”

图里琛和李卫这才知道，皇上这是在发牢骚哪！他俩那悬着的心，这才算放下了。图里琛叩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既然如此，何不早降诏谕，果断处置？至于宫中的事暧昧不明，不如暂时放开，以后再做处理也就是了。”

雍正发泄了一通之后，心中似乎也平静了许多。他又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，杀人太多，总归不是件好事，得宽容时且宽容吧。”突然他的脸色一沉，“可是，像诺敏和张廷璐这样的人，罔视朝廷法纪，败坏朕的名声，对他们是绝不能宽容的。你们刚才说‘议亲议贵’，简直可笑！诺敏一个沾不上边的远支外戚，算得哪一门的‘亲’；张廷璐一个小小的世袭子爵，又有什么‘贵’

可言？从前有句话叫做‘刑不上大夫’，可也得这些人能算得上‘大夫’才行。诺敏和张廷璐能说自己是‘大夫’吗？他们也配这‘大夫’二字？不，他们是一群混帐行子！他们见钱眼开，见利忘义，连天地君亲师全都不管不要了，这样的人，一定要从重处置，一定要见一个杀一个。杀，杀，杀！杀个干干净净，杀得一个不留！”

李卫和图里琛都是一惊：哎，皇上刚刚还好好的，说要稳定朝局，不能大开杀戒，说杀人太多总归不是件好事，怎么正说着哪可就又变了呢？他们虽然常在皇上身边，可哪知道雍正皇上的真意啊？雍正生来就是一个刻薄挑剔、不能容人的性子，山西和科场两大案几乎扫尽了他的脸面，他早已是忍无可忍了，早就想大开杀戒了。之所以没有马上下令杀人，并不是他的本意，而是迫于形势，迫于大局，才不得不让步。现在一提到诺敏和张廷璐这两个人，他的怒火便又被激发了出来。满腔的怒、恨和怨气全都冲着这俩人来了。只听他说：“朕意，诺敏和张廷璐两人要定为腰斩，你们以为如何？”

李卫和图里琛听了这话又是一惊，怎么？皇上怎么能这样给诺敏、张廷璐走罪呢？“腰斩”是仅次于凌迟的惨刑啊！李卫和图里琛二人都是参加了部议的，而且已经定了诺敏与张廷璐的罪是“斩立决”。参与定罪的官员们都说是“定得重了些”，想等皇帝看了案卷后再给他们减轻一点，比如改定为“绞刑”或者“赐死”等等。这样诺敏和张廷璐虽然仍不免一死，可是，却可以在死时少受一点痛苦。这个话留给皇上说出来，实际上是给皇上留了面子，这叫做“恩自上出”。可是，臣子们也有他们的难处。如把罪名定的过轻，那可就要获罪了。怎样做才能叫“体贴上意”呢？

皇上刚才说，要给这两人定为“腰斩”。也就是说，皇上驳回了大臣们的原议，这样，不但参与审讯的各级官吏都有了不是，就连图里琛和李卫两人，也都脱不了责任。他们的想法被皇上驳回了，而且他们知道，皇上从来是只说一遍的，他的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，也不容许任何违拗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李卫他们也只能叩头领旨，心里尽管升起阵阵寒意，可是脸上却不敢带出来。

雍正也许是觉得就这样还不解气，接着又说：“朕知道，诺敏和张廷璐这两人，都是很会拢络人心，也很有人缘的。按照如今官场里的混帐规矩，这两个死囚在被押赴刑场时，他们的门生故交，亲朋好友们也都要去给他们送行。钱别呀，祭刑场啊，帮助收收尸呀，名堂多得很。朕要成全他们，既成全死人，也成全活人。你们替朕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，让那里四品以上的官吏，在诺敏、张廷璐行刑时，不论是否沾亲带故，也不论是不是门生好友，统统都到西市去‘观瞻’。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墨吏送行，大有好处！”

李卫刚想说话，却被皇上厉声打断了：“李卫，你先不要说。你想说什么，朕心里清清楚楚。等你仔细听完朕的话，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你再说不迟，这不是要杀贪官吗？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。老百姓懂什么，你贪墨了，皇上能不杀你吗？如此而已。不行，只是这样做效用不大，要叫当官的去看，一人也不许不去，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，看得心惊肉跳，看得筋骨酥软，看得魂消魄丧，看得梦魂不安！这样，以后他们的黑眼珠盯着白银子时，就会有所惊觉，就得掂量掂量，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，就得想法给自己留条后路！朕告诉你们，这些当官的，都自称是孔子和孟子的门徒，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，比他们关在房子里去读一百部《论语》、《孟

子》还管用得多呢！”

雍正皇帝说得唾沫飞溅，说得咬牙切齿，说得杀气腾腾，也说得令人胆寒。好像觉得“腰斩”还不能慑服人心，非要把文武百官都撵到西市，让他们也都陪陪法场，丢尽脸面不可。连李卫这样的泼皮无赖，都觉得皇上做得有点太过份了。刑场上，万头攒动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，又要面对死者，又要面对百姓。“死祭”、“饯别”等等，当然是谁都不敢了，因为他们心里害怕。可是，也会有人会因此而记恨的。皇上这样不给百官留脸面的作法，能让百官心服吗？

雍正皇帝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总算是舒尽了心中的怒气。李卫虽然在雍正身边生活了多年，可是，雍正这样大发雷霆地处置官员，他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吓得他什么话也不敢说了，他磕了个头讨好地说：“皇上真是圣明天子。杀鸡就是要让猴子看的嘛，不如此怎么能镇慑群丑？奴才请旨：诺敏与张廷璐之外，其余应该处决的人是不是一并执行？这样镇慑力就会更大一些。尚有山西通省官员和一十八房考官，他们应受何等处分？伏请圣裁。以便奴才等好遵照行事。”

“你们自己下去看着办吧。先拟出个办法来，再交朕定案也就是了。”

“扎！奴才等遵旨。”

李卫和图里琛刚走，六宫都太监李德全就来了。他今年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，可是，还十分健旺。早在康熙皇帝在世时，他就升了六宫都太监，所以在皇宫里很有面子，连雍正也不能不对他高看一些。见他来了，雍正忙问：“啊，是李德全吗？你不是在老佛爷那里侍候的吗，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回主子爷，内务府给万岁爷选了二百七十名秀女，今天全都在宫里等候着要见皇上呢，她们是天不亮就进来的，已经等了很久了。老佛爷叫奴才来看看，皇上忙完了没有，几时能到那边去？”

“哦，这是什么急事？朕还要见人哪，让她们先等着。”

十九回 语轻薄众臣遭申斥 敬老臣方苞沐皇恩

李德全上前一步说：“万岁爷，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来搅和万岁爷的事儿啊，是这样，这些个女孩子早上都没有吃饭，在宫里等候见万岁又跪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刚才有两个已经跪得晕倒了。老佛爷心疼她们，这才叫奴才过来传老佛爷的懿旨的。”

一听说是母后叫人来传懿旨，雍正不能再说什么了：“哦，是这样。太后选过了吗？”

“回皇上，太后老人家说，她身边的人够使的了，一个也不要。”

“那就让别的王爷们先选。”雍正不加思索地说，“各个王爷府里，凡是缺人的，都可以挑自己看中的。就连二爷那里，也要替他选几个送去。他现在虽然还被囚禁着，可他毕竟是朕的哥哥呀。”

李德全傻了。选秀女这事，历来的规矩都是皇上先选，别人后选的。可今天皇上却说要别人先选，他自己只要剩下的，这可真是希罕！他哪里知道，雍正皇帝一心全放在朝政上，他从来都是不近女色的。他认为，只有不

贪享乐，不近女色，严于待人，也严于律己才能当个好皇帝。他只想狠下一条心来，厉精图治，身体力行，改革吏治，去建立他的强大帝国。

他是这样想的，也决心这样干下去，但是，他能不能成功呢？

雍正皇上虽然不喜女色，但是要他不去选美也并不可能。放着太后派来的太监李德全在这儿，他如果不去，不是把太后的面子也给驳了吗？正巧，一个小太监进来请旨说：“外边有个叫方苞的人，递了牌子，要请见万岁。”

雍正一听说方苞来了，就显得兴奋异常。他立刻吩咐说：“请方先生暂在军机处等候，朕要亲自去接他。”说着他把脸一沉，对那个小太监和殿里的人说，“你们都听着，方苞是圣祖爷在世时的老臣，圣祖皇帝尚且称先生而不叫名呢，你们怎可直呼其名？传旨下去，以后无论是谁，也无论在哪里见到方苞，都要称先生，而不准称名！”那小太监喏喏连声地退了下去。

雍正回头又对李德全说，“你向太后禀报，说圣祖皇帝驾下老臣方苞先生来了。朕不能不先见他，请太后和众位王爷再稍等一会儿，等这里的事情一完，朕就立刻去给太后请安。”说罢，他匆匆换过衣服，便带着一大帮太监走出了养心殿。

方苞怎么来了？他不是已经被康熙皇上“赐金还乡”了吗？是的，当时是有这么一回书，可是老皇上让走了的人，新皇上就不能再召回来吗？不过，他回来得已经是太迟了。

方苞在康熙和雍正两朝中的作用，他的名声，他的学问，他的威望，他那像传奇一样的生平，都是寻常人不能比拟的。人所共知，大清帝国是在前明被推翻之后建立的。建国之初，有不少人一时还接受不了满族入主中华的历史现实，也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反抗，写诗著文就是其中的一种，有反抗就有镇压，“文字狱”既然是老祖宗发明出来镇慑文人的一大法宝，自然也就一用就灵，屡试不爽。这文字狱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，有的确实是抓住了真凭实据。有的呢，则是某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诬告陷害别人的。方苞就遇上了一回，也就成了其中的受害者。那时，方苞是桐城派的文坛领袖。有一位同乡写了一首叫做《咏黑牡丹》的诗，其中有这么两句：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。如果单从字面上看，不过是文人骚客们酒酣耳热之际的即兴抒发。可是，让别有用心的人一延伸，事情可就严重了，诗中的“朱”字，本来指的是红色，但也可分析成是代表朱明皇朝的那个“朱”字。这样一来，“夺朱”就不是“黑色盖过红色”，而成了“清朝替代前明”。那么，“异种”二字，也就不能解释为“牡丹的不同品种”，而是污骂大清王朝是“异种”了。写诗的人，理所当然地被砍了头。方苞是给这诗集作序的，自然也难逃厄运，被投进了大牢。后来虽然康熙已经觉察到方苞是受了冤枉的，并且下旨赦免了他。可是，却因官场内幕的黑暗，没有人告诉他，因而让他多坐了好几年的冤狱；还是因为官场的黑暗，在一次不分清红皂白开监放人时，他又莫名其妙地被放了出来。他化名叫欧阳宏，四处流浪而不敢回家。巧就巧在康熙皇帝一次微服出巡时，偏偏碰上了他，俩人一交谈，又偏偏对上了心思，交上了朋友。于是这位方苞先生，就从文坛领袖——囚徒——流浪汉——皇帝的私交好友，最后成为在天子面前参赞机枢重务、称先生而不名的布衣宰相。

方苞在成了康熙皇帝身边非官非民、亦师亦友的重要人物之后，还确实给老皇上康熙办了不少大事。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帮助康熙选定了接班人，并参与起草了“大行皇帝遗诏”那份著名的“万言书”。对康熙朝从大阿哥

到十四阿哥之间的矛盾、斗争；他们为争夺皇位而采用的手段；他们怎么各显才智。各辟蹊径；怎样同室操戈、刀剑齐鸣；怎么箕豆相燃、互不留情的那一重重密不透风的黑幕，一层层藤缠丝萝、错综复杂的关系，甚至谁说了什么，干过什么，方苞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他真可谓是一位身在是非之中又无法摆脱的人，也是一位熙朝的活字典！许多事知道得太多，常常不是吉兆。方苞不仅知道得多，而且知道得细。甚至可以说，朝廷里凡是重大的事情，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他不知道。一个人手里掌握的机密越多，离死亡也就越近。康熙深明此理，所以这些事情办完之后，为了保护他，就以“老迈无用赐金还乡”的名义，把他放回家乡去了。方苞也不糊涂，康熙一死，他就下定了决心，永远再不出仕。他还在远离闹市的地方，修了别墅，种上梅花，要过一过清静自然、无忧无虑的隐士生活。可是，康熙放走了他，雍正却还时刻在想着他呢。雍正在登基之初，就发出了密诏，命江浙皖三省巡抚和两江总督，向方苞送去了邀请，并转达皇上殷切盼望方先生早日去京的情意。这些人接到圣旨，不敢怠慢，就轮着班，不分昼夜地前来拜访。这哪里是拜访，分明是坐地催行！就这样，一直拖了几个月，方苞终于架不住了。虽然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，可是他不能不来，也不敢不来！

他不想走进这个是非窝，可是，他刚刚踏进这个叫做“军机处”的门坎，是非就找上来了。军机处，是雍正年代才刚刚建立的机构。是雍正皇帝的一条新政，也是除了上书房之外的另一个机枢重地。可是，方苞进来的时候，这里的人却高谈阔论正说得热闹哪。外边走进来的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，人们都不认识，所以也没有人和他打招呼。是的，当年圣祖皇帝在世的时候，方苞虽然几乎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之上，但他却没有任何职名，也无需和京城的官吏们往来。除了张廷玉、马齐和几个皇子之外，确实是谁也没见过他的尊容。现在他突然进来了，而且，一进来就大大方方地坐在了那里。开始时，还真有人看见了，不过他们只是感到可笑，因为这个糟老头子，长着一张干黄瘪瘦的大长脸，留着两撇细细的老鼠胡须。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套在瘦弱的身子上，显得又宽又大。一双精亮的小眼睛里，闪着贼也似的光芒。看年纪嘛，大约有五十多岁。这相貌，这打扮，说句老实话，还确实让人不敢恭维。他，他是干什么的呢？

方苞才不管他们怎么评价他呢。他正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，专心致意地听热闹。他想听听雍正新朝的这些个官员们，是怎样为雍正皇上卖力的。可是，他不听还好，一听之下，使他大失所望。原来他们谈得最起劲的，竟是一个京都红妓苏舜卿！有人在学着她说话的声调；有人在说着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娇情；有人在形容她的美貌和琴棋书画样样拔尖的能耐；还有人在说她如何让那个叫刘墨林的举子吃了闭门羹。说的，笑的，闹的，唱的，把这个堂堂机枢重地，翻成了歌楼酒肆。就在这时，忽然门口一声高喊：“圣驾到！”随着喊声，雍正皇帝已经跨进了房门。

事出仓促，在座的人全都慌神了。抢着戴帽子的，挣扎着穿靴子的，干瞪着俩眼吓傻了的，忙乱中碰翻桌椅的，你挤我撞，你争我抢，相互推拉，相互怒视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可就是全都忘了向皇上叩拜行礼！方苞微微一笑，款款走上前去，弹弹袍子角上那并不存在的灰尘，从容不迫地跪下，向皇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：“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，恭请皇上万岁金安！”

雍正皇帝满面笑容地站着受礼，又伸手把方苞搀起来说：“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，叫朕想得好苦呀！算起来，你离开京城有二年了吧。这一向身子可

好？嗯，看起来你满面红光，似乎是更健旺了，朕真是为你高兴啊！来来来，你先请坐。”

在场的人听到皇上这样说，才知道这老头子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方苞。这才觉得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妥，也才意识到还没有向皇上行礼。他们连忙跪了下来参见皇上，可是，已经晚了！皇上早已收敛了笑容，冷冷地说：“这里是军机处，顾名思义，是处置军国大事的枢要重地。你们胆敢在此大声喧哗已是不敬，还说些什么粉头妓女的丑闻，成何体统？说，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的？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开口，但又不敢总是拖着呀。人群里官最大的就数那个叫李维钧的了，他鼓着勇气叩了个头说：“臣等是奉了吏部的委扎，前来叩见皇上陛辞的。因不知这里是军机处，只看着好像是几间空房子，就进来歇息笑谈。求万岁恕臣等不知之罪。”

“啊？这么说，你倒是有理了？”雍正冷冷地说，“朕并没说不让你们进到军机处，而是听着你们那近于无耻的谈话恶心！宋代是怎么亡的你们都清楚，不就是因为文恬武嬉吗？殷鉴不远哪！”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李维钧，“你叫李维钧是吗？你是读饱了书的翰林，难道不知道做官就得像个做官的样子，回话也要老实回话吗？朕下旨要天下官员不得观剧，可你们却在这里大谈青楼红妓，把嫖娼争彩的话头都说到军机处来了，真是无耻之尤！你们不是要‘陛辞’吗？好，这就算是辞了。回家去好好想想朕的这些话，每人都写出一份请罪折子递进来让朕看，你们，全都给朕出去！”

皇上说，“这就算是辞了”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都免职呢？没准，那得看他们的请罪奏折写得如何，也还得看皇上是不是会对他们开恩。看着他们一个个灰溜溜地低着头走了出去，雍正又对门口站着的太监说：“你到内务府传朕的旨意，在这个门口立一块铁牌。写上：无论王公大臣，贵胄勋戚，不奉旨不得在此窥望，更不得擅自入内！还有，立刻从乾清门侍卫中抽调人来，做军机处的专职守护；再到户部去传旨，选派六名四品以上的官员，到这里来做军机章京。要不分昼夜，在此轮值承旨。”

雍正皇帝说一句，小太监答应一声。等皇上说完了，他利索地磕了个头，便飞也似的传旨去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方苞一声未出，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在看着。雍正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，他早就知道了。今天雍正当了皇帝，自然要比从前更严厉，这是方苞意料之中的事，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。

雍正回过头来对方苞笑着说：“先生，真是想不到，你刚进京来，就看到了这窝心的事。好了，这也算完了朕的宿愿，军机处以后就成为朕的左右手了。原来朕想在这里和先生好好说说话。可是，你看这里现在要什么没什么的，太不成话了。咱们还是到养心殿去谈吧——邢年，告诉御膳房，给方先生准备午膳。叫他们拿出本事来，做得好一点。来来来，方先生，你和朕同乘銮驾到宫里去。”

方苞连忙说：“万岁，这怎么能行？臣乃布衣白丁，岂敢褻渎皇上万乘之尊？那样就要折了臣的阳寿了。”

雍正哈哈大笑：“好，说得好啊！不过方先生，你是儒学大家，难道也信这些不成？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朕就和你安步当车，一同步入皇宫。”

“臣方苞不胜荣幸。万岁，请——”

走在通往皇宫的路上，方苞向在天街上等候召见的人群看了一眼。心想，这可好，我本来不想在这紫禁城里显山露水的，叫皇上这么一来，反倒

更加出众了。但他知道皇上的脾气，从来是不容别人违拗的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
进了养心殿，皇上盘腿坐在大炕上。又命太监给方苞搬了一个绣墩来，方苞叩头谢恩欠着身子坐了下来。养心殿曾是当年康熙在世时方苞常来常往的地方，如今新君即位，这里已经换了主人。想起老皇上康熙的知遇之恩，方苞不由得心情激动。他没有急于说话，他知道，雍正皇上是个沉不住气的人，他一定会先说的。果然，雍正一笑开言了，“先生，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基就把你请来吗？”

“皇上恕臣愚钝，臣不知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不会不知道的！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就不会在家一直拖着不肯进京了——你且等等，别说话。朕绝无责怪你的意思，你也不要谢罪。这里面的缘故，恐怕只有你知朕知。咱们心照不宣吧，这是朕想说的第一句话。第二句是，先帝当年怎样待你，朕也会怎样待你。你心里不要存个‘伴君如伴虎’的念头，那样就让朕大失所望了。”

雍正的话是笑着说的，可是方苞听了却不觉浑身打战。对于这个四爷，方苞是太了解了。在康熙晚年作出的重大决策中，方苞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。对于皇室内幕，方苞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雍正能够即位，有方苞的一份功劳。但雍正那阴鸷狠辣，把恩怨看得极重的性格，方苞也是清楚的。方苞之所以迟迟不来北京，就是他拿不准这个新皇帝是要回报他方苞的举荐之功呢，还是要用方苞这块石头，去打至今不肯臣服的阿哥党？刚才皇上所说的两句话，第一句，似乎是在怪他没有马上应召进京。但皇上又说出“心照不宣”和“朕知你知”的话，是原谅了他；第二句就更明白了，那是点明了你不要因为皇上的脾气不好，而心存疑惧。更不应该有“伴君如伴虎”的念头，在皇上的面前阳奉阴违！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压力，是瞒不住方苞这个绝顶聪明的人的。此时此刻，方苞能不赶快表明自己的态度吗？他连忙起身离座跪了下去：“臣怎么能这样做？臣又怎么敢这样做？方苞乃是一个待决的死囚，被先帝超拔出苦海又委以重任，言必听，计必从，这样的恩遇自古能有几人？报答君恩就当以身许国，臣岂敢以利害祸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！况且万岁还在藩邸龙潜时，臣就常常聆听教诲。也深知万岁待人则宽厚仁德，对事则是非分明，臣早已衷心感佩。臣不过一个穷儒，身受两世国恩，怎敢以非礼之心来上对圣君？”

二十回 敬先贤君臣结同心 训后生雍正动真情

“方先生请起。”雍正放心了，“先生果然明白朕的心意。朕所期待的，就是你的这番话，这个心！朕召你进京来，为的是借你的才华，辅佐朕成功。将来，朕是一代令主，而你也将成为千古名儒——朕说这话，并不单单是酬谢你的功劳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万岁，臣并无尺寸之功于圣上，请皇上明训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”雍正开怀大笑，“你很会说话，也很能责己。这一点朕虽与你心照，但却不能不宣，当初先帝立传位遗诏时，你是在旁边的。先帝曾在选朕或是选十四弟之间，长期犹疑不决，后来先帝征询你的意见，你是怎

么说的？”

方苞一下子愣住了，他怎么也不明白，他和康熙皇上当年的对话，那个所谓“法不传六耳”的谈话，雍正怎么会知道了？此刻雍正皇帝见这位学贯古今的大儒、被自己摆弄得惶恐不安，他发出了满意的微笑，“方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忘了你曾经对先帝爷说的话了吗？来，你看看这个吧！”

雍正皇帝用隆重的礼节把方苞老先生请进了皇宫。两人刚一说话，雍正就问方苞说：“当初先帝在挑选继位的皇子时，曾在朕和十四阿哥之间长期犹豫不决，后来，先帝又征求先生的意见，你方先生却只说了三个字，便让先帝定下了决心，这三个字真可谓是一字干钧啊！先生、你还记得这回事吗？”

方苞怎么能忘了当时的情景？他清清楚楚地记得，那是在康熙六十年发生的事，是在号称“宫内之宫”、“园内之园”的“穷庐”里发生的事。“穷庐”，这个从外表看似一点也不惹眼的地方，座落在畅春园内一大片浓密的松林里。在这里侍候的太监，全都是被刺穿了耳膜和吞了哑药的聋哑人。晚年的康熙就在这个十分隐秘，又绝对安全的小殿里处理军国大事，而其中最要紧的便是起草“遗诏”和选择接替皇位的人。方苞并没有任何官职，但他的地位却分外重要。因为，他是老皇上的朋友，是唯一可以和康熙畅怀交谈、毫无顾及的人，也是老皇上在遇到难决的事情时，唯一可以咨询的人，在诸皇子拼命争夺承继大权时，康熙和方苞谈得最多的题目，便是逐个地品评各人的优劣。他们谈论得最多、康熙皇帝最拿不定主意的便是老四胤禛和老十四胤是。两兄弟是一母所生，又各有各的长处和不足。最后，方苞建议说：“观圣孙”。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因为康熙最看中，也最喜爱的皇孙，就是四爷的二儿子弘历。康熙当时并没有明确表态，只是叮咛方苞说：“朕要再想想，此事你千万不能向外透露。法不传六耳，一旦泄露出去，朕就是想保你，也是不能了。”方苞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也知道假如他不听康熙的招呼，就将受到最严厉的处分，恐怕杀头、灭门都是有可能的。不过，方苞可也不是一般人，事君以忠，待友以义，这些做人的基本道理他还能不明白吗？更何况康熙对他又是如此的信任呢，现在让方苞感到吃惊的是，这个只有康熙和方苞两人知道的，“法不传六耳”的秘密，雍正皇帝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？

雍正皇帝看方苞陷入了迷惘，这才微笑着拿出一个黄匣子，取出里面用黄绫包着的册子来：“先生，请看，这是老人家留下来的御笔札记。”

方苞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，打开一看，真的是先帝亲笔所书，真的是先帝的手泽呀！只见上面有这样的一笔记载：

今日征问方苞：“诸子皆佳，出类拔萃者似为四阿哥与十四阿哥。然天下惟有一主，谁可当者？”方苞答奏：“唯有一法为皇上决疑。”问：“何法？”答曰：“观圣孙！佳子佳孙，可保大清三代昌盛！”朕拊掌称善：“大哉斯言！”六十年正月谷旦记。

这篇札记上的字迹一笔一划俱都十分认真，却略显歪邪。很显然是身在重病中的康熙，化费了很大努力写成的。方苞看着这熟悉的字迹，想起当年康熙皇上对自己解衣衣之，推食食之的恩义，和同窗剪烛论文，共室密议朝政的情份，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似血似气，又酸又热的苦涩。他的喉头哽咽了一下，两行老泪夺眶而出。

看着方苞如此动情，雍正皇帝不胜感慨。他起身下炕，在地上来回的

踱步，心潮起伏地说：“为君难哪！先生当年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，先帝已经完全明白。朕身边有他老人家的一个‘好圣孙’，也就是现在的‘四爷’宝贝勒弘历。”雍正略一停顿，接着说道，“方先生，你好狠心哪！朕原来一心一意地想当个逍遥王爷，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做这天下第一难事。可是，你把朕推到了火炉上烤还觉得不够，又要朕的儿子也来受这份煎熬！从私心来说，朕对你甚是不满；但就公心而论，你为大清奠定了三世鸿基，功在社稷，朕又要感激你。所以，无论公私，朕都要对你负责始终，你明白吗？”

方苞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他太明白了！康熙皇帝的决策过程。雍正是怎么当上皇帝的，有哪一点不是方苞亲眼目睹，亲自参与的？对于这位皇上，方苞可以说是知之甚深。他也明白，刚才的这番话，是雍正不能不说的。方苞更清楚，皇上的话有一半是真的，却有一半是假的。说真，就是雍正自己连做梦都在想着当皇帝，不但自己想当，而且更想让儿子、孙子，世世代代都来做皇帝。要是不想，他当初还和阿哥们争的什么劲儿？说假，是指雍正刚才那“把朕推到火炉上”，“要朕的儿子也来受这份煎熬”的话。那是货真价实的假撇清，是做了样子让别人看，说出口来要别人听的。不过，方苞现在既然来到这是非圈里，也不能一见面就揭穿它。再说，揭穿了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，方苞稍一思量，便回答说：“皇上如此推诚相见，臣怎敢不以愚钝之才，为皇上效鞍马之劳？但臣毕竟是已近花甲的人了，黄花昨日已去，夕阳昏月将至。臣恐怕误了皇上孜孜求治之心啊——曾记得圣上藩邸之中大有人才，何不选拔上来，帮助皇上在上书房里办些差使呢？”

方苞的话，雍正皇上也是一听就明，他这指的是邬思道。是的，邬思道确实是位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可是，雍正却有三不能用。其一，就是雍正认为邬思道在帮助自己夺取皇位时，已经累得心力交瘁，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建树了；其二，邬思道过去为四王爷尽力时，一直是隐姓埋名的，因为他曾经受过朝廷的通缉。雍正登基之后，突然启用他，肯定会遭到别人的攻击；其三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邬思道手里掌握的有关雍正的机密太多了。不杀他已是宽典厚恩了，怎么还能再用他？小用，他会觉得屈才；大用，他又会给自己掣肘。但是，雍正也知道，这三条理由，哪一条也不能明说。所以，他也只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了，便说：“先生所见虽然不错，但原来藩邸旧人，朕已用了不少了。年羹尧现在当着大将军，戴铎在作着福建按察使，就连李卫，也已做到了布政使。朕一向提倡天下为公，可又一直在用朕的旧人。让这些都成了出将入相的人物，后人将会怎样评价朕的政绩？再说邬思道身有残疾，也不便让他在朝里做官。唉，朕也有自己的难处啊！方先生，朕今日向你交了底，望你能体谅朕心。”他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一回头，见太监们已经抬着御膳桌子进来了，便亲切地向方苞招呼一声：“哦，咱们只顾了说话，瞧，是进膳的时候了，方先生，请，咱们边吃边谈吧。”

这桌御膳是专为方苞准备的，虽然算不上是皇宫大筵，可也足够丰盛了，雍正皇帝让方苞坐在自己身边，还不断地用筷子指着一道道的菜说：“请啊，方先生，不要客气嘛。咱们君臣难得有机会在一起进膳。你爱吃什么，就尽管吃呀。”

和皇上一起进膳，方苞可不是头一回。当初康熙皇上在世时，他经常能得到这个荣幸。

康熙皇帝是位十分体贴下属的君王，他知道，让谁和皇上同坐，他也不敢放胆吃。所以总是单独为方苞开上一席，好让他吃得畅快。今天可好，

这位新君让自己坐在他的身边，两人又挨得这样近，而且这位皇帝又是个脸色说变就变的冷面王，方苞能吃得下去吗？他恭谨地欠着身子坐下。一边回答着雍正的问话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动筷子。心里还在不停地打着算盘，生怕给皇上一个坏印象。这不是吃饭，这简直是活受罪！雍正平日的膳食非常简单，吃得既少，还不爱荤腥油腻。方苞才刚吃了一点，皇上已经要漱口了。方苞一见这情景，连忙起身就要谢恩，却被雍正一笑拦住了：“方先生，朕知道你还没吃饱哪。先帝在时，常常开玩笑说，‘别人是心宽体胖，可方苞却是体不胖而心宽。他是位放开肚皮吃饭，立定脚跟做人的君子’。今天这膳食是专为你预备的，并不合朕的胃口，所以朕不能陪你了。朕到里边去看折子，你能吃就多吃些。要不，糟踏了不也是可惜嘛。”

雍正说完就抽身进去了，方苞这才放下了心。说实话，他今天早晨因为赶着进宫没有吃好，还真是饿了。皇上一走，方苞如释重负。连三赶二地扒拉了几口，就忙放下筷子，进去谢恩了。雍正一边奋笔疾书，一边说：“方先生，吃好了吗？请坐下，朕马上就完。”

方苞谢恩入座，心里却在想：好，还是当年那份勤勉。嗯，算得上个好皇帝！是的，从方苞见到雍正皇帝到现在，他所得到的印象都是很好的。他们之间的谈话，也可以说是坦率和真诚的。尽管方苞初来时的疑惧并没完全消失，但雍正却用自己的行动，使方苞对他多了几分信心。

小太监进来请旨，说马齐、隆科多和李卫、田文镜、杨名时以及孙嘉淦，都正在外边等着请见皇上。雍正放下笔来，揉揉手腕，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传他们进来。先生你只管坐着别动，也无需和他们见礼。”方苞听了心中又是一动：哦，今天来的正是铸钱、山西和科考三个轰动全国大案的官吏，看来是要我帮皇帝说话了。可是，皇上既然没有明说，我又怎么能随便开口呢？

一群臣子列队进内，向皇上叩见行礼。大家都看到了端坐在皇帝身边的方苞。可是，大家却并不认识，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资格和皇上一起端坐受礼。

只有马齐，因原来就是上书房大臣，曾经见到过方苞。可是，也只敢和方老先生四目相交，算是打了招呼，却不敢冒然说话。雍正今天似乎是心情很好，笑着对从大臣说：“好好好，今天三路诸侯齐到，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‘孟津会’了。李卫，你是这三个案件掌总的，你就先说说吧。”

“扎！”

李卫答应一声，从靴页子里抽出一份折子来。不过，方苞却不知道，李卫所看的却不是一般人所谓的“奏折”。他看的，是他自己画出来。别人谁都不懂的图。那上面，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记号。有的地方是个人头，有的地方却像是一个大瓜。可就这鬼画符似的图画，李卫眼睛瞄着，嘴上说着，竟然也把这三大案件说了个明明白白，一丝不爽。

雍正一句也没有插言，一直等到李卫说完了才问：“完了吗？”

“回皇上，奴才说完了。”

“诺敏是什么处分？”

“回万岁话，奴才等拟定的是腰斩。”

“张廷璐呢？”

“他和诺敏有所不同。奴才和图里琛又按皇上的旨意议了一下，觉得这是个受贿贪墨、科场舞弊的案子，更应该从重处分，所以定为凌迟。”

雍正正在思考着，好大一会没有说话。突然，他回过头来问方苞：“先生，你看他们拟的罪名合适吗？”

方苞略一欠身答道：“万岁，臣以为定得都太重了些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万岁以严刑峻法来改革吏治的本意，臣以为切中时弊。”他向李卫看了一眼又说，“但他们没有体察万岁的初衷，定得重了些。比如诺敏的罪，显而易见是受了下属的撺掇，才上下勾连，通同作弊的。他的主要罪状是欺蒙君上，袒护下属。现在既然放过他的下属，对诺敏的量刑似也应该从轻。为了给朝廷稍存脸面，应判‘赐自尽’更为合适；张廷璐一案并未审明。为整饬吏治，杀一儆百，对此案从重从快，这想法是好的。但纳贿并非十恶不赦之罪，与叛上谋逆是有区别的。如果给他定了凌迟，就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。以后真的有人称兵造反，当如何处置呢？所以臣以为，定为腰斩足矣。”

雍正皇上暗自称赞：好，方苞不愧大家，说出话来真有画龙点睛的功效。而其中最让雍正感到得体的是两句话：第一句“给朝廷稍存脸面”。雍正心里明白，方苞指的是皇上刚刚表彰了诺敏是“天下第一抚臣”，转脸就又把他也处以腰斩，确实是让皇上没法下台；第二句，方苞说的“此案并未审明”，更是一针见血。以“并未审明”之罪加以极刑，也实在有点说不过去。李卫在一旁听了，心中也是极为佩服：嘿，这老头儿，还真有两下子！马齐也从案件审理中大约知道，这里面是戏中有戏的。但他久经大难，早就心止如水了。在这种场合里，更是一言也不肯多说。隆科多听到方苞说什么“谋逆”、“造反”之类的话，心里就有点发虚。他也是只能老实地听，却不敢多说一句。

可这里面还有个刺儿头，就是那个孙嘉淦。在铸钱大案里，孙嘉淦先是受了申斥，继而又升了官职，他有点浮躁了。此时他见房里人都沉默不语，就上前跪了跪说话了：“万岁，不能这样！方老先生的大作，臣是从小就读过的，也从中受益匪浅。可今天聆听他的这番言论，却又大失所望！请问方先生，您既然说‘案子并未审明’，就该要求查个水落石出，然后分别等次，按律严究。怎么能这样稀里糊涂的就要结案呢？”

方苞没想到雍正身边还有这样大胆的人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嘉淦，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。直看得孙嘉淦心里有点发毛了，才微微笑了笑说：“好，说得好。你既然称我为‘老先生’，我也就不客气地叫你一声‘后生小子’了。你只懂得一个‘执法要严’，可你却不懂在情、理、法这三个字中，还有经有权，各不相同，而在衡量时又要分出轻重、缓急来。天下之大，道藏之深，不是一句话能够概括的，也不是用一把尺子能够量准的。就用你自己经历过的事来说吧，圣上采用了你的铸钱之法，却又曾贬降了你的官职，你难道不能从其中悟出来一点道理吗？”

孙嘉淦头一梗还要反驳，雍正却抢先发话了：“孙嘉淦，你还太嫩啊！诺敏和张廷璐都是朕平日十分亲近和信任的大臣，可是，他们还是辜负了朕的殷切期望。先帝在日，总是讲‘清水池塘不养鱼’，而要‘和光同尘’的道理，朕当时也不甚明白。如今朕自己碰上了这些事情，也算悟出了一点。你们都知道，朕是虔信佛教的。佛心无处不慈悲，朕平日走路时，连别人头上的影子都从不敢踩，何况杀人！现在天下官吏贪贿之风，已经闹到不狠心整饬、不开杀戒不行了！可这杀戒应该开多大？杀人应该杀多少？像这样的巨案、大案，一下子就有几百颗人头落地，后世的人将怎么评价朕这个皇帝？

孙嘉淦啊，天也给了你一颗心，你就用这颗心去好好想想。想好了，想清楚了，再来方先生面前晓舌。”

第二十一回 肩重任必须公忠能 治乱世岂可无约法

雍正皇帝迫于局势不得不作出让步，将苛刑峻法稍稍收敛，也将对诺敏和张廷璐的处分稍稍减轻。不过他的这种处境，这种心情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和理解的。孙嘉淦出头反对，受到了方苞的教训，皇上也严厉地责备了他。孙嘉淦不言声了，可是，在一旁的田文镜却忍不住还想说话。孙嘉淦说的是考场舞弊案，追的是“尚未审明”这句话。田文镜呢？他是山西官员贪贿案的见证和首告人，他觉得就这样给诺敏一个“赐死”的处分，太便宜诺敏这小子了。一想起自己在山西时遭到的种种非难和羞辱，他的气就不打一处长来。不行，不能让诺敏这样死，我得再向皇上奏本，起码也要他像张廷璐那样，闹个“腰斩”什么的，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可是，他这里刚想说话，却早被雍正皇上看见了。雍正踱着步子来到近前，指着田文镜对方苞说：“方老先生，你来看，这就是揭开山西秘密的田文镜，他可是朕的老相识了——田文镜，当年黑风黄水店的事你还记得吗？”

皇上此言一出，把田文镜惊得差点喊出声来。皇上说的那个黑风黄水店的事，田文镜怎么不记得？他不但记得，而且是永远也不能忘怀的。那年田文镜和李绂两人进京赶考，在黄河滩上住进了黑店，被店主用麻药放翻。要不是凑巧遇上当时还是皇子的四爷，要不是四爷手下有狗儿和坎儿这两个机灵的孩子，他和李绂就没命了。可是，第二天临别时，四爷分明交代过一句话：“黑风黄水店的事，以后不要说出去，说了对你们不会有好处的。”后来田文镜和李绂来到北京，才知道四爷的深意，那是怕他们搅进阿哥党里去。他们当然不会想到，这趟黄河故道行的后面，还有雍正皇帝永远也不能向人说出的秘密。不过，这俩人还是从心底感激四爷的。四爷当上皇帝后，他们都受到了重用，干得也都很卖力。他们觉得，不这样，就无以报答皇上对他们的救命和知遇之恩。可是，田文镜却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件藏在心底多年而不敢说出来的事情，万岁自己却把它翻出来了。他连忙叩了个头回奏说：“万岁，臣怎敢忘了圣上的生死骨肉深恩？当年若不是托了皇上的洪福，臣早就化作灰烬了。但臣谨记万岁当年的谆谆嘱咐，虽时刻铭记心头，却不敢在人前有丝毫卖弄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常言说君臣际遇难，如此生死际遇，更是一生难得第二次。正因其难，所以朕也是轻易不肯妄言际遇，也并不指望你和李绂二人来报答朕的恩情。圣人云：君子爱人以德。朕用人从来都出自公心的，从不以小恩小惠小巧小智来拢络人。朕今日旧事重提，是看你确实是个有良心的人，知道要忘身报恩不计较利害。好，很好，朕要的就是你这个良心，你这忘身报恩的良心。只要有了这良心，你就大胆地干下去吧，你会终生受用不尽，朕也绝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殿里的人听了他们君臣之间的对话，都不免吃惊。因为在雍正登基之前，这俩人都是默默无闻的人物呀。人们只知道李绂是正牌的科甲出身，而

田文镜则是纳捐除授的。化钱买的官本来是不吃香的，可是，田文镜却有幸当上了去陕西向年羹尧传旨的“宣旨使”，他回来时又搅起了山西这场大案。怪就怪在皇上还真听他田文镜的，田文镜说山西有事，山西果然就出了事。那位李绂，原来的官只不过是小小的学差，要论资历，还嫩着哪！可是，科场舞弊案刚一发现，他就被任命为顺天府恩科的主考，而且还只用他一人，连个打下手的人都没有，这是多大的信任哪！他们俩怎么升得这样快呢？哦，现在明白了，原来这两人还和皇上有这么一段渊源啊。方苞想的更多，因为此前不久，皇上还对他说，不能多用私人，可田文镜与李绂不也是与雍正关系密切的人吗？眼下看看在这养心殿的人，除了马齐这个熙朝老人外，哪一个不是雍正亲手提拔上来的呢？

他正在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旧文镜却开言了：“臣田文镜身受两朝国恩，并不是仅仅为了黑风黄水店的事要报答皇上。圣祖爷在位时，臣只知对圣祖尽忠效力；当今皇上即位，臣也只知为皇上尽忠效力。其它皆是身外之物，臣从来也不去想它。万岁适才所言的‘忘身报恩’一语，臣不敢当。”

方苞听他这样一说就明白了：哦，这人别看不是科举出身，可他说话却很得体，也很会投人所好，让你挑不出他的一点毛病来。再细心一想，雍正刚登大室，要是不这样破格用人，还真是不能成就大事。难道不用他们，还能用心怀二志之人吗？想到这里，他便点头插言说：“嗯，好。公、忠、能，三者俱备，难得呀！”

田文镜刚才说的已经让雍正皇上很满意了，方苞这么一点，更点得正是地方。雍正觉得好像让人给搔了痒痒似的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舒服。他的脸上都放出光来了：“方先生，说得好。说得好啊！田文镜职位并不高，可是他却能忠心用事，一心为公，不枉了朕对他的一片期待之情。诺敏也曾是朕的亲信大臣啊，他上下勾连，狼狈为奸，不论是在山西或者在京城，都是要风有风，要雨有雨的人物。田文镜路过山西时，诺敏正是飞扬跋扈，不可一时之际。田文镜偏偏在别人都看不到的地方，在别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上看出了毛病。而且从不能插手处插手，从不能进步处进步，终于使此案真相大白于天下。这番捏沙成团的手段，堪称一个‘能’字。事君以忠，一心为公，都是臣子的本份，但这个‘能’字却不是人人都可以办到的。方先生给他概括为‘公、忠、能’三个大字，这话说得真好，可以当作任用天下官员的三字真经！”

听到皇上这样评价自己，田文镜心里的那份得意就别提了。他可不傻，他心里明白着哪！要是皇上真地知道了，他田文镜的这个“能”字，其实并非他自己的本事，而是比他更“能”的邬思道替他挣来的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是他田文镜用高价买来的，皇上将会怎么看他呢？

一直没有说话的马齐现在可找到机会了：“圣上此言极是！大凡一个人受了朝廷的厚恩，总是要报答的。而且只要他稍有天良，最起码也能作到体贴圣心，为国分忧。所以，这忠与公二字不难。难就难在既忠且公而又能，三者俱备。如今天下百废待举，像田文镜这样的能员，臣以为越多越好。”

马齐不愧是两朝元老，这马屁拍得也正是地方，说的又正是皇上眼下最爱听的话。雍正不禁击节赞赏：“对呀，就是这句话。朕今天还想说说李卫，他本来是朕的家奴，表面看来好像也没什么大学问，朕为什么这样重用他呢？就是因为他一心一意地就知道为朝廷尽忠，为百姓做事。有时事情迫在眉睫，他不请旨就去办了，而且常常办得很好。难道他就不明白万一办砸

了，自己也要承担罪责吗？不，他没有想到要事事处处成全自己。可是，他没想到的，朕却要替他想到。朕要成全他，因为成全了他，也就是成全了朕自己嘛！常言说得好：‘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意插柳柳成荫’。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，都不要故意去做，故意地要做给别人看。就如你们科甲出身的人，动不动就先想到‘名’，想到要保持名节呀，要扬名万代呀，这很不好。因为你一想到要留名，就不能全公，全忠，也自然不能全能了。孙嘉淦，你现在知道朕为什么要先挫辱了你，然后再升你的官职了吗？”

孙嘉淦听皇上说得云遮雾罩，正不得要领哪，突然皇上把话题又转到自己身上，而且还又是指责。听皇上话里的意思，好像连李卫这混小子都比他强。他心里不服气却又不敢明说：“皇上，请恕臣愚昧。臣请皇上明训……”

雍正回过头来看了看孙嘉淦，见他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恐惧，雍正满意了。他在心里说，嗯，朕要的就是这样的人。他盯着孙嘉淦看了好久才说：“那天朕把你赶出了养心殿，你却想在午门自尽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“……回皇上，有……”

“做儿子的受到父母的责备，想不通便要去自杀，给父母留下一个不慈的罪名，这算得上是为父母尽孝吗？”

“不，不算尽孝。”

“臣子受了君王的责备，感到受了屈辱，便也去自杀，给君王留下不仁的罪名，这算得上是尽忠吗？”

“不，不能算。”

“着啊！那天你受到朕的挫辱，不想想其中的原因，也不想想这件事情的后果，就要撞死在午门，给自己邀得一个‘尸谏’的美名，让自己能名垂青史，标榜万代。你的心愿达到了，可是，在养心殿里坐着的朕呢？后世将怎样评价朕这个皇帝呢？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真有醍醐灌顶的功效，孙嘉淦磕下头去：“万岁，臣知错了。”

雍正放声大笑：“哈哈哈哈……这就对了。告诉你们，朕自己就是个孤臣，也是在四周皆敌，一片喊打声中苦斗过来的，所以朕最不喜欢的就是脓包软蛋，但朕也绝不赞成那种只知逞血气之勇、匹夫之勇的人。朕要的是公忠能三者兼备的人，是像田文镜和李卫这样的人！”

众大臣听皇上说得如此入情入理，心中都十分感动，一齐跪倒：“臣等一定要凛遵圣命！”

雍正见说服了众人，心里也是十分高兴，但他突然想起太后那里还正在等着他哪，便笑了笑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方先生且不要回去，顺天府恩科的试卷已经送进来了。请先生把他们选的一、二甲的卷子再看一遍，从中选出三十名好的来，朕回来时再看看。哦，对了，贵州省巡抚出缺，吏部提了个名单上来让朕挑选。朕的意思，杨名时就很好嘛。杨名时，你自己看呢？”

雍正今天是正在兴头上，其实委派什么人去做事，还用得着问下边吗？这不，他这一问，还真问出题目来了。杨名时进来这半天还没有说话，不是他不想说。是因为没逮着机会。吏部的人前两天就透信给他，说，想派他到贵州去当巡抚，他听了很不高兴。因为他知道，贵州是个有名的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穷地方。那里苗瑶杂居，土司猖獗，割据一方，危害全省，号称“天下第一难治”。再加上云南总督蔡珪，又是个蛮

不讲理的人，仗着手中有兵，什么事情都敢干，尤其是爱干涉地方行政、民政，和他共事，可以说是难上加难。他正在想着怎么向皇上委婉地说明，求皇上开恩，免去了他的差事，不料皇上却抢先说了出来，闹得他手足无措了。不过，这杨名时也不是不敢说话的人，他略一思忖就老实地顶了回去：“回皇上，臣不愿去！”

此言一出，殿里的人全都惊得呆住了。怎么，这杨名时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吗？竟敢当面顶撞皇上，拒不遵从皇上的指派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杀头之罪呀！不要说别人，连方苞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方苞是见过大世面、也懂得规矩的人啊，庙堂之上，皇帝面前，谁敢对皇上这般无理呀？任何一代的君主，也都是金口玉言，说一不二的。更何况雍正的脾气个别，他说话从来是只说一遍，必须遵从而不容反抗的。杨名时是疯了，傻了，还是脑子出了毛病？谁给他了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当面顶撞皇帝呢？方苞今天算真的开眼界了，敢情；打从他来到雍正身边，听到的，见到的，全都是这性子！方苞就是想从中调和，也不知打哪儿开口了。

雍正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杨名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他本来是要走的，太后那里可能早就等不及了。他原想着，自己已经说了，杨名时叩头谢恩，说一声遵旨，这事就完了。现在，杨名时说的却是：“臣不愿去”，这可真稀罕！要知道，雍正从当王爷，甚至还在当贝勒的时候，就没听谁敢说这样的话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！他突然站定身子，用怀疑的口气厉声问道：“嗯？朕没有听明白，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是，臣不愿去贵州。”

这次雍正可不能再说不听清了：“什么什么，你不愿去贵州？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回万岁，贵州巡抚一职非臣所能，臣宁愿还回湖广去当藩台，也不愿升迁。”

雍正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这是他就要发火的前兆。他向身边的太监要了一杯热茶来，喝了一口，狞笑着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你不愿去贵州，却要回湖广，可湖广也不是最好的地方！听人说过吗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里才是好地方哪。朕要派你去杭州当个布政使，大概你就满意了。你愿意去吗？！”

杨名时并没有被雍正的气势吓住，他抬起头来庄重地说：“万岁误解了臣的意思，臣并非贪图享受、畏惧艰险之人。据臣所知，从康熙五十九年至今，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，贵州巡抚一职，已经换了七任。除了其中一人是因为父亲病故报了丁忧的，难道另外的六人都不称职吗？不！是他们的头上压着一位蔡大人，蔡上将！臣招惹不起这位国家柱石，就是遵旨去了，恐怕要不了一个月，就会因毫无建树而被参革回来。到那时，臣将无法向圣上交代，也违背了圣上命臣去黔的宗旨。且万岁命臣去贵州，任臣以封疆大吏之要职，臣不想当这第八人。因为臣知道，此等重要职务频繁更换、形同儿戏的作法，不是万岁的初衷。所以臣宁愿到乌里雅苏台军前去效力，也不愿到贵州去。”

杨名时说说得振振有词，掷地有声，在场的人无不动容，方苞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，他觉得就是只听杨名时这话，也算不虚此行了。

雍正盯着杨名时看了好久才说：“蔡珽此人，刚愎自用，不能容人，是他的短处。但他能带兵，能打仗，在那里没有他也是不行的。你既然这样说，就只管前去上任吧。你刚才不是说，那里的巡抚四年里换了七任吗，朕和你

约定，七年之内，朕不调你巡抚之职，让你这第八任巡抚能善始善终，这总该行了吧。”

杨名时略一思忖又说：“臣谨领圣命，但臣还要请旨。”

“哦？你还要朕怎样？”

“臣绝不干预蔡将军的军务。但请万岁下旨给蔡珽，也请他不要动不动就以苗瑶民变为理由，干预地方民政，我们俩井水不犯河水。如果蔡珽答应了臣的条件，臣就能当得下来。”

雍正放声大笑：“好，冲你有这勇气，朕就答应你。但你必须保证，从明年起，贵州钱粮自足自筹，朝廷不再给你调拨一斤粮食和一两银子，你敢承担吗？”

有了皇上的许诺，杨名时尚有何惧。他高声答道：“臣敢承担此任，绝不让君父再为贵州之事操心。”

二十二回 童稚女大胆批龙鳞 雍正帝纳谏放宫人

处理完养心殿这里的事情，雍正皇帝坐上亮轿前往后宫。虽然几个臣子刚才的一番对话很让人满意，但他心中的弦还是不能松开。唉，令人头疼的事太多了。西线开战已是定局，年羹尧出兵青海也正在路上。可是，还一仗没打呢，光是行军，就化费了四百多万两银子。

这些银子从哪里来，还不是要靠清理亏空来填补？清理亏空的事，现在委任的是老八来管，他是首席王大臣嘛。可老八却并不和皇上一条心，表面上看搞得轰轰烈烈，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十三弟允祥给皇上送来密折，说已经清出的各省官员拖欠银子，共计四百多万两，这不正好用在前线吗？雍正下旨给各省，要求他们将清出的银两火速解来京城，以应急需。

可是，允禩却大笔一挥说，此项欠款全都在今年秋季的火耗里冲销！好大的口气啊，朕在上边顶着“苛政”、“暴虐”的名，你老八却在暗地里干着拆毁江山的事，你可真能和朕配合呀。更让人生气的是，自己一手提拔出来的年羹尧，竟然也在下边捣鬼。有三个已被抄了家的官员，居然还有存钱，他们拿出了十六万两银子来，交给了年羹尧。这年羹尧也就为他们上书，替他们说话，写来保举密折，请求起复他们原来的官职。真是荒唐至极，荒唐透顶！

亮轿在悠悠地向前走着，雍正想竭力排开自己纷乱的思绪，不让母后和后宫的人看出不快来。可是，突然，前面传来一阵吵嚷，还夹杂着内务府官员的喝斥声、拖拉推打声，乱成了一片。其中还有一个女子用尖亮的嗓门大声喊叫：“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，你们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。我要见皇上，皇上，您在哪里呀，我有话要问您……”

雍正心中一动，嗯，皇宫里怎么会有这么泼辣的女人？她要见朕有什么事？他在轿里把脚轻轻一踩，轿子停了下来。雍正走出来一看，原来已经到了慈宁宫的门口。他回头向跟着的太监问了一声：“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吗？这里已是太后老佛爷修身养性的地方，是谁敢在这里大呼小叫？”

是的，这里确实是太后的后宫所在之处，这里也确实需要安静。可今

天是皇上和后宫选秀女的日子，就有点特殊了。雍正刚一出来，就见面前地上跪着一大片女子，足有二百多人。这些都是待选的秀女，她们在这里跪着等待皇上，已经跪了很长时间了。看见皇帝驾到，一个个吓得面色如土，胆战心惊，齐刷刷地伏地磕头。内务府的衙役们见圣驾来到。急忙退到一边。堂官职司所在，一边擦汗，一边冲着那个大喊大叫的女孩子说：“你这不识抬举的贱蹄子，皇上来了，还不赶快跪下，想招打吗？”他回头又对衙役们说，“你们也别光站着，快过来把她按倒，让她也跪下。”

雍正把手一摆制止了他们：“不要这样，你们把她叫过来，朕问问她。”

那女孩子被带过来了，可是，还倔强地站在那里不肯下跪。雍正看了她一眼，只见她不过才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一身满族姑娘的打扮，圆胖的脸上虽然稚气娇憨，却又满带怒气。大概是刚才和衙役们撕打过，衣服都被扯破了。雍正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

内务府的堂官连忙上前回答说：“回万岁，这孩子是正蓝旗牛录福阿广家的。她在这里哭闹得不像话，奴才已经派人去传她的父亲了。”

雍正不耐烦地一挥手：“你退下！”他抬头看见十三弟怡亲王允祥正飞跑着过来，便冲他略一点头，继续问那女孩子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明秀。”

“唔，明秀，这名字很好嘛。家里有几口人，你排行老几呀？”

“五口。爷爷、奶奶，父亲、娘还有我。”

“你父亲有差使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雍正沉思了一下，又问她：“明秀，你知道这里是内宫禁苑，是不准随便喧哗的吗？朕刚才来的路上，就听你在这里大呼小叫，还屡屡提到朕，这全都是犯禁的。为什么这样放肆？你懂不懂这里的规矩？”

明秀掠了一下散乱了的头发，毫无怯色地说：“万岁，我想问您一件事。”

“哦？好啊，你问吧。”

“请问万岁。您知不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？”她抬头看了看皇帝，见他正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，便向跪着的秀女们一指又说，“万岁，您知道我们这些女孩子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吗？您知道我们跪了多长时间了吗？您知道我们从天不亮就被带进宫里，至今连一口水都没沾唇，一直跪在这里苦苦地等着您的传见、您的挑选吗？只因为我们是满人的女儿，是注定了要听候选召，进宫来当差的。所以我们就得挨饿，就得挨晒，就得跪在这里受苦。万岁，我们虽然是满人，可又都是些穷家小户的女儿，也都是父母熬着艰辛把我们拉扯大的。如今不是新朝吗？万岁爷您今天一道圣旨，说要‘刷新吏治’，明天又是一道诏谕，说要‘与民休息’。您这些话大概不是为了说着好听，或者是哄着百姓们高兴的。可是，万岁您又做了些什么呢？您刚登基这才几天哪，就急急忙忙地要选秀女，要充实后宫！是的，后宫的美人们都是康熙老佛爷的人，她们都老了，不好看了，不美了，不中用了。万岁既然坐了天下，不选几个美人来陪陪，也真是说不过去。可是，万岁爷您想过没有，山东去年遭了灾，山西又闹出了钱粮亏空，听说西大通又要开战，正是哪哪儿都要钱的时候。您可好，偏偏在这种时候要选美，要选秀女，难道您对老百姓们说过的话，全都不算数了？”

雍正怔怔地瞧着这个叫明秀的女孩子，他不明白，这孩子怎么懂得这

样多呢？她说的话又为什么这样尖刻呢？他的脸阴沉下来了，好像顷刻之间就要发作。可是，他又忍了回去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？朕可以不要什么美女，可是，皇宫这么大，官眷又这么多，没有人侍候怎么能行呢？”

明秀浅浅一笑说：“好，皇上说得好。官眷们金枝玉叶的，没人侍候怎么能行啊！可是，您想过没有，像俺们这样的贫寒人家，虽说是满人，也虽说应该进宫来当秀女，可俺们也是人哪！俺们就没有亲娘老子吗？俺们的爹娘就不要人来照料侍候？谁不知道，只要被宫里选中，就一生一世再也见不到亲人了。进到后宫里的人成千上万，有几人才能见到皇帝，又有几人才能得到皇帝的恩泽？刚才我就在这里亲眼看见了几个老宫女，她们的头发全都白了，可还得在这里侍候人！皇上，您想过这些吗？您懂得我们这群女孩子的心吗？万岁爷既然是圣明天子，就该替天下百姓多想想。要我说，这选秀女的事既然是朝廷定的，朝廷当然也可以废除。不选秀女，或者少选几次，难道皇上就坐不稳天下了吗？”

她正说得有劲，旁边站着的怡亲王允祥可听不下去了。他是领侍卫内大臣，内务府的差事该着他来管，今天这件事情也全是 he 安排的，现在出了乱子，他不说话能行吗？只见他上前一步厉声申斥说：“放肆！反了你了，你知道是在对谁说话吗？你知道宫里的规矩吗？没调教的野丫头，还不给我跪下！”

明秀只是抬起眼来瞟了一下允祥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哟，这不是十三爷吗？老长时间没有看见过您老的模样了。人们到处风传，说十三爷如何英雄，如何辅佐皇上登基，还有如何的年轻，如何地体贴下人……咳，多了多了。可是，今日一见，小女子觉得却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蝎虎，不就是架子大了些嘛。换了别人。换了身份，刚才那番话说的也绝不会比十三爷差。其实小女子也知道，您这不过是仗着皇上的势力，没了皇上撑腰，您还能冲谁发威风呢？唉，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，原来也不过如此，也不过是个顺竿爬，浮上水的人。没意思，没意思，太没意思了！”

允祥气得肺都要炸了，他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羞辱呢。过去阿哥党的人看不起他，捉弄他，欺负他，甚至布下圈套来陷害他，他都从来没有含糊过。可是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今日却在皇上面前受这个小女子的轻视和羞辱。如果不是在皇上眼皮子底下，他真想给这个多嘴多舌的丫头一个大耳光。

雍正冲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暂且忍一下。便回过头来问道：“这孩子的父亲来了没有？”

内务府的堂官连忙上前说：“回皇上，他来了，正在下边等着皇上问话哪。”

“叫上来！”

“扎！”

明秀的父亲其实早就来了，不过他不敢露头。女儿从小就是个泼辣性子，敢说敢作，神鬼不惧，他能不知道吗？可他这作父亲的万万没有想到，女儿竟敢在皇上面前也这样大胆，对皇上、对十三爷也是这样肆无忌惮，这不是给他招祸吗？他刚才进来时，正听女儿在和十三爷说话，那口气，那话语，哪像是一个下等奴才该说的呀。他只觉得头大眼晕，身子发木，两条腿不住地哆嗦，像个傻子似的站在那里，挪不动窝了。听见内务府的堂官一声传唤，吓得他机灵灵打了个寒战，连滚带爬地就趴在了皇上面前：“皇上，

皇上……求求皇上开恩，饶了这孩子吧。她不懂事，冲撞了皇上。奴……奴才，福……阿广，回……回去好好管教她……求皇上看在她爷爷当年从龙入关，也曾立过战功的份上，饶……饶她这一次……”

雍正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哼，就你这副模样，还敢说明秀的爷爷从龙入关的话？要靠你这窝囊废的样子，咱们早就打败了！瞧瞧你女儿，你不觉得害羞吗？明秀，你今天说得好，让朕也开了眼，咱们八旗子弟里还有人才嘛！别看你还是个小女孩子，能有这等风骨，这等见识，这种胆量，知道自尊自重，就很让朕高兴。你才多大呀，就敢说敢作，哪怕面对的是天王老子地王爷，也没有一丝畏惧。难得呀，实在是难得呀。朕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的人。只可惜，大臣里面这样的人太少了！好，你说的全对，朕准你所奏！”

今天在场的人，谁也没有想到雍正皇上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一个个全都惊呆了。就连明秀也瞠目结舌，不知怎样才好。别看她刚才侃侃而谈，说得那么入情入理，可她也是豁出去了。她知道像她这样穷家小户出身的女孩子，就是被选进宫里，也根本别想见到皇帝。至于受到皇上临幸，当妃子，做娘娘，那更如白日作梦。闹不好，发在洗衣局里或别的地方去干苦差使，一辈子不见天日也不稀罕。后宫大着哪，后宫的女子也多着哪！清初虽然没有明朝那样糜烂，可“选美”的事也是从来不肯将就的。遇上新皇即位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庆典，例如打了胜仗什么的，反正只要高兴，就得选美，选秀女。他们还特别，只从满人的女孩子们选，为的就是保持满人的正统。这些女孩子有出身名门大家的，可大多数还是穷苦人家的。

当年从龙入关的普通军士家里，哪家没有女儿啊。表面上看，被选进宫去是她们的荣幸，是她们的福份，不过你要是真让她们说句心里话，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。不信，皇上要是发下诏谕，让想进宫的自愿报名，大概当秀女的就不会太多了。

雍正皇上今天是真的被明秀的话打动了，雍正不是说了“朕准你所奏”这话吗？明秀听了应该高兴才是，可是，她却愣住了。还好，他那个胆小如鼠的老爹这会儿倒灵醒了，他推推身边的女儿说：“快，秀儿，你傻站着干嘛，咋不谢恩呢？快给皇上磕头哇。”

明秀这才跪在地下，给雍正皇帝磕了三个响头：“小女子明秀谢皇上恩典。”

皇上向十三爷看了一眼问：“允祥，朕刚才已经放了话，让各位王爷从待选的秀女中先挑出几个来，这事办了没有？”

允祥连忙走上前来禀说：“回皇上，他们都已经选过了。不过，是臣分拨给他们的，而没让他们自己挑。”他看了一眼手中的小本子，“各位亲王每人带走了十六名，郡王每人十名，贝勒和贝子则各是八名。余下的都在这里，要等皇上过目后再行分派。”

雍正长出一口气说：“还好，朕来得还不算太晚。明秀刚才所说，既合天理，又近人情。这件事都怪朕事先考虑不周，办得匆忙了些。宫女们幽禁深宫，有的已是满头白发，尚且不能和家人团聚，更不要说成婚成家了。唉，谁能说这是善政呢？那年在吗？”

副总管太监那年一直在边上站着呢。听见皇上召唤，忙应声答道：“奴才那年在！”

“你去传旨给各王府和贝勒府，刚才选去的秀女，全数领回来，也全数放回家去。另外，你再到宫里去查一查，凡是在宫中服侍过十年以上，或者

是年满二十五岁的，一概放出宫去，听其自行择偶，自行婚配。家中没有亲人的，可由内务府代其择偶，不要使一人流离失所。今年的秀女不选了，以后什么时候选，由朕亲定。现在各个宫室里的人，也要细心地查一查，除了太后那里一人也不准减少之外，其余各宫均以次递减。听明白了？”

雍正说一句，邢年答应一声，听皇上说完了，他“扎”地答应一声，转身就去传旨了。

地下跪着的秀女和一边站着侍候的老宫女们，听见皇上这样施恩，都不禁痛哭失声，一阵山呼“万岁”的声音响彻云天。

处理完选秀女的事，雍正和允祥并肩进入太后寝宫，给病倒在炕头上的太后请安。外边发生的事，早有小太监进来禀告过了。太后是位通情达理的老人，对皇上的这番处置很是满意，一个劲地高宣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皇上如此处置，可真是开上天好生之德了。”

雍正见母后高兴，也顺坎上坡：“母后，儿子这样做也是为您老人家祈福的嘛。往后，您看到儿子有什么事没有做到，请母后常常说着眼。您身子骨不好，又常犯喘病，儿子着实惦记着母亲。您还记得儿子身边的那位邬先生吧？他曾给母亲起过卦，卦上说，母亲要到一百零六岁才寿终正寝的。您只管宽心静养，过些天，儿子请位红衣大喇嘛来为母亲祈福，您这点小病就会大安的。”

太后一边喘着一边说：“唉，什么大喇嘛、小喇嘛的，我全都不要，我还能有几天的活头啊。只要你们兄弟们和和睦睦，一心一意地做事，我就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们的阿玛了。”

二十三回 冷面君冷言拒亲人 热心肠热衷求进身

雍正皇帝只凭明秀的几句话，便免去了今年的选秀女，又把宫中的老宫女也全都放回家中。可是，他来到太后宫里，却遇上了难事。依着雍正的性情，他现在当着皇帝，他所有的亲人们都最好不要给他惹事，安安生生地过你们的日子，享你们的清福不就结了，为什么还要给朕找麻烦呢？可天下的事情哪能这么单纯？谁家又能挂上“无事牌”？这不，他刚处理完开放宫女的事情来到太后宫里，可就碰上家务事儿了。原来，这里有两个女人正在等着他呢。

这两个人，都是与皇上息息相关、不可分离的人。一个，是雍正皇上的亲女儿四格格洁明；另一个却是皇上的老姑姑十七皇姑，她们都是来向太后求情，求太后替她们说话的。

雍正进来时就看见她们了，现在一听她们的诉说，这才明白。哦，原来女儿是因为对父皇给她指的女婿不满意，十六姑却是想把她的儿子从前线调回来。雍正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些话，他想把她们俩全都驳回去，可又一转念，不行，这是在母后面前啊。她们所以选了这个时候、这个地方来说事。不就是想让老太后帮助说话吗？驳了她们事小，驳了母后的面子，可就不好说清了。但他又觉得自己毕竟是皇帝，自己说过了的话是不允许别人不遵从的。对眼前的这两件事，看来只好用大道理来说服她们，希望她们能以大局

为重，成全他这个皇帝。

他正想着哪，太后说话了：“皇上，你十七姑的事，我瞧着也怪可怜的。她的驸马和大儿子都死在前线了，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儿子，又得去打仗，要有个闪失，可怎么得了？要是能办，你就给她办了吧。我盘算着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皇上，你说呢？”

母后发了话，雍正再不同意就是失礼了：“母亲说得对，这件事就交给儿子去办吧。不过，十七姑，我得把话说到前头。让你的儿子不上前线可以，要是把他抽回到北京来，可不大好办。你得给朕也留点脸面，体谅一下朕的难处。朕刚下了旨意说，凡是该着上前线的，一个也不能留下不去。你想啊，要是都想留下，那这个仗还怎么打？你的儿子想回来，朕如果答应了，别人要是也闹着要回来，可叫朕怎么办？所以，朕现在只能答应你，回去就给年羹尧打招呼，让他关照点你的儿子就行了。十七姑，你看这样行吗？”

十七皇姑的脸拉下来了。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，心想你是皇帝啊，你叫谁回来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可你却和我打官腔，好好好，真不愧你这冷面王的绰号，我算是找错门了！她抽泣着说：“皇上，我今天可算认识你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不管，我就再求别人去，我不信，就不能把儿子要回来。”

雍正一听这话，也生气了：“十七姑，你不要见怪，谁叫我们是天家呢，谁叫你侄儿是皇上呢。这件事，朕已下了旨意，恐怕你就是找谁，他也不敢答应你。”

“是吗，我的皇帝，那你就别操心了，十七姑谢谢你这位好侄儿。太后，我可是要跪安了。”说完她也不等皇上再说话，就昂起头来走了。太后看着这情形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却什么也说不出。

对十七姑雍正没法硬来，可是，他正在气头上，对女儿可就不客气了：“你的事就不要再说了吧。婚姻大事，是父母说了算的。你是天家骨肉，就更应该懂道理。既然许配了人家，现在闹着要悔婚，成何体统呢？你夫婿的事朕都知道。但朕既为皇上，就不能出尔反尔，既然应下了婚事，你就得嫁过去。今天朕在太后面前把话和你说死了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你好好想想吧。”

洁明的未婚夫婿叫哈庆生，简直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他不但到处沾花惹草，还常常招男妓，养妾童。把女儿嫁到哈家，等于是把她推入了火坑。女儿已在奶奶老太后这里哭诉了半天了，她原想告诉父皇一下，这件事就可以一了百了的。可是，她万万没有想到，她得到的竟是这样不通情理的答复。洁明的希望破灭了，她回过身来向太后行了个礼，就飞也似地哭着跑了。雍正皇帝看着她跑出去的身影，却仍然是一副冷冰冰地样子，连一句像样的安慰话都不肯说出来。

刚才放秀女出宫给太后带来的喜悦，早就烟消云外了。她歪倒在大炕上，一个劲地喘，一直在咯痰，却什么话也说不出。雍正凑近母后身边，一边小心翼翼地为母后捶背，一边谨慎地说：“母亲，你老不要生气，儿子也是不得不这样啊。规矩都是儿子定的，儿子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，可怎么服众啊！皇阿玛要在，他也会同意儿子这样做的。请老人家能体察儿子当皇帝的难处，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太后勉力坐起来说：“你去吧，外面的事情还多呢，不要再多说了。我是你的母后，我不给你撑腰，谁还来管你呢？你一向是冷面冷心的人，这我

早就知道了。对外人要冷，可对自己的亲人，还是要体贴的。尤其是你的几个兄弟，他们可都在看着你呢。他们就是有什么不是，你得放手处且放手，不可太计较了。你能这样，我就是现在就死，也可以安心了。”

雍正趴在母后炕头流着眼泪说道：“母后的话，儿子永记心头。请母亲放心，只要兄弟们能让我过得去，我就绝不会亏待了他们。”

雍正带着沉重的心情走了，他也把更多的牵挂留给了太后。今天放走秀女，放走老宫女给皇帝带来的欢快，也随着这场家务事被冲淡了。走在回乾清宫的路上，他的心头又压上了重重的石块，他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了……

回到养心殿，今科主考李绂，和前科的杨名时已经在这里等候觐见了。杨名时即将到贵州去上任，而李绂也放了湖广巡抚，虽然是“署理”，但也成了封疆大吏。雍正现在没有了和他们谈话的心情，只是告诉他们，到任后要勤写奏折，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琐碎，也不要怕得罪人，便让他们走了。

李绂出身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，家中并不富裕。眼下他的俸禄，也不过是每年一百四十两银子。这点银子，对穷家小户还算是个大数目，可他李绂是当官的呀，当官就有当官的作派和应酬，钱少了是不够的。偏偏这李绂生性清高，自命不凡，寻常的人想巴结，你还真巴结不上。时间一长，人们敬鬼神而远之，他这里可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。不过，李绂自己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好，有圣眷在，别的都用不着操心。想当初，他和田文镜一同进京赶考，几乎丢了性命，不就是帮了当年的皇子，如今的皇上的光嘛。

李绂自认为是个多才多智的人，常常会想出别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主意来。人们还都不知道，他和张廷玉之间，还有一层关系呢。那年他和田文镜进京时，借住在一座庙里，赶巧了，张廷玉正在这里为他暴死的儿子设祭。其实这事和李绂一点瓜葛也没有，可李绂和田文镜一样，硬是在不能进步处得到进步。张廷玉的三儿子，名叫张士平。那年他和父亲一起到金陵去玩，爱上了一个青楼名妓。张士平化钱为她赎身，并悄悄地把她藏在船上，哪知却被张廷玉查了出来。张士平被父亲狠狠地抽了四十皮鞭，回到京城，就伤势发作一命呜呼了。

张廷玉的母亲最疼爱的也是这个孙儿，要亲自到庙里设祭。李绂打听到这个消息，就写了一篇祭文，到张士平的棺前哭祭。哭的那个惨哪！谁见了这场面，也得陪着掉眼泪。张廷玉后来把他叫过来一同，哦，原来这个年轻人竟是儿子的生前学友，是今科进京赴考的！想想死去了的张士平，张廷玉还没说话哪，老太太先就喜欢上这个叫李绂的小伙子了。后来，李绂被老太太安排在家庙里读书，才成就了他今日的功名。李绂知道自己在皇上眼里，是有特别分量的。他既是正宗的科举出身，又是张廷玉的“世侄”，连张廷璐都办不好的事，在他手里办得如此漂亮，还能不受到重用吗？至于他根本就不认识张士平，那只有田文镜一人知道。他清楚，田文镜现在比谁都忙，他才顾不上这事呢。

李绂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家里的。可是，刚走到门口，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闹蒙了。

他连忙问守门的长随：“怎么了，家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

那长随也是个极有眼力的人，一边向里面高喊一声：“中丞爷回来了！”一边上前打了个千说：“回中丞老爷，里面都是老爷新取的门生，他们听说老爷荣升抚台，都要来贺喜，奴才说老爷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，他们就都在候着老爷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去。”

这边还正在说着哪，里面已经拥出十几个人来，一个个不由分说，纳头便拜，请安的，问好的，道喜的，“中丞”、“抚军”、“部院”、“抚宪”，叫得一片声响，也叫得李绂心花怒放。

李绂心里高兴，嘴上却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今科的榜还没有发，你们就来拜座师，这不大好嘛。再说，我也只是被圣上委任作湖广的‘代署巡抚’，不是正职，现在就受你们的大礼，倒叫我无以自容了。都请起吧，咱们到屋里去说话。”

今天来的人有十好几位，都是李绂这一科的门生。有几个还是出身名门大家的。比如，那个叫王文韶的就和当年太子的师傅王掞有亲，而尹继善又是大学士尹泰的儿子。李绂突然想起，在考场里还见到一个叫刘墨林的举子，很是诙谐有趣，字也写得好。便问：“那个叫刘墨林的来了没有？”

同来的举子们连忙回答说：“回恩师，刘墨林最爱热闹，他是一定要来的。不过现在却来不了。”

“嗯，为什么？”

在场的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又都同声大笑：“老师您不知道，这个刘墨林是位棋迷，他正在和一个老和尚下棋哪！他要我们先向老师禀报一声，说赢了这盘棋、给老师送点见面礼，也给大伙挣几个酒钱。”

“哦，这么有把握？那我们就只好拭目以待了。啊，哈哈哈哈！”

这里正在笑谈，只听门口也是一声长笑，一个青年人闯了进来：“好啊，这里可真热闹啊！请老师恕罪，门生刘墨林来得晚了一些，不过还真让我得了彩头。”说着打开带来的包袱，取出两锭金子来，惊得众人无不张口结舌。刘墨林却兴奋地说，“托老师的福，门生今日得了一注外财，正好拿来孝敬老师……不不不，老师您先别生气，门生我看着您拉长了脸，就心里害怕。我知道，您老是从来不取身外之物的，可这些银子取了却并不伤廉。今日和我对奕的是从南京来的一位叫梦党的和尚，他夸下海口，一定要打遍京城里的高手，并且下了每盘百两的大赌注。好嘛，还真吓得人们不敢和他较量了。我怕他什么，他不就是年纪大了些嘛。果然，被我连战连胜，得了他的二百两银子。今天我拿出二十两来，给大家办桌酒席，三十两我留着交房饭钱，其余的一百五十两全部献出来，敬谢老师栽培之恩。”

李绂忙说：“哎哎哎，这可不行。且不说，你们是否能取中还尚在两可，就是全都高中了，也是你们十年寒窗，三场苦战得来的。你们大概都听说过，我平生从不要一分外财。刘墨林和诸位这番心意，我愧领了。今天大家高兴，我也跟着你们扰墨林一次酒，权当作同喜共庆，仅此而已，别的就不要再说了。”

刘墨林感叹万千地说：“老师这话真让人感动，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不爱财的人呢。你们都看我手面大，化钱化得也痛快，大概有人还以为我家里不定有多少银子呢。说来惭愧，我不过是个靠卖字为生的穷措大，‘卖字刘’就是本人的绰号。要不是我看得开，想得透，早就见了阎王了。从康熙五十二年第一次赴考算起，我一共考过三场，可每次都名落孙山。

第一次文章写得正顺溜呢，却偏偏拉起了肚子。我想，不行，功名事小，生命事大，得先保住命，就擅自从考场里逃了出来；第二次，文章做得花团锦簇，可偏在交卷前那天夜里，不小心打翻了油灯，把卷子弄得和包油条的纸一样，自然也就不想取中的事了；第三场我是铆足了劲，非要夺取头三名不可的。唉，哪知老天还是和我过不去，就在进场前三天，突然接到家

书，说老父亲病故了！没法，只得向上边报个丁忧，老老实实地回家吧。大伙替我算算，三年一考，我连误三次，十年的光阴就这么白白地糟踏了啊！可我还是我，我照样乐呵，也照样来考。这次要是再取不中，我还照样地在街头卖字，当我的‘卖字刘’。但我却不能忘了咱们的老师！”

听了刘墨林的话，大家都感慨很多。李绂知道，今天到这里来的人，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出身贫寒人家，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，也都是自认为最有希望取中的。他们所以不等发榜就来拜见他这位老师，是出自对他的衷心感激。这一科的考试可真是不易啊！先是张廷璐他们卖了考题，杨名时闹了考场；接下来又是考生们被圈进考场不准出来，没吃没喝地受了几天罪；再接着，就是换考官，换考题，重新安排座位，重新答卷考试。好嘛，光这一通折腾，就让人没法忍受了。如今，他们终于考完了，出来了，而且自己觉得考的还不错。所以，不论取中与否，他们都得来谢谢主考大人，因为今科考试全凭的是真本事。从这里，李绂又联想到，这些人以后都将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都将是一方生民的父母官。可是，无论到了什么时候，也无论他们以后出将入相，做了多么大的官，见到李绂时，都要尊敬地叫他一声老师，也都要铭记他李绂对他们的恩情。他如果想要钱，那银子就会滚滚而来，永无枯竭之时！哦，现在他明白了，怪不得朝里稍有些身份的人，都削尖了脑袋想谋学差、当房官、当主考，敢情，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好处啊。

酒筵摆上，众人都纷纷给老师敬酒，李绂也陪着他们吃了不少。可是，他却从今晚的酒筵里悟出了道理，看清了自己的道路。当今皇上雍正，从表面上看，好像过于严厉，过于苛刻，但也正因为这样，他李绂才从中得到了好处。因为李绂的作为，正与皇上的想法一致。

皇上不是要清吏治吗？李绂就一尘不染，不贪赃，不卖法，不收受任何贿赂，谁能说李绂不是个好臣子？皇上不是厌恶结党拉派吗，李绂就从来不与大臣们交往，连八王爷那里，他还敢目不邪视哪，何况别人？有了皇上的信任，又有了这些门生，他的前程正不可限量呢！

二十四回 挥御笔成就钝秀才 感皇恩端穆朝天颜

雍正朝恩科考试的发榜日期到了，可是刘墨林却不像别人那样。忙着去打听消息。他已是考过三次，又三次落榜的人了。正如昨天他在座师李绂那里说的那样，取中了当然高兴，要不他为什么来赶考呢？取不中，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不就是回家去干老营生，到街头卖字嘛。他现在更牵挂的，倒是那位京城名妓苏舜卿，她的大名早就在刘墨林心里生根了。刘墨林自认为是个见多识广、倜傥风流的才子，苏舜卿则以琴棋书画四绝而名噪京师，不和她见一面，不亲自领教一下她的风范，是刘墨林死不甘心的。刘墨林在进场前就去会过她一次，不过那天慕名而来的人太多了，而且其中很多都是高官显宦和富家子弟。苏舜卿时而高谈阔论，时而妙语惊人，时而低吟轻唱，时而又冷眼相向，满座的人无不为之倾倒，也无不为之销魂。刘墨林没有机会和她交谈，可自从那天见到她后，就日思夜念，不能忘怀。今天考完了，没事了，不趁此良机和她会会，那将是他终生的遗憾。正好昨天他赢了老和尚两盘棋，得了一注外快，得用、它偿还了自己的心愿。

他起身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买通客店的老板，让他把苏舜卿请来。那掌柜的一听这事就直摇头：“哟，刘老爷，不是我驳您的面子，要请别人，只消我一句话。要请苏大姐，小的真是不敢夸口。她卖艺不卖身，从来也不肯应召的。”

“去去去，你不就是想多要钱吗？给，这些你拿去买通老鸨，说什么也得给爷把她请来。”说着扔过来一锭银子，足有三十两，“快去吧，能把她给爷请来，我还有重赏哪！”

果然，钱能通神，不大一会，一乘小轿就把苏舜卿抬来了。刘墨林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，他恭恭敬敬地把这位名妓迎进房里，并且顺手掩上了房门。客店的老板纳闷了：哎，这小妮架子大得很哪！她不是寻常不肯见客的吗，怎么见了刘老爷却这样热乎呢？他趴在门外仔细听了一阵，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。两个人似乎是谈得很投机，你吟一首诗，我应一篇文，你弹一首曲，我对一支歌。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，而且越谈声音越小，最后，连一点动静也听不到了……

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闯进一班人来，大呼小叫，乱成一团，原来是那个老鸨带着人捉双来了。房门被撞开了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墨林拧胳膊、撕衣服地拉了出来。舜卿哭，老鸨骂，刘墨林大喊大叫，打手们死拉硬拽，这一通闹啊，把住店的客人们全都惊动了。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走上前来嘿嘿一笑说道：“好啊，你一个穷酸举人，竟敢在京城里公然宿娼嫖妓，辱没圣门清规，无视朝廷功令，你该当何罪呀？”

刘墨林一看，认识！这不是早先当过大学士的徐乾学的儿子、京城里号称“相国公子”的那个徐骏吗？嗯，看来一定是他们做成了圈套想来害我的。徐乾学在康熙年间，曾当过上书房大臣，却因为贪赃，被康熙一捋到底，贬放回家。他这儿子徐骏倒能诗善赋，多才多艺，颇有些名气。他也是苏舜卿的崇拜者，早想把苏舜卿弄回家去做妾了。苏舜卿刚才就和刘墨林说了这件事，现在一见徐骏突然出面来干涉，刘墨林的火就不打一处来：“好啊，咱们在这里见面了。久闻你徐大公子是京城里有名的风流恶霸，衣冠禽兽，原来你还有这般嘴脸！我告诉你，舜卿和我已经订下了终身，你死了心吧。舜卿是我的人，为给她赎身，化多少钱我全不在乎，你们都给我滚开！”

“嚯，口气不小啊。爷不和你多说，自有管你的地方。来呀！”打手们答应一声，一拥而上，“把这小子给爷绑了，送到国子监去治罪！”

打手们“扎”地一声就要动手，却听店外锣声当当，又是一群人闯了进来，还高声大喊着：“刘墨林刘老爷是住在这里吗？恭喜了，领赏啊！恭喜刘老爷高中探花及第！”紧接着这嚷嚷声，一群来讨喜钱的街痞子早已拥上前来，请安的，道喜的，伸着手要喜钱的，乱成了一片。架着刘墨林正要往外走的几个人，也突然撤开了手，愣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刘墨林定了定神：“什么，什么，你们是说我刘墨林高中了？”

两个从礼部来的笔帖式，听见刘墨林这样说，连忙走上前来呈上喜帖。刘墨林打开一看，只见这大红撒金的喜帖上面，端端正正地写着一行大字：恭叩刘老爷讳墨林高中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

刘墨林眼一晕，腿一软，几乎要倒在地上。他强自镇定地问道：“哪位是礼部来的差官？”

两个笔帖式打了个千说：“您老就是新贵人了，给您老请安！”

“不必客气。请问，一甲头名是哪位？”

“回爷的话。头名状元是王文韶老爷，榜眼是尹继善老爷。他们两位老爷比您早一点得到喜报，已经会齐了来拜望您，这会儿都在外边候着呢。”

“啊？这还了得，你们怎么不早说？”刘墨林拔腿就向外跑。跑到大门外，只见大街上挤挤嚷嚷，成百上千的人都正在这里等着看这“三元相会”的盛景哪！刘墨林几步抢到近前，向二人躬身一揖：“不知二位年兄驾到，兄弟迎接来迟。二位年兄，恭喜呀，恭喜！”

王文韶和尹继善一看，好嘛，这位探花郎怎么这一身打扮？褂子没穿，袍角扣错了位，光着两只脚丫，头发披散着。尹继善笑笑说：“年兄，你这是怎么了，难道这里遭了贼吗？”

刘墨林这才清醒过来，低下头看看自己这副模样，也觉得十分可笑。便连忙把二人让进房里坐下，自己动手穿好衣服，又把店老板叫来说：“我床上放着一百多两银子呢，你取出来十六两赏给两个笔帖式，余下的换成零钱，赏了报喜的人。回头爷还要另外给你颁赏呢，快去吧。”那老板像得了圣旨一样，屁滚尿流地跑出去了。

三人落座以后，刘墨林擦擦头上的汗问：“二位，记得我昨天晚上喝酒时说过的话吗？我这个人来京应考从来没交过好运，不瞒你们，我瞧着到现在还没音信，已经觉得今科又完了。怎么忽然又成了第三名呢？”

尹继善笑了：“咳，不光是你，眼瞧着别人都欢天喜地的，连我都觉得灰心丧气了。后来家父下朝回来，才听他说这一甲的前三名，是万岁刚刚钦定下来的，比别人整整晚了大半天！哎，刘兄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的卷子里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？”

刘墨林早就把自己在卷子里写过什么，全都给忘完了，现在要他想，他上哪想去啊：“咳，就是现在说了，不也晚了。原来我还盼着能得个二甲，哪怕是最后一名呢，也算没有白辛苦一场。早年就曾听人说过，这考场发榜是倒填五魁的，越是名次靠前，就越是填的晚。好嘛，这一次万岁爷更厉害，圣心独运，干脆给咱们来了个倒填三元！”

王文韶笑了：“刘兄，你可真是命大呀！其实，还多亏了你命大，才让我们两个也跟着你帮了光。按考官和方老先生定的名次，我也是在二甲里面的，根本没有那个福份当什么状元。可是，发榜之前，万岁爷突然说，他要亲自再看看卷子，而且特别要看看落榜了的卷子。这一看就看见你老兄的了。你的卷子里有一句话是‘范圣胤德’，这个‘胤’字是冲犯了圣讳的呀！你怎么会忘了要‘缺笔’、‘换字’呢？考官们看了你这卷子，当然用不着再说，不管是谁的，也得给封了。你呀，今科就注定是落榜了，万岁爷看到你的卷子，觉得写的很好，就提起笔来，顺手把那个‘胤’字改成个‘引’，这一改回头再看竟是一篇绝妙的文章！老兄，想想吧，几百考生，谁有这份幸运能让万岁亲自改文章啊！万岁爷越看越高兴，就把你放在了一甲，要不是你的字写得虽然龙飞凤舞，可不大规范，这头名状元就是你刘墨林的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王文韶见刘墨林眼中含泪，便又说，“你先别激动，万岁爷还有话呢。他说，朕就是这个脾气，朕一生从来不信邪。刘墨林文章写得好，就为这个小毛病误了他一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，朕要成就他这个‘秋风钝秀才’。刘兄，你虽被降为第三名，可万岁赐你这‘秋风钝秀才’的雅号，可是万金难买、无上荣光呀！”

尹继善也在一旁说：“刘兄，这一次殿试，你才堪称是真命进士，我俩得好好地为你庆贺才是。”

刘墨林此刻没有了平日的诙谐风趣，也没有了过去的机智多变，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这暖流如血似气，又酸又热，冲撞着他，激励着他，他昂首向天，高声叫着：“圣心高远，圣明佑我，秋风钝秀才唯以一死才能报答君父的恩情！店家，你与我叫上一桌酒席，我要与两位仁兄一醉方休！”

王文韶拦住了他说：“刘兄，且慢！我们两个今日来拜你，这是规矩。见到了你以后，就要以我为首了，我是状元嘛。明天一早，我们就要在太和殿觐见圣。在此之前，要见许多人，要写谢恩折子，要请示礼部觐见的礼仪，咳，多了。所以现在还不是你我吃酒的时候，晚上请到我家小酌一番，那时，脱了帽子就不论大小了，咱们痛痛快快地玩它一夜，玩叶子牌赌酒都行。”

刘墨林只好让步：“好，请二位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，误不了事。”

哎，既然事情这么光彩又这么重要，刘墨林为什么不和他们一齐走呢？他当然愿意走，也想马上就走，可是，他能走吗？现放着一大堆人，一大堆事在这里，他不说清了怎么走啊。送走了状元、榜眼二位，刘墨林回到店里一看，果然，那个老鸨还在墙边跪着哪。见刘墨林过来，她吓得筋骨酥软，魂飞魄丧，一个劲地磕头，一个劲地打自己的嘴巴：“我打你这老不死的贱母狗，打你这吃屎不长眼的混蛋王八，谁叫你冲撞了天上下来的文曲星呢……瞧人家刘大人这相貌，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的样子，你怎么就敢胡说八道呢？你该死，你该着在这里丢人现眼……人家刘大人才不和你一般见识呢，人家是新贵人哪……”

刘墨林厌恶地看了她一眼，喝道：“老乞丐，你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和你能比吗？你配和我比吗？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舜卿呢，你把她弄到哪里去了？说！”

“好我的刘老爷呀，就是老天爷给我八个胆子，我也不敢把舜卿姑娘藏起来呀。您老不知，舜卿可是我从小看大，待如亲生女儿一样的呀。这闺女打小就有个心口疼的毛病，这不，刚才受了点惊吓，她又犯病了——不过，您老放心，我已经让人把她用轿子抬回家去了。回到家就保险了，一根汗毛也不会少。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“你少给爷来这一套，快说，只是什么？”

“……刚才您老不也瞧见那位徐爷了吗？他也是位惹不起的人哪！他是相国公子，恩荫进士，手面大，朋友多，又当着都察院的观察老爷，他跺跺脚就四城乱颤，我们哪敢和他作对呢？其实，苏姐儿归谁不都一样啊，好歹求您老和徐公子说合好了，我们可受不起这夹板气呀！”

刘墨林明白了，这老乞丐是话中有话啊。但他自己现在已经是一步登天，哪还把徐骏放在眼里？他冷笑一声说：“不就是徐骏吗，不要说他，连他的老子也不是个好东西。这事你不要管了，给我小心地侍候着舜卿，再出一点事儿，小心爷扒了你的皮！”

雍正朝的第一科恩科进士，总共是三百六十名。这天五鼓时分，他们便顶着满天星斗排成长队，由礼部司官率领着，到皇宫来朝见皇帝。王文韶是今科状元，自然要走在最前边，他的后面依次跟着尹继善、刘墨林和新科进士们。穿过金水桥，进了太和门，便见巍峨的太和殿高耸入云，御林军士像钉子似的排列在两旁。五更时分的清风扫着广场上的浮土，也把丝丝寒意吹到“新贵人”的脸上，他们都不由得心中紧张，连脚步都放得轻了。眼前看到的一切，都是这样的庄重和肃穆，更让他们感到九重天阙那皇家的森严。

来到这里的进士们，人人都是浮想连翩。一想到孤灯寒窗十载苦战，现在终于有了结果，想到觐见以后即将到来的恩遇和荣宠，谁不激动万分？进士们第一次觐见皇上，这事非同小可。不过礼部事先都安排好了，从哪儿走，走几步，怎么行礼，怎么说话，又多次让他们演练，是绝对不会出错的。所以别看来三百多人，可是却行进有序，丝毫不乱。

等啊，等啊，终于看见从太和殿里走出一位官员，不过，他是倒退着出来的。有人明白，这也是规矩。皇帝坐在上边，是不能背向皇上走路的。果然，那人出来后，就端正架子，转身面南站定，朗声说道：“奉圣谕！”

一听这话，以王文韶为首的进士们，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，同声山呼：“万岁！”之后，黑鸦鸦的全都跪下了。太和殿外一大片空场上，连一点动静都听不到。

“着第四名进士曹文治唱名牒传，觐见圣颜！”

曹文治高声答应：“扎！”上前一步，接过名单，依次唱名。每唱到一人，这人就高声答应一句，然后，低头躬身走进太和殿。从王文韶开始，尹继善、刘墨林，共三百六十名，挨个进到殿里。再由太监接引着，跪到指定的地方，还得屏着气息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，更不敢擅自抬头偷看。这得多大功夫，多长时间哪！可是，不这样，就显不出皇家的威严，显不出仪式的隆重。有的人因为太紧张，手心里都攥出汗来了。

就在这时，猛然听到“叭叭叭”三声静鞭响起，接着便是一阵悠扬的鼓乐，从远处传了过来，又渐渐地来到太和殿内。大太监李德全一声高喊：“万岁爷驾临了！”

跪在下面的进士们刚才谁也不敢抬头，听见这声喊方才知，原来刚才上面根本没有坐着皇帝，他们进殿时磕的那几个头，全都是冲着上边的空椅子磕的。现在皇上真的来了，他们就更不敢抬头了。只听一阵靴子声“嚓嚓嚓”地从面前走过，也只瞄着有不少人跟在那位穿黄靴子的人后边。皇上好像走得很慢，很慢，过了好长时间，才感觉到他已经坐上了龙位。王文韶是跪在最前边的，太监向他稍微示意，他便明白了。于是，一个响亮的喊声，震响在大殿里：“新科进士王文韶等三百六十人觐见吾皇陛下，恭叩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
随着他的喊声，众进士一齐山呼舞蹈，“万岁，万万岁”的喊声在太和殿里久久回响。

这喊声是那样的整齐，那样的响亮，那样充溢着青春的朝气。雍正皇上看着看着，他满意地笑了。

二十五回 施恩威天意不可测 较利害小人难相与

几经周折，几经反复，有人被腰斩弃市，有人则升官晋级。有人买了考题落个不第而归，有人诚心为文却得名列榜首。冥冥之中，似乎有神明相助，其实全是雍正皇帝圣心独运，乾纲震断的结果。

看着阶下山呼膜拜的三百六十名进士，雍正皇帝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新科进士觐见皇帝，是历朝历代都十分看重的大事。因为自此以后，这

些人就将担当起国家的重任，为官为宦，或造福一方，名垂青史，或建功立业，彪炳万代，众所周知，皇上是个生性挑剔，事事较真的人。张廷璐等透露考题事发之后，震惊了全国，也使雍正皇帝痛切地感到，吏治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了。所以，他再一次重新命题，重新委派考官，当卷子呈上来后，他还亲自审阅，甚至亲手批改，亲自选走录取的名次。为的就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一次科举中，选出他最满意的人来，为新朝奠定坚实的基础。所以，他对今天的新科进士的觐见大典，比过去任何朝代都更为重视，安排得也更为隆重。

所有的本朝重臣也全都奉命前来与闻观礼。八弟允禩，十三弟允祥，上书房大臣隆科多和马齐，全都到场了。连前些时因为避嫌而回避的张廷玉，也被重新召回，站在了御座旁边。

首席王大臣允禩是今天的司礼，他看雍正皇上目视自己，就跨前一步，来到御座前躬身行礼，又转过身去朗声说道：“雍正元年恩科进士胪唱已毕，新进士跪聆皇上圣谕！”

新进士们齐声高呼：“万岁！”

雍正安详地坐在御座上，端起奶子喝了一口，清清嗓子开言了：“你们都是新科的进士，也都是读书人。常言说，响鼓不用重槌，朕也没什么要向你们多说的。昨天夜里朕又详查了一下你们的履历，三百六十名进士中，出身寒素的占了一大半、看来李绂取的还算公道。”他略微一顿，又平静地说，“国家取士，三年一比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要用你们这些人替朝廷作事，为国家分忧。子曰，‘学而优则仕’。你们能被取中，当然是‘学而优’的人了，以后就看你们怎么做这个‘仕’。朕选了你们，就是要用你们这些人替朕办事的。你们或者在朝中做官，辅佐朕协理政务，参赞筹划；或者是代朕抚绥地方，治理民事，调理民情。‘仕’做的好坏，要看你们自己。过去，你们是寒窗苦读。从童生而秀才，由秀才而举人再到进士，凭的是文章，是学识。以后，你们要当官理民了，应该凭什么呢？朕今天要送你们两个字。”

说到这里，雍正突然停了下来。新科进士们都伏首静听，在等着皇上的下文，谁也不敢抬头，谁也不敢出声。整个大殿都沉浸在一种肃穆端庄的气氛中，仿佛地上掉根针都能清清楚楚地听见。

雍正含着微笑，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来：“天良！懂得这两个字吗？‘天’，就是‘天理’，‘良’就是‘良知’！顺从民意，不违民情，就合乎天理；敬法畏命，忠心做事，就是良知。能做到这两个字，你就能享受荣华，享受富贵，光宗耀祖，封妻荫子，要什么有什么！因为你既公且忠而又明，益国益民益自己，这荣华富贵是老天赐给你的，朕也乐意把它们全都给你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你不讲这两个字，不遵天理，不循良知，那么你就将会受到惩罚，那时坐牢杀头，抄家流放，也是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因为上天要惩治你，朕也乐意把这些全都给了你！”

张廷王听了这话，不觉一震。他是在两代皇上身边多年的人了，过去，老皇上康熙在世时，遇上新进士入宫觐见，总是把它当作一件大喜之事来办的。行了礼，磕了头，老皇上顶多是说一句“回去好好办差，不要辜负了朕的恩情”，就算完了。因为这是庆典，说些吉利的话，说些让大家都高兴的话，让他们知道感恩戴德就行了，怎么能说得这样严肃，让新进士们胆战心惊呢？可是，他却不敢有什么表示，只是按习惯“站在局外”一个人想心事。他转脸看看别人，也都是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只是泰然自若地在听着。他忽然

想起昨天被处决的兄弟张廷璐，“天威难测”几个字，使他打了个寒战，便再也不敢胡想了。

雍正皇帝还在上边继续说着：“你们都知道，朕在当皇帝前，曾经在藩邸当过近四十年的王爷，也曾奉了圣祖皇上的旨意，多次办差，屡屡出京去察看民情。所以朕不是那种什么都不知道的昏君，也没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朕的眼睛。眼下朝廷里就有一种混账风气，科举选士本来是朝廷的抡才大典，可是选来选去，倒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手段了。考官着重的是“师生”情份，而考生也只得我是某某科的进士，某某是我的座师、房师，某某是我的同年、同科。他们忘记了皇上的恩情，却只记得门生、同年的私情，于是便结党拉派，朋比为奸，便不念君恩，不循纲常，不谙大礼，不要天良，什么样的怪事都出来了。你们都给朕记住，这种行为是难逃朕之洞鉴，也难逃国家法度的！”

说到这里，雍正皇上笑了笑说：“今天是你们的好日子，应该说点好听的话才是，朕却说了些这话，你们可能都不大高兴了。俗话说，一咒十年旺嘛，咒一咒，你们就能太平无事了。”突然，他把眼光转向张廷玉说，“你们看，这里站着的就是你们都十分敬仰的张廷玉。当年他和你们一样，也是跪在这里，聆听过先帝爷牖传圣训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他还与当年听训时一样，兢兢业业，勤公忠廉，成为先帝和朕两代皇朝的股肱之臣，心腹之臣，不容易呀！今天朕就要在这里立他为你们的楷模——李德全！”

内宫总管李德全“扎”地一声跪在面前。雍正皇帝一字一板地说，“记档：张廷玉着晋升一等侯爵，赐紫禁城骑马。他的子孙里着选一人，恩荫贡生，随皇子宗室陪读待选。”

“扎！”

张廷玉一听这圣谕，傻在那里了。弟弟张廷璐昨天才被处决，全家都没有受到株连，自己还在朝里照样当差，没有处分，更没有失宠，这都已是万分幸运了，怎么还能受到褒奖？这，这这这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连忙从班部中出来跪下：“皇上，不可……臣无寸功于皇上，却有失察之罪。万岁对臣升官晋级，恩荫子弟，如此深恩厚泽，臣如何敢当？”

雍正把手一摆说：“你是你，张廷璐是张廷璐，你们兄弟二人不能相提并论。这次考场舞弊，朕已经查清，这里面没有你的事。张廷璐有罪，罪有应得，罪不能赦；而你张廷玉有功，功在社稷，功不可没。”他向下一指接着说，“朕今天就是要他们看看，要他们想想，朕刚才说的‘天良’二字的分量。有功者必赏，有罪者也必罚，功过是非分明，才是明君所为嘛。朕的话已经记档，你就不要再辞了，起来吧。”

雍正说完，向允禩看了一眼，允禩上前高声说道：“新科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！”

王文韶答应一声，起身向御座走了三步，舞拜三跪九叩大礼，小心翼翼地袖子里取出黄绫封面的谢恩折子读了起来。开始时，他还有点紧张，读着读着就越来越流畅了。听着这篇写得极其华丽、又极其空泛的颂圣文章，张廷玉的心里又飞驰神思了。处决张廷璐时那血淋淋的刑场，夜里九阿哥允禩那非同寻常的拜访和他那闪烁其辞的话语，加上今日皇上这突如其来的表彰，像乱麻一样在心头搅和着，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多年的从政生涯，曾使他的思路变得十分敏锐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一个人骤然受恩，或者受恩太重，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祸。雍正皇帝又是个喜怒无常的君王，今天同

着新科三百六十名进士，给予他如此的重恩，这意味着什么呢……

他正在胡思乱想，王文韶的文章已经读完了，随着最后那句“谨奉表称谢，以闻！”读出，众进士一齐伏首高呼：“臣等恭谢天恩！”

雍正皇帝微笑着接过李德全呈上来的谢恩表，打开来仔细看了看说：“嗯，写得很好嘛……唔，王文韶，你是不是王掞师傅一族的？”

王文韶叩首回答：“回万岁，太傅王掞是家父的三眼堂弟。”

“哦，三服不算太远嘛。家学渊源，不愧是状元手笔呀，文章很看得过去了。”

“万岁，臣不敢谬承圣上夸奖。这篇文章其实是臣和一甲二名进士尹继善，一甲三名进士刘墨林三人合议，由臣执笔写成的。”

雍正笑了笑说：“哦，原来是商量好的文章，果然做得花团锦簇，十分得体。昨天可是个你们的吉庆日子啊，你们既然聚在一起，除了写文章外，难道不曾做过别的事情？比如说吃点酒，对对诗什么的，毕竟是金榜题名，毕竟是大喜日子嘛。”

雍正这话说得十分随便，好像是信口而问的一句闲话，但是说者似乎无心，听者却不能不答。王文韶向尹继善和刘墨林看了一眼，叩头答道：“回万岁，臣等因为今日一早就要进宫觐见天颜，昨夜不敢喝酒。谢恩表章写完之后，因为天时尚早，就在一块玩了一会儿叶子戏。可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玩着玩着，忽然少了一张牌。想到还要早起，也就散去了。”

雍正畅怀大笑：“哈哈……好，说得好，做得也好。你们不欺暗室，不欺朕躬，老老实实，一句谎话也不说，不愧是真名士，真状元也！”说着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骨牌来向王文韶一亮，“你们看看，玩丢的是这张牌吗？”

王文韶抬头一看，惊得张大了嘴再也合不上了。原来他们昨夜少的那张“么”，现在正在万岁手中。他来不及多想，叩头答道：“是。臣等昨晚丢失的正是这张牌。”

雍正还是在微笑着，他没再说话，靠在龙椅背上，久久地思索着什么，脸色也由微笑变得庄重。殿上众人都屏息不语，静待着他的问话。可是，他却冷冷地说：“你们都跪安吧！”

三百多名进士一听此言，连忙齐刷刷地叩下头去，高呼“万岁”，恭送皇帝离座升舆。

刹时间，鼓乐大作，乐声中，两个礼部来的笔帖式披红戴花，抬出了幡龙金榜。这金榜由礼部尚书护送，众进士随行，从午门正中而出，走向天街。传统的“披红簪花，御街夸官”的仪式开始了！骑在亮似白银的高头大马上夸官的三位天之骄子，兴奋之余却又不由得纳闷，那张正玩得好好的牌，怎么会到了皇上的手中呢？刘墨林的脑子转得快，他早就在各种传言中，听说过皇上身边那个叫做“粘竿处”的厉害了。今天他亲自领略到这些飞来飞去无踪影的手段，更是感慨万千。他看了看走在前边的王文韶，心想多亏王文韶兄老实，假如换了一个人，或者有一句话说得不对，随之而来的，可就是又一场惊动全国的泼天大祸了！

就在新科贵人骑马夸街的时候，有一个同样是处在兴奋之中的人，正在紧张地收拾行囊，准备到四川重庆去就任知府哪！这个人就是一宝押对而平步青云的田文镜。他是老京官了，尽管平日里孤芳自赏，没有一个能够信得过的朋友，可是，却有不少的熟人。山西之行，田文镜一举扳倒了“天下第一抚臣”诺敏而声名大震，朝廷里的有识之士们，早就预料到他很快就将

会受到特别重用的。也许是中国是个有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，也许是国情、民情、吏情、人情造成了这样的现实，反正只要是有人交上了好运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赶这个热炕头。不是朋友的也来攀交情，不是亲戚的也来叙家谱。一听说田文镜就要走马上任了，认亲的，叙旧的，荐师爷的，送长随的，赠盘缠的，送程仪的，简直把门坎都踢破了。偏偏这位田大人不吃这一套，心想，你们早于什么去了？如今看我快上轿了，才来帮着扎耳朵眼，晚了！所以他是请酒不吃，请筵不赴，师爷长随一个不要，银钱礼品一概不收。人来了，他张口圣人语录，闭口皇恩浩荡，说不上几句，便端茶送客。闹得来访的人无不高高兴兴而来，讪讪拂袖而去。这可好，田文镜本来就没什么人缘，这一摆架子就更臭了。谁见谁说，谁见谁骂，落了一个“小人得志”的恶名。

明天就要上路，田文镜早就把行李捆好了。他独自坐在院子里的一口箱子上，扎着架子就等人家来给他送行。反正，不管谁来，在我这里你连一口水也喝不上。可偏就在这时，打门外走进一个人来。田文镜是个近视眼，一直到那人来到面前，这才看清，原来是久违了的乔引娣！这姑娘是他田文镜清查山西藩库的第一见证人，可也是这宗大案的一个受害者。她被随案带进了京城，一直押在牢里“待勘”，直到诺敏伏刑后才放了出来。田文镜一看她现在的模样，就猜着她可能是来要钱的。要说不对她负责到底也不近人情，可要让田文镜帮衬她，他又觉得不合算，怎么才能打发走这女孩子呢？

他正在想着主意，那姑娘却抢先说话了：“田大人，我是特意来向您辞行的，好歹我们总是相与了一场嘛。您别多心，我绝不向您要钱，大理寺把我身上那几十枚金瓜子都还给我了，所以我不缺钱化。”

田文镜被她一语道穿了心事，觉得有点不自然，脸也红了，嘴也笨了，想了半天，才找出一句话来：“哦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很对。回山西还有什么难处吗？要有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替你想办法。”咳，这不全是废话吗？

“不，今天我来见你，是想向你讨个主意的。我离家这么长时间了，老子娘现在怎么样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心里头着实地想着他们，也想早点回去看看。可是，昨儿个十四爷派人到狱神庙里见了，问我有什么打算，还问我愿不愿意到王府里去侍候福晋。十四爷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是他，我这条小命早就没了。唉，是回家好，还是跟着十四爷好呢？”

田文镜连想都没想，就把话说出来了：“回家，回家！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家中老父老母倚门而望不说，那里没有闲事啊！”他左右看了一下，在心中斟酌着怎么才能说清这事，想了好长时间才说，“这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完，也不是你该着知道的。我说，你还是回家的好，而且是越早越好。别听外边人人都夸十四爷好，也别看十四爷现在身份贵重，你就动心了。其实……咳，怎么说呢，十四爷那里不安全哪！”

田文镜这话刚出口，就瞧见乔引娣的脸色变了。她淡淡地说：“好，有您田大人这话，我什么都明白了，我还是回到十四爷那里去吧。田大人，您前程远大，请多多保重。”说完她转身就走。田文镜还想再说什么，可是，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了。

二十六回 敬师爷疑窦心中起 慰帝王机巧报天恩

田文镜好心好意地劝说乔引娣，叫她不要去沾惹十四爷，不想她却拂袖而去。这一下，田文镜心里不安了。他倒不是怕这小姐到十四爷那里告他的状，十四爷是早晚一定要倒台的人，他还怕的什么。他这不安，是因力乔引娣在临走时说的那句话。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，十四爷要是一切都好，安享富贵，她没准还不去了呢；十四爷要倒霉了，她非去不可，她要同十四爷同患难，共命运，至死不渝！人家还是个孩子呀，家里贫穷，又没见过世面，可却能掂出轻重，掂出分量。自己这个当了朝廷命官的人，却是斤斤计较得失利害。相比之下，觉得连人格都低了三分。田文镜越想越窝囊，回头冲着站在身后的长随就发火了：“你死站在这里干什么，还不赶快做饭去！”

哪知，这话还没有落音，就听外面有人高叫一声：“多做四个人的！”

话到人到，李卫和邬思道还有他的两个妻子走进门来。田文镜一惊：“哎哟，是李大人哪……哦，还有邬先生和……两位夫人。来来来，快请坐……你们看，我正要启程，粗笨家具全部变卖了，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。委屈二位夫人暂且坐在行李上吧……快，预备酒饭！”

李卫服侍着邬思道坐好，自己才靠在田文镜身边，笑嘻嘻地打趣说：“行了，行了，我知道，你是出了名的铁公鸡，你给咱们端出白菜豆腐来，能款待邬先生和二位夫人吗？”说着摸出一锭银子来，扔给那长随：“去，办桌酒席来！”

田文镜讪讪笑着：“李大人，这怎么好意思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，滚一边去吧。我今天来见你有两件事：一是向你报个喜信；二嘛，是有事相求。”

田文镜虽然薄有家产，可先是化钱捐官，当了官又不会捞钱，多大的家业也禁不住折腾啊！听李卫这样一说，他也正乐得吃顿不掏腰包的饭哪！便假门假意地说：“哎呀，让李大人破费怎么敢当，瞧，我这不是反主作宾了吗？李大人，你刚才说要给我道喜，学生不明白，我这喜从何来呀？再说，你大人身肩重任，在皇上面前又是奏一本准一本的，有什么事用得着求我呢？”

李卫笑着说：“天下哪有不求人的呢？”他向邬思道一指又说，“这不，今天我把邬先生给你请来了。这位邬先生可是江南名士，又是我李卫的老师，你们还有约在先，所以我特地请他来和你见面。你哪，什么也别提，一年五千两银子，让邬先生吃顿饱饭。怎么，你变卦了？”

“不不不，李大人取笑了，君子一言，我哪能说话不算呢？可是，我们当初说好了的是放了知府，一年三千，怎么……”

李卫仰天哈哈大笑：“你呀，你呀，白当了这些年官，真小家子气！那是老皇历了，你如今放了道台了！”

“不不不，李大人，这事开不得玩笑的。去四川当知府的票拟是昨天才由部里交给我的，错不了。”

“票拟抵不了圣拟！”李卫说着从身上拿出一份卷子来，“瞧瞧，看真了！告诉你，吏部今早上接到张廷玉的指令，奉旨：田文镜改授河南布政副使、开封、归德、陈州三府道员实缺即补！怎么样，不蒙你吧。好家伙，这一次你可是真地要‘包龙图打坐开封府’了，你敢说这不是喜事？你就是不刮地皮，每年最少也能进三四万两银子，让你拿出来五千来养活一位瘸师爷，便宜你小子了！”

一直在旁边沉思不语的邬思道，看着田文镜那不阴不阳的脸色，笑了

笑说：“文镜兄，你不要错会了意思，以为我邬思道是个不知廉耻之人，诺敏倒台了，又转过身来投你；也不要以为我给你帮过忙，才来要挟你。其实，咱们都明白，诺敏的倒台，不因为你，也更不因为我，是他自己把自己扳倒的。我这人，一生出过不少错，年轻时也曾经作过些孟浪事，如今残躯将老，日暮穷途，早已不堪为朝廷庙堂之臣。但老骥伏枥，不甘堕落，所以才想佐你成为一代名臣，良禽择木，良臣择主，你若是庸人，我也断不肯瘸着两腿千里迢迢地跑到这里来找你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这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事，我也并不是非要投在你的幕下。

你若不能收容我，李卫还可以把我介绍给别人嘛。”

田文镜心里一惊：“啊？不不不，邬先生，请不要这样说。大丈夫一诺千金，文镜不才，自忖也不是那种说话不算话的人。这些天来，也不知有多少人向我荐师爷、荐幕僚了。

我谁的面子都不给，一心一意地专候着先生，好早晚请教哪！”

这里正说得热闹，那个长随把酒菜送过来了。田文镜突然变得分外热情：“来来来，请围在这里坐。今天是田某扰了李大人了，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还席相敬。请啊，请啊，还有……二位夫人，都请啊！”

吃酒之时，田文镜还一直在心里盘算着，这个邬瘸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呢？他带的这两个女人，夫人不像夫人，小妾又不像小妾，弄得我怎么称呼都不合适，真让人腻歪！还有，这个邬思道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，他这么狮子大张口地要钱，又为的是什么呢？

李卫今天心里有事，他可不敢多饮，略作表示便起身告辞。回去换了衣服，又急急忙忙赶到西华门递牌子请见。来传旨让他进去的是太监高无庸，他们俩是老熟人了，这李卫只要是见到熟人，话就特别多。走在通向内宫的路上，李卫悄悄地问：“哎，老高，万岁爷现在干什么呢？”

高无庸左右看看没有外人，这才小声说：“李爷，今儿个不是个好日子，太后老佛爷凤体欠安，万岁爷一大早就赶过去侍候了，万岁有旨意说，今天谁都不见。你虽然面子大，可也得在养心殿等等，万岁爷且得一会下来哪！”

“咳，不就是这点子事吗，瞧你这鬼鬼祟祟的样子，让人看了恶心。太后老佛爷也不是头一回得病，更不是病了一天了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”

俩人一边说话，一边走进了养心殿。高无庸说：“李爷您可得跪在这里等着了。主子爷今天请了一位从五华山来的大和尚，叫，叫什么，啊，对对，空灵大师，正在和文觉和尚斗法呢。”

“哎？不是听说要请青海喇嘛、活佛的吗？”李卫好奇地问。

“你不懂，如今西边正在打仗，皇上说，请神可不要请了鬼来。这个空灵大师听人说很有点本领，六部有头有脸的人都被叫去了，新科三鼎甲也全都来了，说是要考较一下这和尚的真本事呢……哎，万岁爷吩咐了，说请和尚来念经，为的是给太后祈福，是家务事，而不是国事，你知道就行了，可别出去。”

李卫笑了：“知道了。你才跟了皇上几天哪，就来教训爷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让我跪的这块砖，别是个磕不响的吧？”

“爷这话，说的什么，奴才听不懂……”

“去去，少给爷来这套！你们老公们的这些花里胡梢的把戏，以为爷不知道吗？这殿里的金砖都被你们敲遍了，哪块最响，哪块没声音，你们全都心里有数。谁给你们塞的钱多，你就把他带到有空音的砖上跪下。谁要是不

肯给你们送钱，就得跪到实心的砖上，让他把头磕出血来，也别想听见一丝动静，我说的是也不是？”

高无庸不出声地笑了：“李爷，您可真能耐，怪不得人都说您是‘鬼不缠’，果然名不虚传！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和你玩花的。不信，您就在块砖上磕几个头试试，保管咚咚山响！”

俩人正在这里说笑，高无庸耳朵灵，早听见皇上走过来了。他连忙跑上前去，挑起门帘，搀扶着皇上进来说：“皇上，李卫奉旨在这里跪了老半天了。”

雍正坐上龙位，要了一杯茶来喝着，精神显得十分疲惫。李卫伏在地下，一声也不敢吭。过了好久，才听皇上问道：“李卫，你去见过田文镜了？起来回话吧。”

李卫站起身来，打了个千说：“回皇上，奴才刚把邬先生给田文镜送去。邬先生原来不想跟着田文镜，说他和田某不对脾气，怕相处不来。奴才好说歹说，才劝他答应去试试。田文镜说了许多感恩的话，说他怎么也想不到主子会这样器重他。还说他自己性子太严厉，怕和别的督抚们相与不来。他想试一试让官绅一体纳粮，看看一年里能给朝廷多大的进项，可又想着同时分管三个府，怕万一顾不过来，辜负了圣恩。”

别看李卫学问不多，可他回事却回得清清楚楚，一句不多，也一句不漏。雍正皇帝也听得很仔细，他知道，“官绅不纳粮”，是从明代就相传下来的一大弊政。凡是读书人，凡是当官的，凡是家有两顷以上土地的地主，都享有特权，不纳粮，也不支应皇差。这个极不合理的制度已经世代相传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要废除它，改变它，确实不是件简单事。康熙朝时就曾试过一次，结果因为官吏和缙绅们的一致反对，以失败告终。现在田文镜又再次提出这个想法，不能不让雍正皇帝动心。雍正思忖再三才说：“田文镜忠心事主是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可这样一来，得罪的可不是一两个人，而是所有的豪门地主啊！朕早就有心办这件事了，官绅不纳粮，就会给奸民以可乘之机，他们把土地全部划到自己名下，本来国家应该得到的，却全都落在了他们腰包里。更有些人黑了心，乘机兼并土地，无恶不作，这个毒瘤，是一定要割掉的！”雍正终于下定了决心，“你明天再去见田文镜，把朕的意思告诉他，就说，是朕让他这样子的，让他只管大胆地干下去。干好了，朕在全国推行；出了事，朕也会为他撑腰，绝不会让他过不去的。”

李卫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说：“皇上，奴才原来也想在两江试试那个‘丁亩合一’办法的，奴才是两江布政使，该着把这事办好的嘛。可是，奴才又一想，两江是朝廷的财源重地，不能让它出了乱子。年羹尧正在前边打仗，后方一乱这仗不就打不成了吗？依着奴才的小见识，就是田文镜那里，奴才看也要先消停一下，等西边战事毕了再说。如今两江地面还亏空着朝廷四五百两银子呢，奴才得想方设法，把这些银子挤兑出来归了国库，才能想别的事情。奴才心里怎么想，嘴上就怎么说，明儿个奴才就要回去了，请主子训，这么干行不行？”

雍正目光一闪，笑着说：“好啊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你小子能够审量大局，又能从小处着手，这很好嘛！你说的对，两江乃国家财赋的根本重地，无论如何不能让那里出了乱子。你既然这样有出息，朕也会成全你的。不过，你不爱读书，全凭着自己那点鬼聪明，小打小闹还可以，治国安民可

就远远不够了，朕还听说你爱使小性子，动不动就骂人，呕起气来还没上没下，这些都有吗？”

“主子爷啊、奴才是您在人市上买来的，又是您看着长大，亲手调理出来的，奴才肚子里这点牛黄狗宝还能瞒得了主子的眼睛？就是眼下这点本事，也都是在主子身边学出来的，主子说奴才生性粗鲁、任性、使气、骂人，这全都有的，以后奴才再多读几本书，也许就会好一点。可是，说奴才没上没下，这不是冤枉，简直是混帐话了！奴才只要看见、听见有人不尊敬主子就生气。他不讲这个‘大上下’，奴才就不能和他讲那个‘小上下’。”

雍正对下边出了什么议论，从来都是十分看重的，李卫就是皇上的密探之一。听李卫这么一说，皇上动心了：“说说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有一回，奴才正和下边议事呢，湖广道胡期恒说‘主子的酒量大着哪！’主子爷想啊，听了这话奴才能不生气吗？就走上前去在他肚皮上来了一巴掌，骂他说‘你他娘的才是个酒桶呢’！他差点和奴才吵起来。其实吵就吵，奴才哪把他看在眼里呀。”

雍正笑了，“唉，你呀，怎么能和他一样见识？他也是年羹尧的人。不过，他确实不该这样没规矩。还有吗？”

李卫搔耳朵根，想想又说：“啊，对了。奴才昨儿个去了一趟工部，那里的人一见奴才来到，正说的热闹呢，突然全都不言声了。不过他们前头说的奴才还是听见了几句，他们是在骂田文镜呢。说老田这小子走了时运，如今做得眼睛都长到狗脑袋上了。”

“嗯，对田文镜说长道短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他突然受到朕的重用，没人妒忌才是怪事呢。就这些？”

“对对对，还有呢。他们还说万岁爷选的这个探花郎，不是个好东西。说他大白天在客店里玩妓女，让人家按住了屁股。奴才不认得这个探花，可是奴才觉得这不是好话。”

“哦，竟有这样的事？”雍正皇帝头大了。这刘墨林是朕亲自从落榜了的卷子里超拔出来的人哪，他怎么会这样不检点呢？唉，有些人就是不给朕争气。朕表彰了一个诺敏，想树他为“天下第一抚臣”，可他恰恰就是个头号的贪墨舞弊犯；刚树了个新科进士，又是个行为放荡的风流鬼，这不是让朕丢人现眼吗？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你走吧。回去好生办差，记着，要勤写奏折。哦，上次翠儿给朕和你主子娘娘做的鞋很合脚，你主子娘娘说，得空叫翠儿再做两双来。另外，她糟的那个酒枣也好吃，太后很喜欢，说吃了能克化得动。”

你告诉翠儿，多糟些，下次你再来京时，带两坛子来。”

听皇上说起了这些家常话，李卫又想起了当年，竟不由得流下泪来，雍正诧异地问：“李卫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李卫忙擦擦眼泪回道：“主子别怪，奴才想起从前跟着主子的那些事了。奴才明天一走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主子……奴才……这是舍不得和主子分手啊。主子如今身边人是不少，可有几人是主子使唤惯了的呢？要是坎儿不死就好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的眼泪又扑扑地直往下掉。

雍正可不想说这件事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坎儿也和你一样，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命不好。他要是能活到现在，比你当的官还要大呢，朕现在想起他来，也是挺难过的。你跪安吧。”

李卫早就在心里嘀咕，坎儿活得好好的，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？他想

问问皇上，可听皇上这么一说，也不敢再问了，便跪下来叩头告辞。高无庸果然没骗他，地下的那块金砖是空的，头一碰，还没有怎么用力呢，就“咚咚咚”地响得出奇。

二十七回 空灵僧妖言托佛法 探花郎妙语邀君宠

在一般平民百姓的眼睛里，当皇帝可是件痛快事。他至高无上，尊崇无比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上哪找乐子，也立刻会有人来巴结奉承。可是，要真地当上了皇帝，大概你就不会这样看了，因为皇上并不真正自由。你就说雍正皇上吧，他不是性情刻薄狠毒吗，他不是喜欢说一不二吗，可是，有些事他还真的是不能自作主张。就如今天两位大和尚进宫来给太后祈福的事，雍正就没法做主。

这两位法师中，一位是雍正皇帝的替身和尚，名叫文觉。对于他，听众和读者早就十分熟悉了。另一位却是从五华山上专门请来的空灵大法师，据说是位密宗传人，佛学精湛，法力无边。湖广道的那个胡期恒就亲自见过也试过的，能耐大得出奇。他能把活人咒死，也能把死人救活。请到京城以后，允禩等几位王爷也曾经把他接到家里，当面测试，果然十分了得。于是就向皇上提出建议，让他进宫来给太后治病延年。

雍正自己是虔信佛教的，还自号为“圆明居士”。不过，他却不能出家，而是由一个“替身和尚”代他在佛前供奉，这位替身和尚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文觉大师。文觉要不是有这身份，恐怕他也得和性音一样，早早地就超生天国了。但皇上信佛、讲佛经，和皇上请和尚进宫，让他们在庄严、神圣的庙堂之上消灾祈福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这件事如果处置不好，不但眼下就会有许多闲言碎语，传到后世，还要让史家记上一笔：“雍正皇帝信佛”。史书上因为信佛、信道，不是整天烧香磕头，就是迷恋烧丹炼汞，因而丢了江山的，比比皆是。所以，别看雍正确实是虔信佛教，但他可不想落下这名声，更不想让人这样看他。

对于请来的这位空灵大师，皇上也是在两难之中。太后凤体欠安，请和尚为老人家消灾祈福，理所当然，不这样做就是不孝；但请谁？却又让雍正煞费苦心。原来说要请青海喇嘛，可这不是要打仗吗，谁敢说请来的喇嘛是神还是鬼呢？胡期恒就是看透了皇上的心思，这才另外请了这位空灵法师。可这位大法师皇上从来没见过，是不是真有力法，还在两可。

单说胡期恒此人，雍正就信不过。他是年羹尧的人，而年羹尧如今又和皇上有点离心离德，何况老八允禩也极力推荐他，就更增加了皇上的疑心。所以后宫小佛堂那边的法事，已经做了三天了，皇上还从来不到这里来，只是传旨让朝廷里有学问的人都来听讲质疑。怎么质疑？不就是与和尚商榷佛经，辩论是非嘛。今天，雍正皇上去探望母后的病情，发现老人家精神很好，说话清晰，进膳也多。这一高兴就想悄悄地去小佛堂瞧瞧，看这空灵大法师究竟是位活佛呢，还是个江湖骗子。

来到小佛堂外边，就见上书房大臣马齐一个人站在那里。马齐见皇上来了，急忙上前见礼。皇上问：“哎，你怎么不进去，却在外边站着？”

马齐叩头回答说：“求万岁鉴谅，臣想回上书房去，今天的折子还没看完呢。再说，臣是孔子门生，不想看他们秃驴斗法。”

雍正见马齐气得脸都涨红了，他自己倒扑哧一下笑了：“咳，瞧你竟气成了这样，这是何苦呢。张廷玉、孙嘉淦，还有今科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不是都在里边吗？权当是场游戏，姑妄观之也无妨嘛。”

“不。”马齐倔强地说，“万岁，臣知道这是为太后祈福，臣也不想阻拦此事。但臣确实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，请皇上体谅。不过，皇上要是一定不让臣走，臣也只好遵旨在这里看把戏了。”

雍正被马齐顶得一愣一愣的，要照他平日的性子，早就发火了。可是他却哈哈一笑：“好，说得好。牛不喝水还不能强按头呢，怎么能勉强你一定在这里受罪？你走吧。”马齐行了礼转身走了，雍正却想：唉，当皇帝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由着性子来的。

小佛堂里里外外拥挤着三十多位官员，看样子讲经已完。信佛的官员们满脸庄重，不信佛的人却交头接耳地在议论。雍正皇上不动声色地挤进人群，悄悄地听着。突然，一个人走上前来哈哈大笑着说：“哎呀呀，我还以为大和尚们有什么真才实学呢，在这里站着听了大半天，却原来也不过如此。照你们的这讲法，学生我二十年前就可以当你们的师傅了。”

他连说带笑，说得又是这样连嘲带讽，就是坐在上首的张廷玉也是一愣。张廷玉本来是不想来的，可这是皇上交代自己的一项差事啊。他不光要来，还得有模有样地坐在那里听。

现在听刘墨林这一搅和，却不知说什么才好，干脆等着瞧热闹吧。张廷玉没看见皇上来了，雍正却听见了这个抢先说话人的高论。他抬头一看，正是刚才李卫向自己说的那个放荡不检的刘墨林。皇上心里先就有些烦躁，好嘛，哪就显着你了！

他还在想着，坐在上边的空灵大师说话了：“啊，这位居士的姓名老袖不知，但我一眼就可以看出你头顶上文曲星高照，必定是今科探花无疑。不知老袖说得可对？也不知居士有何见教？”

刘墨林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我这个探花乃是当今圣上钦点，御花园里簪过花，琼林宴上吃过酒，长安街夸官时观者如潮，大和尚说你能认出我来，又何足为奇？刚才听你讲经，上不见天花乱坠，下不见顽石低头，怎么就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三乘真昧？学生只不过是有点不明白，才出来问问的，‘见教’二字却是不敢当。”

空灵听了这话，想了老大半天才说：“难怪呀，居士是富贵中人，不是我佛门清净门徒，这三乘真昧与你无缘！”

“学生我读书万卷，游学四方，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无不览之，天球河图金人玉佛无不详之，和尚怎见得我与三乘真昧无缘？”

众人一看刘墨林这架势，竟是要与和尚较真，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；要看看谁胜谁负。

因为雍正皇上先前放出话来，让大家听讲质疑。在座的大都是孔门弟子，是不信佛的，但是皇上叫来，又不敢不来。现在见刘墨林与和尚争执起来，哪还肯走啊。不过，也有人兴灾乐祸，在客店里与刘墨林争夺苏舜卿的徐骏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巴不得刘墨林丢了丑，甚至被老和尚咒死才好呢。这时候最为难、最尴尬的大概就数张廷玉了。他是标标准的孔子信徒，他压根就不信什么神佛，但他又必须代表皇上来支应这里的差使。刘墨林横里

杀出，要考较两位大和尚，他真想叫刘墨林这个年轻人出来闹他一通，让和尚丢丢脸；可是，又害怕刘墨林不知轻重，万一把事情闹得太大，雍正皇上生了气，自己可就没法交差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眼睛一瞟，瞧见皇上正在下边躲着看呢。皇上站着，大臣却稳坐不动是失礼的。便假装想要疏散一下，连忙离座起身，绕到了外圈。

这时，刘墨林与和尚已经真的较上劲了。空灵和尚见这个年轻人来得不善，便转过脸去想向文觉求救，可是文觉和尚却是眼观鼻，鼻观心似乎是入定了。空灵没法，只好拣着刘墨林不好回答的问：“探花居上，你既然声称精通佛理，请问：‘欲参佛理，先断六根’，当作何讲？”

“六根”，是佛家用语，指的是“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”。空灵的意思是，你身在富贵之中，连六根都没有断，哪还有资格来谈什么禅理。刘墨林却不正面回答，而是用玩世不恭的口气说：“好，问得好。不过，学生这六样东西全都没有了，还能留下一根辫子。和尚已经剃了光头、要是再断了六根却是个什么呢，学生我可不敢说了。”

听到刘墨林竟然这样回答，小佛堂里的人越想越觉得可笑。刘墨林哪知文觉和尚是皇上的替身啊，他这一骂，把文觉也骂在里面了。平日里，上至宰相，下至百官，谁见了文觉大师不是礼敬有加啊。不料今日却被这个后生小子嘲弄，文觉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。见空灵和尚张口结舌，很是狼狈，心想，他是咱们请来说法的，哪能让他下不了台呢？便上来说道：“大师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来请教一下这位探花郎！”

刘墨林斗败了空灵更是得意，他对着众人团团一揖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玉皇大帝，孙行者，诸天神仙还有七十二洞魔王，小子刘墨林敬请各位大驾光临帮忙，并虔诚敬请大和尚下场来玩上一玩。”

见他竟然这样放肆，文觉大师却对他不理不睬，也不和他正面交锋，而是带着庄严法相，合掌问道：“居士既然知道，欲参三乘，先去六根之理，请问：如何才是无眼之法？”

刘墨林信口拈来，以诗作答：“帘密厌看花并蒂，楼高怕见燕双栖！”一语既出，佛堂里响起一片喝采之声。

文觉紧接着又向，“如何才是无耳之法？”

“休教羌笛惊杨柳，未许吹箫惹凤凰！”

“如何才是无鼻法？”

“兰草不占王者气，萱花不辨女儿香。”

“何谓无舌法？”

“幸我不曾犁地狱，干卿甚事吐青莲？”

“无身法呢？”

“惯将不洁调西子，漫把横陈学小怜！”

文觉见这书生如此才华，有点架不住劲了，可是，他还没问完呢，只好照旧问了下去：“那么——请问：如何才是无意之法？”

刘墨林不假思索，张口就来：“只为有情成小劫，却因无碍到灵台！”

这真可谓语惊四座！在文觉和尚快似连珠炮一样的追问下，刘墨林左顾右盼，挥洒自如，诗句连篇，应答如流，把佛家所谓六根断法，表达得尽得其妙。那神情又绝无呆滞，更无牵强，真个是风流倜傥，光采照人！雍正刚来时还在恨着刘墨林“坏了朕的名声”呢，如今竟生出了怜才之意。心想，熙朝有位善解君意的高士奇，若把刘墨林和他相比，只恐有过之而无不及！

雍正皇上正在想呢，却听刘墨林一笑说道：“大和尚，请不要尴尬，方才学生不是说过了吗？玩玩而已，何必当真呢。再说，我自忖是个聪明人，也从来不和笨蛋一样见识，更不愿与和尚斗法。胜又如何，败又如何，徒让天下庸人们看笑话。”

听着刘墨林这以胜者自居，又说出这样毫不掩饰的大话来，空灵和尚忍无可忍了：“居士好狂放，你怎见得居士聪明而和尚就是笨蛋呢？”

刘墨林畅怀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，大和尚，你自诩为佛门弟子，请问，你读过《传灯录》吗？你可知道这部佛家经典里有这样一段话吗：昔日，五祖宏忍以袈裟度世，五百弟子中，必择一钝汉流传佛法，所以金莲法界才不容聪明人插足。何谓‘钝汉’？笨蛋是也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空灵勃然大怒，脸上忽青，忽蓝，忽黄，忽红，口中念念有辞，却是六字真言。一见这情景，众人无不大惊失色。尹继善当先抢出，大喝一声：“妖僧，休得胡来！”

张廷玉眼看要出事，急忙跑到雍正皇帝面前跪下：“皇上，空灵和尚竟敢在天阙之下，妄行妖术，奴才请旨，当发往顺天府重重治罪！”

雍正上前一步说：“妖僧竟敢如此放肆，你眼里还有朕，还有国法吗？刘墨林若有一点损伤，朕支起油锅来炸了你！”

在场众人一听皇上发了话，才知他已来到面前，“刷”地打下马蹄袖，跪倒在皇上身边。文觉也来到空灵面前说：“阿弥陀佛，牢记佛门三戒贪嗔痴，师兄，你想入轮回吗？”

空灵和尚心里再清楚不过了，他这次进京是奉了八爷的令旨的。八爷叫他进宫来给太后祈禳，为的不就是要夺江山吗？雍正皇帝进来时他就看见了，他原想着，可以在宫里露一手让皇上瞧瞧，给自己奠定立脚之地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。这个刘墨林竟然如此难缠，说出话来冷嘲热讽，又句句调侃辱骂。恨就恨在自己佛理学得不多，偏偏又驳他不倒，这才装作要念真经咒他。其实，连他自己也知道，光凭念经是咒不死这个书生的。他更清楚八爷叫他进来的目的，自己如果一味地装神弄鬼，只能坏了八爷的大事。可，他也得找个台阶才能下来呀！正好，文觉说出“佛门三戒”来，让他可以收回面子了。他高叫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！贫僧原来想要教训一下这个不尊佛法，不敬佛祖的狂妄之人。既然皇上出面为他说情，文觉师兄又以佛门戒律来压贫僧，贫僧也只好暂且恕他这一遭了。佛法无边，足傲世人啊。阿弥陀佛！”

刘墨林早就在注意地瞧着这位大和尚了，今天自己把他得罪的这么苦，他能不想法报复吗？可是，皇上一答话，刘墨林不敢张狂了。和尚他不怕，但他却不敢在皇上面前无礼。自己再多说，就不仅仅是对和尚不敬的事了。现在听这位空灵和尚还在喋喋不休的说着，他可忍不住又说话了：“你们，你们在说些什么？”

众人先是一惊，哎，刘墨林这不好好的嘛。尹继善走上前来问：“刘兄，你觉得哪里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啊？我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不。刚才你中了那和尚的妖法，昏迷过去了！难道你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

空灵和尚也在纳闷：哎？我的法术有这么大的道行吗？可是，刘墨林笑了笑开言了：“你们说我曾经昏过去了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今儿个早上，我没吃饭就赶来宫里应差，和这两位大和尚一番较量，又太费脑筋，

所以凑着你们都在说话的空子，迷胡了那么一小会儿。模模糊糊之中，只听那空灵和尚说什么‘俺把你哄，俺把你哄……’。我心里说，得了吧，你能哄得了我吗？我把你卖了你还不知道上哪儿要钱呢！”

一句话说得上上下下一片哄堂大笑，文觉笑得弯腰捧腹，张廷玉笑得连咳带呛。空灵大法师虽然也觉得好笑，可他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，直盯盯地看着刘墨林，在心里不断地打着主意：这小子太猖狂了，怎么对付他才好呢？

雍正皇帝也想痛痛快快地笑上一场，可是，又怕失掉了皇家的尊严。不过见刘墨林这么能给皇上挣脸，却是十分高兴：“好，好！这才不愧是真名士！刘墨林，从即日起，你就到军机处去当差，帮朕传送奏章，起草诏告文书吧。”

“扎！臣刘墨林谢皇上恩典，定要干好差使，不负皇上重托！”

二十八回 庆端阳皇上赐墨宝 议进军雍正疑帅臣

自从皇上口传圣谕，让刘墨林到军机处去当差，这位新科探花郎可就交上好运了。

雍正皇上喜欢这个开朗聪明、多才多智的年轻人。刘墨林书读得多，见识也广，加上生性滑稽，应变能力又强，所以皇上不管说到哪里，问的什么，他都能随即应答，也总能讨得皇帝的欢心。没过多少天呢，他就成了雍正皇上身边须臾不可缺少的人了。皇上尽管一天到晚总是有事，看折子，见大臣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可也有闲下来的时候。这时，刘墨林就更显出了自己的重要。比如说，当皇上要和方苞、马齐，隆科多他们下下棋、谈谈诗、画幅画、钓钓鱼什么的，刘墨林就总在陪侍之列。皇上要是出去游玩，就更少不了他。这些天来，京都名胜，诸如畅春园、飞放泊、南海子、万寿山，许多别的臣子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方，刘墨林全都陪着皇上玩遍了。

雍正皇上的勤政是出了名的。刘墨林在皇上身边要干的事多着哪！他在军机处办的是文书事宜，起草一些文告诏谕，转送下边递上来的奏章什么的。最近，年羹尧把西征行辕从甘州移防西宁，军务繁杂，每天各部转呈过来的折子，少说也有十几件。这些奏折经过刘墨林之手，转呈给十三爷允祥和十四爷允禵合议好了，夹上折片，再交还给他。刘墨林或者咨询张廷玉，或者送到养心殿去进呈皇上御览。偏偏雍正皇帝又是位事无巨细，每折必读、无事不问的人，刘墨林便要像走马灯似的奔波周旋于皇帝、宰相、王爷、大臣之间。六部官员的眼皮子最尖，谁还看不出，这刘墨林就是位突然跃出、闪耀着璀璨光华的新星啊（不过那年月不叫新星，是叫新贵的）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想安安稳稳地当官，就得赶来巴结他，好预先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说这叫趋炎附势也好，说这是趋之若鹜也罢，反正不管他是承值或者下值回家，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群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算很小的官员，众星捧月似的追着刘墨林。请安的、回事的，造访的、致谢的……什么样的全有，什么名堂也全能想得出来。刘墨林可真是觉得忙累，可他忙得惬意，累得顺心。

其实真正让刘墨林日思夜念的，却只有那位京都名妓苏舜卿，刘墨林敬重她的人品，爱慕她的容貌，更钦佩她过人的才华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自尊

自爱。但她隶属“贱籍”，把她买来做妾可以，娶回家当正室，就会引出各种各样的议论。一个不小心，让徐骏他们抓住把柄，他这个官就当不成了。刘墨林是个能办事也会办事的人，他早就想好了，一定要为苏舜卿脱籍赎身，堂堂正正、明媒正娶地和她永结同心。

端午节就要到了，五月在民间又叫“毒月”，百事禁忌。无论是宫中还是民间，节前全都忙得很。被褥帐幔要拆洗换新，蒲草艾蒿要采集编辫，还要做香荷包、缝长寿线，买避瘟丹，浸雄黄酒，贴天师符，挂钟旭像……可刘墨林却没有这份闲心。今天他顶着启明星上朝要办一件急要事。昨天，年羹尧来了军报，索要五万套夹衣，为西征将士换装。可是，军报到得晚，户部已经没人，所以他只好一大早就急急忙忙赶来，免得误了时辰挨皇上的训。刘墨林办事利索，不大一会就完了。他正想起身，太监高无庸过来传旨说：“刘大人，皇上叫你进去呢。”

刘墨林一愣，心想时候还早哪，皇上不会起得这样早吧？便问：“是单叫我一人吗？”

“不，还有十三爷和十四爷。别的不是奴才去叫的，所以奴才不知道。皇上今儿个要赐筵百官，还要在广生楼张贴字画。吩咐下来说，要看谁的最好，就给谁颁赏呢。”

刘墨林跟着高无庸来到养心殿，瞧见张廷玉早就等在这里了。他连忙上前去请安：“张中堂，您来得好早啊！皇上起身了吗？”

“皇上起来半个多时辰了。你忘了，今天是端阳节，皇上一大早就带着三位阿哥到各处去拈香礼拜了。其余的皇亲们要等一会才来，都在广生楼上候驾。”

“嘿嘿嘿嘿，张中堂，我是刚才奉了旨意进来的，可不知皇上召见有什么事。您能给我透点风吗？”刘墨林在套着近乎。

张廷玉矜持地一笑说道：“万岁日前写了几个条幅，想让你帮他挑挑，当然是选出最好的了。今天还有不少人要来送条幅的，包括万岁爷的在内，一律不准写名字。这几百幅字，全都要张贴在广生楼上，要大家比比看看，选出最好的来。去广生楼贴字的差事，要交给你办。我可先得交代你一句，你要想方设法办得出色一些，千万不能扫了万岁爷的兴。”

刘墨林一听这话，不由得愣住了。雍正皇上字写的好那是没说的，可几百幅字一概不属名，张贴出去让大家随便议论，谁能保准万岁爷写的就一定能被选上，而且还能高中榜首呢？万一他写的字落榜了，或者虽然选上，却只得个第二、第三，那么得了头名的能坐得住吗？恐怕他宁愿落榜，也不敢高居皇帝之上。想着，想着，他忽然有了主意：“中堂，我想这件事要办好，得有条：其一，是要大家心里清楚哪是皇上的，哪是别人的；其二，是要把这事做得不显山、不露水，没有一点痕迹，连皇上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他的字写得最好。第一条最难办，皇上的字，六部九卿的人大都见过，他们仔细辨认一下，还是能区分出来的。

怕就怕那些入仕不久，或者没有见过皇上的字、而且又爱多嘴多舌的人。别说他们不选皇上的字了，就是在字前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来那么几句酸话，这事可就办砸了。”

“依你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总不能给皇上写的条幅上标上记号吧，那样不就太显眼了？”

“不不不，哪能这样做呢？最好是提前先把主子写的句子递出去，让下

边都知道应该选哪幅就好了。这事要快，让太监去传更好。”

张廷玉想了想，也只有这样才不会露出马脚，而且还可把雍正的字挂在并不显眼的地方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，叫高无庸去吧——要是能众口一辞都选万岁爷的就更好了。”

“不，众口一辞倒有痕迹可寻，皇上自己也会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叫高无庸不要全说，只稍稍透出点风声去就行。大家心里明白，这里头有万岁亲自写的字，谁敢胡说八道啊。就是万一有个别倒霉蛋说些个夹七夹八的话，不但无碍大局，还显得更真实哪！”

张廷玉笑了：“好，刘墨林，不怪皇上喜欢你，你还真有怪才！事不宜迟，咱们立刻动手先选一遍。”

太监高无庸被叫了过来，三人一齐看时，只见一条长长的大案上，排着十几幅宣纸写就的字，都是唐诗选句选词。刘墨林看了说：“主子这字，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。”

不过，写得笔锋大刚，恐怕有些喜欢柔媚的文人们看了，未必会欣赏。要叫我看，哪一幅都是最好的。”

三人选来选去，从中选出了四幅，用小字抄了，交给高无庸，让他赶快送了出去。刘墨林笑着对高无庸说：“跑快点，慎密点！告诉你，说不定还会有人想出高价来买你这个小条子哪！”

高无庸刚走，便见雍正皇帝在一群太监和侍卫簇拥下走了过来。雍正今天的气色很好，心情也很好。他看了一眼张廷玉和刘墨林笑着说：“探花郎，看过朕写的字了？你是行家嘛，据你看哪一幅能中你的意呀？”

刘墨林连忙赔笑答道：“哟，主子说笑话了，臣那两下子，怎敢在主子面前卖弄啊！主子什么时候有了兴致，写幅字赏给臣，就是臣天大的造化了。皇上交代的这差事不好办哪！”

臣和张中堂在这里选来选去的，都挑花眼了，才选出这四幅来。请皇上过目，看臣等选的是不是合适，然后再拿到广生楼上去张挂。”

雍正皇帝走近前来，仔细地看了看，挑出了“大漠孤烟直”和“桃花渊水”两幅说：“不要太多了，还有那么多臣子都送来字了，朕一人岂能包揽——哎，刚才刘墨林说要朕赏字，朕也不需再写了，这案上放着的，你就挑一幅好了。廷玉，你想要什么字，朕凑着今天现成的笔墨纸砚，就为你写来。”

张廷玉连忙跪下叩头：“臣谢主子恩。其实，臣早就想要主子的墨宝了，只是不敢开口，臣最近装修了府门，想求主子赐幅楹联以光门楣！”

雍正皇帝说：“朕自幼就爱写字。可是，你们瞧，平日里哪有闲情逸趣来舞文弄墨？现在，几件大事都有了眉目，朕心里才松泛些。既然你想要幅门楣，朕就给你写一幅。”

说着提笔濡墨，略一思忖，便在宣纸上用正楷写了出来：

皇恩春浩荡

文治日光华

写完又仔细端详了一下，取出图章印玺来盖好，填了年月日，这才递给张廷玉：“你看这样写成吗？”

张廷玉叩头谢恩，激动地说：“……万岁如此抬举，臣何以敢当这十个字？就是把臣磨成粉也难以报答皇上这天高地厚的恩遇……”一边说着，热泪早已夺眶而出。

刘墨林选好了一幅，雍正看了看，取出一方“圆明居士”的小玺来盖上。雍正看看刘墨林说：“朕是信佛的。这‘圆明’二字，就有佛家的意思。可是，你却死活不肯皈依我佛。”

朕这幅字，好像是和尚送给秀才的，就赐给你罢。”雍正回头又对邢年说，“刚才选出的这两幅，你拿到广生楼上张挂起来。记住，不许挂在正中间，听见了？”

见邢年恭恭敬敬地捧着条幅走了出去，刘墨林本来也想跟过去，却被雍正叫住了：“你先别走，且等一下和廷玉一块去，朕还有话说。”

张廷玉他们听雍正说得严肃，都不由得收敛了笑容。雍正一边恩忖一边说：“年羹尧出兵快半年了，只见他今天要物，明天要钱，可是，就听不到开战的消息，朕心里有点不踏实。廷玉，你看要不要派个人去监军呢？”

张廷玉一声不响地想了好久才说：“万岁的心情臣能够明白，想早点打好这一仗。但用兵的事与政务有所不同，稍有急躁，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年羹尧在先帝健在的时候就已经是将军了，他的长处是稳健、持重。本朝名将的战法，各有不同。巴海善于周旋，有耐力，能持久；赵良栋善穿插，能奔袭；图海善对垒，能攻坚；飞扬古善战阵，能苦战；周培公则机变多智、深谋远虑，是位全才。只可惜，这些名将都已纷纷下世作古了。臣看年羹尧的作派，节制部署、进退尺度，都很谨慎，似乎是步了图海的后尘。他心中何尝不是志在必胜，又何尝不想毕其功于一役？以臣的推算，他三月进驻平凉，四月推向西宁，已经不算缓慢了。臣想，可否由军机处再发一个六百里加急文书，让年羹尧和岳钟麒共同拆看，合议回奏，问他们何时能够进兵？用这方法催促一下就可以了。”

雍正没有急于说话，似乎是在认真地考虑张廷玉的建议。过了好久，他才突然问刘墨林：“你是怎么看的？”

刘墨林是第一次参与这么重大的军国要事，心里有点紧张。他想了一下说：“万岁，臣以为张廷玉说的办法可行。康熙五十六年兵败，六万山东子弟无一生还，前车之鉴令人生畏，朝廷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。所以年羹尧才持重进军，为的是不战则已，战则必胜。臣以为他这样做，正是从大局着眼。至于派监军督战之事，臣切切以为不可。前明土木堡之变，松山之败，一直到李自成攻进北京，全都是因为朝廷不信任将军，经常派大员监军；而将军又不满意朝廷，遇到危难而不肯出力。一军两帅，事事异心，最是兵家的大忌。所以圣祖爷时，攻台湾就专用施琅，李光地虽有督军之名，其实他只管后方供应的事。所以臣以为，皇上只需催问何时进军，何时接战，另外保障后方供应即可，而绝不能提调军务，那样做是要坏事的。”

雍正似乎是被他们两人说动了：“好，依你们的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决心不派监军了。廷玉，你从二等侍卫里选十个人，要年轻有为，可望成材的，选好后拟出个名单来交朕，朕要派他们到年羹尧军前去效力。”

张廷玉一惊：原来雍正皇帝还是对年羹尧不放心啊！他忙赔笑说：“皇上，岳钟麒的资历不在年某之下，有他在年羹尧身边，朝廷对年某还是能够节制的……”

“哎，你想到哪里了？朕怎能对年羹尧不放心？要不放心他，朕又怎么会把二十万兵士交到他手里？你好好想想，当年圣祖皇帝要是早一点选派些亲贵少年，让他们到飞扬古军中去学习军事，何至于有今天，何至于连个可靠的将帅之才都找不到？”

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张廷玉无话可答了。但他心里明白，皇上如果不是对年羹尧不放心，就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，年羹尧那里难道就没有可用之人，还用得着千里迢迢地派人去‘学习军事’吗？

刘墨林到底年轻，分不出这里边的轻重来，他连声称赞：“好好好，主上深谋远虑，居安思危，臣心服之至！”

雍正歪着头瞧了刘墨林一眼，突然说：“刘墨林，你这个人才华横溢，很让朕喜欢。朕却听说你正和一个青楼妓女打得火热，是真的吗？”

刘墨林一听皇上这样问，他的头“轰”地一下就炸了。他连忙跪下叩头说：“皇上问的事，确实是臣所为，但臣所遵循的是‘情之所钟，不分贵贱’之理。苏舜卿即虽属贱籍，但她守身如玉，卖艺不卖身，不可与寻常烟花女子等量齐观。臣早就与她结为风尘知己，如今臣做了官，怎能做出贵而弃贱的不义之事呢？乞圣上明鉴。皇上既然问到这里，臣索性恳求主上为苏舜卿脱去贱籍，成全了臣和苏舜卿的这段姻缘，臣将永感皇上的深恩圣德。”

这刘墨林确实是聪明过人，他选的时机，说出的话语又恰到好处。雍正不说话了，他陷入了深沉的思索。一时间，殿里静得听不到一点响动，刘墨林几乎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他早就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了，他清楚地知道，要想了却他和苏舜卿的心愿，没有皇上亲自发话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他更清楚，让皇上为他说话，尤其是让皇上准许苏舜卿脱离贱籍，与他结成夫妇，那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。能不能实现，要靠机遇，靠运气。他跪在地上，小心地偷眼瞟了皇上一眼，见皇上的眼睛里似乎是十分痛苦，似乎是汪着泪水；又似乎是在想着一件遥远的往事。刘墨林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，皇上，他，他这是怎么了……

二十九回 赦贱籍皆因殉情女 褒钟馗只为社谗安

刘墨林与苏舜卿虽相爱却不能成亲，他只有求雍正皇上给苏舜卿脱去贱籍。他并不怕皇上怪罪，因为除此之外，别无它途。哪知皇上听了却一声不响地陷入了沉思，刘墨林惊呆了。他悄悄地瞧瞧皇上的脸色，更是让人琢磨不透，皇上他，他这是怎么了？

刘墨林哪里知道，就因为他刚才一句“脱去贱籍”的话，触动了皇上久藏在心底的一段隐秘，一番隐痛。那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了，可雍正皇上却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，怎么也摆不脱它的纠缠……

这件事发生在康熙四十三年。老皇上康熙为了让皇子们学习政务，派四皇子胤禛出京考察，胤禛去的是桐城至淮安一带。这里是黄淮交界之地，涛涛黄水，像一条不服管教的长龙，年年滚动，也年年决口，历代皇帝对它都几乎是束手无策。康熙派四皇子到这里，要他实地考察一下黄淮交汇地带的水情、民情、吏治、风俗，希望能从中得到一点启示。恰恰那一年黄淮决口，大水肆虐，淹没了良田村庄，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，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因此，四爷的这趟差使就更显得重要了。

皇子出京办差，视察黄淮，而且这位四爷还带来了皇上的旨意，带来了朝廷的赈济。地方官吏们可就盯上了四爷，或者说是盯上了四爷手里掌握

的那些银子了。于是，当地的官员们纷纷前来，哭穷叫苦的，请安问候的，奉承巴结的，馈赠土产的……什么样的手段都拿出来了。目的只有一个，想多要点钱呗！

这一天四爷来到了淮安县城，这里早已被大水围困。只见滔滔洪水，滚滚而来，简直分不清东西南北，也看不见哪是出路。四爷当机立断，一面命县令紧急动员百姓护城，一面组织老人孩子们登上高处暂避。县令说，四爷，这城是万难保全了，我这里备下了一只船，不如请您立刻上船，咱们一起逃命去吧。胤禛火了，说你身为一县父母官，危难之时怎么能只想自己的身家性命？要逃得和百姓一块逃，丢下百姓不管，我请出王命旗来斩了你！说完他就带着家人高福，到城上察看水情去了。四爷登上城头时，天已是正午时分，只见云层厚重，黑得如同锅底一样的天上，吊着墨线似的龙尾，忽明忽暗，奔跑摇摆。紫色的，金色的火球，一上一下地炸开。雷声一阵紧似一阵，把好端端的城楼震得直打颤。黄水已经漫卷了大堤，五尺多高的浪头轰鸣着，叫嚣着，排山倒海般地向城头奔来。城里的百姓全都慌乱地四散奔跑着，他们只顾逃命，哪还顾得了救城？跟着四爷来的奴才高福，见事情不妙，拉起胤禛就跑，一边大声说着：“主子，不好了，大水就要漫城了，赶快回去上船！”

他们刚从城上下来，就听“轰隆”一声，城墙被滚滚而至的黄水冲决了一条大口子。一时间，这里就变成了天地难分的一片汪洋。水势汹涌，浊浪滔天，房倒屋塌的轰鸣，哭爹叫娘的喊声，组成了一片惊心动魄的惨景。他们跌跌撞撞地赶回县衙，想找那位县令商量办法，可是，他们万万想不到，那位在四爷面前曾经信誓旦旦，说要与县城百姓和皇子共存亡的县令，在四爷刚一转脸的瞬间，就丢下全城百姓和这位王子不顾，急急忙忙地向船上装载自己搜刮来的金银珠宝。一见黄水破城，他就登上大船，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弃城而逃了！

多亏高福急中生智，找来了一口大水缸，把四皇子抱进缸内，他自己却扒着缸沿，顺流而下，卷进了无情的洪水……胤禛坐在缸里，开始时，头脑还算清醒。眼见得几万百姓被卷进波涛，他又是心疼，又是气愤，想着一旦逃脱苦难，非要把这个黑心的县令凌迟处死不可。可是，漂着漂着，他就在又冷又饿又惊又气之中失去了知觉……

当他第一次醒来时，好像是睡在一个铺着干草的小床上，旁边似乎有个细弱的声音在说话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这人终于醒过来了……快，取姜汤来！”

胤禛被人扶起身来，灌了几口姜汤，便又进入了昏迷状态。也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再次清醒过来时已是夜晚。房子里点着一盏油灯，一个老汉蹲在桌边不声不响地抽烟，一位妙龄女子，布衣粗衫，身材苗条，正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在喂他。高福在外边听到四爷醒来，三步并作两步抢了进来，趴在地上向那位老者叩头：“多谢您了，老伯，不是遇上您，我们王……我们爷就没命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像捣蒜样地磕着头，却不敢说出四爷的真实身份。胤禛强自挣扎着坐了起来说：“老伯，我叫王孙龙，是北京人。多谢您的搭救，请问老人家贵姓？”

“咳，我们这个家，还怎么敢称这个‘贵’字呀？我们姓黑，是乐户家籍。唉，祖上造罪儿孙赎，积德也是为自己。救了你的是老汉的大女儿小福，这里的是我的二女儿小禄。小福借米去了，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”说完又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走出去了。

爹爹一走，小禄拿出一个窝头来递给胤禛：“公子，你将就着吃点吧。这里四周全是水，既没菜，也没盐，姐姐出去半天了，还没回来，米能是哪么好借的？我爹刚才说的话，您听听也就是了，不必往心里去。常言说，救人一命，还胜造七级浮屠呢，哪至于就把他吓成这个样子了？”

胤禛看看小禄，昏暗的油灯下看不太清。只见她容貌虽然说不上绝色，却也透着甜净俏丽，尤其是说话爽朗，口齿伶俐，没有小户人家女孩子的羞怯。便问她：“你们救了我，是件积德的事，我自然是感激不尽，这又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小禄回身进去端出了一碗野菜汤来，一边招呼这主仆二人吃着，一边说：“唉，这都是前世造下的孽呀！我们这个家，祖上曾是前明世家，永乐靖难之前，祖上还在朝做官。可是，永乐皇帝灭了建文帝后，说我们是建文皇帝的死党，不管你原来姓的什么，全都改姓了‘黑’，而且全都划成了‘贱民’，入了‘贱籍’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三百多年了，全族的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得从事贱业，当戏子，当吹鼓手，当媒婆、稳婆……，而不准种地务工做买卖。这三百年里，族里一共出了九十四节妇和两个烈女。光是去年就死了两个，一个是还没成婚丈夫就先死了，这个女孩也投水自尽；另一个是父母双亡，自己又受人拐骗，却宁死不从上吊投环而死。前任的太守听说了这件事，说难得有这样的贱籍，立志从善而不甘堕落；只可惜这节妇孝女还不够一百。那太守说，只要是凑足了这个数，他就要上表请求皇上为全族脱籍。所以族里订下了规矩，全族的人都不准在这上头出事……咳，我说这些干什么？”她突然脸一红，不再往下说了。胤禛说：“这不是你自己要说的嘛！”小禄看了胤禛一眼，就飞跑着出去了。

过了一会，她又转回来了。手里端着一瓢米，还抓着一把盐，看也不看躺在床上的胤禛，就竟自坐下吃她的窝头。胤禛笑着说：“姑娘，你别生气，我刚才和你说笑的。”

那姑娘看了胤禛一眼，却仍是一声不语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进来一个小禄，手里拿着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萝卜，一边利索地切着，一边笑着说：“算你们有福，姐姐还真的借到了米。她呀，别看一天到晚不爱说话，可是人缘好着呢！”到了这时胤禛才知道，原来面前的竟是生得一模一样的两位孪生姐妹！

黄水一直不退，胤禛也只得与这家人相依为命。小福的心地善良和沉默寡言，小禄的多情爽朗、爱说爱笑，都给这位落难的皇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别看胤禛平日里心冷似铁，可他却是那个有恩有义的人。渐渐地，他对那位叫做小禄的女孩子发生了好感，两人偷偷地相爱了，而且很快地小禄就怀上了身孕。这件事，除了姐姐小福清楚之外，别人并不知道。大水退去以后，胤禛回到朝里，调兵去捉拿那个县令。哪知，那天县令一门老小仓惶逃命，还没有出城呢，大船就撞到城趺上翻了，全家老少无一生还。胤禛又去接小禄，却不料来得晚了一步，小禄已经显了身子，而且被族里发现了。为了维护那个并不成文的族规，为了凑足那一百节烈女子之数，族长狠心地下令，将小禄当众烧死在村头的大树上。胤禛刚来到河对岸，就看见村里燃起了熊熊的火光，也看到了正在烈火中苦苦挣扎、又至死也不肯求饶的小禄。如果不是高福死命地拉着胤禛，而这位四爷又因受了太大的刺激昏了过去，他当时就要冲过去了。他没能救出这个为他献身、又为他死去的善良的女孩子，当他终于走近这里时，看到的却是那棵烧焦了的老柿树，和树上那已变成黑

色的斑斑血迹，连她的姐姐小福也不知到哪里去了！

这一幕惨景对胤禛来说是永生难以忘却的，而化成灰烬的小禄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后官粉黛三千，他却无一动心，是不是由此而起呢，谁也不知道。就是这件已成往事的回忆，也只是深藏在他自己心中，而不敢把它说出来，甚至不敢想起这件事……

可是，今天刘墨林却在无意之中触到了皇上的隐秘。尤其是当刘墨林说出那位苏舜卿也是“隶属贱籍”时，雍正皇上被深深地打动了。一时间，他心潮起伏，简直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。但他明白如今自己已是皇帝，不能再想那早就逝去的往事，小禄也没有可能与他共享富贵了。他狠狠心把心头的不快压了下去，决心为千千万万个小禄申张正义，把明代永乐皇帝和他制造出来的虐政永远打入地狱，让数百年来繁衍成百万之众的“贱民”重见天日！想到这里，他看了一眼刘墨林说：“才士风流，算得了什么大事？不过，单单为苏舜卿脱籍，又似乎不近人情。廷玉，你来拟旨：用明诏发布，即日起，为天下所有贱民一律脱籍，耕读渔樵，与庶民相同。”

张廷玉听了大吃一惊，心想，这可不是件小事啊！“耕读渔樵与庶民相同”，这就是说，连王八、戏子、吹鼓手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入仕做官了。那么，全国的文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个诏谕呢？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反对呢？张廷玉的脑子转得很快，早年他就似乎听说过，四王爷曾和一个乐户的女子情笃意合，私订了终身。今天雍正这番处置，不过是借刘墨林之请偿还皇上昔日的夙愿罢了。可是，这话，张廷玉可不敢出口，想了想，他试探地说：“主子，如此举措，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贱民得以超脱苦难，恐怕家家都要为主子烧香磕头，立长生牌位了。不过，以臣之见，这类贱民从事贱业已久，不会种地，不能务工，也不懂经商之道，突然让他们改行去干别的，恐怕还不如干他们的老营生更为有利，所以臣以为，皇上之命可行，但最好是不要强求一律，听其自愿也就是了。再者，他们刚脱贱籍，即入庙堂，似乎也有伤风化，不利观瞻。可否在脱籍两代之后，才许读书进仕，以表示朝廷尊儒重道的本旨。”

雍正仰着脸思索了好大一会儿，心里虽然不同意，可又觉得张廷玉说的似乎是无可挑剔，才勉强地说：“好吧。你这也是老成谋国之言，就依了你，拟旨后明发也就是了。”

副总管太监那年进来报告说：“主子，广生楼上的字画都已贴好，筵席也已摆上，各位王爷、贝勒、贝子和大臣们都到齐了，请主子启驾！”

雍正来到西华门前时，三位皇阿哥弘时、弘历和弘昼都在门前跪接。雍正下了銮舆，问他们：“你们的字都挂上了吗？”

弘时上前一步奏道：“回阿玛，兄弟们的都挂上去了。不过听说阿玛只选了两幅，儿子们不敢僭越，又都各减了一幅。我和五弟是两幅，四弟则只挂了一幅。”

雍正看了一眼弘历问：“你为什么只挂一幅呢？”

“回皇阿玛，儿臣的字写得不好，不敢与众位书林宿儒们争短较长，更不敢污了皇阿玛的法眼。但是阿玛既然有命，儿臣也不敢不送，就选了这一幅，儿子只是因为圣命难违，勉力为之罢了。”

弘历这回答很让雍正满意，他高兴地说：“这样也好。今天是朕为朝廷百官们专设的筵席，你们不必入席，就在旁边给众大臣们斟酒，代朕做东。他们给朕办事半年了，应该好好地谢谢他们，你们殷勤一些，也是应当的嘛。”

吩咐完了，雍正就端正身子来到广生楼下，楼前等候的人们，一听静鞭三响，知道皇上驾到，连忙齐声高呼“万岁！”雍正满怀喜悦地走到近前说，“都起来吧，今天是以文会友，君臣大礼不要过于拘束，那样岂不乏味？来来来，大家还是先看看这些字画，评出状元来再入席饮酒吧。”

广生楼是东六宫中最大的一座望楼，因为楼上供着广目天王，所以叫做“广生楼”。楼下是平日祭祀用的，占地很大。楼内装有玻璃大窗，十分明亮。今天送来的字画总共有二百来幅上下，其中一半是歌功颂德的，一半是唐诗宋词。下边的人，早就得到高无庸送来的消息了，都悄悄地写好他们“选中的”字，放在身上，画品里，则大多是花鸟虫鱼，山水龙凤之类。雍正站在一幅“钟馗图”前看了好久，突然说：“这幅画神形兼备，确实不错。只可惜没有题跋，略显美中不足。谁能即席赋诗一首，为此画增色？”

刘墨林今天的差使是主持这场品评书画，虽然他的字写得不错，可是皇上并没有让他也来参与。听皇上这么一说，他有点技痒难耐了。再说，皇上刚刚为苏舜卿解除了贱籍，他也总得报答皇恩啊。看见没人应召，他便跃出班来请旨：“皇上，臣愿为此画题诗！”

雍正笑了笑却没有说话，刘墨林趁着兴头，饱蘸浓墨，奋笔疾书一诗：
面目狰狞胆气粗，榴红薄碧座悬图。
仗君扫荡妖魔技，免使人间鬼画符。

一笔狂草如疾风骤雨，写得酣畅淋漓，众人还没来及喝采，雍正急急说道：“再加一首！”

“扎！”

刘墨林几乎是不加思索，提笔就来：
进士头衔亦恼公，怒髯皤腹画难工。
终南捷径谁先到？按剑输君作鬼雄！

“好！”雍正皇帝见他才思如此敏捷，不禁击节赞赏，“不但诗好，字写得也好。你还能再写一首吗？”

刘墨林略一思忖，提笔就写：
何年留影在人间？处处端阳驱疠疫。
呜呼！世上魍魉不胜计，
仗君百十亿万身，却鬼直教褫魂魄！

雍正皇帝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了，连声夸奖之后，又传旨说，“这幅画可谓一品，字也堪称一绝。可收进三希堂去留传后世！今日各人所选的字，都写了名次交翰林院去秉公评定——开筵！”

众臣工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，随着皇上走了进去，参加这难得的御赐盛宴。张廷玉边走边想，这幅“钟馗图”，是今科殿试第四名曹文治所画，皇上如此看重它，恐怕不仅仅是刘曹二人诗画双绝，而是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钟馗这个捉鬼的英雄，最需要用他来镇慑妖魔，革除弊政，剪除敢于反抗的厉鬼，平定政局啊！

三十回 赏皇子子弟生异心 奖亲王王府蓄乱臣

端午节酬谢百官的赐筵开始了。皇上在首席坐定之后说：“朕刚才去太后那里请安，太后老佛爷传下懿旨，说一年中只有正月初一、十五、仲秋和端午这几个重要节日，大家忙了这么多日子了，该让办差的人们松泛一下。李德全，你去外边把胙肉给侍卫们送一些去，他们也够辛苦了。王掞师傅有病，你亲自去御药房为他选些得用的药送去。还有，方老先生回畅春园了，你关照御膳房，照这里的规格，给方先生送一桌席面去。来来来，大家尽情的享用吧！弘时你们兄弟过来，为众大臣们敬酒。”雍正说完，自己先动筷，夹了一口菜吃，众人这才敢举箸用餐。

弘时、弘历和弘昼这哥仨，今天是四更起身，先按父皇规定，读了一个时辰的书。然后五更刚到，就进来随着皇上到各处进香，现在已是正午时分，肚子里早就咕咕乱叫了。眼看着这满桌的珍馐佳肴，不但一口也不敢吃，还得围着十几张桌子给大臣们敬酒，连一点不高兴也不敢带出来。弘历和弘昼还没什么，弘时却实在是忍受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翰林院的人将今日书画评比的结果呈送上来。凑着皇上一分神的功夫，弘时向两个弟弟使个眼色，三人便来到了外面。楼外，几十名侍卫们吃得正香哪！他们一看，原来侍卫们吃的全是胙肉。胙肉是祭祀专用的，侍卫得了旨意，当然能吃，可是，他们兄弟三人却不行。弘时这个馋哪，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。他气愤地说：“不就是胙肉吗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弘昼，你看，他们能吃，咱也能吃！”说着动手切了一块递给弘昼。弘昼年纪还小，也早就忍不住饿了，但他左右看看，还是不敢吃。弘历却站在一旁冷眼观瞧，既不和哥哥争胙肉，也不出面干涉。弘时哪把四弟放在眼里呀，却早就大吃大嚼起来了。

太监邢年走出来传旨：“宝贝勒，万岁叫你进去哪！”

弘时忙问：“是单叫四弟，还是我们一同进去？”

邢年回道：“万岁单叫四爷，没听见叫二位爷同去。”

“你知道为什么单叫他一人吗？”

“回三爷话，奴才只听见一句，好像万岁要赐四爷胙肉。”

弘时一听这话，脸上立刻就变了颜色，把正在吃着的胙肉连刀一起，“咣”地一声，扔进了盘子里，用眼角翻着弘历说：“好啊四弟，我们俩可是净等着沾你的光了！”

弘历不愿多说什么，只是向三哥一躬，便随着邢年走了进去。

广生楼上，字画的评选已经揭晓，雍正的两幅字和那幅钟馗图自然是高中榜首。它们被单另挑出来，用屏风张挂在御座后面，十分显眼。弘历知道，这两幅字来自父皇御笔，所以一进来先就恭恭敬敬地对两幅字行礼，回头又给父皇行了礼，这才规规矩矩地站在雍正身后。

雍正回过身来，带着爱怜的神色看了看自己的儿子，真是越看越高兴。弘历与他的哥哥弟弟都不同，弘时因为知道父皇崇尚俭朴，所以常常是穿得皱皱巴巴地故作姿态；弘昼年纪还小，有时就不免显得邈邈。弘历则完全不同，穿一身半旧的团龙褂子，浆洗得干干净净，熨烫得平平整整。剃得簇青的头后面，一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直垂到腰间，衬着那目黑似漆、面白如玉的脸庞，稳重儒雅又潇洒风流。雍正指着他向大家说：“你们都己知道，山东的总督、巡抚和布政使三位大员一同被革职查抄了。他们是怎么坏事的呢？就是朕的这位四阿哥宝贝勒带着人亲赴灾区，化装成灾民，每天吃舍饭、吞野菜，一连查了几个月，才查出这群墨吏侵吞朝廷赈灾粮款的丑行，也才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从四月以后，山东再没有饿死一个灾民！”

众人一听这话全都把目光转向弘历阿哥，哦，怪不得老长时间见不到他，原来他下去化装私访了！昨天来的邸报上说，山东三大宪同时解组罢官锁拿进京，他们看了还不知这三人是犯了什么罪呢，原来又是贪墨，又是在灾民的身上榨油！啊，皇子阿哥扮做叫化子，吃野菜，吃舍饭，受那么样的苦，来来回回几个月，换了别人能办到吗？

雍正从容不迫地继续说道：“国家对有功之臣从来是不吝惜封赏的，皇子贵戚也不例外。趁着今天这个好日子，众臣工都在这里，朕下旨：弘历着进宝亲王，赏带十二颗东珠！”弘历一听此谕，连忙跪下叩头。可是雍正不等他说话就接着说：“发现山东赈灾粮款被侵吞的还有李卫，他在两江布政使任上，督催亏空，偿补国库也卓有成效，着晋升两江总督实缺；田文镜催交亏空，督运大营军粮有功，着补河南巡抚之职。廷玉，筵席一散，你就拟旨明发天下！”

弘历这时才有了说话机会，他伏地叩头说：“儿臣何德何能，如何能当得起父皇这等重奖？”

雍正笑笑说：“你怎么当不起？你办事能沉得下去，能务实，不虚夸，这就很是难得。

来人，赐宝亲王一块胙肉！”

随着雍正皇帝这一声喊，楼内楼外响起一片赞叹之声。李德全奉命出来，小心翼翼地切了一块方方正正的胙肉，用黄绫子盖着端了进去。弘时和弘昼两人都听见了皇上的话，也看见了李德全那恭敬谨慎的样子。弘昼一来是年纪还小，对四哥受到褒奖的事，无所谓喜，当然也无所谓气；弘时却不同了，眼看着四弟在父皇的心目中远远地超过了自己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李德全前脚刚走，他就奔向盘里的胙肉，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，一边还在发着牢骚：“五弟，快来吃呀！没有人赏，咱也不能饿死。吃呀，把这盘子肉全都吃光！”

弘昼却没有他这位哥哥大胆，他虽然饿得厉害，可没得父皇旨意，尽管一直咽着口水，还是不敢吃。在广生楼上与群臣同欢共庆的皇上，并没有忘掉他另外的两个儿子。李德全再次奉命出来，手里端着两个大盘子。盘子里盛着两只又肥又大的烧鹅，也是用黄绫子盖着，他走近前来宣旨说：“奉圣谕：赏给弘时、弘昼二位皇子！”

“扎。谢父皇恩典！”

二人叩头谢恩之后，一人端过一个盘子来。弘昼正在饥火中烧，这只肥鹅送来得正是时候，当然是大快朵颐。可弘时早就在打着饱呃了，还得装着“吃得很香”的样子。因为君有赐，臣不敢辞；父有命，子不敢辞，这是千年古训。别说这是美味了，就是皇上赏了毒酒，也得照样谢恩领赏，一口不剩地全都吃光。

这一餐端午筵席直吃到未末时分才告结束。雍正对所有与筵的人都有赏赐，刘墨林还格外受宠，比别人多得了一方青玉镇纸和一柄湘妃竹扇。他和今科状元王文韶、榜眼尹继善、传胪曹文治等说笑着一起来到天街之上，回头一看，三爷弘时走得有气无力，脸色也很难看，便想上去请安问候。尹继善却深知此中原委，快步上前赶上弘时，趴在他的耳边，说了句什么，就又回来了。王文韶问他：“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？”尹继善笑了：“我知道他是今天赴宴撑的。刚才我对他说，三爷，你上轿之后，用手抠一下嗓子，吐出来就万事大吉了！”四人同时放声大笑，尹继善却说：“哎，我告诉你们，

阿哥的事咱们少管。以后也不要总是咱们几个在一起嘀嘀咕咕的，皇上最讨厌科甲习气。我今天接到吏部票拟，明天就要到金陵去，你们在京城里也得小心，皇上的耳目厉害着哪！”

雍正的耳目灵通，他们早就领教过了，那张“打丢了”的牌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？王文韶问：“哎，好端端的，派你去金陵干什么？”

尹继善小声说：“奉旨抄家！李卫给皇上来了密折，把随赫德给告了。几个月前，随赫德是奉命去抄曹寅家的。曹家从大祖皇上那会儿，就归顺了大清，已是百年望族了。他们家亏空国库七百万两白银，可圣祖皇上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住在曹家，他能不拉下亏空吗？随赫德去抄曹家时，顺手侵吞了四百两黄金，这次就轮着他也被抄家了。宦海风涛如此惊心动魄，怎不让人感慨万分！”

他们正在说话，却见隆科多远远地过来向刘墨林招手：“刘墨林，快，万岁在养心殿小书房里等你去下棋哪！”

刘墨林躬身答应一句：“是。”看着隆科多上了轿，这才急急忙忙地走向大内。

隆科多此行，是奉了皇上的圣谕，专程到八爷的廉亲王府传旨的。他的大轿刚在门前落下，就有小太监跑了过来，一听说隆大人还带着圣旨，更是不敢怠慢，打了个千，便飞也似地跑了。顷刻间，只听礼炮三响，府门洞开，廉亲王允禩头戴朝冠，领着合府上下人等迎了出来，把隆科多让进正厅，南面站定。允禩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，又说：“臣允禩恭叩万岁金安，聆听圣谕！”

隆科多应了一声：“圣躬安！”向下一看，见允禩一脸庄重，便摆着架子开口说道：“廉亲王允禩才识卓著，多有建树，又日夜勤劳王事，不避烦难。着即加封为总理王大臣，赏双亲王俸，仍在上书房，与允祥共谋国事，辅佐朕躬。钦此！”

“臣允禩谢恩。”廉亲王深深地磕下头去。

宣旨使命一完，隆科多走了下来，双手掺起允禩，一甩马蹄袖就要行礼。允禩连忙上前扶住：“舅舅，这如何使得？来呀！西花厅设筵，舅舅请！”

隆科多可不想再来搅和这个混水了。他知道，八爷府是个是非之地，八爷这里的酒是喝不得的。上回和九阿哥、十四阿哥的谈话他还记忆犹新，哪还敢在这里停留：“王爷，您的厚情我只好改日再领了。今儿个皇上要去畅春园，要我从驾……”

“得了吧，舅舅！骗谁呢？”九爷允禩突然闯了进来，“别以为皇上的耳朵就那么长！”

他的那一套只能吓唬王文韶那样的书呆子，在这儿玩不转！八爷府几十年经营，上上下下几百人全是家生子儿奴才，和你说几句体己话还能走露了风声？再说，我们叫你谋反了吗？”

允禩上前一笑说：“舅舅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老九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，刀子嘴，豆腐心！”

皇上今天要去畅春园见方先生，是张廷玉和马齐从驾；老王揆不行了，上了遗折，也要去看看；山东出了亏空，得叫宝亲王去催；两江那里的亏空，要和方先生商议办法，派个钦差去。我说的不错吧？所以今天皇上用不着你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我这里是个是非之地，我也是个是非之人。我并不是一定要攀扯你，能在一块说说话，也是为了你好。你要是不肯，我绝不勉强。”

别看允禩这话说得随随便便，从容不迫，可哪一句都是绵里藏针，字字都带着骨头。他对雍正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，更是让人吃惊。他的这张“情报网”撒得有多大呢？隆科多打了个寒噤，不敢再说要走的事了：“八爷既然这么说，我要是不肯留下来，就是失礼了。其实，八爷原来就是亲王，如今又恩加了总理王大臣，进职加俸，天子驾前第一人，谁能和您相比呢，我真是该为您庆贺才是。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允禩放声大笑，“说得好，走，跟我到花厅去！”

隆科多怀着一肚子的狐疑，跟着八爷来到后书房，却见里面有两个不大认识的人正在下棋。允禩走上前来，拉着隆科多说：“来来来，我来为你们引见一下。瞧见了没，这位就是上书房满大臣兼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的隆科多大人。”他又向边上一指，“这位嘛，是原来的上书房大臣索额图的门下清客汪景祺先生，至于另一位，大概就用不着我多说了，舅舅见过的，前几天在宫中为太后祈禳的密宗真传空灵大法师。来来，大家都是我允禩的朋友，不必讲客气，也用不着安席了，就请随便坐、随便吃酒吧。”

允禩在主人席位上坐下，亲自把盏为各人斟了门杯，这才又笑着说：“你们别看我这位舅舅如今已见老态，当年可是金戈铁马气吞山河呢！先帝爷西征时，在科布多被围，舅舅背着先帝突围出来，为大清建立了擎天保驾的不世之功啊！来，舅舅，我先敬你一杯。”

隆科多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哎，这怎么可以？我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还提它干什么？今天是您的大喜日子，还是让我敬你一杯吧。”

“好！就依着舅舅，我喝，我喝。”允禩端起面前酒杯，一饮而尽，“舅舅，你现在是正站在上风头上，我说句话，可能你不爱听。老子有言：‘福兮祸所伏’，说得真好啊！人哪，常常是一旦得意，就忘了后路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舅舅你说是吗？”

隆科多沉思一会儿才说：“王爷，我向你掏心窝子的话。早年的事已经成了过去，不要再想它了，想得太多，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当今皇上，虽然刻薄却并不寡恩。看看您的身边，受到皇上重用的人中，有多少是您的亲信部下？今儿个又蒙皇上加封加俸，依奴才看，在兄弟情份上，皇上已是十分顾全的了。”

隆科多说话时，那位空灵大法师像个狗肉和尚一般，一直在吃肉喝酒，对身旁之事不问不闻，汪景祺却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隆大人说的似乎有理，可你只看见了一面，没看见另一面。有人联名上表弹劾十四爷，说他大闹先帝灵堂，君前无礼，要求将他削为庶民，你知道吗？”

隆科多不愿与这个并不熟悉的人说话：“知道又怎的？万岁已经把它留中不发了！”

汪景祺却似乎对隆科多的态度视而不见：“留中不发并不等于结案！最近皇上选派十名侍卫到年羹尧那里‘学习军事’。九爷也在其列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啊！？不会有这种事吧？九爷，这是真的吗？”九爷苦笑一下，算是默认了。“我还真的不知道这回事，九爷您看，要不要我再向皇上通融一下。”

“算了吧，舅舅。我亲自去和他说，还求不下来呢，你又能顶什么？”九爷气愤地说，“不光是我，还有十爷，也被发出去了，说是让他去护送一位喀尔喀台吉的灵柩。哼，那是该着十爷干的事吗？且不说，他不过是来京为先帝送葬而死在了北京，也不说这事只需派一位官员就能办好，喀尔喀离北京万里之遥，要过沙漠瀚海，还要绕过青海战场，这不是明摆着要十爷去

送死吗？”

隆科多越听越惊，越听越怕。索额图从前是曾被康熙处以永远圈禁的人，而现在和他说话的这个汪景祺，又是索额图当年得势时的清客，他怎么会进入八爷府，他怎么会对朝廷中的事这样清楚？他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三十一回 议夺位两强共携手 遭贬放千里定单骑

隆科多因不知道汪景祺现在的真实身份，又听他对朝廷里的事了解得太多，心中充满了疑惧。他脱口而出地问道：“汪先生，你关心的事未免太多了吧？”

汪景祺的眼中闪着绿油油的光芒，却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我这就要说到你了。你自以为是顾命大臣、受恩深重；你自以为是忠心耿耿，实心实意地在为皇上办事，这都一点不错。你放心、九爷也不会拿着那纸文书逼你做什么事，凡事都要讲情愿嘛。不过，学生却想提醒你隆大人一下：身为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，驻在畅春园西的锐健营和绿营换防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图里琛将出任丰台大营的提督你知道不知道？热河驻军也更换了都统你知道不知道——别别，隆大人，你先不要惊愕，还有呢！有人参你卖官受贿，说你在密云祖陵置了一百顷庄园；还有人参你飞扬跋扈，对皇亲无礼。比如，你在十二爷面前擦身而过却不行礼；你说二十三爷‘童稚无知’这事可有？还有人参你曾说过，‘白帝城受命之日，就是死期到来之时’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大概用不着学生告诉你吧……”

汪景祺侃侃而谈，如数家珍；隆科多却战战兢兢，似遭雷殛，允禩向汪景祺摆摆手，他自己却走上前来：“天威难犯哪！舅舅你自己心里应当明白，你并不是忠臣，也不懂帝王之心！当年圣祖皇帝剪除鳌拜的前一天，不是也曾封了他个‘一等公’吗？这与今天的情势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得了个总理王的空名，九弟、十弟和十四弟却受到整治；皇上还需要年羹尧替他打一个大胜仗，需要李卫和田文镜替他催讨国债；接下来的便是整顿吏治，横征暴敛荼毒百姓。如此文德武备双管齐下，待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，他还能再要你这位顾命大臣？你自诩为诸葛亮，辅了先帝辅后主。可这只能是你的一厢情愿，因为雍正不是阿斗！”

允禩这话说得一针见血，透彻无比。隆科多坐不住了，他猛地站起身来，眼中露着凶光，咬牙切齿地对允禩说：“八爷，你这话为什么不早说？一年前只要你说了这话，我隆科多只需在传遗诏时……现在坐在养心殿的就是你了！唉，如今一切都晚了，你才把话说透。”

可说透了又能如何呢……说吧，你给我隆科多一个章程，我去办！”

“好！这才是我们满洲汉子说的话，这才是真豪杰！”允禩拍案而起，来到隆科多身边，“我实言相告，我们——包括十爷、十四爷在内，早就死了篡位称帝之心。为了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大清江山，不致于出个秦始皇那样的暴君，也为了我们这些人不会被一个个地送到屠刀下，我们就得另外拥立一位新主！”

“……谁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一直在大吃大喝而没有说话的空灵法师，突然开言了。只见他双手合十，掷地有声地说：“三阿哥弘时，龙日天表，贵不可言，乃是一位救世真人！”

一听说他们选中的人竟是弘时，隆科多又目瞪口呆了。雍正的三个儿子，可以说都是在隆科多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。弘时这小子，连他的小弟弟弘昼都不如，更不要说那位好学上进、风流儒雅的弘历了。难道就是这样的人也有帝王之份？不，他们这是找了一个幌子，找了一个傀儡！隆科多盯着空灵大法师问道：“大师深通天理，不过我不明白，今天在宫里，你为什么什么不制死那个刘墨林，又为什么不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停住了口，下面没说的那半句话是谁都明白的。

空灵莫测高深地说：“和尚岂能违天行事？刘墨林气数未终，自然要留下他来。就是当今皇上雍正也还有三年的帝王之份呢。阿弥陀佛！”

在一旁的允禩可不敢让这个空灵法师多说。这和尚是他费了好大的劲，绕了好大的圈子才请来的。别人不知道，可他允禩心里有底，空灵佛学懂得不多，其实只是个武僧。但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点破的，一露出口风，空灵就成了“空而不灵”了。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来：“唉呀呀，一日三秋哇，还要再等三年！我说舅舅，这回咱们可不能再错过机会了。”

隆科多下了死心了：“八爷，九爷，你们说吧，叫我干什么？”

允禩没有忙着说话，却看了允禩一眼。允禩心领神会地说：“舅舅，你不要忘了，八哥只是总理王大臣，而你却是总理事务大臣啊！有你们二位朝里还愁大事不成？不过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老到八爷这里跑。见了面也只是心照不宣，甚至表面上我们还是‘政敌’。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稳住眼下的这个局面，不能乱了套。原来我曾想凑着张廷璐的事，在张廷玉身上下点功夫。可是，不行。汉人一个个都是胆小心大的人，要紧时他们是难以指望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年羹尧，他带着二十几万大兵，光是中军的两万人，就任谁也别想动它！到时候，哪怕是年某能保持中立，我们也就有了七八成的把握了。”

隆科多想了想说：“年羹尧是皇上的亲信，向来都是只听皇上一人提调，我是说不上话的。何况万里迢迢的，怎么说都不好，写信更容易坏事。”

允禩连忙说：“年羹尧的事不用你管。九弟不是要到他那里去‘军前效力’吗，就让九弟来办这事吧。汪先生最近也要去某人那里，我已为他找到举荐之人了。舅舅这里只须办一件事：除掉方苞！”

“啊！除方苞？他不过是一介书生，何必要打他的主意？再说，他在皇上眼里很吃得开，想用离间计恐怕都很难。”

“软的不行，就给他来硬的嘛。”允禩说得似乎是不动声色，可听了却让人心惊。

隆科多问：“硬的怎么来？难道能闯宫杀人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皇上……”

允禩不容隆科多说下去：“皇上那边，也不用你费心。不久，他就要去热河秋狩，也必定会带着张廷玉而留下方苞，这就是机会。舅舅，你不是领侍卫内大臣吗？比方说，畅春园里发现了‘刺客’，或者是有了‘贼’，你就不就能带兵进园了吗？月黑风高，混乱之中，‘方老先生’不幸被‘贼’杀了，

死无对证，就是皇上亲自问，他不也只能干瞪眼吗？”

隆科多过去知道，八王爷素有“八佛爷”、“八贤王”等等美称，但隆科多也知道，说这话的人并没有看到八爷的真实面目。今日听八爷这么一说才明白，他竟然是这样地心狠手辣，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。他沉思好久才说：“八爷令旨，应当说是能办的，可就怕太后出面干预。那时正是夏天，太后会住到畅春园里去。她要是下令说不许带兵进园，不就全完了吗？”

空灵和尚又有了机会：“阿弥陀佛！老僧已经夜观天象，太后是活不到今年夏天的。”

年羹尧统率十万大军，从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西宁，直到九月还没有大举进剿。他不是不想速战速决，可是，这一仗打得好坏关系太大了，他不能不多加小心啊！他们眼下要对付的是蒙古叛军罗布藏丹增，这是一支十分剽悍也十分狡滑的军队。飘忽不定，行动诡谲，派小部队搜索，常常找不到他们，大部队又怎么敢轻易行动？年羹尧心里比谁都清楚，盲目追逐是要吃大亏的。这个人自幼便爱读兵书，所以虽然考中了文进士，他却投入了军伍。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，他都在名将飞扬古帐下当参将，在戈壁滩飞沙走石、狂飚冲天中征战了十几年。他深知这一仗的重要，打好了，他就将是一代名将；打不好，早就布满了火药的朝局，立时就要爆炸。人们会纷纷议论：为什么把打了胜仗的十四爷调回京师，却让这个草包来丢人现眼？那时，他年羹尧身败名裂自不待说，恐怕连雍正皇上的龙位也会坐不稳。

正因为这一仗他志在必得，所以他用兵才一直是小心翼翼，分外谨慎。用了几个月的心思，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，才算织成了一个包围罗布藏丹增的大网。这些天来，他又累又乏，脾气也变得非常暴戾。当听说十名御前侍卫“护送”着九爷来“军前效力”时，他只是狞笑一声，把邸报往案上一甩，便背着手走出了大营。

他的长随桑成鼎见他脸色难看，连忙跟着出来，回了几件军务上的事。他的架子，他的脾气大得简直吓人。桑成鼎小心地问：“大帅，九爷他们已经到了西宁城外，你是不是要接一下？”

年羹尧把牙一咬：“哼，我不去接他们，谁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？是来抢功，还是来吃苦的？你带着中军帐下的副官去接一下算了。就说我甲冑在身，不便远迎，委屈他们了。”

桑成鼎知道，年羹尧是心里有气，也知道他对皇上这样的处置心有不满。可是，桑成鼎又敢说什么呢？只好带着人走了。

西宁的接官亭上，九爷允禩和十名御前侍卫，还真的是在等着年羹尧去接呢！他们哪里知道，现在的年某人可不同以往了。他是手握重军，叱咤风云的大将军，除了皇上之外，谁敢对他下令，谁又有资格让他亲自迎接啊！这不，他们现在还等在城外呢。不过，也不是干等。西宁知府司马路是十四爷的门人，年某可以不买九爷和侍卫们的账，他能不赶着来巴结吗？接官亭内摆上了一桌难得一见的“驼峰宴”，请来了西宁最好的厨师，让这些北京来的客人们饱餐了一顿。说实话，这些侍卫们也真可怜。从出发以来，越往西走越荒凉。过了甘肃，进入青海高原，放眼所见，到处是迷迷茫茫的风沙。吃的全是燕麦、青稞和牛羊肉，到了缺水地方，连洗脸水都难得供应。这些侍卫们都是满族的贵介子弟，虽然遵从祖制，从小练武，打熬筋骨，可哪受过这样的罪呀？一路之上，他们早就骂娘了。九爷被皇上发了出来，心里也是一肚子的气，可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随身带着一百万

两龙头银票，逢到侍卫们发牢骚，便拿出钱来安慰。果然，钱能通神，还没到西宁呢，这些侍卫们就把皇上交代的“不得与允禩交好”这话，忘了个一千二净。司马路着意巴结，这餐饭还确实是办得十分像样。就说这桌上的时鲜青菜，就是他们一路上从未见过的。允禩没多喝酒，却品着浓浓的配茶说：“西宁这地方不错嘛，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蔬菜。”

司马路笑了：“九爷，您真是在紫禁城里出来的，这地方什么都没有！桌上的这些青菜全是从四川运来，供应年大将军行辕的。年大将军赐给奴才，奴才舍不得吃，又拿来孝敬九爷和各位的。”

“哦？是这样，大将军行辕离这里远吗？”

“回九爷的话。不远，就在城北。不过年大将军军务繁忙，奴才也是难得一见。这不，前边驿站的滚单到了，奴才方知道了爷们来到的消息，匆匆忙忙地备了这桌酒菜，略表奴才的一点心意罢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随着允禩来的人全都炸了：“好嘛，爷们是皇上派来的，不是他妈的哪个王八羔子的孙子，他年羹尧就敢这样对待老子？”

允禩一看，说这话的是位皇亲，叫穆香阿。他的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二十三和硕公主，正牌的金枝玉叶。要不，谁敢这样说话呀？允禩看了他一眼说：“老穆，你的酒喝多了，这里离大营近了，说话要小心点。走吧，咱们别等人来接了，权当是遛弯不就去了吗？司马路，你给我们找个带路的就行了。”一边说着一边就穿好了外衣。侍卫们一看这阵势，也不敢再说别的，只好跟着允禩步行向前。

刚走了大约一箭之地，就见前边一队人马跑了过来，带路的人指指他们说：“九爷，您瞧，他们来迎接了。”

九爷允禩连忙滚鞍下马，他还没站定呢，桑成鼎等人已经来到身边。桑成鼎上前叩头，起身又打了个干说：“奴才桑成鼎叩见九爷。年大将军再三叫奴才致意，说他甲冑在身，不便远迎。委屈九爷和各位前往大营相见。”

允禩笑笑说：“有劳了，我们这就去。”

穆香阿却大喊一声：“慢！侍卫就要有侍卫的派头，瞧你们那不死不活的样子，哪像是去见大将军？都给我把黄马褂穿上！”

这些侍卫临来的时候，雍正都给他们赐了黄马褂，为的是特别加恩，以示笼络。按清朝的制度，凡是穿上了黄马褂的人，就可以和任何一级官吏分庭抗礼。允禩知道，这个穆香阿又来了二百五的脾气，想在年羹尧这里惹事。允禩没忘了来这里前八哥的叮嘱，本不想一见面就让年羹尧抓住把柄。可又想，年某如此骄横，给他点颜色瞧瞧也好。仓促间也来不及多想，又不能当着桑成鼎的面商量，只好上了马跟在后边。

西宁是个小城，只有三四千居民，几经战火，百姓全都逃光，现在只是一座兵城。允禩骑在马上远远眺望，但见家家门口都住着军士，有的还设着仪仗。大街上，每隔不多远，便有一个军士，身佩腰刀，手执长矛，钉子似的站在那里，目不邪视，威严无比。他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。行辕门口，那气象更是森严。一面铁杆大纛旗高矗在辕门外边，强劲的西风中猎猎飘扬的纛旗上挂着一幅缎幛，用蓝底黄字写着六个斗大的字：

抚远大将军年

宽阔的大将军行辕门旁，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，一面上写着“文官下轿武官下马”，另一面则写的是“肃静回避”。四十名面目狰狞的军校排列

两边，守候着这两面铁牌。行辕边门打开，旗牌官踩着“扎扎”作响的马刺从行辕里面大步走出，径自来到允禩面前，单膝一屈平手行了个军礼说：“年大将军有令，请九爷暂且在此歇马，大将军即刻出迎！”

看到这大将军的森严军威，允禩想起来西宁之前八哥的话：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年羹尧。能让年羹尧在平定叛乱之后，向雍正皇帝杀个回马枪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，起码也要劝他保持中立。得告诉他，做皇上的人是从来不讲恩情，不讲信义的。他现在之所以受恩邀宠，只是因为他手中有兵。一旦他功成名就，天下太平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的命运，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。这些话允禩在路上不知想了多少遍，但是，今天来到了帅帐门前，看到了这大将军的虎威，他却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，连忙回答说：“上复大将军，不敢劳动大将军出迎，我们进去拜见好了。”

三十二回 尊皇弟前倨而后恭 树军威砍手再杀头

九爷允禩刚来到年羹尧的大帐外，就被这森严的军威镇慑住了。他正在营门外边犹豫着该怎么与这位号称魔王的大将军相见，却听军中画角鼓乐大作，“咚！咚！咚！”三声大炮炸雷一样地响起，行辕正门哗然洞开了。两行武官大约有四十多人，手按腰刀，目视前方，迈着正步走了出来。他们的后边威风凛凛走着的便是大将军年羹尧。辕门外上百军校，肃静无声，却“叭”地打下马蹄袖向他行礼。年羹尧看也不看他们，板着铁青的面孔径直来到允禩面前，只是双拳一抱，略一拱手说：“九贝勒，年某奉旨久候。有失迎迓，多有得罪！”

允禩也揖手还礼，肃然说道：“大将军，我是奉旨来军前效力的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何况我是大清宗室亲贵？自今而后，我就在大将军麾下效命，凡有使令，一定俯首凛遵！”

年羹尧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穆香阿等穿着黄马褂的侍卫，见他们似乎是对自己这位大将军睬也不睬，连一声问候的话都不说。心想，小子们，你们想在这儿玩把戏，恐怕还嫩了点。

你们不理我，我更不稀罕答理你们，咱们走着瞧吧。他转脸对允禩说：“九爷是天潢贵胄，年某无礼了。请九爷到后帐去，我为九爷洗尘。”说着把手一让，竟把那帮侍卫晾到门外了。

允禩见此情景不由得心中忐忑，他悄声对年羹尧说：“大帅，他们几个都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请大帅给他们留点脸面。”

年羹尧思忖了一下，回身对一个旗牌官说：“这几位将军远来劳乏，不要慢待。你，带他们到西官廨去设酒接风。他们的差事明天就可以分派下去了。”

穆香阿仗着自己也是皇室亲贵，哪把年羹尧看在眼里啊？一听这话他可就火了，冲着那个旗牌官说：“上复你们大将军，老子们已经酒足饭饱了，还接的什么屁风？”

允禩偷眼去看年羹尧时，见他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，只是眉头的青筋不易觉察地跳了一下。允禩心想，怪不得八哥说年某有两副面孔，在京时是

谦谦君子，出了京便是混世魔王。

又想想自己金枝王叶之体，竟然落到与年羹尧当差的地步，还得低声下气地看着他的脸色说话，不免心中悲凄。

年羹尧是个聪明人，他好像早就觉察到了允禩的心思：“九爷，塞外苦寒，不是您呆的地方，但只要住的时间一长，也许您就会习惯的。等战事稍有转机，我一定奏请圣上，让九爷体体面面地回京。来来来，请到我的书房里坐。”

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，不过连一本书也看不见，却到处堆放着军帖文案，一个木制的沙盘上插满了小旗。炕上铺着熊皮褥子，地下烧着火龙，一点烟火不闻，却热得让人发燥。他们进来时，桑成鼎已经摆好了酒筵，垂手问道：“请示大帅，九爷在哪里下榻？”

年羹尧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？九爷不是寻常人，最低也得和我住的一样。你去把东书房收拾一下，把那儿的沙盘搬走，让九爷住在那里好了。明天你再领着九爷到各处走走看看，九爷是最爱读书的，你帮九爷选一些带回来——九爷，您请啊！”

允禩在筵席桌边坐下说：“从前，只是在京城听人说起过大将军治军严整，今日一见真是令人开了眼界，果然不愧大英雄本色！”

年羹尧却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似的，翻身拜倒在地：“奴才年羹尧给九爷请安！”

允禩万万没有想到年羹尧还有这一手，连忙上前搀起了他，慌乱地说：“大将军，这如何使得！我不是钦差，更不是督军，我是……”

“你是奴才的九爷！”年羹尧笑笑说，“国礼不可慢，家礼也不能废，这是奴才应该作的。”他站起身来，给允禩恭恭敬敬地斟上酒，双手捧到面前，又说，“请九爷原谅我前倨而后恭。年羹尧是个读过书的将军，自忖君臣纲常还是明白的。九爷为什么到这里来，您来做什么，我们都心照不宣吧。您放心，在我这里绝不会让九爷受到一点委屈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允禩还有什么可说的。他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，对年羹尧说：“你是条汉子，允禩佩服！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也向你亮个底。皇上是我的兄长，可是，这些年来，我们也曾经有过芥蒂。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，所以我又是弟弟又是‘贼’。我这话，你密奏皇上也可，拿我就地正法也可，但我信得过你，当你是我的依托，我的靠山。我可以对天起誓，我若有谋逆篡位之心，有如此杯！”说着把手中酒杯，“啪”地摔碎在地上。

年羹尧一惊：“九爷！您，您何必这样！先前是各为其主，说不上是非二字。如今既为臣子，安位守命也就是了。九爷放心，我年某人绝不作小人之事！”

允禩看准了时机，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来：“年大将军，我知道十一月初三是年老伯的七十大寿。本来这点钱应该我亲自送去的，可是皇命太紧，竟连令兄都没能见着。想着在你这里用六百里加急反倒更快些，就带过来了。”

年羹尧早看见了，这是一张见票即付的十万两龙头银票，他心里又惊又喜，嘴上却说：“这，这怎么可以？”

就在这时，汪景祺怀抱一摞文书走了进来。年羹尧趁机把那张银票塞进袖子里。可他的脸色说变就变，厉声问：“现在送的什么文书？”

汪景祺凑空向九爷偷偷地瞟了一眼，随即又看着年羹尧说：“禀大帅，

这是东书房里的。桑成鼎让我抱过来，请大帅示下，要放在哪里？”

“哦，你就是前面文案上的汪景祺吧？你写的字和诗我都看到了，还是不错的嘛，你拟的条陈也很得体。我已经告诉桑成鼎了，以后，你就在我这里侍候好了。”

允禩突然吃惊地说：“什么，什么？你就是汪景祺！是不是那位当年在索中堂幕下。为圣祖皇上起草过《讨葛尔丹檄》的那位汪先生？”

汪景祺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，苦笑一声说：“落拓书生埋名江湖几十年，想不到还有人知道我的贱名。大帅，这位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，你不认识？这是九贝勒嘛！啊，乌兰布通之战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，我当时还只是个牙将，想不到你那时就在索中堂的中军帐下当参赞了！你是前辈先贤哪——这，这可是委屈你了。”

汪景祺惨然一笑；“唉，人已老，珠也黄，夕阳虽好黄昏近，不可再言当年了。桑先生交代我说，明天……”

年羹尧大声说：“什么明天今天，现在你就给我留在这里，姜是老的辣嘛！我这里虽然有幕僚上百，他们说起琴棋书画，风花雪月来，左一套右一套的，简直是口若悬河。他们却不知，我这里是沙场，是兵凶战危之地！哪怕是稍有失误，便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，便是社稷之祸，便是千万生灵涂炭！我要他们这些马屁精，哈巴狗干什么？你来，你来，过来嘛，到这边来一齐坐，我正要向你请教呢！”

年羹尧正说得热闹，却见桑成鼎一挑门帘走了进来，看了允禩一眼，似乎是不好开口。

年羹尧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回大帅，随九爷来的侍卫们吃醉了酒，和帅爷帐下的亲兵打起来了。”

年羹尧一声冷笑说：“九爷，你们先在这里坐着，我去去就来。这些侍卫们的脾气我知道，他们除了欺压良善之外，半点本事也没有；除了皇上以外，谁也看不上眼。桑成鼎，你去传二品以上的副将、参将，都到帅帐去，等着本帅升帐议事。”

年羹尧一走，九爷允禩就凑近汪景祺问：“哎，这个桑成鼎为什么这样得宠？”

“他是年的心腹。他的父亲救过年羹尧的父亲，他又救过年羹尧的命，两代的交情了。”

九爷以后和他说话得多加注意。”

就在他们俩说话的时候，年羹尧带着人来到了闹事的西官廨。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，桌子打翻了，椅子踢飞了，满地的酒肉早被踩成了酱泥。十名从京城里来的侍卫，身上的黄马褂沾满油渍，一个个手握剑柄，虎视眈眈地站在大厅北头；南头则是年羹尧的十几名大帐亲兵，拔刀怒目，眼睛瞪得溜圆。此时，只要稍有一句话说得不对，双方就要性命相搏。看见年大将军阴沉着脸走了进来，他的亲兵们一起跪下叩头。一个好像是头目的人禀道：“禀大将军，他们辱骂大帅，弟兄们好言相劝，他们不但不听，反而动手打人。”

年羹尧绽起满脸横肉，令人看了毛骨悚然，只听他声音暗哑地说：“到这会子才想到来禀我，迟了点吧？给我一律去手！”

“去手”是什么意思？穆香阿他们还在猜测，却听那些亲兵“扎！”的一声，将锋利的腰刀高高举起，刀光几乎是同时一闪，十几只左手已被砍落在

地！这情景发生在一刹那间，没有人求饶，更没有人叫疼。看着这满地流淌的鲜血，十名侍卫顿时吓得面无人色。

年羹尧好像是对这种惨状早已司空见惯，格格一笑说：“很好！传令下去，每人赏发三千两银子，调任陕西军粮处。”

“扎！”

年羹尧回过头来，恶狠狠地看着穆香阿他们说：“瞧见了么，这就是本大帅的营规，也是为了让你们长长见识。只是因为他们几个都是立过战功的，所以本帅才法外施恩，饶了他们的性命。你们在行辕闹事，又该怎么处置啊？”

这群侍卫哪见过这令行禁止的威严啊！都把格外开恩的希望寄托在穆香阿身上。穆香阿心中虽然也是十分胆怯，但他料定年羹尧绝不会对他们如法炮制，心想他这是杀鸡吓猴，立下马威哪！妈的，你少来这一套，老子我见过世面！便挑衅地看看年羹尧说：“这算得什么大事，你奏明皇上好了，该受什么罚，我们全都领教！”

“哼，发落你们几个狗娘养的，还用得着惊动皇上？”

穆香阿可逮住机会了：“回年大将军，我母亲是和硕公主，圣祖亲生，不是狗娘！”穆香阿说完，连正眼都不看年羹尧，却悠然自得地晃着身子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年羹尧发出一阵撕裂人心的大笑：“好，顶得好！”他回头轻轻说了一句：“升帐！”转身就走。

外边一声声传呼，此起彼伏，回响四方：“年大将军升帐喽！”

喊声起处，几十名装束整齐、甲冑鲜明的军将，上百名身穿号衣的兵士，排着队伍，快步跑向中军行辕。除了脚步声外，咳喘不闻。随即三声号炮响起，年大将军在桑成鼎的护持下，走进了议事厅。众军将一齐单膝跪下行了军礼：“请年大帅安！”

这闻风而动的迅捷，这冷若冰雪的庄重，这训练有素的整齐，这弥漫在大厅里那看不见、也听不到的腾腾杀气，都加重了军旅之中与众不同的肃穆和威严。这座中军大帐，乃是当年康熙皇帝亲征准葛尔时作回驾驻蹕所用的行宫，但因康熙回程时没有从这里走，所以一直闲置着。年羹尧的行辕来到西宁后，太守司马路又把这里重新装修，当作了大军行辕。正殿上的黄色琉璃瓦换成了绿色，殿前的大铜缸蒙上了黄绫，以表示对先帝逊礼回避。殿内为康熙皇帝专设的御榻，改作了沙盘，两壁则挂着青海的山川形势图。正中一张硕大无比的帅案上，摆放着文房四宝、笔架镇纸，一方墨玉的砚台足有一尺见方。明黄的袱面下盖着印合，这就是用康熙皇上御笔亲书刻成的“抚远大将军”印玺。这一切布置，又都暗示了中军大帐的神秘和它的威慑力量。年羹尧在帅案前坐定，说了声：“众位请起。”他带着一丝冷峻的微笑说：“今日召集众将前来，是为了通报两件事。一，皇上特谕，让九贝勒允禩到军前效力。此事你们知道了吗？”

下边齐声答道：“回大帅，标下们已经知道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就好。九爷乃当今万岁爱弟，他前来军中，也是万岁爷琢玉成器的一片苦心。你们不可有别的想法，也都要尽力好生保护照顾。九爷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管是谁见了他，都不能忘了君臣大礼。有谁胆敢委屈了九爷，我照军法处置。

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扎！”

年羹尧朝下边看了一眼，突然拍案而起，瞪着饿狼似的双眼说：“现在说第二件事。伊兴阿！”

伊兴阿应声出班：“未将在！”

“即刻将西官廨的十名犯纪军将带来听候发落。”

伊兴阿朗声回答：“未将遵命，请大帅令箭。”

年羹尧抓起令箭架上的虎头令箭，“当”地掼了下去。伊兴阿双手捡起，大步走了出去。很快，十名侍卫被二十多个如狼似虎的校尉架着两臂扭进了军帐。大概是带他们时曾经发生了争斗，穆香阿他们几个都已鼻青脸肿，可是，还是硬端着侍卫的架子不放。穆香阿在出京之前，曾受到雍正皇帝的特别召见，还领受了“监视年羹尧”的密旨和专折上奏之权。

所以他尽管惊慌，却并不害怕。待校尉们松开了手，他怒目直视着年羹尧说：“年大将军，咱们是奉了圣谕，千里迢迢来为国效力的，你就这样待承我们？”

年羹尧断喝一声：“跪下！”

“什么？”穆香阿觉得莫名其妙了。嘿嘿，让老子跪，你有那么大的狗胆吗？他眯着两眼，从眼缝里一动不动地瞧着这位大将军。

年羹尧加重了语气，又喝了一声：“跪下！”

穆香阿脖子一梗：“没看见我们穿着黄马褂吗？凭什么让我们给你跪下！”

“我剥掉你的黄马褂！”年羹尧勃然作色，手一挥，早有军校一拥而上，不由分说，便扒去了这十名侍卫的黄马褂，就势又在他们腿窝里踹了一脚，他们一个个乖乖地跪了下来。

“哼，皇亲国戚到我这里来的多了。凭一件破黄马褂就敢藐视本大将军？”年羹尧用手向下一指，“你问问他们，哪个没有黄马褂？刚才奉命前去拿你的伊兴阿，是老简亲王的三世子，也是当今皇叔！他不比你尊贵？不比你有身份？桑成鼎！”

“在！”桑成鼎应声上前跪下。

“这十个人在辕门不行参拜之礼，喧哗西官廨，辱骂本将军，又恃宠傲上，咆哮议事厅，该当何罪？”

桑成鼎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斩！”

年羹尧咬紧牙关说：“好，拿酒来，待本帅与他们送行！”

三十三回 军纪严吓煞大侍卫 灯下黑悟出敌行踪

秋末冬初，青海高原上的西北风，带着一股强劲的气势席卷而来，在大军行辕的殿顶上呜呜作响，大将军年羹尧又要杀人了！

年羹尧是朝中出了名的屠夫和杀人魔王，他的军法之严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。今天就因为穆香阿等十名侍卫犯了“恃宠傲上，藐视营规，大闹官廨，咆哮军帐”这些“按律该斩”之罪，年羹尧岂能饶过他们？一声令下：“拿酒来，斟上十碗，本帅要亲自为他们送行！”

军士们抬着酒坛走了进来，就着帅案斟了十碗，放在十个已经吓傻了

的侍卫面前。年羹尧也自己端了一碗酒，顺势向桑成鼎递了个眼色。桑成鼎会意，不言不语地走了出去。此刻的年羹尧突然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，来到十个死囚身边。他十分动情地说：“皇上差你们到这里来，是让你们一刀一枪地为自己挣功名，也为朝廷建立丰功伟绩的，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。穆香阿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我和我的父亲是交往根深的。你做满月、做百日，我都去过，还夸你将来一定会雏凤清于卷风声哪！可是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你现在却死在了我的军令下。唉，这，这是从哪里说起，老天呀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安排呢……”

听着年羹尧这些又亲切、又无奈的话，穆香阿越想越觉得后悔。他悄悄地向四周一看，连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有。他的心紧张极了，端着酒碗的手，在不停的哆嗦着，酒全洒在身上了。他想来想去，只有哀求大将军开恩这一招了，便用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大将军，咱们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冒犯了大将军，如今我……我知错了。恳请大将军念在和家父的交情上，饶过我一次。我愿意一刀一枪、死心塌地的为大将军效命疆场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”年羹尧的语气更加平和温厚，“穆香阿，你要知道，这里是帅营虎帐啊。这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地方，砸坏了东西，重新再来一次。我可以宽纵了你们，可是，别的人要是再出错，我又该怎么管？几十万大军都是这样，还能叫军队吗？你安心地走吧，以后回到北京，我一定会亲自到府上请罪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刚进西官廨时，有没有听到那里的军校向你们宣讲军纪？”

听年羹尧这话音，好像他们又有了活路。只要没人向他们宣讲过军纪，那么，闹事的责任就可由别人来承担，可是，这十名侍卫心里清楚，就是因为宣讲军纪他们不肯听，先是一味地打闹，又夹上冷嘲热讽，事情才越闹越大的。现在听年羹尧这么一问，他们还能说什么呢？穆香阿吭吭哧哧地小声说：“回大帅，宣讲过了。”

年羹尧的脸色突然又变得冷酷无情，他端起酒碗来一饮而尽，“啪”地摔碎在地下，背过身去似心有不忍又似痛下决心一样，吩咐一声：“把他们拖出去！”

军令一出，二十名军校便扑了上来，两人服侍一个，把十名犯纪的侍卫上了绳索，绑赴厅外广场。不管他们如何求告，也不管他们怎样挣扎，都已是死定了的人了。就在此时，号角悲凉，响彻天际，城里城外都知道了这里正在行刑杀人的消息。九爷允糖听到了号角呜咽之声，又正好瞧见桑成鼎走了过来，一问之下，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他坐不住了。皇上派他和侍卫们一齐来这里效力，可是，刚刚进门，十名侍卫一个不剩地全被砍了脑袋。皇上如果问起来，他可怎么交代呀？事情紧急，晚一步这些侍卫就没命了。他顾不得皇亲的身份，贝勒的架子，连忙从书房跑了出来。一边跑，一边还大声喊着：“刀下留人！”来到大帐前，允糖“啪”地一声打下马蹄袖来，唱名报进：“军前效力九贝勒允糖请见年大将军！”

这一声，喊得够响亮的了，可是喊过好久却没听见里面有什么反应。大帐内外，静得可怕。允糖心里直觉得一阵怦怦乱跳，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他的手心里都攥出汗了。这时才听年羹尧在里边说了一句：“请进！”

此刻的允糖，架子不放也得放，他“扎”地答应一声，趋前几步，呵着腰走进大帐，跪下行了参见大礼，起身又打了个千。年羹尧稳坐受礼，心

里的得意就别提了。可是他转念一想：假如此时此刻有个心怀异志的人，借着这个由头参他一本，说他目无皇亲，不讲人臣之礼，他又将何以对之？便起身一揖说：“九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往后您来大帐，不必报名行礼，年某不敢承受。来，给九爷设座！”

允禩欠身小心地坐下说：“大将军，允禩想替十名侍卫讨个人情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就被年羹尧笑着打断了：“九爷，军法无情，您安享富贵就是，何必为他们劳神？”

允禩脸一红说：“大将军，是允禩不好，没把话说清楚。这些个侍卫在皇上身边呆惯了，从来不懂外边的规矩，一个个全都是没上笼头的野马，有时连皇上也是气得没办法。皇上叫他们到军中来，何尝没有要交给大将军管教之意？请大将军体贴皇上仁厚慈爱之心，网开一面，得超生时且超生吧。”

年羹尧还是不肯答应：“九爷，您知道，我现在节制着四省十几路人马总共三十万军士。赏不明，罚不重，历来是兵家之大忌。我可以恕了他们，但两厢这些军将如果不服，我还怎么能约束军队？再说，如今对罗布藏丹增合围之势已成，不日就要开赴前敌。我这里令不能行，禁不能止，号令不一，各行其事，怎么能打好这一仗？误了军国大事，我又怎么向皇上交代？”

允禩听出年某的话外之音了，这是借着“众将不服，军令就将不能执行”为理由，把对侍卫们或杀或放的权力推给了大伙。其实允禩何尝不知，这些侍卫都是来监视自己的？但他一路上费了多少精神，才把这些野性难驯的大爷收归到自己身边，又怎么能让年某一刀斩了？此时听到年羹尧话中有话，便索性彻底放下身份来，扑通一下跪倒在地，向四周团团一揖说：“列位将军，他们几个犯了军纪，允禩本不敢替他们求情。但念及国家正在用人之时，皇上拳拳仁爱之心，允禩愿意为他们作保，权且寄下这十颗头颅，让他们戴罪立功，将功折罪。不知众位将军能否体谅年大帅公忠为国之心，和庙堂朝廷栽培人才的至诚？”说罢，又向众人连连叩头。”

满殿的军将见皇上的弟弟说出这样的话，做出这样的行动来，谁不想落这个好？于是纷纷开言说：“标下愿和九爷一起，保十名侍卫不死！”

年羹尧要足了价码，也有了台阶：“唉，既然你们都愿作保，我自己又何尝想杀人？传他们进来吧。”

十名侍卫刚到行辕时那身骄横之气如今一扫而光，灰头灰脸地被押了回来，跪在地上。面对年大将军、九爷允禩和殿上众将，挨着个地叩头致谢。穆香阿流着眼泪说：“谢大将军不杀之恩，谢九爷救命之恩，谢各位兄弟保救之恩！”

年羹尧把脸一沉：“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逃！来人，当众各打四十军棍，以儆效尤！”

下面军校“扎”地一声，重新把这十名侍卫放翻，扒下裤子，狠狠地打了下去。这情形大家见得多了，全都不当回事，可是允禩哪见过这血肉飞溅的场面啊，竟不由得毛骨悚然，直到四十军棍全都打完，年羹尧才绽开了笑容：“嗯，好！没有一个人呻吟求饶，这还像个样子。你们十人就留在我的中军帐下，听候使唤！我告诉你们，姓年的若有什么不是之处，你们尽可以密奏皇上，不要存了顾忌。你们不就是因有密折专奏之权，才敢这样放肆的吗？”

侍卫们伏首叩头，连称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年羹尧走下帅座，一边慢慢地来回踱步，一边阴沉地笑着说：“好教你

们得知，我也有密折专奏之权！试想，如果皇上信不过我，怎肯把数十万大军交付给我？今日不杀尔等，并不是我不敢。哈庆生此人你们知道吗？”

穆香阿说：“回大帅，知道，他是皇上的额驸。”

“对，他是皇上身边四格格洁明的女婿，他原来也在我的军中。上个月，我让他督办军粮，他竟敢误了三日期限，我就请出天子令箭来，一刀斩了他，而且是先斩后奏！皇上不但没有怪罪我，还下旨表彰。你们自己看看吧。”说着，把一份折子扔给了穆香阿。穆香阿双手捧着打开来看时，只见上面果然是皇上的朱笔御批：

……哈庆生原系不成才之人……贻误军机，获咎处死。朕初闻则惊，既思则喜。我朝若有十数个年羹尧，不避嫌隙，不畏权贵，公忠执法，朕何至于子夜不眠，焦劳国事？宗室外戚在卿军中效力者甚多，其后但遇此等情事，即按军法一体处分，不必专章上奏。卿且放胆做去，卿但为好臣子，何虑朕不为好天子？！

穆香阿是皇亲，宫中之事知道得很多。他当然听说过四格格的事，也清楚他被处死后，雍正皇帝为什么一点也不心疼。可他看着皇上对年羹尧的朱批，却又不由得心服口服，原来想告年某一个刁状的事，现在连提也不敢提了。他恭恭敬敬地双手把折子呈还给年羹尧说：“大将军一番教诲，胜过十年苦读，咱们算服您到底了。从今鞍前马后，但凭大将军指使。”

年羹尧笑笑说：“你们呀，吃亏就在不懂事！起来吧，还老跪着干什么？军法是军法，私情归私情，说了一百圈，我们还是世交嘛。九爷为你们连饭都没吃好，你们大概也饿了。”

让下边重新备饭备酒，不过，我这里还有个规矩，吃饭尽饱，但包括我在内喝酒却不能超过三杯。今天你们初到，我就破一次例，让你们一醉方休。这一来是给你们接风洗尘，二来，也是为你们压惊嘛。啊？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事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年羹尧心里清楚，他不能不这样做，也不得不这样做！九爷和侍卫们来干什么，别人不明白，可全在他自己怀里揣着哪！皇上的心事用不着多说，无非是急着想打好这一仗，以此来稳定朝局。年羹尧迟迟不动，皇上催也不是，不催又不行。他一定在想：是不是年某在和他玩心眼？是不是年某有心要拥兵自重？九爷来军中是皇上对他的惩戒，也是要分散阿哥党的势力；侍卫们来，则是要监督年某的行动，还要替皇上看住允禩。所以今天年羹尧才又打又拉地闹这么一通，让两个劲敌全都烟消云散，再也成不了气候，下边就该看他年羹尧的了，他怎么才能打好这一场大战呢？

夜已很深了，年羹尧还在帐外转悠。他要借这秋夜的凉风，帮助自己清醒一下纷乱的思绪，慎重地订好下一步的作战方案。西书房里灯光明亮，似乎有个人影在晃动。年羹尧走了进去，却见那个新来的幕僚汪景祺还在伏案疾书。他感到有些奇怪，便悄悄地走上前去看一看他到底写的什么。汪景祺好像对身边来了人并没有感觉，还是时而沉思，时而又笔走龙蛇地继续写着。年羹尧轻声地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不睡？”

汪景祺一惊：“啊，谁？哦，原来是大帅，恕卑职失迎……我，我这是……”

“能让在下看一下吗？”年羹尧十分客气地问。

“哎呀呀，大帅言重了。咳，人一老就没了瞌睡，偏偏今天又出了违犯军纪之事，一搅和，就更睡不着了。”所以索性起身。写点心得，让大帅见

笑了。”

年羹尧接过汪景祺递来的诗章似的东西一看，竟然大声叫起好来：“好啊！你写的这些，要是发给军士们唱，不就是现成的曲子吗？”

汪景祺浅笑一下说：“谢大帅夸奖，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想让军士们唱的。老朽想，军士们每天坐守孤城，除了操练外，进屋就无事可干，也实在是太清苦了些。让他们唱唱小曲，也许能鼓舞士气呢。”

年羹尧越看越高兴：“好，你这个主意实在是好。明天就发到军中，让他们全都要唱，唱出劲头，唱出军威来。你再多写些，对鼓舞士气很有用处。你写吧，我不打搅你了。”

年羹尧走向房里的沙盘，端详着敌我两方的形势。在窗外呜呜啸叫的西风中，房子里更显得安静。汪景祺走到年羹尧身边，见他头也不抬地只顾瞧着沙盘出神，便问：“大帅，您是在判断罗布藏丹增的隐身之地吗？我知道。”

年羹尧一惊：“什么，什么？你知道？快说，他在哪里？”

汪景祺拿起木棒来，往沙盘里一指：“就在这里，塔尔寺！”

“不不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刚从内地来，还不了解这里的形势。塔尔寺离这里才有几十里，他怎么敢躲在这里呢？”

汪景祺没立即说话，只是阴沉地笑着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才向烛台一指说：“大帅请看，这间房子够大的了，烛光照得满屋通明，可是您瞧，它却照不到这里。”汪景祺一指烛台又说，“这就叫‘灯下黑’。罗布藏丹增虽然是游牧部落，但他们打仗也照样离不开水、草和粮食。如今青海四周已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为什么他还能支持得住？就因为塔尔寺里有吃有喝，咱们困不了他！大帅，您心里最清楚不过了。塔尔寺是受到皇帝敕封的黄教总寺，它不但有权在青海筹粮，去内地买粮，还能得到朝廷调拨的粮食！大帅呀，断不了这个粮源，你就别想擒住罗布藏丹增！”

听了汪景祺的这番议论，年羹尧吃惊了。他没法不承认，汪景祺所言确实是有道理。按照他原来的想法，从四面八方调来大军，把青海团团包围，来个“关门打狗”，罗布藏丹增就是神仙也无处可逃。可是，现在他发觉自己错了。错就错在“门”是关起来了，但“房子”太大，而“狗”又有食物可吃，还怎么能打！他把牙关咬得格吱发响：“好，你说得不无道理。且不管塔尔寺里是不是罗布藏丹增的大本营，我先把它洗了再说！”

汪景祺忙说：“不不不，大帅，万万不可！塔尔寺一旦被剿，就要反了青海全省。塔尔寺的丹罗活佛是黄教教主，皇上的替身文觉和尚也是在这里剃度的。只因为罗布藏丹增‘窜扰青海’，皇上才让您前来平叛。可是，叛匪没平，您却血洗塔尔寺，激起了青海民变。我敢说，您今日洗剿塔尔寺，不出一月，您就将被锁拿进京问罪了！”

年羹尧一听这话，竟然呆在那里了。

三十四回 唱假戏大帅巧用兵 说真话巡抚得脱身

汪景祺可称为一只老狐狸，他把形势琢磨透了，也把年羹尧的心思看

穿了，他知道年羹尧如今的处境并不那么美妙，几十万大军窝在这里，每日耗费军资数以万计，战不能战，不战又无言向皇上交代。拖得越久，他的压力便越大。而年某又素以心狠手辣驰名朝野，一旦受到攻讦，说他恃宠拔扈、傲慢狂妄，拥兵自重、意图不测，杀身之祸就会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，皇上派十名侍卫到军中干什么来了？他们一进门就差点被斩，就没有一人口服而心不眼吗？所以别看年某人如今叱咤风云，说杀就杀，说打就打，好像在西宁这一亩三分地儿上，他年某可以为所欲为。可是，这表面上的凶狠，正说明他心里的惧怕！要不，他今天又何必把桑成鼎派来送信救人？

汪景祺还知道，年羹尧眼下这个难关，非他汪景祺来帮不可，因为汪景祺的招数高出年羹尧一筹。这个人原来在索额图手下的时候，就以“才识卓著”而受到重用，索额图为撵掇太子篡位坏事时，就有他的一份“功劳”。索额图倒了，他又投靠了八爷允禩，成了八爷手下的“高参”。他帮八爷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把雍正皇帝从御座上赶下来。所以你要说汪景祺是位煽动谋权篡位的“专家”，也并不过分。汪景祺向八爷献的第一条计，就是劝八爷想尽一切办法抓军权。因为十四爷现在被叫回了北京，要想东山再起，要想手中有兵，就得在年羹尧身上打主意。别看年某是雍正皇帝的亲信，可他汪景祺有法子取得年羹尧的信任，也有法子让年羹尧俯首听命。

汪景祺一到青海就看出来了，年羹尧用的这个死死包围青海的法子，是个笨办法。这不，一点明“塔尔寺”这个地方，年羹尧果然就上了心；一点明“塔尔寺不能来硬的”，年羹尧就傻了眼。看着年羹尧傻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，汪景祺上前一步说：“大帅，其实这件事，还只是学生的一些断想，能不能实现还要靠大帅的决策。学生能提供给大帅参酌的，也只是一句话：既要得到全胜，又不能授人以柄，请大帅慎思。”

年羹尧迟疑了。他不声不响地转过身来，在房子里来回踱步，苦苦地思考着。终于，他下定决心了：“桑成鼎，你进来！去筹粮处传我的令：立即切断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。青海全省的寺庙观宇、喇嘛僧侣们的用粮一概从军饷中按人头分发。哦，还有，去传点夜宵来，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！”

听着年羹尧的话，汪景祺不出声地笑了。只为刚才那一席话，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幕僚“晋升”为“汪先生”了。

他们的这个计划是庞大而又冒险的。如果说年羹尧原来的想法是“关门打狗”的话，那么现在可说是变成“逼狼出洞”了。按照他们两人反复合计好的方案，就是一方面封锁青海全省的粮道，一方面在下级官兵中放出风去说，天寒地冻，与其在这里无仗可打，又要耗费粮食和煤炭，不如回到兰州去，待到春暖以后再重行集结，大举进军，与罗布藏丹增决战。

他暗地命令二十来名将校，东行去兰州的部队要大张旗鼓地行动，让沿途百姓和敌军探子确实相信我军是要回兰州去过冬。但行进途中，却要分做几支，暗地埋伏在指定的地点。担任埋伏的部队，要昼伏夜行，一路上封锁消息，并且每隔十里设一座烽火台。年羹尧所率的中军精锐，就驻扎在城外不远的地方，那里还设着全军最大的烽火台。只要这里烽火一起，全军要立刻杀奔西宁和塔尔寺。行动要快，下手要狠，逢村烧村，见人杀人，不给敌人留下一条活路，也不给敌人留下一张活口！

年羹尧瞪着饿狼一样的眼睛，格格地笑着说：“大家要心中有数，我唱的是一出假‘空城计’，就是一定要造成我大军东移的假相。所以凡是半路逃亡的，一律擒拿斩首。各军都要设立收容所，把掉队的人一概密送西宁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诱使罗布藏丹增来攻西宁，然后四面合围，全歼敌军。你们都明白了吗？”

有人说：“大帅，西宁是我军行辕所在，也是我们的屯粮之地，假如我们前脚刚走，敌军随即就来，只靠老弱残兵是无法应付的。粮草有失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”

年羹尧恶狠狠地笑笑说：“区区十万斤粮食又算得了什么？只消一把火，要不了半个时辰就烧得净光！”

“要是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？”有人还是不放心，“天寒地冻，我军分散行动，远离中军和补给线，这可都是犯着兵家大忌的啊！”

“你说得对，粮食最能要了人命！我们要过冬，敌人同样也要过冬，我已经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，行辕里的十万斤粮食就是最好的诱饵。人，只要饿急了，就会什么也不顾的。我已经向皇上奏报了我们的计划，现在和众将约期半个月，十五天后，就是罗布不来，我也照样点燃烽火，你们就退回西宁来集结。这一冬，我宁肯饿死青海全省也在所不惜！”

听着这狠到极点，也毒到极点的话语，众将都不寒而栗。可是，军令如山，他们谁又敢说不执行？就在这时，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一个很不受年羹尧喜欢的人。谁呀，甘肃巡抚范时捷。

范时捷这个人是从康熙年间就入朝为官的，人倒是十分机灵能干，也颇为正直。可是，他有个小小的毛病，就是爱和人开玩笑，也爱别人和他胡闹。你越是骂他，他就越高兴；要是你三天不理他，不骂他，他就会浑身难受，甚至还会发脾气。十三爷允祥摸准了他的这个贱毛病，一见就骂，一见就让他趴在地上学驴叫。他还真不怕丢脸，不光是学驴叫，叫完了还要加上两声驴放屁，这才算过了瘾。他觉得十三爷瞧得起他，没把他当外人，所以他把十三爷当作了唯一的“知音”。十三爷说什么，他就乖乖地听什么，绝对不打一点折扣。年羹尧听说他很能干，就通过十三爷把他要到甘肃来当了巡抚。不过年羹尧不开玩笑，老是沉着个阴森森的脸，让人一见就心寒。也许是年羹尧太严肃了点，架子太大了点，对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看得也太重了一点，所以，范时捷人虽然来了，却对年羹尧敬而远之，不常来往。他总是躲着年羹尧，不得不见面时，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。年羹尧对范时捷也不满意，觉得这个人不会巴结，总是听调不听喝，不把他年大将军看在眼里。总之，年羹尧只要见到范时捷，就从心眼里感到腻歪。今天年羹尧一听说他来了，就打心底里烦。可是烦也不行啊，人家是甘肃巡抚，你大将军权势再大，也不能不见啊？说声：“传进来！”范时捷就大大咧咧地进来了。

年羹尧往下一看，这位五短身材，墩墩实实的范大人，闪着一对满不在乎的黑豆眼，身上的官服不知是剪裁不当，还是他不会穿，怎么看就怎么别扭。更让年羹尧生气的是，他进来之后，并没有像别的官员那样规规矩矩地行礼，既不报名，也不叩拜，却只是打了个千。

年羹尧看着他这副贱模样，心里不痛快了，沉着脸问：“我这里军务正忙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说的也是军务。”范时捷似笑非笑地说，“上次我向大将军要军帐，你要我去找兵部，可兵部说，所有的军用物资都拨到你这里了。所以，我还得来找你。甘西的驻军几十个人全挤在一座帐篷里，说句玩笑话，半夜里出去撒泡尿，回来就没地儿睡了。所以我才来请示大将军，应该发给我们的帐篷，何时才能够到手？”

年羹尧冷冷一笑说：“就这么点子事，你也值得大老远地跑来找我？”

“哎，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？”范时捷没有一点胆怯，“还有，你要甘肃绿营兵马移防松潘，我也有点想不明白。岳钟麒将军驻军之地。就离松潘近在咫尺，何必要舍近求远地从甘肃调兵去呢。我想请将军三思，最好是收回成命。”

这句话说得虽然很随便，可是却正犯了年羹尧的大忌。年羹尧和汪景祺定好的这个诱罗布上钩的假“空城计”，是死死地瞒着岳钟麒不让他知道的。年羹尧为的是要独享胜利果实，独得皇上的嘉奖。所以在部署兵力时，把甘肃的绿营军调往松潘，名义上是防止罗布南窜，其实是阻拦岳钟麒抢功。现在范时捷要他“收回成命”，那不等于与虎谋皮吗？可是，年羹尧的心事又不能向范时捷明说，只好敷衍他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范时捷却不是那么好打发的：“知道了并不等于给我解开了难题。我今天回去了，可明天兵士们照样没地儿睡，岂不是伤了大将军爱兵如子之心？我已将我的难处，向岳将军发了移文，请他再和年将军协商一下，最好是由岳将军驻守松潘，也免了甘肃军将的劳苦。”

范时捷说得十分轻松，可话一出口，却让年羹尧大吃一惊：“谁让你把部队移防的事告诉岳将军的？你有这个权吗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，我不但有，而且这个权力还是你年大将军亲自给我的。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，我叫你这样子的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”

“看看看，大将军真是贵人多忘事。上次在甘东誓师您登坛阅兵时亲口说的嘛，您说岳将军是副帅，告诫众将说，以后有事，要随时向您和岳将军一齐通报，不得隐瞒。你说这话时大家都在场，也都听见了呀！不信你叫他们来问问，看我说的有一点走样没有。”

年羹尧万万没有想到，范时捷如此难缠。他说得振振有辞，又让你无法驳倒。心想，好嘛，你可真算是个活宝，我竟然拿你没有一点办法。他烦躁地挥挥手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什么也别再说了。告诉你，你的差使我已经给你撤了，你回去把巡抚的一摊子事移交给布政使，然后就回家听参去罢。”

“是！在下遵命。”范时捷不急也不气地说：“原来是您保荐我来甘肃的，我还以为您是一心为公呢，现在看来您并不待见我，那我就只好回去听参，也写我自己的申辩折子去了。正好，听说皇上有旨意让我去做两江巡抚，既然有人代理，我这就是向大将军辞行了。”说完，打了个千，起身又说，“大将军多多保重，我去了！”

年羹尧这个气呀，他简直想把范时捷抓到手里揉碎了。看着范时捷走出去的背影，他在心里说：哼，小子，你这个两江巡抚的梦做不了十天，就得乖乖地回来听我的摆布！

可是，年羹尧也有失算的时候，范时捷就那么好摆布？他知道年羹尧是一定要告他的刁状的，所以他得赶在年某的前边。匆匆赶回兰州以后，他向布政使移交了差事，连家眷都顾不上带，就骑上快马直奔京城去了。回到京师，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西华门递了牌子请见万岁。皇上的旨意很快便传了出来，要他先到军机处报到。太监高无庸还告诉他说：“范大人，你来得不巧，太后今天犯了老病，凤体欠安。皇上一大早就过去侍候了，十三爷和十四爷大概也得进去。前边那里就是军机处，你先去见见张大人也好。”

范时捷来到军机处，见张廷玉、马齐都在这里，他一一参见了。他知

道张廷玉是位道学先生，在这里他是不敢胡闹的。张廷玉待范时捷行过了礼说：“哦，老范进京述职来了吗？请先稍坐一下，我和孙嘉淦谈完就说你的事，哦，嘉淦，你继续说下去。”

孙嘉淦正在向张廷玉报告他去贵州的事：“张大人，杨名时和蔡珽互相攻讦的事，我已做了查问。云南有盐，要经过娄山关运往四川，杨名时下令开关，但要按章纳税。可是，有个叫程如丝的知府，却仗着蔡地的势力，强行以半价收购，从中获利，中饱私囊。杨名时撤了程如丝的职，但蔡珽却马上委派这个程如丝去当了娄山关的参将，照样盘剥盐商贩夫，激起了民愤。程如丝竟然调集了几千军士，鸟枪弓箭全都用上了，一下子就杀死了三百多人。

为严申法纪，杨名时请出王命旗来斩了程如丝。我想去见蔡珽，可他竟然要我捧了手本报名进见！我一个左都御史，蔡珽不过是个驻外将军，他有这资格吗？所以我就拂袖而去，蔡珽也就上了这个参劾我的奏章。请张大人照我这话如实奏明皇上好了。”

张廷玉听了说：“嘉淦，皇上只是让我问一问你，并没有怪罪的意思。我劝你一句话，这件事你最好写成密折，或者亲自向皇上密陈。你要学会体谅皇上的难处，还要学会能顾全大局，而不要一味地使性子。你是言官，当然是看到什么就应该说什么。可是，家有三件事，先从紧处来。皇上现在一是要顾全太后的病体，二呢，还要不分昼夜地想着前方的军事。原来定好了的木兰秋狩都取消了，你要是再一闹，不是让皇上心里更烦吗？”

孙嘉淦低头想了一下说：“好，张中堂，我听你的。不过，也请中堂向皇上转告我的肺腑之言。我孙嘉淦不是在为杨名时说话，他是我的同年不假，他如果有错，我也照样参劾他！可是，杨名时在贵州，火耗银子只收到二分，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。他却说：‘贵州这地方，是出了名的人无三分银。收他们二分火耗，我已经很过意不去了。我向皇上打了保票，一年之内要粮银自给自足。我不苦点，不给百姓做个表率，怎么去要求下面的官吏和百姓，又怎么向皇上作交代？’中堂啊，我不是不懂道理，我是在为杨名时担心哪！我怕，怕他让蔡珽这个老兵痞子参倒了呀！”

张廷玉听了这话，也是十分感动：“你放心。杨名时向皇上打了保票，可皇上也给杨名时打了保票：六年之内，绝不调换他的巡抚之职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
孙嘉淦放心了：“张大人，有您这话，我就回去写我的折子，再也不会来打扰您了。”

张廷玉回过头来对范时捷说：“我这里事情太多，劳你久等了。我原来想着，你不会回来得这样快的，想不到你还是个一刻也坐不住的脾气。”

范时捷轻松地一笑说：“张大人，您哪里知道，年羹尧把我的差使给撤了，我不回来，呆在那里还泡的个什么劲？我这是赶回来听候处分的，我还想请见皇上，说说自己的心里话。”

两个上书房大臣听了这话都不免一惊，一位封疆大吏，与年羹尧根本没有隶属关系，却被年羹尧说撤就撤，甚至连中央枢枢大臣们都不知道，这事也办得太出格了！他们正要说话，却见十三爷和十四爷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。范时捷一见十三爷，就像见到救星一样，连忙迎了上去行礼叩见。可是，他一看十三爷那珠泪汪汪的双眼，突然站住了。十三爷强忍泪水，也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太后……已经薨了……”

三十五回 太后薨京师酿动乱 皇帝乐军报暖人心

皇太后突然薨逝的消息震惊了所有的人，张廷玉和马齐甚至惊得跳了起来。马齐心直口快，脱口就说：“不会吧，昨儿个我拜见太后时，老人家还神定气安的呢，怎么今日就……”

张廷玉连忙抢过他的话头，把马齐那句没有说出口来的“暴卒”二字堵了回去：“太后的痰症已经十几年了，总是时好时不好的。当年邬先生曾为太后推算过，说太后有一百零六岁圣寿。现在想想他是把昼夜分开来计算的，可不正好多说了一倍。我们不能再多说这事了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为老佛爷安排丧事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已经把顶子上的红缨拧了下来。别人见他如此，也都纷纷拧下了自己的冠缨。

范时捷这时可真是伤心透了，心想我怎么这样倒霉呢，一回京就赶上了太后薨逝的大事，看来，自己的事且得等些时排不上号呢。他看看允祥说：“请爷节哀珍重。朝里出了大事，奴才的事就提不上了。请爷示下，奴才是否可以在京候旨，等丧礼过了再递牌子请见？”

允祥看了他一眼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年羹尧参你的本章已经到了，你被他撤差的事我也知道。但此时万岁哭得成了泪人，谁敢向他回事啊？你先回去，等过了这阵子再说吧。”

一听说年羹尧的折子先到，范时捷像吃了个苍蝇似的，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，唉，怪只怪兰州离北京太远，恨只恨他骑的那匹马跑得太慢，如果早到一天，不是就能和十三爷说说心里话了吗？

大后的突然薨逝，给雍正皇帝带来的悲痛，是难以名状的。雍正自认为是个孝子，哪有母亲死了儿子不痛哭流涕的道理？张廷玉他们赶到慈宁宫时，皇上已经哭得几乎不醒人事了。张廷玉虽然也想大哭一场，但他是上书房大臣，他必须料理皇太后的治丧大事，也不能让皇帝这样没完没了地哭下去。见满大殿的人不管真的假的，有泪没泪，一个个全都在哭。

他当即立断，一面吩咐太监们把皇上搀扶起来，强按在龙椅上。一面向众人高喊一声“止哀！”这才压住了这个乱劲。

雍正皇上用热毛巾揩了脸，满面倦容地说：“朕方寸已乱，什么话也不想说，廷玉，你和他们商议一下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朕听你们的也就是了。”

张廷玉刚办了大行皇帝的丧礼，轻车熟路，马齐也极力推荐他，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当上了太后丧仪的大主管。他铺排得也确实让人挑不出一毛病来，大丧的事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了。方苞得到消息，也从畅春园赶了过来，随侍在皇上身边。那位自以为应当主持这件大事的满大臣隆科多，倒被闪在了一边。

这是从康熙去世以来，北京城里最不安宁的一夜。本来，像大后薨逝这样的事，也用不着百姓们参与，他们早就熟知那些规矩了。无非是大赦天下，不准民间百姓婚嫁迎娶，还有禁止演戏，不准剃头等等。可是，今天怪得很，一夜之间，突然谣言四起。有的说，前方打了败仗，死的人血流成河；更有人说，年羹尧已经畏罪自杀了；有的说，罗布藏丹增的军队大批开来，

京师危在旦夕；还有人说，朝廷下了命令，调集各路军马，火速开来北京勤王护驾。没过一个时辰呢，百姓中又传出这样的话，说十四爷在前方打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把他调回来？要是十四爷在前边挡着，哪会出现兵败的事呢？于是就有人偷偷地在下边说：哎，知道吗，要变天了！十四爷又带兵了，听说这回要连皇上也一窝端了……乱世谣言出，这种事只要有人说，就有人信，北京全城都处在人心惶惶之中。

廉亲王八爷府里，灯火明亮，十四爷允禩和隆科多都在这里，正商议一件重要而紧急的事情。八爷允禩一反平日里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十四弟，舅舅，我们再也不能等了，再等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！你们看看吧，老九被打发到青海，老十去了西蒙古。今天他当着太后的面，又要把老十四发到孝陵去为先帝守灵，以致活活地气死了太后！”

他还有一点人性吗？他不要父母骨肉，不要文武百官，也不顾天下百姓的死活，这样的人为君，这样的现代秦始皇，我们凭什么要尊他敬他？凭什么要听他的摆布？你们等着瞧，他只要扳倒了十四弟，下一个就轮到了我的头上，再往下就是舅舅你和年羹尧，谁也别想有好下场！他不仁，咱也不义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咱们立刻举事叫他变天！”

允禩和隆科多端坐在椅子上，一直没有说话。“变天”这两个字，允禩还是第一次亲口说出来，他们听了都不觉浑身一震。时间在不停地向前走着，房子里的空气好像都凝固了似的。过了好久，允禩才边想边说道：“趁着国丧期间举事，确实是难得的良机，但我又觉得仓促了些。年羹尧那里虽然有很大的进展，但毕竟还没有把话说开。朝廷上里里外外现在都由张廷玉在主持着，更何况老四身边还有智囊方苞这个老狐狸。明日哀诏一下，我们又全都得进去为太后守灵，满打满算，也就这么半夜的时间，来得及准备吗？再说，现在举事等于是赤手空拳。兵权！兵权最要紧哪！可是，兵权在兵部，而兵部又是马齐来管的，连西山的锐健营和丰台大营的兵，我们也是一个也调不出来呀！”

允禩冷冷地说：“张廷玉这人可真是贼才贼智，怪不得老四让他来主持太后的丧事。”他向下膘了一眼隆科多又说：“可是，他到底不如舅舅和十四弟，什么事他都安排好了，却独独忘记了应该抓牢军权！下晌，我跪在那里听得很仔细，他确实没有说‘不准擅调京师驻军’这句话。他的这个疏露，恰恰给了我们以千载难逢的良机。舅舅你是九门提督，把九座城门一关，凭你手下的这两万人马，就能翻他个底朝天！”

隆科多一听这话，吓得热汗和冷汗全都出来了。八爷说得好听，“下令关闭城门，禁止出入”，这事不难，只消他隆科多一句话就办成了。北京城门好关，但号称城中之城的紫禁城你却没法进去。隆科多虽然在名义上也是领侍卫内大臣，可实权却在张廷玉和马齐两人手中。你关闭了九城，城外还驻扎着西山、丰台、通州的人马，这些兵马却并不属于他隆科多调遣，而是允祥的旧部。只要有人把一封密诏传了出去，这近在咫尺的二十万大军，顷刻之间，就会把京师围得水泄不通。到那时肘腋生变，四面楚歌，你就是神仙也难逃覆灭的下场！隆科多不是傻瓜，他不能替这二位爷冒险。他想了一下说：“不成，不成。八爷，今晚起事，说什么也来不及，怎么着也得有个准备时间哪！再说，老四守灵还得二十六天呢，时间还是充裕的。这样吧八爷，您给我十天，十天之内，我先借故把丰台大营总兵官毕力塔换掉，委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，到那时再动手也还不迟嘛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哪能拖到十天呢？最多也不能过了太后的‘断七’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六天，不能再长了。你要知道，几天之内，外官们，像李卫等人全都赶到了。那时你封了城门，他们就敢在外边硬闯，就敢闹一个天下大乱！舅舅，你明白吗？”

隆科多当然有他的打算，其实，十四爷允禩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想法？他压根就不相信老八私下里和他说的话！什么闹成以后，“辅佐十四弟登上大宝”，说得好听，一旦得势，你八哥要不第一个抢皇位，把我的眼睛挖了！可是，现在是大家正要合力掀掉雍正的宝座，这些话老十四是万万不肯说穿的。他看了看隆科多说：“舅舅，你刚才说得很对，丰台大营一定要拿到我们手中，至少也要让那里守着中立，我们才能得手。八爷的门人中有个叫刘守田的就在丰台当参将，你找个理由把他换过来不就行了嘛。”

八爷庄重地说：“对，就这样办！老隆啊，我告诉你，无论丰台的事情进行得如何，我们这次也一定要干起来。见事而疑，胸无定见，是干不成大事的。你是上书房唯一的一位满大臣，可这回太后的事不让你来掌总，这就是一个不吉之兆！老四猜忌苛刻，可能已经疑到了你。一旦到了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那一天，你就是悔断了肠子也晚了。舅舅，你要当即立断啊！”

隆科多再三斟酌，还是顾虑重重：“八爷，我不是不敢，确实是心里不踏实。就算我们在北京干成了，年羹尧如果带着他的二十万军马杀回来勤王，谁又能挡得住他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老舅，你太多虑了！”允禩笑着说，“老九现就在年某军中，他是吃干饭的吗？再说，西疆的军队都是我十四爷大将军王的老部下，连我都不能把军队带回来，年羹尧一个包衣奴才，他有多大的号召力？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好了，我敢说，一旦这里得手，头一个上表给新皇上请安的，不是别人，定是年羹尧！”

老八见隆科多的眉头舒展了，也笑着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就这样说定吧，老隆你马上回去准备。好在我们见面方便，假如有什么变化，马上收敛也还来得及。”

隆科多走了以后，允禩对老八说：“八哥，你要小心，隆科多恐怕靠不住。不过，年羹尧已经在西宁得手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老八诡谲地一笑说：“我知道是你扣下了刑年的奏折。你扣得对，现在不能让老四得到这个消息。邸报一出，人心稳定，我们的事就不好办了。好在隆科多的事，是我们叫他自己去办的，他办成了当然好，办不成也抓不住你我的一点把柄，就叫他自己坐蜡好了。”

允禩看了一眼这位足智多谋的八哥，两人四目相对、都不由得放声大笑。

可是，他们并不能笑得太久，六宫总管太监李德全来传旨，命允禩和允禩两人即刻进宫，为死去的老太后守灵。听见这一声旨意，他们简直要惊呆了。允禩吩咐府里的人：“去，取五十两黄金来，赏给李公公。”李德全谢了赏，允禩就问，“老李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深更半夜地来回跑，为的就是传我和十四弟吗？”

“哪儿呀，所有的爷全进去了，都在慈宁宫前守灵。灵棚已经搭好，共分四处，每五位爷在一个灵棚里。茶水、饭食也都预备下了，爷只管放心好了。前头给先帝爷守灵时是在乾清宫的，可如今太后又去了，慈宁宫的地方太小，爷们可怎么受啊。这不，方先生出了个主意，让多搭几处灵棚，免得

爷们委屈。眼看着天就要下雪了，不在灵棚里怎么守孝啊？这也是万岁体恤爷们的一片心意。二位爷，奴才走了，你们也该进去了。”

李德全老了，说话絮叨，可这正是允禩他们要得到的消息。这一下，刚刚商量好的事就办不成了。一座灵棚里只能坐五个人，别说他俩分在两处了，就是同在一处灵棚里，也不能老是嘀嘀咕咕地说谋逆造反的话吧。允禩骂了一句：“方苞这个狗娘养的，早晚我碎剐了他！”

老八却还镇静：“不怕，就看隆科多办事能力如何了。进去后，咱们一个时辰出来方便一次，他管得再宽，还能不让人出来透透风？”

此时此刻，雍正皇上那里也同样是灯火通明，摆出了要通宵达旦以应付事变的架势，雍正和方苞以及文觉和尚也正在紧张地计议着。太后的突然薨逝，对雍正这位皇帝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当然，死了老子娘他也悲痛，可是，娘一死，他头上戴着的金箍咒也就不解自开了。过去，不管他想办什么事，都要想想太后会不会反对，都得顾及太后的情面。今日之后，他这个皇帝就能当得有滋有味，他的话都将货真价实的成为金科玉律，再也没人说三道四了。所以，现在的雍正皇上，虽然也是披麻带孝，虽然也是在为太后守灵，可是，他的眉宇之间，却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愉悦和轻松，甚至还有点亢奋。他今天之所以这样高兴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他刚刚接到军报，罗布藏丹增的十万大军全部被擒！这个消息来得正是时候，好像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样，使他无法抑制那激动的心情。他差点就失声大笑了，可是突然又想到自己还是个孝子，口气一转，嘴里没有说出的话就变样了：“母后啊……你为什么这样早就离开了儿子？你晚走一日，也可以给圣祖爷带去这个喜信了……”

文觉是皇上的替身和尚，也是在青海塔尔寺剃度出家的。他想想捷报上的那些话，却不免心中难过：“这一仗打得虽好，可毕竟是杀生太多，青海省恐怕没有十年是难得恢复元气了。还有一点，年羹尧万万不该为打这一仗和岳钟麒闹僵，善后之事，又何其难也。”文觉看看雍正那闪烁不定的目光又说，“岳钟麒带兵进驻松潘，与年从甘肃调来的兵统属不一，互相争功，几乎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。贼酋罗布从而得以乘机逃逸，为明春草肥水足之时的反扑留下了隐患。这件事年羹尧无论怎么说，也难辞其咎。更何况九爷在军中甚得人心，万一有挑拨离间之事发生，就可能酿成大祸，万岁可不能掉以轻心哪！”

雍正听文觉说得有理，也不能不有些忧郁：“唉，年羹尧此人就是这个毛病，恃才傲物，不能与人平等相处。这些朕都知道，可这比起他在青海的胜利来，毕竟是小事。朕悬得老高老高的心，终于能放下了。哎？方先生，你怎么总不说话呀？”

方苞正襟危坐，正在埋头苦思，听见皇上问他，才抬起头来说：“我以为万岁的见解是对的，举大事应当不计小节。我正在想着两件事，这两件事都有点让人费解：按常理推断，青海大胜，年羹尧一定会立刻向朝廷报捷的，可是至今他那里却是只字不见。如果没有兰州将军呈来的密折，主上大概还不知道。此事细细想来，说它是咄咄怪事，恐怕也不为过吧。”

文觉说：“哎，这事不奇怪。仗刚打完，战场要清理，军俘要处置，事情多着哪！再不然就是年羹尧另有新的举措，还没来得及奏明朝廷……”

“不不不，绝不可能！这不是年羹尧的秉性。”方苞断然否定，“再说，岳钟麒既然和年羹尧合力参战，他也该有折子来嘛。还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，

我刚才从畅春园来的路上，听我的书僮说，北京城里满街都在哄传一个消息，有人说年羹尧兵败战死，也有人说他已经自杀了！”

雍正一惊，忙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“军报早就来到，只是被人扣下了！”

“那，谣言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谣言是可以杀人的！”

方苞一语中的，雍正呆在那里了……

三十六回 防事变调兵保皇位 争功劳不惜当屠夫

方苞确实是见事精明，他一句警言说出，把雍正和文觉全惊呆了。他们都痴痴地看着方苞，却听他冷冷地说道：“螳螂扑蝉，不知黄雀在后。前方战事虽已告终，年、岳之争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而北京才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现的地方啊！圣祖归天不满一年，太后又溘然薨逝，这正是国家多事之秋。臣以为，这次大丧要和圣祖宾天时一样，处处都要计虑周详。”

“那依你说，应当怎样办？”雍正紧盯着方苞问。

方苞与邬思道不同，邬思道进言时唯恐不详，而方苞却只是点破，并不直言。听到雍正问他，他也只说了一个字：“防！”

雍正知道，这个防，就是防串连，防闹事，防宫变，防造反。但这话只能心知，不能明说。便转过脸来对文觉说：“你是和尚，做你的法事去吧。叫张廷玉来。”

张廷玉很快就来了，他顶着满头满脸的雪，却又不便当着皇上的面抖落，叩见已毕说：“皇上，慈宁宫那边诸事齐备，请皇上示下，何时起丧？”

雍正心疼地看看张廷玉，关切地说：“快，快把身上的雪抖落干净再慢慢地说。赐茶，赐座！唉，多亏方先生想了这个法子，让搭了灵棚，不然兄弟们可怎么忍受？”

张廷玉回答道：“臣要说的也正是这件事，三爷弘时和十四爷允禩都要叫臣来领旨，说各自分散开来在灵棚里哭灵，似乎与太后的太礼不甚妥当。守孝从来就是件苦差事，他们说，还是到太后的灵柩跟前去更好。”

雍正听了这活，不免吃了一惊，十四弟不愿进灵棚，自是情理中事，可是，弘时这小子怎么也掺和进来了，他想了一下说：“谁不是先皇骨血？冻病了也都是朕的罪过，你传旨给太医院，叫他们多派几位医生进来侍候。另外各处棚子里关照太监们轮流照管灯火、取暖的事，这次一定不让一位皇亲生病。该哭灵时都进到大殿里，回来就各归各的灵棚，这样就好了。廷玉，你到上书房和军机处看看，看有没有年羹尧或岳钟麒的军报。哦，对了，你叫德楞泰和张五哥来一下。”

张五哥和德楞泰进来后，雍正皇上对他们说：“太后薨逝，人心悲痛，朕又岂能不悲不痛？可是，朕为天子，又不能不顾及到一些大事、急事，所以朕的灵棚就设在这康寿宫里，这里离太后的粹宫近一些，方先生在这里陪着朕也方便。德楞泰，你选二十名侍卫，日夜守候在这里，听候召唤，不准擅离。朕给你个手谕，让宫里的侍卫们全都听你的调遣，你呢，要按方先生的命令行事。”

德楞泰大声说：“奴才明白。可是，领侍卫内大臣还有好几位，他们要是有什么指令，我听也不听？”

雍正说：“朕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你只听方先生一人的！”

“扎！奴才明白。定要护好皇上和方先生的安全！”说完他回身大步走去了。

雍正在殿里来回踱步，紧张地思索着这个“防”字的奥秘和实施方案：“方先生，请你起草个手谕给张五哥，让他现在就出去传旨：顺天府和兵、刑二部的衙役官军，进驻到神武门，在那里关防出入；丰台大营，要毕力塔亲自带领，进驻从前门到西华门南一段；西华门北，则要西山的锐健营选派一千人马驻守；东华门要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驻守。所有入城兵丁都要自带帐篷，准备露营。”

他的话刚刚落音，方苞就写好了谕旨，雍正接过来看过，又亲自用了印玺，交给张五哥。五哥迟疑地接过诏书说：“奴才遵旨。不过东华门和西华门原来都是隆科多管的，原驻兵丁要不要调防？皇上的这个旨令是不是要告诉隆科多？”

雍正知道，张五哥最是心细，怕他看出了自己的心思，便好言抚慰说：“隆科多舅舅这几天还要守灵，他顾不上这么多，就不要告诉他了。现在里里外外的所有事务，都由张廷玉管着，你传完旨后，再告诉张廷玉一下好了。传朕的话，兵马进城后，一切都听他的调度。”

让他关照户部，粮秣柴炭要供应充足，每个入城的兵士，先发五两赏银，大丧过后，朕还要另颁赏赐。五哥，你是先皇在世时的老侍卫了，你自己先就不要胡思乱想，朕这样做，也是图个平安，并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去吧。”

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，多事之夜，双方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在紧张地忙碌着。张廷玉奉旨来到上书房，查问有没有西边的军报。上书房的人说，军报向来是保存在军机处的，这里也没有见到年羹尧的任何奏章。张廷玉脚步不停地又来到军机处，却见这里只有刘墨林一个人在。便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今夜就你一人当值？”

刘墨林说，“回张中堂，我奉旨去南京办差，今晚刚刚回来。一回来，就听说了太后薨逝的事，所以就急急地赶了进来，还想向您报告此行的一些事情。今夜在这里守值的是那位叫做那苏的章京，可他被隆科多传去有半个多时辰了，却一直没回来。我见这里没人，才守在军机处的。中堂，军机处这地方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，也不留个看门的呢？”

刘墨林说的事，也正是张廷玉要追究的事，可他当了这么多年宰相了，心里的事再多，也从来不在脸上透出来。他吩咐刘墨林：“你去两江办差的事，回头给我写个节略，我抽空看看再说。太后的事一出来，我都忙得脚不点地了，哪还顾得了别的。哎，你在这里看没有看见有年羹尧的军报，万岁等着要呢。”

刘墨林连忙打开大柜子取出案卷来，一份一份地查了一遍：“中堂，这里没有啊！不过，像这些军情急报什么的，有时十三爷和十四爷总是随身带着，您去问问他们不就知道了。”

张廷玉抬脚就走，可是，又回来了：“外边进来了折子，总该有底档吧？你帮我查查，要有，看看是谁取走了？”

刘墨林把手一摊：“中堂，底档都锁在那边柜子里，那苏带走了钥匙，我打不开。咳，他正在当值，怎能总不回来，您稍坐一下，他就来了。”

张廷玉心里这个急呀！他是太后大丧的总管，里面有多少事等着他去料理啊，他能在这里闲坐吗？可是现在他急也没用，便只好坐了下来，端过刘墨林给他倒的茶了喝了一口，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问：“哎，对了。刘墨林，你去看了苏舜卿吗？最近你们的事进行得怎样了？”

刘墨林苦着脸说：“谢中堂关心，可是，我们的事却越办越难了。万岁爷一道圣旨颁下，她倒是可以脱籍了，可是，我还得有银子去赎她呀。这不，眼下就正和徐骏徐大公子叫着劲哪。那老鸨认钱不认人，我出三千，徐骏就出五千，我好不容易借到了五千，姓徐的又涨到了八千，现在他又出一万了！我一个穷书生，怎么敢和他这位花花公子比富呢？今天我回来后去见了舜卿，她身子比我走时大不一样了，见到了我，她一个劲地哭，说她恐怕等不到那一天了。我听了心里很难过，可是，又无力安慰她。唉……”

看着刘墨林心事沉重的样子，张廷玉又想起他死去的儿子来。儿子也是爱上了一位青楼妓女，并且是在父亲的逼迫下夭亡的。想想儿子，再看看刘墨林现在的遭遇，他觉得十分同情，便说：“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略等一下，大概有三、四千银子就可以把这事办成。”刘墨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听张廷玉继续说下去，“五天前，我和万岁说起徐乾学欠了国库银子的事，我问，看在他是先朝老臣的面子上，可否减免一些？十万银子他是拿不出来的。万岁当时就气愤地说，哼，不怕欠债的精穷，就怕讨债的英雄！徐乾学原来党附明珠，现在他的儿子徐骏又党附明珠的儿子揆叙，狗父犬子，狼狈为奸，断不能让他们亏空一两银子！墨林，你可以把皇上这话悄悄地告诉舜卿，叫她把心放宽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实在有难处时，你再和我说一声，我不会看着不管的。”

刘墨林感激地对张廷玉说：“中堂，我和舜卿在这里先谢谢您了。有您这句话，舜卿会好起来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正要向您报告一件事。今天我回到京城，就听到了一些谣言。有人说万岁爷登基时就时辰不正，硬是后来给‘（拥）雍正’了，这就违了天意。还有人说，今年正月里天就打雷，这不是个好兆。年羹尧昔日就和阿哥们交好，如今要带兵杀回京城了。”

从舜卿那里出来后，又在街上听说，早年流传的命相书《黄孽歌》又出世了，那上面有句话说：“帝出三江口，嘉湖作战场”，雍正年间正该着天下大乱。我听了有点心慌，就去找了范时捷，据老范说，年某在西疆拔扈得很，他倒听人说，年已经兵败自杀了……”

说者无心，而听者有意！张廷玉早就知道了外面的谣言很盛，可是，说年羹尧兵败自杀这还是头一次。联想到刚才雍正皇上急着要他去查问军报的事，就更加觉得有些不妙。他拦住了刘墨林的话头说：“别说这些闲话了，快去看看那苏这狗奴才到哪里去了，快叫他回来把军报的底档找来给我！”说话间，他的脸色已变得十分可怕。

刘墨林见张廷玉脸色不善，不敢多问，出门就走，却正与那苏撞了个满怀，那苏一见张廷玉也在这里就忙说：“中堂，刚才我是被隆大人叫去了。他向我要调兵的符信，我说，那得请示十二爷和十四爷。他不听，和我纠缠了好半天，我怎么说都不行。只好与乾清宫的侍卫们说了一大车好话，才放我进去。我把调用兵符的事对十四爷说了，也顺便取出了十四爷借看的奏折和军报。”

张廷玉断喝一声：“少罗嗦，折子呢？”

那苏连忙取出递了过去，张廷玉拿过来一看，里面果然有年羹尧的奏

折，密封完好，尚未拆阅。他夹上奏折，转身便走。那苏从后面赶上来问：“张中堂，隆大人要调兵符的事……”

“不行，谁也不准调用！”

“隆中堂要是……”

“你叫他来找我说话！”

那苏还要再说，张廷玉已经走远了。

张廷玉来到康寿宫时，皇上去慈宁宫哭灵尚未回来。外面大雪沙沙落下的声音和慈宁宫那边惊天动地的哭喊声响成一片，张廷玉独自坐在那里，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奏折，心情分外紧张。这件用黄绫封面的奏折外面，清晰地写着一行小字：

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谨奏

六百里加急密勿

按说，他是宰相，是处理太后丧事的全权大臣，是可以拆开奏折来看的。可是，他一向处事谨慎，从不越权。既然奏折上注明了“密”字，又注明了“勿”字，那就是说，除了皇上，或者皇上已有旨令，别人是万万不能拆看的。所以他还是忍住了急于知道真相的冲动，去猜想奏折里会写了些什么，是报喜还是报忧？是捷报还是凶报？是为年岳二人的不和，还是别的什么？突然，他想起这份奏折是刚刚在十四爷允禵那里要过来的，十四爷为什么要在身上带着这份奏折呢？是因为今日太后薨逝，只顾了悲恸忘记了？还是十四爷有意地要藏匿这份重要的军报？还有，隆科多为什么急急忙忙地索要兵符？按理，他隆科多本来就管着兵符印信的，京师布防和九城的禁卫调动，也是他职权范围的事，只需在使用之前先和十三爷、十四爷打个招呼就行了。可是，他今天越过这二位王爷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难道……

“迁玉。”

张廷玉没有作声。

“廷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张廷玉一个机灵跳起，原来皇上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他连忙叩下头去：“皇上，请恕臣走了神，竟没瞧见主上……这，哦，这是年羹尧的军报，臣要过来了，请皇上亲自拆封。”

雍正的眼早已哭成了红桃子，可他的气色却显得非常安稳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你起来吧，朕知道你是累坏了，也乏透了，可是，你现在还不能休息。”雍正回头看看跟着走进来的方苞又说，“瞧，年羹尧还是有奏折的，而且到底还是让廷玉给要回来了。方先生，你拆开来读读吧，看这位自称是儒将的人，是如何向朕报捷的。”

张廷玉吃了一惊：“皇上……皇上是怎么知道我军已胜的？”

雍正强压住满怀喜悦说：“朕乃真命天子，头上自有神明护佑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可以动摇得了的。世上的事，其实本来如此。有人想制造谣言，就有人能够破了它；有人想隐瞒什么事，也就有人能够揭开它。年羹尧的奏折，关乎着朕的社稷，朕的名声，甚至朕的身家性命，朕岂能掉以轻心？廷玉，折子是在十四爷那里取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朕早就知道西宁大捷的事了，只是，想看看这个折子为什么会被压住，它又压到谁的手里了。”

张廷玉听得出来，雍正这话里面暗含的那深深地愤怒。此时，方苞已经按照雍正的旨意，在读年羹尧的奏折了。年的这封奏折，完全是按照雍正的要求写的。写得十分详尽，又很有文彩。当然，年羹尧也有足够的聪明，

对自己如何为皇上焦虑，如何让将士们奋力死战等等也吹嘘得神乎其神。当这份折子刚一说到岳钟麒的事，雍正就说：“下面的不要再念了。岳钟麒也有自己的难处，我们不能只听年的一面之辞。”

方苞往下一看，果然，后面全是告岳钟诬蔑麒。说岳如何畏难怕死，不敢进军；说岳如何争功争名，抢夺战俘。方苞越看越惊，最后竟失声叫道：“皇上，这，这十万战俘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朕已知道。岳钟麒也有奏折报来，还告了年的状。他自请领兵五千，扫荡余寇，追捕元凶……”

方苞急了，他拦住雍正的话头说：“不不不，皇上，年羹尧折子里说，十万战俘……他，他全都杀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方苞看了一眼年的折子，又看看雍正皇上，往下念道：“因天寒地冻，粮饷困难，又怕战俘闹事，已将十万战俘，就地处决！”

“啊！”大殿里的人全被这可怕的数量震惊了。十万人哪，如果手拉着手，可从青海一直排到北京，可是，一夜之间，竟被年羹尧刀劈斧砍，残杀殆尽！雍正两腿一软，竟然跌坐在大炕上。他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念了几遍大悲咒，才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：“唉……，朕早就听人说过，年羹尧有个外号叫‘屠夫’，朕还不肯相信，可是他……唉！”

三十六回 臣子难猜帝王心 谋士智破佞臣妖

雍正皇帝早就在盼着年羹尧胜利的军报了，甚至可以说，从十四爷被褫夺了军权之后就在盼着这一天了。他的这种心情，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。其一，年羹尧是他的妹夫，更是他的家奴，是雍正亲手把他从一个包衣奴才，一步步地提拔成大将，提拔成威镇边关的统帅的。在这件事情上，说“年羹尧是皇上嫡系中的嫡系”，一点也不过分；其二，在雍正的心目中，年是唯一的可以替代十四爷带兵的人。或者换句话说，他是皇上手中用来打倒十四爷的一块石头。在目前朝局还不能稳定，“八爷党”还在蠢蠢欲动、时刻都准备反扑的背景下，年某的胜败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

但雍正的心里也十分清楚，年羹尧既然是他手中的一块石头，那么它既可能击中敌人，也有可能砸了自己的脚！随着年羹尧官职的升迁，权力的增大，他明显地暴露出来的骄横和傲慢，他对皇帝的阳奉阴违，特别是他多年来与八爷党那藕断丝连的关系，也都让雍正皇上十分担心。皇上对此也采取了一些对策，诸如，在把十名近侍派往年的军中“学习”的同时，也把那个桀傲不驯的九爷允禩派到了军中。目的就是要看看年羹尧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是忠于朝廷的呢，还是另有打算。此外，雍正还充分利用自己遍布各处的情报网，为他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信息，以便在适当的时候，对年某采取必要的措施。

从今天接到的各路军报中，雍正得到了他需要的消息：仗已打胜但九爷在军中颇得人心；年、岳为争抢功劳而出现裂痕，年为了独占头功，而不惜杀掉了十万战俘。这些军报对于雍正皇帝来说，是喜忧参半的。喜当然毋庸多言，但十万战俘一个不留地全部被杀，还不知被杀的人是不是真正的“战

俘”，是不是年某又在玩弄“杀良冒功”的故技，但就这件事本身，就让雍正很是为难。雍正自称是佛教的虔诚信徒，也还有一位寄名和尚文觉陪侍在身边。佛理又最讲宽恕而最忌杀生，更不要说是杀害无辜百姓了。年羹尧这样干法，将使雍正无言以对世人的议论。但雍正毕竟是皇上，他必须在面临难题时，权衡轻重，作出最明智的选择，起码在眼下，他还不能没有年羹尧。

雍正先是合十闭目，念了几遍大悲咒，表示了对死难者的哀悼。又对年羹尧的“屠夫”声名表示了无奈，可话题一转，他却说：“昔日秦赵之战，秦国一夜间坑赵卒四十万。将古比今，朕想年羹尧必定有他的难处。兵凶战危之际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等战事结束后，朕请高僧和朕的替身文觉和尚去一趟青海，代朕做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，超度亡灵，消除戾气吧。”

张廷玉很能体会皇上的心意，他马上就说：“皇上，臣以为今夜就要印出单页邸报来，全文刊登年羹尧的这份奏折。还要让兵部广为张贴，一定要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”

雍正一听这话，高兴地笑了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你稍等一下，朕还要为年羹尧的奏折加上朱批。”说完，他走向案头，提起笔来，沾上朱砂，就文不加点的写了出来：

西宁兵捷奏悉。壮业伟功，承赖圣祖在天之灵，自尔以下以至兵将，凡实心用命效力者，皆朕之恩人也……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，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。尔用心爱我之处，朕皆都体会得到。我二人堪称古往今来君臣遇合之榜样，也足可今后世钦慕流涎矣！

雍正写好后，递给张廷玉说：“来，你和方先生再看看，如果没有什么，就赶快发出去吧。”

方苞和张廷玉接过来一看，俩人全傻眼了。怎么了？皇上的这个批语，有点不伦不类且不去说，可写得也太肉麻了。皇上的用心，无非是要用西宁大捷，来稳定朝局，安抚民心。

但这是皇上对臣下的批语啊，哪能说出什么“不知怎么疼你”，“古往今来君臣遇合之榜样”，甚至“自尔以下……皆是朕的恩人”这话呢？他们俩人眼光一碰，又迅速闪开了。张廷玉不知怎么说才好，还在思索着。方苞可实在忍不住了：“万岁，三纲之内，君为首。这是千古名言，不可不注意，更不能乱了纲常。这个朱批，如果是用密折的办法，单发给年羹尧一人，尚不为过。但这是要随邸报一起发往全国的啊！批语中之‘恩人’云云，臣以为断断不可！”

张廷玉听方老先生说了，也在旁进言说：“方先生说得对，臣也是这样想的。边将立功，圣上传令嘉奖，于情于理，谁都不能说什么。但皇上这样说法，似乎是……太夸张了一些。”

他们二人平日自认为知道皇上的心，可是他们并不真正地了解皇上。雍正此刻心里想的，是不作则已，要作就把事情作绝。就如现在的这份朱批，几乎是每句话都无以复加了。

其实在雍正心里，早就不满意年某人，也早就在计较他和老八、老九他们来住的事了。尤其是老九就在年的军中，而且还很不老实，这就不能让雍正担心。现在把话说透，说绝，就为以后除掉年某做了最好的铺垫，这就叫一石两鸟。但是这话，无论对谁，雍正也不会说出来的。这是不是可以称作帝王心术？咱们还是看看再说吧。

雍正在写的时候，也曾想到张、方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他却万万

没有想到，他们会坚决反对。他把那份朱批要过来仔细看了又看，心里却在想着怎样驳倒这二人。想来想去的，觉得还是退让一步更好：“你们的心意，朕知道了，可是，朕的心意，你们却不明白。”

想当年，西疆兵败，六万子弟无一生还，圣祖曾为此痛不欲生。朕和圣祖心同志同，年羹尧为圣祖爷出了气，就是替朕尽了孝，成全了朕的孝心。所以朕才称他为‘恩人’。既然你们这样说，那就留下前两句，加上‘国之柱石’四字，依旧明发天下。所谓‘恩人’的那些话，朕写成密诏给年羹尧自己看。岳钟麒也要有所慰勉，全都照你们的意思办也就是了。”

他们在这里为皇上的批语作难，隆科多那里也不轻松。他原来许下了六天内成事，可头一件事就让他碰了钉子。他是专管提调兵将的大臣，可楞是没把兵符印信调出来。那苏告诉他说，张中堂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启用兵符。隆科多很生气，这不是要夺我的权吗？他想找张廷玉问问这件事，你张廷玉管得也太宽点了吧。可后来又一想，不行，不能莽撞，焉知张廷玉仗恃的不是皇上的圣旨？硬是去要，皇上如果问一句：你要调兵符作何用？那不就全露馅了。所以他虽然后来几次见到张廷玉，嘴也张了几张，可就是没敢说出来。他这样一做作，倒让张廷玉多心了：你老隆要是心里没鬼，为什么不敢说这事了呢？张廷玉是位细心人，他这一多心不要紧，马上就采取了行动。嘱咐侍卫们加强了宫中的警戒，嘱咐太监们加人加班，守候在灵棚旁边。名义上是各位王爷贝勒居丧哀痛，恐怕体力不支出了事，规定王爷贝勒出来，哪怕是方便一下呢，也都要有两名太监搀扶。好嘛，这样一来，别说是说悄悄话了，连相互递个眼神都办不到！允禩这个气呀，可太监们是陪着殷勤，陪着小心地在侍候，你又能说些什么呢？

隆科多老惦记着那六天的期限，总是抽空到禁紫城外转悠，可是，这里的情景更让他窝心。外边的驻兵确实不少，可统属却很乱，几乎每座营盘都各不相同！闹得隆科多又惊又疑，既怕皇上看出破绽，又怕允禩和他翻脸。坐也坐不稳，站也站不住，想睡也睡不安，一闭眼就作恶梦。遇上雍正皇上问话，更是支支吾吾，答非所问，连雍正也看出不对来了。

二十七天的国丧期，像冰冻的永定河一样，表面上平坦如镜，底下却湍流滚滚，但它还是平平安安地过去了。朝廷上下人等全都松了一口气，但身为皇帝的雍正却仍然是忧心忡忡。他把方苞留了下来，想让方苞这位“国策顾问”帮他解开心中的迷团。

“朕在想，这次为太后举办的国丧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妥之处。”雍正心事沉重地说，“国丧期间，京城里兴师动众，如临大敌，似乎是煞有介事，但结果却是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。朕反复想想，下边臣子们会不会对朕的这个处置，说长道短，议论讥讽呢？”

“不不不，万岁怎么能这样想呢？皇上是天子，是人主，无论作什么事，也无论是怎么作，都是理所当然的，用不着怕人议论，别人也不敢说闲话，就是假定有人敢说，不管是讥也好，谗也罢，总比出了事让人笑话强得多。皇上如今的不安，怨老臣直言，恐怕是为了那位身居高位的舅舅。”

“方先生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”雍正不明白了。

“万岁，您知道什么是‘妖’吗？”

“唔？方先生，请你说得明白些。”

方苞看看雍正皇帝，见他正等着听自己的看法，便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这次国丧期间，皇上圣躬独断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。谁都能看得出来，防的

并不是舅舅。可是，舅舅却自己觉得皇上是在防他。这就是反常，而反常就是‘妖’。”

只是这轻轻的一句话，却正说到皇上心里。雍正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回想这几天的事情，他竟然越想越怕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才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对，你说的不无道理。这些天，他确实是好像有点魂不守舍。朕也曾问过他，他说是太后薨逝，心里难过，因此就‘恍惚不安’。前朝就曾经出现过鬼神魔镇的事，难道是谁要用这法子害他，想去掉朕的左膀右臂吗？”

“皇上万万不可作如是想。”方苞的口气十分严重，“圣祖在世时，皇太后佟佳氏薨逝，臣正在圣祖身边。佟佳皇太后是隆科多的亲姐姐，他也没有伤心难过到这种程度，何况今日？这些天，他的言语行动简直像个白痴，皇上说他神不守舍，可是，臣倒以为他是‘魂不在位’！”方苞是儒学大师，他自己是从不信那些妖法魔魔之事的。但他也知道，雍正不但尊儒，也还信佛，所以他只能从隆科多的表现上来分析，“一个月前隆科多向皇上回事时，哪句话不是说得头头是道、条理清晰？他的反常，是从太后薨逝的那天夜里开始的。皇上一定还记得，臣曾向皇上提出多设几处灵棚的建议。那天去八爷府传旨的是老太监李德全。他去廉亲王府时，恰巧遇上隆科多从八爷府上出来。宫里刚出了大事，他就巴巴地跑到那里干什么去了？紫禁城的防务是他分管的，他到外边营盘里去到处乱转，为的又是什么？阿哥们的灵棚是我和张廷玉、马齐共同照应的，我们也只是要看看防风遮雨的情况。他先是左一趟右一趟地也在那里转悠，后来又一次没再去过，这又是为什么？皇上，事出蹊跷，不可不防啊！”

雍正简直被方苞的话惊呆了，他痴痴地看着方苞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说他和老八之间……不至于吧……先帝的传位诏书，是他亲口宣布的，他要是想做手脚，当时是最好的机会。如今大局已定，难道他还会再和老八他们勾连？”

方苞此时有点后悔，他已明显地觉得自己说得太多了。可前边的话已经说出，又不容他再停下来：“万岁提出的质问，让臣深感惭愧。也许是我老眼昏花，把隆科多看错了，最好是我看错了。”

雍正从方苞的话里觉察到他的不安，便笑了笑说：“方先生，你不要有所顾忌。我们君臣是在这里谈心嘛，想到什么，就应该大胆地说。不管你今天说得是对是错，朕全都可以担待，绝不会责怪你的。你刚才说得对，有时朕也常想，也许是朕错了，最好是朕错了。可是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说吧，把心里想到的全都说出来。”

“万岁既然如此信得过臣，臣就尽其言吧。方才，万岁说到‘机会’这个词，可自古以来，有多少人因错过了机会而吞吃后悔药的？错过一次机会，而拼向要寻找二次机会的又有多少人？万岁心里最清楚，当初佟家一门，全都是倒太子的‘八爷党’，这里面却偏偏有个隆科多，是忠心事君的。当然，圣祖晚年时，皇子争位，各显其能，朝廷上下，不被卷入纷争的只是少数。情势可以说是扑朔迷离，亦真亦幻，有多少层迷障，多少个连环套，就是神仙也说不清楚。八爷党既然称之为‘党’，并不因皇上得了大统而就不再是‘党’。他们丝萝藤缠，盘根错节，不会因皇上批驳朋党，或者是写一篇‘朋党论’就会瓦解消散的。为了皇上的天下，为了皇上的骨肉不惨遭悲剧，就要下狠心拆散这个‘党’。不这样，皇上顶多做善终皇帝，要想铲除颓风，要想刷新吏治，要想成为一代令主，就全是一句空话！”

方苞这话，说得够多、够透的了，也说得雍正无言可对了。雍正愣了好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。然而，他毕竟是至高无上的皇帝，他也毕竟有自己的打算，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方先生，谢谢您说了这么多忠恳的话，您的心意，朕也完全清楚。但朕也确实有自己的难处啊！人人都说朕心冷，可谁又知道，朕也是人生父母养，朕也撇不开骨肉亲情啊！昔日，朕的兄弟们曾多次对朕下过毒手，朕现在每当想起往事来，就不寒而栗。所以朕自登基的那天起，就牢记圣祖‘不要闹家务’的训教，对兄弟们能保全的尽力保全。朕调开了老九、老十，马上还要再调开十四弟，为的就是要保全他们。今天朕向方先生说句心里话，朕实在不愿让后世子孙骂朕是个无道的昏君哪！说到舅舅，他还是于朕有恩的。朕私下里想，他怎么能陷进是非窝里去呢？所以朕还要再看一段，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方先生，朕这样想，这样做，你觉得行吗？”

方苞被雍正的话感动了，他正要说话，却见太监高无庸在门口一伸头，雍正的脸马上就拉下来了：“是谁在那里窥探？朕和方先生说话时，不准打扰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高无庸跟斗把势地爬进来叩头说：“皇上恕罪，奴才不敢偷听。是这样……隆科多在外面请见主子，奴才让他先候着。可是主子这里一直没说完话，隆科多急了，叫奴才来看看，看方先生是不是已经走了……”

雍正头不是头脸不是脸地说：“你去告诉他，彼此都乏了，有事让他明天递牌子进来再说。”

高无庸刚要走，却被方苞叫住了：“慢，你且等等！万岁，要是皇上身子还能撑得住，见见他又有何妨呢？他是皇上的舅舅，因为臣在这里，皇上就不肯见他，岂不让他多心，臣也担戴不起呀。”

雍正想了一下说：“方先生说得对。高无庸，你去叫隆科多进来吧。告诉他，朕请舅舅立刻进来！”

“扎！”

三十八回 怀鬼胎巧言强作色 放眼望何惜一公爵

雍正皇上的脸说变就变，刚才听说隆科多来了，还气哼哼地说“不见，不见”哪，方苞一劝，马上就换了一副模样，吩咐太监高无庸说：“请舅舅立刻进来！”

隆科多进来刚要行礼，马上就被皇上拦住了：“哎，你是朕的舅舅，万万不可行此大礼，哪有舅舅给外甥磕头的道理呢？朕因为这些天来实在是太累了，所以请方先生留下来，一来是说说闲话，松泛一下精神；二来嘛，也想乘机讨教一点学问。所以就不想叫那些‘请安的’、‘回事的’人来打扰。舅舅你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？来人，看座，赐茶！”

看着隆科多坐下，雍正又说：“这次大丧，真是多亏了舅舅和廷玉你们两人。张廷玉忙着里头的大小事务，还要照管着外头军国大事的处理，朕看他至少瘦了十斤。舅舅更不用说了，内外关防要操心，宗室亲贵要照料，还得和大家一起守灵哭丧，费心、出力、受累的全是你们呀！朕刚刚还和方先

生说，要是舅舅也在这里和咱们一同说说闲话，该多好啊。真真是北京地邪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方苞老先生看着雍正这捣鬼的样子，也不觉笑出声来。隆科多哪知他们二人笑的什么呀，他倒是也想跟着皇上和方先生痛痛快快地笑几声，可是，他能笑得出来吗？谢座谢茶之后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开言了：“皇上，奴才今日请见万岁，确实是有话要对皇上陈述……哎，方先生，您不要回避，只管坐下，我虽然是向皇上奏事，但我说的话却不背您。”

方苞凑着两人逊让的功夫，注意观察了一下隆科多，看到他今天好像重新焕发了生命力似的，一反前些天那萎靡不振、迷离恍惚的样子，身板挺得笔直，底气提得十足，刚才那两句话说得不但流畅，而且反应机敏，丝毫也看不出有一点迟钝或者呆滞。方苞动心了，他想今天这里坐的三个人，全都是在动心眼、玩花招，既然你不让我走，我就索性留下来，听听，看看，看你这出戏到底怎么唱下去。

隆科多说话了：“皇上也许早就看出来，这几天我心神不安，说话作事全部颠三倒四的不成体统。说实话，我确实是心里有事。一来是为太后，我怎么也不能相信，太后虽说身子违和，但也不至于就说走就走呀？头天我去拜见时，老佛爷还好好的，第二天可就见不着了。这可真是人生渺茫，无常不定，就是奴才把头磕出血来，老佛爷也看不到、听不见了。”

我真的是难过，也真的是伤心。二来呢，有些事情我也闹不明白。我是先皇特任的顾命大臣，是皇上御赐的上书房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和京师防务的总管，可是，这些天来，我倒是觉得自己成了个侍卫头目了。东华门、西华门、前门、神武门外驻了那么多的兵，他们是谁调来的，谁节制的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这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太后薨逝的那天，我就给自己的肩头加了担子，就想把紫禁城的防务再布置一下。可我去调兵符时，军机处的人竟然告诉我，说是张廷玉张中堂有令，任何人都不准调用兵符。这事既没有先例，皇上又没有特旨，我真是想不通了。所以在悲恸之外，又多了一层疑虑和恐惧。皇上虽然在人前人后都叫我‘舅舅’，可我并不敢自认是皇上的舅舅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什么场合，我都还是皇上的臣子和奴才，君臣界限是不能让它乱了套的！奴才今日特来请见，就是想和皇上说说这些心里话。如果这些调度全是出自圣意，那就是我做了惹皇上不高兴的事，或者有什么过失，我就要扪心自问，有没有对皇上欠忠欠诚之心；但假如这个处置是出自别人，奴才就该想想，是谁在挑拨离间，是谁要让奴才和皇上生分的？他究竟是出自什么样的险恶居心？奴才以军功出身，是个粗人，本来不该这样胡思乱想的；可奴才也是个直性子人，心里有话，就憋不住想说出来。皇上对奴才这么信任，这样重托，奴才不应该瞒着自己的心事是不是？”

好嘛，隆科多这一通表白，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了。方苞心想，如果抛开别的不谈，只听他这些话，谁能说他心怀异志，谁能说他精神不振，又谁能说他不是位坦荡君子？

雍正耐着性子听完了隆科多的自述，不禁哈哈一笑说：“方先生，你瞧，舅舅像是个粗人吗？只怕他比‘细’人还要更细得多哪！就这么点子事，也值得你想了那么多，可真让朕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朕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从来都是天马行空，独往独来，从来也不需要和别人商量。再说，你我是什么关系？谁又敢在朕的面前说三道四地挑拨离间？你知道，年羹尧是朕的家

奴，满天下的人也都说他是朕第一信任的人。就是这个年某，去年向朕写了一个密折，那上面有这样一句话，说‘隆科多是个极平常的人’。朕立刻就朱批给他，说你把舅舅看错了，他是个真正的社稷之臣，也是朕的功臣，以后，不许你对舅舅胡乱猜疑！这份折子，现在就存在那边大柜子里，你要是有兴趣，朕马上就取出来让你看看。”

坐在一边的方苞说话了：“隆中堂，按道理，你和皇上之间的事我是不该说什么的。我也不是依老卖老，非要在此多嘴多舌，咱们都曾经经历过圣祖皇帝的晚年，有些事，你记得清楚，我也是永生难忘。当初诸王争位，圣祖爷给你下那个‘生死两遗诏’时，我就坐在圣祖身边。今天我旧事重提，就是因为太后薨逝是件非常的事。十四爷当着太后老佛爷的面，不遵圣旨，无理咆哮，才惹得太后气迷痰涌，突然薨逝的。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为防不测之变，皇上才急调五路兵马进来护持大内。这件事除皇上以外，只有我一人知道，连张廷玉都被蒙在鼓里。中堂大人，你要是心里有气，冲着我发好了，可千万不能与其他大臣们生分了。我这话，你能听得进去吗？”

按说，方苞这一席话，大包大揽地承担了责任，台阶铺得够宽了。隆科多但凡有一点自知之明，也应该见好就收，不再说别的了。可他对方老先生的话似乎是听而不闻，还是纠缠不休：“皇上，我才不是心中有怨气，也不敢对皇上生怨，我只是想不通。军机处的兵符勘合，平日里我几乎是每天都要用的，凭张廷玉一句话，就锁起来不让我见了！”

隆科多正因为心里有鬼，所以这话越说越远，越说越露马脚。你心里不明白的事，现在皇上自己认了帐，方先生又从圣祖爷的话说到今天的现实，你就坡下驴不全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死死地纠缠呢？果然，雍正的眉头皱起来了，但他仍是带着笑容说：“舅舅，你和廷玉都是朕身边不可须臾离开的大臣，要相互多体谅嘛！他刚才也要进来请安，是朕挡了驾，说你什么也不要管，什么也不要问，赶快回家去好好地睡上一觉。他累极了的人，一时火气大点，说话时不注意，这也都是人之常情嘛。你还记得当年在承德时，圣祖爷生了气，他不也是拿出‘太子太傅’的身份，让我们哥几个在戒得居跪了一夜吗？那天，天寒地冻，鹅毛大雪还加着穿堂风，把我们冻得浑身上下没了一丝暖意。你想都想不出来，那是什么滋味！可我们知道，他是奉了圣祖之命的，谁也不敢有一句怨言。所以朕今天要劝你一句，凡事取其心而已，不要过于叫真。你是宰相，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嘛！当然，这事过去之后，朕也要找他来说说他。你们无怨无仇的，就不能坐在一块好好谈谈？”

雍正皇帝和方苞这二人，一唱一和，这“思想工作”可也真算做到家了！隆科多今天进宫，其实只是要试试皇上这里的水到底有多深。听皇上把话说到这份上，他不敢再坚持了：“主子教训得很是，奴才今日听了，一肚子的怨气全都随风飘走了。主子放心，奴才抽空一定和廷玉好好谈谈，我们之间也一定能消除误会、和好如初的。主子要没有别的事交代，奴才就告退了。”

看着隆科多一步步地走了出去，雍正看看方苞问：“如何？”

方苞神秘地一笑，也同样问了一句：“如何？”

俩人的这两句“如何”含意完全不同。皇上问的意思是：“你看隆科多像是不忠之臣吗？”而方苞的意思则恰恰相反，他问的是：“你看他的言语行动，像是受了魔魔的人吗？”

雍正点了点头：“看看，再看看吧。”他从案头抽出一份折子来，“先生

请看，这是岳钟麒呈来的奏辩折子。这上边除了说年某人飞扬拔扈，怂恿军士们抢掠民财，滥杀无辜之外，还自请要带领部下的五千人马，横扫青海。还夸下海口，说一定要全歼穷寇。先生，朕还是那句话，你以为如何？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雍正这话虽然是笑着说的，可是，敏感的方苞已经听出了它的重要性。他欠了欠身子恭敬地回答说：“万岁，军事上的事，臣的确不大懂得，是不是问一下十三爷和十四爷更好。”

不过据臣从旁观察，岳钟麒既然有志立功，且放胆让他做去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
果然，雍正一听到“十四爷”，火就上来了：“先生，请别再提允禩。朕就是再没人可问，也不会找他。明天朕就打发他到遵化去，让他在先帝灵寝那里，好好地读书思过，他不去也得去！他在青海经营了五年，也没能打好这一仗，足见其无能！所以朕也懒得去问他，朕倒是问了允祥。据十三弟说，罗布既已溃不成军，散在各地，互相失去联络。我们派五千人去各个击破，倒正是大好时机。允祥劝朕准了岳钟麒的本章，可是，朕见年、岳不和，又怕年羹尧多心，先生以为怎么才好呢？”

方苞一笑说：“万岁不必为此多虑，在岳钟麒的折子上批一句：可仍归年的节制不就行了。这样岳钟麒分享一份功劳，年已得大功，也不能再说些什么。而且据臣估计，此时西疆冰天雪地的，年也未必肯和岳争这个差事。臣现在想的倒是银子的事，连年的兵灾战乱，需要的数字很大呀！臣当为万岁预作绸缪，请皇上也要有所准备。”

雍正听了很是感动，他亲切地对方苞说：“先生，你这把年纪了，还为朕日夜操劳，朕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请先回畅春园休息，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议吧。”

奋威将军岳钟麒自接到皇上批复后，立即率部猛进。他的这些兵丁全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壮汉子，又人人都憋着一口气，所以尽管是在冰天雪地里作战，还是横刀跃马，纵横千里如入无人之境。只用了半个月时间，就把罗布藏丹增残部全部消灭，还生擒了罗布的妻女和“十大天王”。罗布化装逃逸，却只剩下十三骑，已不足为患了。一场关乎雍正新朝命运的西疆大战至此以全胜告终。捷报呈上，雍正欣喜若狂，昂首向天高呼：“圣祖啊，儿子托您护佑，替您报了大仇，也总算不负您在天之灵了！”

年岳报捷的兵报到来之时，已是阳光明媚的三月。人们脱掉厚重的棉衣，换上春装，显得分外清爽。这天雍正皇上召集大臣进宫，共同商议大战结束的善后事宜。人要是来了精神，心情也就格外地好，皇上先发话说：“今日能在此庆祝胜利，上赖圣祖英灵，下仗将士用命，各位也都为胜利出了力。所以今天大家都可以随便一些，不要拘礼，想到什么只管大胆地说出来。集思广议，把这事办得全始全终。”

允禩是总理王大臣，每遇大事，也都是他先发言的。太后薨逝时他们计议之事虽然没有办成，可也没留下任何把柄，所以允禩如今仍然是神采奕奕，说出话来条理清晰。他见众人都拿眼看他，也就当仁不让地先说话了：“万岁，今日命臣等商议祝捷之事，倒让臣想起了当年。想当初西疆兵败噩耗传来时，先帝也是在这里召见了群臣的，他老人家容颜惨淡，眼睛直盯盯地向西瞅着，好像是要把这宫，这墙，这万里云山都看穿似的。至今臣弟一想起那情景来，就不觉潸然欲涕。”说着，说着，允禩的眼泪下来了。

雍正皇帝也深有同感地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！朕这几天来总是在想，今日先帝若在，老人家不定多高兴哪！”

“所以，”允禩见皇上住了口才又接着说，“臣弟以为，应该叫翰林院的人，好好地写一篇祭文祭告先帝才是正理。”

众人纷纷点头称是，心里也都在说：这还用得着多说吗？他们刚刚这样想，听允禩又说话了：“这一仗打得干脆，胜得利落，自年羹尧以下的二十万军兵，吃了苦，受了累，他们都是社稷之功臣！臣想，朝廷应该派一位上书房大臣，或者亲王贝勒立即到前线去劳军，好好地宣扬一下皇上奖励功臣的恩意。至于年羹尧当然更应褒奖，究竟该怎么作，还请万岁圣裁。”

雍正不想说派人到前线劳军的事，他回过头来问马齐：“八弟虽然也管过理藩院，可先朝元老中就数你管礼部的时间最长。今天在座的都不大熟悉典章制度，你们看对年羹尧怎样赏功才最合适呢？”

马齐首先回答：“皇上，臣以为，年之大功可与当年施琅海战之功媲美，也应援例封他为一等伯爵。”

隆科多也说：“爵以赏功，职以任能。奴才认为，年某不但功高，而且有办大事之能力。奴才等已经老迈，廷玉一个人在上书房里也忙不过来，不如调年某到上书房来参赞机枢，把几位老臣替下来，岂不是两全齐美？”

雍正听出来隆科多的话外之音，想起前几天他进宫求见时的谈话，便微微一笑说：“老有所用嘛。隆科多，你不要只想自己的那点事情。年羹尧统率大军，营务上的事就够他忙的了，且不要再说调他职务的事。方才马齐说晋升他为一等伯爵，朕觉得似乎是低了一些。正如八弟所言，年羹尧是为圣祖爷报了仇，出了气，慰藉了圣祖在天之灵。所以朕以为，就是封他个异姓王位也不算过分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。马齐刚要站起来说话，雍正却把他拦住了：“别忙，你听朕把话说完嘛。自汉以来，就有‘非刘不得为王’的旧例，而且凡是异姓之王，也大多没有好下场，封年羹尧作异姓王大概也未必是件好事。再说，一旦开了这个先例，后世子孙们也不好办事。这样吧，朕看就封他一个公爵好了，一等公，如何？”

几位大臣一听这话全部不言声了。康熙爷在世时，为国家立了战功的人很多，也出了不少名将。图海、周培公、飞扬古、施琅，他们哪一个也比年某的功劳更大，可最多才封了侯爵。年羹尧不过才打了一次胜仗，平了青海一省之乱，杀敌也不过十万，比起图海等人差远了，可是一下子就封为公爵，而且还是“一等公”，这也未免太过分了些，可他们抬头看看皇上的脸色，又听他已经把话说绝，谁还敢再说别的呢？

三十九回 赏军将王爷受责难 失爵位女色堪自得

为庆祝新疆大捷，雍正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封赏功臣的事。他自己先就提出，应该给年羹尧晋升“一等公”。虽然这个提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，但皇上既然说了，也许就有他的想法，他的道理，大臣们似乎不便多说些什么。可是，老相国马齐实在有点憋不住了：“圣上，年羹尧既然封了一等公，岳钟麒身为年的副将，最少也得封个二等公吧？”

雍正对马齐的话不置可否，却回过头来问：“廷玉，你认为这样行吗？”

张廷玉是个聪明人，他没有明确回答，却顾左右而言他：“万岁，臣现在正想的是另外一件事。刚才说到劳军，要劳军就得用银子。就按一人赏银二十两来计算，年、岳两部，加上几个省份包围青海调用的部队，总数恐怕不少于五百万两；战士家属要赏；运粮运草的民夫要赏；各省督办粮饷的官员们也要赏。这样粗略地一算，总数没有八百万两是不够分的。”他略一停顿又说，“青海全省遭逢这样的劫难，复苏民生，安抚官吏，至少也得用三百万两银子；春荒将到，苏北、河南、甘肃等地还要赈灾，臣没有细算，大概也少不了。只是这些，恐怕把北京附近几个银库全都搬走也不够。万一再有什么别的用银子处，朝廷可就要打饥荒了。”

今天议的是劳军和封赏的事，也是件让大家高兴的事。可张廷玉这么一说，简直如一瓢冷水兜头泼下，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浑身冰凉。雍正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看了看允祥问：“户部现存的银子到底还有多少？”

允祥面带忧郁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户部存银共有三千七百万，按廷玉的算法，拿出来劳军还是够用的。”

允禩早已盘算好了，他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咳，廷玉，你可真是扫兴，前方打了这么大的胜仗，化几个钱又有什么要紧？按道理，怎么化都不算过分！小户人家办喜事，还要破费几个呢，何况我们是天朝大国，更何况这是举国共庆，万民同欢的大事，怎么能没有一点化销呢？依我看，就是化它个一千三百万也不算多！”

在座的人都没有马上说话，允禩的意思他们都懂，谁又不想把气氛闹得红火热烈点，既为朝廷争光，也安抚了万民百姓和从征军士？可钱是那么好来的吗？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，满打满算才攒下了五千万两银子，后来又全被官员们借走了，到老人家去世时，全国银库加在一起，剩下的还不足七百万两！雍正接位前后，为清理亏空化了多大的精力啊。朝廷上下，又抄家，又抓人，逼得很多官员走投无路，投河上吊的都有，才算又积了这三千多万。八爷一下子就要化去一千三，谁不心疼，谁不要掂算一下它的分量？于是就有人说，兵士们就不能少发一些？发十两、十五两，不就可以省点吗？还有人说，不如号召在京的王公贝勒们捐钱，他们腰里都存着不少，一人捐个千儿八百的，合起来就是个大数目。但这个意见马上就遭到众人的反对，说催还国债已经闹得人心不安，个个叫苦了，你再让捐，骂娘的人还不要骂翻了天？众人争来争去，各执一词，纷纷议论，却也都拿不出什么好主意。

雍正听着，想着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好了，好了，都别再争了。廷玉呀，你可真能给朕出难题。这样吧，内务府里还有点存钱，要省，就从朕自己身上开始，先拿出二百万来。但是兵士们该分的却不能再少了。说是一人二十两，可从上到下，一级级地分下去，也一级级地揩油，到兵士们手中，恐怕连五两也保不住了。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地打仗，朝廷不能亏待了。”

允禩听皇上这么一说，就更有理了：“是啊，是啊，皇上说得对极了。别说是发给军士的了，就是慰问军士家属，抚恤阵亡将士，也有层层克扣的门道，所以我才说一千三百万是一定不能少的。再这样斤斤计较，不但让承办的人为难，也失了朝廷的体统和脸面。”

雍正打断了他的絮叨：“不要多说了，就这样定下来吧。今天不议财政，你们都说说，让谁去西宁劳军？”

允禩正等着皇上这句话哪！他连忙站起来躬身说道：“皇上，劳军的事

可不同一般，去的人官职不能太小，最小也得是位王爷。要不，怎么显出皇上的重视呢？臣看，十三弟或十四弟都行。再不，臣弟宁愿跑这趟腿。我还没有干过军务，也不知道前线究竟是什么样，人们嘴边常说的‘沙场’又是怎么回事。”

雍正看老八这样会作戏，倒忍不住笑了：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别再多说了，你们几个谁也不能去，允禩更是不行！”雍正的口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厉，“母后病重期间，他在病榻前与朕咆哮争吵，母后亡故，他是难辞其咎的！朕已告诉廷玉，下旨削去了允是的王位，所以今天的会议才没有叫他。允禩，下朝以后，你替朕看看他，劝他消消火气，在遵化规规矩矩地读书守灵。他如果再不奉诏，朕就圈禁他！”

允禩傻眼了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直打哆嗦，可是一句反抗的话也不敢说。过了好大一会，才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是，臣……遵旨。”

雍正向下边看了一眼，见允禩如此模样，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兴奋之情。心想，你等着，朕马上就要说到你了。他提高了声音说：“至于要大军全部移防关内，朕以为大可不必。罗布虽遭惨败，但毕竟还没有就擒嘛，还要提防着点才是。劳军之事，朕已想好，就让弘历去好了，他已是亲王了，也应该让他长些见识。就让他带上图里琛和刘墨林两人，到军中宣旨，命今年羹尧率领三千兵士，带上战俘，在五月到京，在午门行献俘礼。银子的事，凡该化的，一个子儿也不能省；不该化的一个子儿也不能用。允祥，你要把这件事统管起来。政务上的事，由张廷玉总管。”说着，说着，他的脸色突然一沉，“老八，旗务整顿是朕交给你来办的差使，可是，朕竟然不知你每天都干什么去了！看看咱们的这些旗人子弟吧，他们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可干的又是什么？养鸟、斗鸡、吃茶、下馆子、领钱粮、生孩子，个个都是全套把式！你要叫他们办差，又个个不是糊涂虫，就是没用的废物。‘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。’你知道这个道理吗？这样什么事都不能干，不会干，还又玩物丧志，不求进取，一味地装懒耍赖，一味地寻衅闹事，再这样下去，祖宗传下来的这花团锦簇的江山，就要败坏在他们手里了！八弟呀，到那时，你怎样面对满人兄弟和百官群臣，又怎样面对朕躬，面对祖宗？今天朕与你把话说清楚，你的差使就这么一条：管好旗务，约束好兄弟和宗室子弟，能把他们管好，朕就记你大功一件。”

雍正这样长篇大论地训斥人，大家还真不多见。不但全都支起耳朵来听着，而且全都心惊胆颤。几个月来，先是发了允禔我和允禔，接着又剥夺了允禩的王爵，今天又当着大家的面，训斥允禩，说他“整顿旗务不力”，问他“干什么去了？”这情景连张廷玉也不禁心中一紧：啊，现在该轮着老八倒霉了。此时的允禩心里的滋味可真的是恨、悔、怒、悲、苦五味俱全！他看着皇上一边悠然地来回走着，一边咬牙切齿地训着他，真狠不得上前一脚把这个四哥踢死。可是，他敢吗？他不但没有一丝的抗拒表示，还得赶快站起身来，躬身垂首，老老实实地听着。一直等到雍正发作完了，他才勉强咽了口唾沫，陪着笑脸说：“万岁教训得很对。其实，自从圣祖爷三次亲征准葛尔以来，满军旗人已经见不得真仗，打仗时也远远不如汉军旗营的兵了。这件事，臣没少费力，也没少想主意。开办了宗学，让他们到那里去读书，有了差使尽可能地安排他们。可朝廷里没有那么多的缺，忙的没有闲的多，总不能把他们都赶到乡下去种地吧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雍正阴沉着脸一口顶了回去，“汉人能种地，为什么旗

人就种不了？你这话倒给朕提了醒儿，京畿四周的几个县份里，有的是荒地。你叫上宗人府和内务府的人商量商量，凡是没有差使可办的旗人，全都下乡种地去。限定他们，每人要开五亩荒，这不比他们坐在茶馆里吹牛强？好，就是这样办！”他忽然又变了一副脸，亲切地走到允禩面前，拍着他的肩头说，“八弟呀，你是懂得朕的心，也知道咱们满人的难处的。想当年，八旗子弟纵横中原，所向披靡，一以当百，百以胜万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？可是，你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？朕能不心疼，能不着急吗？朕叫他们去开荒种田，不是图的几两银子几个小钱，朕是怕他们毁了、烂了、堕落了啊！八弟，你了解朕，知道朕，朕脾

四十回 换门庭改归三爷党 遇鬼魅惊破帝王心

奉旨前来探问允禩的老八，见到了那个叫做乔引娣的女孩子。她清秀美丽的容貌，聪明伶俐的举止，身世不明的过去，尤其她对十四弟的忠贞不渝，都给老八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他当然能够看出允禩眼下的心情，是不解，是无奈，是愤怒，甚至可以说是抗议！也别看他当着八哥的面，就亲吻那个小女子乔引娣，摆出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可他的心里不定多难过呢！作为允禩的哥哥，作为曾和允禩共商大计的，生死与共的兄弟，眼见得老九、老十纷纷遭到贬放，如今又轮到了允禩，而且种种迹象表明，下一个横遭惨祸的必定是自己，允禩心里的伤心，可以说已达到了顶点。但允禩可不是那种任人摆弄，任人欺侮的窝囊废，更不是那种得过且过，只图眼下心安的庸人。在来十四爷府的路上，他就仔细地想过，朝中能办这差使的人很多，可是雍正为什么要派他来“劝说”允禩。是信托？是争取？是考察？还是皇上正在酝酿着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？想来想去，他觉得都是，也都不是。

“引娣姑娘，你能这样地对待十四爷，让十四爷高兴，也让十四爷满意，我也可以放心了。”允禩在选择着措词说，“我来时还在想，十四爷就要到遵化去了，身边没个可靠的人可怎么好呢？今天见到了你，这条心总算能放得下来了。你有福啊，十四爷绝不会亏待你的，你们可以好好地过小日子了。”

允禩听八哥这么一说，突然升起一股无名火来。他“哗”地一声抖开了檀香木的折扇来，又顺势歪坐在椅子中摇着身子傲慢地说：“什么，什么？叫我去遵化？我还没有接到皇上的诏旨呢！八哥，你不会是来替雍正作说客的吧？”

允禩脸一沉对乔引娣说：“你先出去，也告诉外边的人，叫他们都站远点。不叫你们，谁也不准进来！”

乔引娣还没见过这等世面呢。她胆怯地看了一眼允禩，见他仍是一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样子，只好悄没声响地走了出去。她刚一出门，允禩就走近允禩身边，眼睛里似乎闪着幽幽的暗光，嘴角上带着阴冷的笑意，直盯盯地瞧着这位小弟弟。允禩被他看得有些发毛，正摇着的大扇子不摇了，正笑着的脸上也显出了恐惧：“八哥……你……你这是……”

“你不肯奉诏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愿去遵化。这哪里是守灵，分明是圈禁！”

“就算是圈禁吧。你奉不奉诏？”

允禩哪怕这一套，他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不奉诏！我不奉诏！”

“皇上要是派乾清门的侍卫们拿你问罪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哼，让他们来好了。那样全天下的人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雍正是怎样对待他的亲兄弟了。”

“你九哥和十哥难道就不是他的兄弟？我就不是他的兄弟？大哥和二哥不是他的亲哥哥？”

允禩冷笑一声：“你们和我不一样，我和他是一母同胞！我告诉你，不管谁来，我就是两个字：不去！叫他派人来杀掉我好了。杀了我，他心里就安宁了，杀了我，天下百姓也就可以知道，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！”

允禩盯着老十四看了又看，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：“十四弟，你是好样的，你也确实是个强筋！可是，我要说你一句，你不是个明白人，你不够斤两，也不能算个人物！”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，“你觉得自己一死，就可让天下的人都站起来和皇上对着干吗？你以为，可用一死换来天下太平吗？我的好兄弟，你错了，完完全全地错了！你现在抗命不从，让他杀了你，可他要是不杀你呢？就是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把你一刀杀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眼下是会有人说你‘可怜’，可要不了多少年，当人们忘掉今日之事，读着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你‘可笑’，说你是个任凭杀头也不敢和他对着干的废物！真是到了那一天、真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情况，也许不仅是你，连我也难逃覆灭的命运。那时我们就畅怀大笑来面对死亡，可是，现在还没到那一步。你万万不要去想到死，更万万不可消磨了自己的志气！”

允禩看着这位至死也不肯低头的八哥，心事沉重地说：“八哥呀，我何尝不想东山再起？我又何尝不想今天就把他拉下马来？可是，天意难违呀！年羹尧已经打了胜仗，雍正的朝局已经稳如泰山。他今天给年某加官，明日又给他晋爵，年某人还肯再听我们的摆布？隆科多还会再有用处？你我兄弟被拆得七零八散，从前围着我们屁股后边转悠的那些势利小人们，又一个个全都是些王八蛋，他们还能再听你我的招呼？事到如今，我们的力量在哪儿？我们的地盘又在哪儿？我们可以指望的又是谁？八哥呀，这局面，你不认能行吗？”

允禩的眼里闪烁着贼样的光芒，他用轻微但又清晰的声音说：“我们还有人！这个人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弘时！”

“三阿哥？”

“对，就是他！从今以后，你，我，老九允禔，老十允禛我，都再也不是什么‘八爷党’，再也不是什么‘阿哥党’。那个‘党’已经不存在了，消失了，全完了，今后我们都是‘三爷党’！记住，这是新一轮的‘党争’，新一轮的兄弟争位。弘时和弘历这二位爷，一个‘宝亲王’，一个‘恭贝勒’，都在磨刀霍霍，都在眼盯盯地瞅着那张龙椅哪！可他们有他们的争法，我们又有我们的打算，车走车路，马走马路，各不相扰。放着这现成的机会不用，那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蛋呢！”

允禩“噌”地从椅子上跳起：“好，八哥的意思我明白了。现在我们不能给弘时这小子添乱，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要准备咬紧牙根吃点苦。到能够播云种雨的时候，就由不得雍正，由不得宝亲王，也由不得弘时阿哥了。”

允禩终于做通了十四弟的“工作”，他昂首向天，双手合十，高叫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

十四弟，响鼓何需重槌。就这样吧，我还要回去给‘雍正爷’交旨呢。你明天去向他辞行吧，后天他要到河南去，你想见也见不着了。”

“那，我就和你一起走。”允禩一边说又一边大声地叫着，“引娣，快来给爷侍候袍褂，爷要跟八爷进宫去，你也准备一下，和爷一同去。”

老八说：“十四弟，你急的什么？我先去回话，看看咱们的皇上还有什么旨意。再说咱们一齐走，不是也太惹眼了吗？”

“不一道走，我也就不是‘八爷党’的人了。你不是说，车走车路，马走马路，谁又碍着谁了？十七姑病了，我又要去遵化，说不定就没有机会再见她了。我得进去瞧瞧她，顺便把引娣也带进去让她见见，她不也可以放心了。”

允禩和允禩双双进宫，走的却不是一条路。允禩带着引娣来到十七皇姑住的斋戒宫偏殿时，一眼就看出十七姑确实病得不轻。她满面潮红，气喘吁吁地半躺在大迎枕上，眼睛微闭，不时地发出“咳咳”的声音，却一口痰也咳不出来。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前胸衣襟，憋得在炕上不时地翻身，时而痉挛，时而又痛苦的抽搐着。只是在稍微清醒的时候，才发出一阵风箱似的喘息和呻吟。她的一个贴身宫女看见十四爷茫然无主地站在那里，便趴到耳边说了一句：“老格格，十四爷给您请安来了。您只管躺着别动，奴婢请他过来。”

“啊……是允禩吗……你……过来，到姑姑身边来……”

看着平日里明快爽捷的老皇姑竟然病成了这样，允禩早已泪水遮住了双眼。他紧走几步，来到十七姑病榻前打下干去，哽咽着说：“侄儿允禩……给老姑奶奶请安了！这才几日不见您老，您就病到了这份上，叫侄儿心里头……”

十七姑紧紧地盯着允禩看了半天，竟然咳出一口痰来。她的身子尽管还十分虚弱，但那自幼生成的火爆性子却丝毫未变。只听她勉强笑笑说：“佛祖还没有收留我，你倒先来给我哭丧了吗？还不快把你那猫尿收了，我有话对你说呢。”

允禩向前移了两步，在病榻前躬身说道：“姑姑的病不要紧的，您只需放宽心静养些时，就会大安的。您老有话只管说，有什么事要侄儿办的，也只管交代。”

十七皇姑眨了一下眼睛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让人觉得她在年轻时，一定非常美丽，鲜艳夺目。她喘息了一下说：“我的病自己心里有数，我是真的不行了。算起来，咱们爱新觉罗氏的格格，从太祖爷起，活过五十岁的只有两个。我的寿数最长，今年已是六十三了，我知足了。趁着姑姑还有这口气，我想劝劝你，你可能听得进去？”

“姑姑，您说吧，侄儿听着哪。”

“我是个女人，本来不该管你们外面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。有句老话说，‘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’，不知这话你听到过没有？我劝你一句：过去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，不要总是绞不断、撕不烂的。后世的人会笑话你，汉人更会笑话你，人家会说，瞧这哥俩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呢？罢了，罢了，别再跟你四哥过不去了，他也有他的难处，他的苦处。说到底，他还是你的亲哥哥，他也不是个坏人。好侄儿，你能明白姑姑的这番心意吗？”

允禩怎么也想不到，十七姑一下子就把话说到这份上，他惊得浑身一颤，忙说：“十七姑您何不安心静养呢？我和皇上之间没有什么事，再说，君臣分际，我也不敢对皇上有什么过不去的。”

“算了吧，别骗我了。”十七姑拍着允禩的后脑勺笑笑说：“人都说，女人头发长，可你们男人的辫子就短吗？我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哪个猢猻上哪棵树，姑姑全部知道。在你们这一大群侄子里，我最疼的就是你和老十三。你们小的时候，我就看着你们在御花园里偷梨、摘石榴。如今看着你们生分了，姑姑心疼啊，可是，平日里我又不能说，不敢说。如今我的大限到了，再不说就永远说不成了。你扳着手指头算算，敢在你四哥面前说句硬气话的，除了我还有别人吗？我一走，你们再闹下去，谁能替你讨情，谁又能哄你、劝你、说你、骂你？”老皇姑说着，豆大的泪珠滚滚落下。

允禩也是泪如雨下：“姑姑，您把心放宽些，别老是想那些没用的闲事，您的寿数还长呢，哪能说去就去了。”

十七姑正要答话，却听外头一阵脚步声响，雍正皇帝已经走了进来。他是怕惊动了老姑，才不让太监们通报的。允禩见他悄步走来，连忙跪了下去：“罪臣允禩叩见皇上。”

雍正说了声：“自己兄弟，不必多礼，起来吧。”说着就走近十七姑病榻前，轻声说，“十七姑，您现在觉得怎样，是不是好了点？”

十七姑喘息不定地说：“除了老大、老二，该见的全都过来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先帝爷在时，待我也总比别的和硕公主更好。有时，我捣着他的额头数落他，他也只是笑笑，从来也不肯疾言厉色的训斥我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姑姑想了，论国法，我这身份，一文不值。

可我是个女人，是个老寡妇，平日里就没少在你们面前说三道四的。皇上，你生我的气吗？”

雍正含泪笑道：“姑姑说到哪里去了。在外人的眼睛里，当皇帝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怎样就怎样，其实皇帝的心里也苦着哪。就是有一肚子话，也不能随便说！我告诉姑姑一个消息，您上次进宫在太后身边说的话，我都办成了。您的儿子平平安安，不久就要回来了；那个哈庆生已经死了，朕的四格格也用不着受苦了。可就这么点子事，当时，朕也不敢在母后那里对您说句硬气话。您看，当皇帝难也不难？所以要说不邻不靠，六亲不认，当皇帝的是头一个。您好好养病，咱们娘俩说话的时候还长着哪！”

十七姑剧烈的咳了一阵，对殿里的人说：“你们都先出去！”她艰难地转过身来说：“皇上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，也许你听不进去，可是，我还是要说。皇上的心我是知道的，你脸上虽冷，但心里头热，精明强干，善恶分明，做起事来从不拖泥带水，这是你的长处。

可你也有不足，你太清了，清得过了头，你自己知道吗？”

“十七姑……”

“你不要抢话头，且听我说。你当皇帝，不贪色，不吃酒，宁肯勒啃自己，也不乱用一文钱。你的节俭，你日夜办事的勤奋，就是先帝也比不上你。人有一善你不忘；但人有一过，你也不忘，这就不好了。先帝比你最大的长处，就是要下边办事的人，又怕、又敬、又爱，而又离不开他。这一条，你得好好学着点。”

雍正听了这话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他真想向这位老姑姑吐一吐自己的心事，他多想说说，不是我不肯放过他们，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让我有什么办

法？可是，皇帝的尊严和骄傲又不允许他这样做。想了想他说：“姑姑，您的话，我都记下了。您安心地养着吧，我这就和十四弟一齐去看看大哥和二哥，也替您问候他们。有什么话，等您身子大安了，咱们再细说吧。”

雍正拉着允禩就往外走，却迎头碰上了站在门前的乔引娣。那甜净俏丽的脸庞和动人的眼睛，那朴实无华、羞而不怯、略带野性的神气，好像一个十分熟悉的人又复活了，还正站在自己的面前。吓得他如遇鬼魅，如遭雷击一样，踉踉跄跄地倒退了两步，僵立在地上，脸色也突然变得惊恐和可怕。

引娣见皇上这样死盯着地看着自己，心里也好像有头小鹿在撞着她一样。她羞红了脸，羞红了眼睛，羞得简直想钻到地底下去。她在心里暗骂一声，这个皇帝怎么这样不正经？

允禩也发现了皇上的反常，忙问：“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过了好久，雍正才镇定下来说：“哦，没什么，朕的头有点发晕，现在已经好了。咱们走吧。”

在路上，雍正似乎是心不在焉地问：“她是你房里的丫头？”

允禩吃了一惊，他真怕皇上会当面提出把引娣要走，便说：“她是个苦命人，老家是山西代县的。她曾被当作诺敏一案的证人，带到了北京，现在已是无家可归了。我从新疆回来的路上救了她一命，把她留在府里。她一心要报恩，我也离不开她，就索性给她开了脸，收她在身边了。”

“哦，她怎么会是山西人呢……”皇上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允禩听着皇上这没头没脑的话，也不禁呆在那里了……

四十一回 遭圈禁一疯一痴呆 游御园两人两条心

废太子允初居住的咸安宫，座落在紫禁城的东北角，这是一座十分偏僻和荒凉的地方，也是一个被人遗忘了的角落。这里当然也有高高的宫墙，也是用黄色琉璃瓦覆盖着。但是由于年久失修，又没人管理打扫，以致那琉璃瓦盖的缝隙间，长满了茸茸的竹节草。宫墙上的红颜色也成大片地剥落了，墙根下长了半人多高的蒿草，也没有人来清理。就连宫门上那满汉合璧的“咸安宫”匾额，也因为多年不曾装修，漆片都差不多掉光了，连字迹都难以看得清楚。所以此刻从外面看上去，简直像个废弃了多年的古庙。冷清、荒漠，又带着阴森森、潮呼呼的肃杀之气，令人恐怖，也令人伤感。

几个白发苍苍的老太监守候在门前，也许这里平常少有人来，更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情，他们一个个都显得神情疲惫，无精打彩。远处突然传来的脚步声响，把他们从昏沉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，抬头一看，啊！原来皇上和十四爷已经来到面前。慌得他们连忙跪倒在地磕头。一个看来似乎是领头的老太监，用他那露风的公鸭嗓子说：“奴才们给万岁爷和十四爷请安了。”

雍正皇上不屑地看了几个七死八活的老太监一眼，轻声吩咐：“把宫门打开。”

“扎！”人虽老，声音却还清晰宏亮。

锁闭得紧紧的宫门，在一片“吱吱呀呀”声中，被老太监们用力推开，惊得里面的人个个神情紧张，不知所措。这扇门，从康熙五十一年到今天，还是第一次被人打开。在此之前的整整十二年里，冬送柴炭，夏送冰水，平

日里也偶然传递一些蔬菜米面什么的，但那却只能开一条缝，像今天这样哗然洞开，还从未有过。所以里面的人，不管是老迈的太监，还是跟着允弼在此受苦的废黜嫔妃，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更没有想到皇上会亲临这里，吓得他们惊惶地面面相觑，连跪下叩头请安都忘记了。

废太子允弼此刻正在房子里写字，听见外面有动静，隔窗向外一看，来的竟是皇上和十四爷，惊得他脸色苍白，浑身颤抖，连毛笔都掉在了地上。他急忙艰难地站起身来，颤巍巍地来到门口跪下行礼：“罪臣允弼……恭叩万岁金安！”可他伏下去的身子，却再也直不起来了。

雍正连忙上前一步，用了好大的力气，才把他架了起来：“二哥，你身子不好，就不要行这样的大礼了嘛。来，我搀着你进去。”雍正拉着允弼的手，一步步地走向屋内。他觉得二哥的手，是那样凉，凉得好像刚从冰水里泡过似的。他的手，不，他的全身都好像正在发抖，激得雍正身上也是一阵透骨的寒意。来到屋里后，他说：“来来来，二哥，你在这里坐好了，我们好好地说话。”

允禩从进到这咸安宫里，就在十分惊愕地打量着这位二哥，这位当了四十年太子的，两立两废的“天之骄子”。大热的天，他仍然穿着一身丝棉绸袍，一双半旧的鞋子里套着白布袜子。他那死灰一样的脸色中，他那痴呆而又麻木了的神情里，显露出内心的阵阵隐痛和不安。允禩和二哥为争夺皇位整整斗了几十年，为掀掉这位哥哥，允禩不知用了多少力气，费了多少心血，做了多少手脚。如今，允禩再一次看到二哥时，见他竟然变成了这等模样，也不由得心里难过。想当初二哥当着太子时，头上金冠，项下东珠，那是何等的潇洒风流，何等的英俊倜傥；一人之下，万万之上，又是何等的威风，何等的气势！可父皇一纸诏书颁下，他就被囚在了这个冷得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而且一囚就是十二年！看着他因害怕和寒冷而张惶顾盼，手足无措的样子；看着他一见到皇上就变得恐惧不安，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似的，扭动着枯瘦如柴的身子，羞怯地看着周围的样子，允禩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怜悯和同情。从他的身上，哪还能看到一丝正常人的神态？说话，胆怯犹豫；见人，唯唯诺诺。这哪是当年的二哥，分明是一个被打断了脊梁骨的废人！再回过头来看看坐在那里泰然自若的皇上，他的心中不禁反复自问：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唉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我们……这是何苦呢……”

“允禩……允禩！你怎么了？朕在叫你哪！”

“啊？皇上……”沉思中的允禩刚才没有听见皇上的叫声，此刻突然回过神来，张慌无措地回答着。

“允禩，今天咱们行个家礼，你代朕向二哥请个安吧。”

允禩痛快地答应一声，正要上前打千行礼，却被允弼慌乱地拦住了，他结结巴巴，又口齿不清地说：“这……这断断不可！皇上你……你要折杀罪臣吗？”

“哎，往日之事，不要再提了。”雍正看着门外那灰暗的天空，一边选择着词句一边说：“虽说你囚禁在这里，可是朕却一直在惦记着你哪！王法是王法，人情归人情。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步，你总还是朕的二哥嘛。”

允弼在小凳子上欠身一躬说道：“皇上，若论起我的罪过，早就该下十八层地狱了。如今得承皇上雨露恩泽，才能苟活荣养，我心愿已足。只求佛天保佑皇上龙体康泰，这就是天下万民之福，也是罪臣允弼之福了。”

雍正接过话头说：“朕早就想进来看看你的，可是，事关国家体制，也由不得朕。朕常常让人给你送些东西来，又不让他们说是朕送的，为的就是不让你给朕行君臣大礼，也不让你给朕‘谢恩’。朕的这一点苦心，想来，二哥是能够体谅的。”

听见这话，允初吃了一惊，他抬头一看，却又与皇上的眼睛碰到了一起，吓得他慌忙又低下头去。眼前的这位皇上，当初曾经在自己的手下当差，他和十三弟允祥，也都是出了名的“太子党”人，每天都要向自己行君臣大礼。可，曾几何时，斗柄倒转，乾坤易位，四弟当了皇上，而自己却成了他的阶下囚！虽然这事是圣祖皇上定下来的，但人世间事事颠倒迷离，如梦如幻，又如电光石火，过眼烟云，谁能料得？他沉思了一会说：“皇上对我如此施恩，令我难以报答。想允初乃是罪臣，又如何敢当？罪臣这些年来，潜心于佛学，倒是颇有所得。知道当今皇上乃是大罗汉金身转世，为普救众生才来到人间的。所以恭敬地抄写了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和《金刚经》这三部经书，为皇上增福添寿。”说着起身，哆嗦着走到大柜旁，取下几部厚厚的经卷来。

允初见二哥步履沉重，行动迟缓的样子，心有不忍，连忙走上前去，帮他捧到书案上放下。雍正打开一看，竟然呆住了。这一色的钟王蝇头小楷，从头到尾，没有一笔随意书写，也没有一笔不是端重肃穆，有些惊世名句旁边，还有刺血圈点的痕迹。为敬我佛而抄经的事，雍正见得多了，可是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严肃、这样虔诚的抄经人！

允初看见雍正高兴，便指着那边的大柜子说：“皇上请看，那几个柜里都是我抄的经卷，不过只有这三本抄得最好。往后，我一定要加倍努力，再给皇上多抄几部，为皇上祈福。”

雍正觉得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了眼泪。他镇定了一下说：“二哥今年是五十二岁了吧？你囚在这里已经十二年了，这不是个常法。朕想了好久了，要给你挪挪地方。这样吧，你原来在通州置办的花园，现在还给你好了。这宫里太阴沉了，你到那里总可以松泛一下身子嘛。不过，朕不敢放你，怕违背了先帝的遗愿，别人问起来，朕也说不清楚。你到那里后，朕还给你一个亲王的名义，你呢，只要不与外人来往，就算体谅了朕的心了。”

这么好的事，允初却从未敢想过。他如见蛇蝎，两手乱摇着说：“万岁，这……这，罪臣没福承受万岁的赏赐……就……还是这样吧，这样最好！”

雍正已经站起身来了：“别再说了，二哥，朕马上就有旨意给你。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也叫他们报到朕那里，朕一定会让你满足的。哎？这里的太监们待你还好吗？有什么委屈，你只管对朕说。”

“罪臣恭谢皇上天高地厚之恩。在这里服侍的人都很规矩，他们都知道皇上的圣意，不敢亏了罪臣。请皇上放心。”

雍正对允初使了个眼色，两人一起走向门外。允初和几个在咸安宫侍候的太监一起跪下，高呼：“恭送万岁爷！”

呼叫声虽不高亢，却是十分响亮。这叫声传到一墙之隔的上驷院中，传到正在院内疯跑着的大阿哥允禔耳边，只听一声撕裂人心的喊叫，又从墙头传了回来：“什么？皇上来了？皇上，皇上……你快来呀，来让我瞧瞧你是什么模样……哈哈。你是皇上，我是院主，你是一国之君，我是一院之主。咱们俩合到一起就是君主，就是君王……啊，哈哈哈哈……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词，一个人嘛……你快点来呀，你能出来，你能到这里来见我，可我却出

不去呀，我见不到你，这可怎么办呢……啊！嗒嗒嗒嗒，呜呜呜呜……”

声音似乎是渐渐远去了。允禩的心里一阵颤抖，他知道那边关着的大阿哥，也曾为争夺皇位而绞尽了脑汁。不过，他既不是太子党，也不是阿哥党。他自成一派，仗恃的是自己是老大，只要挤垮了太子，他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承继皇位，但是他太无能，也太卑鄙了。他用的办法是行妖法以魇镇太子，所以一旦被揭穿，就立即被父皇圈禁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允禩已经在里边呆了十五年，而且已经变成了疯子！如今听到允禩这惊心动魄地叫喊声，允禩突然想起，今天皇上要我跟着他到这个鬼地方来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让我看看允禩和允禩的现状，要提醒我注意，如果不去遵化守灵，或者人虽去了却不安分，就要得到允禩甚至允禩的下场吗？想到这里，他突然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他抬头看看皇上，见他脸上却没有一点表情，一边慢步向前走着，一边招手叫上驷院的太监过来回道：“允禩这个模样有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回皇上，有一年半了。”

雍正勃然作色：“你们都是干什么的？让他这样大呼小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去，先拉他到空房子里关起来，让他败败火！到太医院去找个大夫来，给他瞧瞧，该用什么药就只管用，不要委屈了他！”

“扎！”那太监躬身回答，可是，等他抬起头来时，雍正却早已大步走了。

允禩三步并作两步，从后面追了上来。雍正也不言声，带着他直奔了御花园。在园门口，雍正看见，刘铁成和德楞泰他们正带着侍卫们练功夫，便叫过来吩咐道：“德楞泰，你去叫上书房大臣们和廉亲王到养心殿里等候见朕。顺便告诉张五哥，你和他后天随朕出京，今天你传完了旨就回家去准备一下，不要再过来了。铁成，朕要和你十四爷说几句话，你在这里守一下，不要让别人进来打搅。”

“扎，奴才明白。”

允禩实在是想不起来，他有多长时间没有进过这御花园了。今日如果不是随着皇上进来，大约他还没有这个福份。园子里，草木葱茏，鲜花盛开，夕阳西下，照得园子里姹紫嫣红，分外好看。可惜的是，园中的两个人似乎都没有心思欣赏，他们都在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允禩看着正在出神的雍正说：“皇上，今日一见，就算别过了。皇上后天南下，我是不是要送走皇上以后再启程呢？”

雍正没有说话，只是点头作答。

“皇上，您有没有什么话要吩咐？”

雍正没有马上回答。却还是怔怔地瞧着眼前的景致。五年前的一天，在为母后祝寿以后，他们哥俩曾经放马出城，促膝谈心。五年后，他们两人中的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，而另一个却被贬流放，即将出京。一兄一弟，一主一臣，一胜一败，一枯一荣，好像是上天早就安排好了似的。沉思中，他开口说话了：“十四弟，这里现在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心里有什么话，都可以大胆地讲出来。朕削了你的王爵，又把你派到遵化去守灵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允禩早就在等着皇上开口了，他并没有惧怕，更用不着回避，张口就说：“皇上，臣知道你是个心细如发的人，也不想和你兜圈子。这件事，臣早就想好了，而且打从平凉回来的那一天，我就日日夜夜地准备着。能有今天的谈话，我就很满意了，真的，我很知恩。”

雍正感到意外：“哦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”

允禩看也不看雍正，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：“皇上一登基，就御笔亲书了《朋党论》，而我在皇上的心目中，就是一个‘八爷党’的党羽嘛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。”允禩说得十分平静。

雍正也仍然在笑着：“说呀，怎么不把话说完？朕刚才就说了，今日不管你说什么，都是言者无罪。”

允禩并没有被皇上这话打动，依然平静地说：“这事情是明摆着的嘛，还用得着多说？逐鹿多年，皇上捷足先登。可‘八爷党’犹存，你不放心，这就要一个个地清理。所以剥夺我的兵权，把我调回京城，再把九哥、十哥发出去，都是在一个环节上的事。你心里想的是要解散这个党，那我又怎么不应该去守陵？临走前，你还没有忘记，带着我去看看大哥和二哥，让我明白，如果我在遵化不老实，就要像他们那样，变成疯子，变成痴呆人，不就是这回子事吗？所以我说，很知恩。因为‘臣罪当诛’，而皇上又心存慈悲，‘皇恩浩荡’嘛！”

“好，说得痛快！”雍正笑着夸赞，但他马上就又十分严厉地说，“你刚才说的，正是朕想嘱咐你的话，不过，你说得并不全对。《朋党论》所针对的是汉人的科甲习气，结党乱政，朕要刷新吏治，不挖掉这个毒瘤是不行的。至于你，自认是什么‘八爷党’，朕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就是允禩，他只要安份守己，朕也不会让他过不去的。但朕也把话说到前边，不管是谁，他想阻拦朕当个好皇帝，那朕就不让他过安生的日子！父子也罢，君臣也罢，兄弟也罢，朕是不会顾及私情的。因为朕既受命于天，就要对得起皇天后上，就要对得起列祖列宗。朕还要告诉你，哪怕老八、老九、老十和你全都在北京，朕想拿掉你们，甚至杀了你们，也是易如翻掌，不费吹灰之力的。所以朕劝你，既然去了遵化，就要在‘遵化’二字上下点功夫。朕只有一句话，你要牢记：人不负天地，天地也不负人；你不负朕，朕也绝不负你！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“我明白，你不要再说了。”

四十二回 训八爷只为要立威 恼范公岂止因直言

看着允禩倔强地走出了御花园，雍正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却又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当他坐着软轿来到养心殿时，范时捷，孙嘉淦，刘墨林和一个穿着十分考究的官员，都在垂花门前迎接。雍正看看，这个人好像见过，却又叫不出名字来。此刻他的心情可以说坏透了，什么也不想说，什么也不想问，只是一摆手，便走了过去。允禩、隆科多和马齐等人早就来到了这里，雍正见他们都叩头行礼，还是没有一句话，径直走进了养心殿，而且一进门就冲着老八开了火：“刚才朕和十四弟一道去看了十七老格格，她病得很厉害。回来时又顺便去瞧了一下允初他们，老大也在病中。允禩，不是朕说你，这内务府是该着你管的，朕竟不知，为什么这样的事，你也不告诉朕一声？”

允禩一听，心里可就不痛快了。心想，我招你惹你了吗？你犯得着一进门就拿我撒气吗？可是他不能顶撞，只能“守时待变”。他强咽一口唾沫说：“皇上责备的是，这是臣弟的疏忽。其实他们俩的事情，内务府都记录

在档的，臣还以为内务府早已进呈御览了，就没有另行奏明。皇上既是这样说了，以后臣弟自会多加留意的。”

雍正皇上有这个脾气，只要咬定了，就绝不放松。今天他又叫上真儿子：“话不能这样说。这事看来不大，却关乎着朕的名声，朕怎么能不问呢？大阿哥自作自受，圣祖皇帝亲自发落了他，朕让他能得天年，就算对得起他了。可是，二哥却与他不同，他当过四十年的太子，与朕也曾有君臣之缘。屈待了他，后世将会说朕不知道照应。你说说看，他的事应该怎样料理才好？”

“怎样料理？”这话可真问得让人不着边际，也无从去想、去猜。别说允禩觉得不好回答，就是以办事老到精明著称的张廷玉，都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可是，皇上还在上边等着答复，总不能都这样泡着吧。马齐却听出了话音，啊，原来皇上要对二阿哥施恩了，他想了一想说：“皇上圣虑极是。常言说得好。仁者一念必然通天！二阿哥昔日为群小所困，失望于先帝，但事情已过去十几年，是应该有个说法了。假如皇上看他果然已经洗心革面，自当对他施雨露之恩，循照古例，可废为庶人；就是皇上再恩赐他一个爵位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

张廷玉听到这话，心想，马齐算没有白坐这几年监牢，说出话来，玲珑剔透，又密不透风。他立即附和说：“马齐说得很对。但究竟如何对允禩施恩，请皇上圣裁，臣等依古例参赞也就是了。”

雍正皱着眉头想了好久才说：“你们都说得很好，朕就是难舍这份骨肉情谊呀！要么，给允禩一个亲王的名份，在通州划出块藩地来，让他在那里荣养，你们觉得如何？”说完，他抬起头来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允禩。

允禩简直被闹糊涂了：皇上今天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允禩的事，又为什么单单要我来说话呢？可是，皇上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，他不敢说反话，而只能顺竿爬：“皇上如此处置，正是上合天理之事。臣弟想，是不是就叫他为‘理亲王’？”

张廷玉说：“理亲王这个名字不错。不过，二爷毕竟是犯过错的，不然先帝就不会废掉他。犯过而后补，谓之‘密’，得把这个意思昭示出来，才能顺理成章，也不会使天下臣民们误解。所以，臣想应当在‘理’字下，再加一个‘密’字，这样就说全了，叫‘理密亲王’怎样？”

雍正这才高兴地说：“好好好，就照你这个意思，拟成诏书，明发天下。”他话题一转又问，“哎，朕刚刚进来时，见范时捷他们几个都在垂花门外，那个戴双眼孔雀花翎的人是谁？”

张廷玉连忙说：“皇上忘记了？他是广东总督孔毓洵嘛。”

话没说完，雍正就想起来了：“哦，对对，前几天才夺情起复的。怪不得他穿着四团龙褂，原来是圣人家里出来的人。叫他们一齐进来吧。”

凑着李德全出去传旨的空，雍正皇帝对群臣说：“朕就要出京去巡视了。朕这次出去，一来是看看河工，二来也要体察一下民情。五月端午节过后，大约年羹尧就该回京了，到那时朕再回来为他庆功。如今宝亲王代朕去前线劳军，朕出去后，京城里是弘时坐纛儿，朕等会儿也自然要嘱咐弘时几句。八弟和十三弟，你们要照旧办好自己的差使，瞧着弘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们也要拿出皇叔的身份来，替朕管教他。朕这次出京，只带廷玉一人，马齐留在上书房里处理六部事务。小事，你们只管作主，遇上大事，就飞马报到朕的行在，这样就能相安无事了。”

众人一听连忙躬身称是，允禩却趁机说：“皇上，臣弟这里整顿旗务的事情太多，也太忙，还要筹办迎接大军凯旋的事。九弟是要跟年羹尧一起回京的，如今最闲的是十弟，可不可以叫他马上回来，为臣当个帮办。”

雍正知道他的心意，只是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事以后再说吧。”就回过头来看着刚进来的孔毓洵问：“你是刚从广东回来的吗？”

孔毓洵叩头回答：“回皇上，臣是刚从广东回来。自家母不幸仙逝后，臣即就地丁忧守制。接到万岁旨意后，又抚枢北上，在曲阜安置了臣母。皇上，臣自幼就是个孤儿，家母夜夜纺织直到天亮，臣才能读书进仕，也才能有今日。万岁以孝治天下，夺情之旨臣实在不愿奉诏，可又不敢不奉诏。特晋谒皇上，求皇上念臣母子至情，允许臣为母尽孝。服孝期满，臣自当重新入仕，为皇上尽忠办差。皇上，您为何要用臣这样的不孝之子呢……”说着，说着，他已是潸然泪下。

中国历来看重孝道，人臣父母去世，都要报“丁忧”，并且要“守制”三年。但皇上也可不让臣子守制，这叫“夺情”。孔毓洵要求皇上不要“夺情”，让他能为老母尽孝，皇上虽也同情，却不能照准。因为广东出了件大案，又没人可以代他审理，所以仍要让他回任，而皇上要“夺情”是要给予安慰的。所以雍正说：“忠孝本为一体，讲的是一个‘心’字。

朕的母亲不也……唉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在职守制也是一样的嘛。马齐——”

“臣在。”

“传旨给礼部，让他们派大员到曲阜，吊祭毓洵的母亲，追封她为一品诰命，谥号‘诚节’，立坊表彰！毓洵，朕这样做，你满意了吗？”

孔毓洵激动得浑身颤抖。连连叩头，泪流不止，他哭着说：“皇上待臣以天高地厚之恩，臣敢不遵从圣命，以忠报国？”

众人见孔毓洵如此孝母，而皇上又如此厚待，都不由得同声赞佩。雍正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说：“广东与北京万里迢迢，正所谓‘山高皇帝远’，而那里的吏风败坏也已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有人说，天下吏治之混乱，以广东为第一，朕以为是有道理的。就如新会一门九命这件案子，从朕登基至今，已下过三次朱批，可是，他们竟然拿不到正凶，真是咄咄怪事！孔毓洵，依你看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？”

广东的新会一案，是件人人皆知的一大奇案。那里的一个恶霸，为了争夺一块风水宝地，趁着夜半，竟然烧杀了胡家一门九口。这个恶霸不知家里有多少银子，又不知他究竟买通了谁，朝廷接连撤了两任按察使，结果仍是“查无实据”而无法结案。这是雍正朝的第一大案，所以雍正才下旨将现任总督撤差，而由孔毓洵“夺情”复任。现在听见皇上问到这件事，大家都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位圣门后裔。

孔毓洵叩头答道：“臣虽是丁忧守制的人，也听到外边有不少传言，但这件案子不是只凭传言就可以回奏皇上的。臣向万岁借一个人给臣作‘观审’，三个月内，如果不能结案，请皇上取了臣的首级。”

雍正来了兴致：“哦？你要向朕借什么人？”

孔毓洵向孙嘉淦一指：“他！”

此话一出，连孙嘉淦自己也愣住了。他今天进宫求见，本来是要告状的，告的就是广东布政使，因为他那里拒不按“铜四铅六”的比例铸造雍正钱。可孙嘉淦万万没有想到，孔毓洵会选中自己去为他观审。他一定是看上

了我不畏权贵，不怕担风险的胆量，正好，我一生中还没不敢干的事情呢。他激动地说：“万岁，既然孔大人这么看得起我，皇上只要恩准，我就敢去！”

雍正的眼睛里闪出了火花，他高兴地说：“朕信得过孔毓洵，也同样能信得过你。不过，朕还要给你个名义：即日起，你就作朕的钦差两广巡风使。广东的案子审明以后，你也不要急着回京，连福建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也都顺便去访访看看，回来后再向朕报告。”

“扎！”

雍正看了一眼范时捷问：“范时捷，这里的人都是听了朕的传唤才进来的。你递牌子请见，却是凑的那门子热闹呢？”

雍正因知道范时捷的“毛病”，才故意说得这么轻松的。哪知，范时捷却不买账：“万岁，臣有机密之事，要向皇上密陈。”

“哦？这里的人都是朕的心腹大臣，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好了。”

范时捷抬头向四周看了看却说：“万岁爷今天乏了，臣请先告退回去，改天再说也不迟。”

他这话虽然说得随便，却是一口一个牙印，闹得满殿里的人，谁听着也不是滋味，这不明摆着要撵人吗？雍正突然想起当年十三弟让范时捷学驴叫的事，竟不禁破颜一笑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都散去了吧。刘墨林留下来，朕还有事找你。哎，范时捷，刘墨林能不能在这里听你说话呀？”

范时捷叩头回答：“刘墨林不碍事，他可以留在这里。”

众人一听这话，心里更是腻歪：范时捷，你算个什么玩艺，竟敢把满殿的大臣都撵了出去？可是，他们也都知道，这范时捷是位活宝，你还不能和他生真气。

大家退去后，雍正高声说道：“摆上棋盘，朕在这里一边和刘墨林下棋，一边听你说事。”

副总管太监邢年抱着棋盘进来，刘墨林抢上去就下了一颗黑子。刘墨林是有名的“黑国手”，一颗黑子下去，他想赢就赢，要输就输。雍正皇帝最爱下棋，可他的棋又最臭，一看刘墨林又拉着架子和他下和棋，心里可就不高兴了：“刘墨林，朕把话说到前头，下棋是玩嘛，每次你都要不成和棋，你也不嫌累？今天你只管放开胆子，赢了，朕有厚赏！”他回头又对范时捷说：“喂，姓范的，你不是有重要的事，要造膝密陈的吗？说吧，说吧，快点说！”

刘墨林吃了一惊，他知道雍正皇帝的脾性，从来是严肃的，也从来不和任何人开玩笑，可听着皇上的话音竟是这样轻佻，他纳闷了。他纳闷可范时捷却明白，他等这个机会等了一个月了，他就是再爱玩笑，能错过这时机吗？他抬头看看正在专心下棋的皇上，鼓起胆子说：“皇上，臣要告年羹尧！”

刘墨林吓了一跳，可是，他抬头看看皇上，见他神情专注地看着棋盘，随口说道：“哼，年羹尧是朕的功臣，你自己却奉差不力，又不肯听他的调度，他参了你，朕正在想怎么处分你呢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。”

范时捷还是那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：“臣知道年某有功，但臣告的是他的过错！年羹尧的功再大，他也不是皇上，臣只能忠于皇上，而不能忠于年某人。”

雍正还是在看着棋盘说：“你要是光会说这些废话，朕就当你是离间君臣，你就给朕滚出去！”

“是。”范时捷答应一声，“年某的帅旗凭什么要用明黄色？”

“哦，那是朕御赐给他的。”雍正毫不在意地说。

“他束的黄带子也是御赐的？他吃饭叫‘进膳’，他赏部下叫‘赐’，这是人臣该作的吗？”

雍正厉声问：“你是有密折专奏权力的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范时捷扬着脸说：“臣早就奏了，黄匣子是年羹尧军邮直递的。巡抚衙门签押房里有案可查，不信皇上派人查查。”

雍正早就查过了，范时捷的密奏被年扣下也是实情，但现在他不能没有年羹尧，所以就不能不训斥范时捷：“哼，你说的好听，告诉你，朕已经查过了。朕知道你的意思，无非是看着年羹尧立了大功，想他一定会功高震主。所以你就想先告他一状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可你忘记了，你是年羹尧荐的人，他有错，你也脱不了干系！你想逃过攀附权贵的名也是办不到的！”

范时捷急了：“皇上如果觉得臣这个巡抚是年某人给的，那么臣宁可不要头上的这个顶戴！万岁明明知道，岳钟麒的兵与松潘近在咫尺，可年某却硬要调我兰州人马千里奔波。这不是调度无方，也不是他不懂军事，这是有意的争功。臣不明白，万岁您为什么要这样偏袒年羹尧？”

雍正勃然作色：“范时捷，你就是这样和朕说话吗？你一定是不愿意看到我们打了胜仗，所以你就是个小人！”说着他回头一看，刘墨林现在的棋势，又正好是盘和棋，心里就更加烦躁，“刘墨林，你听着，这盘棋你要是不能赢，朕就杀了你！”

雍正这话是说给范时捷听的呀，可范时捷却黏糊上了：“万岁，臣是君子，不是小人，难道一个人打了胜仗他就可以欺君？难道年羹尧到我的军中时，要臣开中门迎接，这也是对的？”

雍正见他如此，更是上火：“你不听年羹尧的命令，就等于是听朕的！”

“不，我只听皇上的，不听他年某人的。”

“那你的巡抚就当不成！”

“当不成不当，臣本来就不是那块料。”

雍正急了，他向外头喊了一声：“张五哥！”

张五哥应声进来，听见皇上厉声地说：“把这个杀才发，发，发往……发往十三爷那里，叫他好好管一管这个畜生！”

雍正说完这话回头一看棋盘，更火了，原来棋势已定，又正是一盘和棋。气得他拍案大怒：“全都是假的，全都是在糊弄朕！来人！把这个只会下和棋的狗才与朕……打了出去……”

几名侍卫闻声进来，架起刘墨林就走，刘墨林慌了，他一边赖着不走，一边大呼小叫地喊：“万岁，万岁呀，您不能说话不算话，这盘棋我赢了，瞧，我手里还有一颗黑子哪！”

四十三回 臣奉君怎不看脸色 民为贵才能掌乾坤

就在这时，一个人从门外高叫一声：“是谁这样大胆，敢惹皇上生这么大的气呀？”

雍正皇帝今天确实是心情不好，也确实是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刚回来时，他一见到老八心里就有气。后来，孔毓洵和孙嘉淦进来了，他们那敢斗敢闯

的劲头，又让他恢复了一点笑容。可是，那个该死的范时捷，却一点也不知道体谅皇上，只是一个劲地歪缠死磨。雍正开始时，还把他的话权当成笑话来听，可是，想不到却越说越拧。雍正实在是忍无可忍了，才想把他赶出去。一个“发”字刚刚出口，皇上又后悔了。把范时捷发到哪里呢？他说的全是真话、实话，他告年羹尧的那些事，也都一点不错，他又何罪之有呢？年羹尧虽然有错，却不能马上处置，而且这一点还不能向范时捷明说。幸亏雍正还算不糊涂，话到嘴边，突然想起十三弟来，对，只有他能治这个活宝。训走了范时捷雍正回头一看，刘墨林正在捣鬼，又把棋下和了。雍正生气，可他也不想想，刘墨林想不下和棋行吗？要论棋艺，八个皇上也不是刘墨林的对头。可是，刘墨林就有八十个胆子，他敢让皇上输棋吗？别看皇上亲口说了，你赢了，朕重重赏你，你输了朕要杀你。可刘墨林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他敢相信皇上这话是真的吗？皇上就是今天不杀你，可是，他只要心里记恨你，你这一辈子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。

十三爷来得正好，就在皇上大声叫着，要把刘墨林“打出去”的关键时候他来了。而且一来，就看见了养心殿里的这出戏。皇上雍正正在那里气得浑身乱颤，手舞足蹈；几个太监架着刘墨林要往外走；刘墨林又大声喊着“我这儿还有一枚黑子哪！”死活也不肯出去；再加上，十三爷进来的路上，还遇见了被皇上“发”出去的范时捷。这君君臣臣，太监侍卫们的表演，也确实太精彩了。十三爷是位明白人，他还能看不出门道来吗？

雍正见老十三进来，也正好给自己一个台阶。他虽然生气，却并不糊涂，气话马上就变了味儿：“十三弟，你来得好，朕正在训斥这些人哪。”说着，他瞟了一眼还在太监怀里挣扎的刘墨林，似笑似怒地说：“你这个死心眼的狗才，还赖在那里干什么？难道你真想让朕杀了你吗？朕气的是你只会拍马，只会下和棋。要真的杀了你，朕不是连殷纣王也不如了？”

刘墨林也真是有鬼才，他马上叩头回答：“皇上，臣不过是刚才见你不高兴，才想让您下个和棋，取个吉利。臣就是再不懂事，也知道皇上的心。皇上怎么会为这点小事，要走了臣的吃饭家伙呢。”

雍正却发上了牢骚：“十三弟，你来说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朕在藩邸时，荣华富贵也不减今日，也还有几个朋友，能说说话、聊聊天。可如今你看，朕无论做什么，说什么，看什么，听什么，全都是假的，全都是他们装模做样来骗朕的！有的是成心要来气死朕；有的是怀着异样的心思；有的是表面上奉承，背后却在捣鬼。他们说吉利的假话，看吉利的假戏，就连下棋这点小事，是赢，是输还是和，都全是假的！这日子过得太没意思了。”说完，他垂头丧气地坐在了龙案前。

允祥深知雍正的性情，他走上前来，温语劝慰说：“皇上嘛，本来就是称孤道寡的人，又怎么能不寂寞呢？先帝在世时，也常说这话。可老人家会想法子宽慰自己，也会给自己找乐子。今日东游泰山看日出，明日又南下巡幸坐画舫，既看了景致又不误正事。老人家先拜伍次友为师，后来又收方苞在身边。收了能人，却不让他们当官，而让他们伴君。可皇上您哪，除了办事还是办事，从早到晚，从明到夜，一刻也不消闲，也一刻不让别人喘息。臣弟说句放肆的话，这事怪不得别人，只怪您自己不会享福。”

刘墨林也在一边说：“十三爷说得真好。皇上，您就是太不知道爱惜自己了。”

雍正偏过头来问允祥：“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”

“哦，我也想早来，可是，半路上遇上了十四弟。他明天就要走了，我们俩站在路旁说了会子话。十四弟问我，他走时能不能带上家眷？王府的侍卫能不能也跟他去？我告诉他，这事是要请旨的。十四弟走了，我回身却又遇上了范时捷这个活宝……”

雍正现在不想听他说范时捷的事，老十三前边说的话引起了他的联想。现在他自己才知道，今天所以会发这样大的火，全都是因为见到了那个女子，那个令他心惊胆颤的女子。他问允祥：“哎，你是审过诺敏一案的，你记不得田文镜从山西带回来的人证？”

允祥听皇上突然问起这事，倒好像见到了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脑了：“皇上，诺敏一案，牵连的人很多呀。人证里有布政使、按察使，还有山西的官员们好几十人呢！不知皇上说的是哪个人证？”

雍正不知怎么说才合适：“唔……朕问的是个……女的。”

“女的？啊，想起来了。她是代州人，万岁……”

雍正脱口就说：“对，就是她。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叫……乔引娣……”

雍正忽然跌坐在椅子上：“哦，原来她叫乔引娣。这么说，她一定是个汉人了……”

允祥的头大了，他真不明白，他们刚才还说着十四弟的事，皇上怎么会突然离题万里地想到了诺敏的案子，又为什么会关心起这个汉人的女子了呢。他问：“皇上，她确实是个汉人，现在就落脚在十四弟府上。万岁怎么想起来问这事了？”

雍正没法说清此事，也不想让十三弟知道这事，他勉强收住了如野马奔腾的神思，淡淡一笑说：“没什么，朕只不过是随便问一下。哦，你告诉允灏，他府里的侍卫就用不着带了，家眷吗……让他带去吧。咱们回过头来，再说说范时捷的事。你刚才见到他时，都听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允祥回过身来看了一眼刘墨林：“我后面和皇上说的话，刘墨林你听了可不许外传！”

雍正冷冷地说：“你别担心，刘墨林不是笨人，他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。”

允祥严肃地说：“皇上，范时捷告诉我说，年羹尧做事有点出格，皇上不可不防。”

“哦，年羹尧的事，刚才范时捷在这里也说了。对年羹尧，朕以为应当这样看：他受命担任大将军，节制陕西、甘肃、山西、四川和青海五省大军，他身上压力很重啊！作为大将军，他当然要有八面威风，有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’的权力，也理应有杀伐专断之权，这就免不了要招惹一些闲话。人无完人嘛，朕只取他的大节，取他为朕建立的大功。不然，让外面的臣子们个个都变成谨小慎微的好好先生，还能干得成大事吗？刘墨林，你去宝亲王那里传旨，朕明日送你们出午门；七十岁以下的老亲王贝勒，六部九卿文部二品以上的官员，送你们到潞河驿，你们也就在那里设酒辞京。朕还有手诏让你们带给年羹尧，就这些，你去吧！”

刘墨林叩头领旨走了，养心殿里只剩下雍正皇帝和允祥二人。雍正皇帝心神不定地来回踱着步子，他那紧蹙的眉头，他那含着冷峻笑容的脸庞，他那时而沉思、时而又凝望着殿顶的眼光，都似乎是在预示着某种不可知的事情。允祥轻声地，但却关切地问：“皇上，您好像是有什么心事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十三弟，别看眼下朝局稳定，风平浪静的，可朕的心底却是这样乱，这样空落落的，又这样的茫无头绪。朕就要外出巡视去了，心里不踏实，可怎么好呢？你看，弘时他，他能靠得住吗？”

允祥想了一下说：“万岁，据臣看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。隆科多掌握着京城防务；我和八哥照看着政务；万一有什么我们料理不开的，还可以到畅春园去请教方先生。再说，皇上不就是去一趟河南嘛，又不是走了多远。发个加紧文书，两天就是一个来回，还能有多大的事呢？”

雍正对允祥的话不置可否，却郑重其事地说：“十三弟，朕现在什么也不想多说，可有一句话得嘱咐你：你给朕看好了丰台大营！”

雍正的话说得这么突然，又这么令人心惊，使允祥一愣。他细心地在心里品着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答说：“是！臣一定要看好丰台大营。毕力塔跟着臣已经好多年了，大营里上上下下的人，有一多半是皇上亲自选拔上来的。皇上，您尽管放心地去吧。”

“不，朕不能放心！”雍正的眼睛正视着远方，好像要把这宫墙看穿似的，“你告诉马齐，叫他在朕出行期间，搬到畅春园去住。那里离你和方先生都近一些，有了事，你们也可以就近商量。你知道吗？隆科多并没有安分，他最近悄悄地取走了弘时他们弟兄三个的玉碟？”

“啊！？”允祥几乎被惊呆了！玉碟是历代皇上都十分看重的、最机密、最要紧的档案，那上边记载着皇子降生的日期、生辰八字、生母姓名以及其它重要的内容。隆科多取走它要干什么呢？他除了用玉碟里的内容来行妖法人，还能有什么用处呢？

雍正没有看允祥的神色，却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：“太后薨逝的那天，他还跑到军机处去，索要调兵的符信勘合，这又是为的什么？啊，对了，十三弟，你从这里出去时，一定要记着，战争已经结束，军事已了，军机处的调兵勘合要立即封掉！”

允祥从皇上的话音里听出，事情竟然会这么严重，他的心沉下去了。联想到太后薨逝时，那让人目眩神迷的重重关防，又想到雍正刚才在说这话时的神气，他只觉得有点心里发怵。他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是，臣弟一会儿就办这件事。皇上刚才说到隆科多，他……他可是宣布圣祖遗诏的人哪……他怎么能办出这种事呢？难道……”他本来想说，难道连隆科多也不是忠臣了吗？话到嘴边，他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雍正皇帝听了这话会不受用的。

可是，敏感的雍正又怎能听不出允祥这话外之音？他目光灼灼地逼视着允祥说：“朕现在只是在防人，并不打算害人，你不要胡乱猜疑。但你必须明白，朕的江山，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！”他的语气是如此的尖刻，使允祥吃了一惊。但雍正并没有停下来，还在侃侃而谈：“这件事，只有朕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也只有朕才能说得明白。朕自登基以来所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是在自找灾祸。你数数吧，朕逼着官员们偿还欠债；朕下旨改变雍正钱的铜铅比例；李卫和田文镜他们还遵照朕的旨意，在丈量土地，取消人头税，试行官绅一体纳粮……。朕已经把天下的官员、豪绅地主和他们的后台全都得罪了！现在里里外外，隐患重重。人们都在盼着年羹尧打得一塌糊涂。败得丢盔卸甲。这样，他们就有藉口召集八旗的铁帽子王爷进京，用这些人的势力，来逼朕交出皇权！十三弟，你知道这事的分量吗？朕这个皇帝当得太难了，难到连朕自己都作不了主的地步！年羹尧心怀异志，朕不是不知道；有许多人向朕奏本揭发他，朕也不是不清楚，刚才不还来了个范时捷嘛。可是，朕

现在能拿掉年羹尧吗？不，不能！朕不但不敢动他，还得像亲人一样的哄他、骗他，给他封官晋爵，给他荣宠权位，让他继续为非作歹，继续玩他的把戏！方苞老先生见事精明，他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哪怕年羹尧是个十恶不赦的、天字第一号的混帐王八蛋，朕现在也不能动他！”

允祥听雍正说到这里，不由得笑了：“哦，臣弟原来不知道，当皇上还有这么多的弯弯绕。怪不得外边有人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失言了，便连忙停了下来，张着大口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雍正逼近允祥身边，咬着细牙说：“怎么，你想说假话吗？那你就给朕出去！”

允祥慌了，他咽了一口唾沫说：“说您……是个杀富济贫的……强盗皇帝，还说臣弟是在‘为虎作伥’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雍正大声称赞，“朕就是这样的心思，这样的行径，这样的天地间第一的铁铮铮的汉子！不过，他们说你是‘为虎作伥’，却未免小看了朕。朕怎么会是虎呢？朕是大清皇帝，是真龙天子，所以你应该‘为龙作伥’！”雍正的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，细牙咬得吱吱作响。忽然，他又昂首向天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唉！朕何尝不想过平安的日子，又何尝不想和兄弟们和睦睦地相处？大家都相安无事，朕岂不是更快活些？十三弟，你读过不少书，孟子说‘民为贵’这话你也许不曾忘记。什么是民为贵？说到底，就是提醒当权者，不要把百姓惹翻了！看看吧，如今积弊如山的朝政，与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？不都是那些贪官污吏、豪绅地主造成的吗？他们哪里是在帮助朝廷治理百姓？他们是在‘替朝廷’激起民变，而民变一起，朝廷就将分崩瓦解！所以历代有识之士都说：防民之变，甚于防川！那是比洪水更要可怕的呀！”他略一停顿又说，“秦始皇统一六合，扫平天下之时，何等英雄？可是，陈胜吴广两个高粱花子振臂一呼，就把他那号称铁桶一般的江山，搅了个稀里哗啦！”

史鉴可训哪，我的好兄弟！”

允祥听皇上说得这么可怕，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他仔细一想，又笑着说：“皇上，您为臣弟描述的这图景太吓人了。不过据臣弟想，吏治昏乱，眼下还只是文恬武嬉罢了。本朝并无苛政，而且深仁厚泽。说到底，与秦二世时毕竟是完全不同的。皇上，您也不必太过担心了。”

“这话朕并非不知，朕怕的是代代皇帝都这样想、这样做。所以你的话，也只能算是个‘有理的混帐话’罢了。”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：“你替朕记着：台湾的黄立本和贵州的杨名时，今年都干得很好。这两省没有亏空，自给自足，还多少有那么点儿富裕。明天叫上书房明发诏旨，黄、杨二人各升赏两级，以资奖励。”

“扎！”

“你替朕看好这个家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立刻到粘竿处，点四十名武艺高强的护卫，随朕出京。”

“扎！”

“告诉他们，要立刻打点行装，准备出发。”雍正诡秘地一笑，“这事朕只告诉你一人，回头你再去知会方先生，朕今夜就要离京了。”

四十四回 饮鸩止渴巡抚无奈 怒逐智囊文镜失策

“啊！？不是说后天……您这样匆忙，连大驾也来不及准备呀。”

“告诉你，朕这次出行，是微服前往。那个‘大驾’，朕才不去坐哪！坐到里面，除了听一些阿谈奉承的话之外，还能有什么呢？大驾是空的，它先去五台山，再去泰山，最后去河南，朕就在那里乘‘大驾’回京。你听清楚了吗？”

“扎。臣弟明白！”

田文镜真是交上了好运，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，连升三级，当上了河南巡抚。原来他的顶头上司们，现在都成了他的部僚，闹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和他们见面。更让田文镜头头疼的，是开封城外躺着的这一条千年黄河。它利害兼备，祸福并存。康熙二十六年，黄水破堤，开封城外水深三丈，城内也有丈余。大水一来，谁也端不起架子了，无论官绅百姓，也无论身份贵贱，全都露宿在城头，等待救援。那一年，连淹带冻，加上水灾过去之后爆发的瘟疫，城里城外，死了七八千人！康熙一道圣旨颁下，巡抚发往军前效力，知府则赐了自尽。眼看就到了桃花汛，田文镜就在这时候接任河南巡抚，他心里的紧张是一言难尽的。他就是有一肚子的抱负，要改革旧的赋税制度，要清冤狱，要刷新吏治，甚至要成为一个朝野争夸的名巡抚，现在也都得往后放放。他得想办法不让河堤决口，他得想法保住这一方生灵。

刚刚接到皇上的朱批，那上面虽然没有明说，可是，口气里似乎透出，皇上将要来河南视察。田文镜就更是不安，更是要把黄河的事当作第一要务。

现在田文镜当了巡抚，身边的人也多了。光是师爷，他就请了四位。这四位都是有名的绍兴师爷，两个管刑名，两个管钱粮，每人每年三百两束修。这还不算那位邬思道，邬先生。他只管为自己起草奏折，可他要的银子却是每年五千两。田文镜升任巡抚，他的身价跟着上涨，一年就是八千两，一人就顶别人的二十多倍！别说其他的师爷看不惯，想不通，就连田文镜自己，只要想起这事来，也是一脑门子的火。可偏偏这个邬思道又是李卫荐给他的，这李卫又是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在怡亲王十三爷那里更是吃得开。田文镜不敢得罪李卫，他知道李卫这小子不大好惹；再加上这个邬思道替他田某写的奏折，上一本准一本，隔三差五的还能让皇上给来条朱批，批语上写的也都是勉励的话。要不是这样，田文镜早就想找邬思道一个差错，打发这个每日只知醇酒妇人的邬瘸子走路了。

眼下，田文镜顾不上邬思道，他得赶快想法子弄钱，弄了钱就赶快用到河工上。这天儿已到了五月，去年冬天甘陕雪大，今春黄河的桃花汛就来得早，黄水一来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所以田文镜下了他就任巡抚以来的第一道手令，要藩司衙门马上拨出一百万两银子来，征用民工，加固河堤。那知，藩司衙门却老老实实在地顶了回来。说河南藩库共存有银子三百九十万两，其中，一百万交付军用；五十万交山东救灾；一百三十万给李卫购买漕粮。满打满算，还剩下三十九万两，现在暂交巡抚衙门使用。待大军凯旋时，所需用银，望田大人妥善安排。这就是说，年羹尧回京所要的钱，要他田文镜自行筹措。那回禀折子写得头头是道，还特别注明了，这都是奉了廉亲王和怡亲王的命令行事的。言下之意

是，你田大人要是不同意，你就去找他们二位王爷商量。

田文镜一见这回文，气得直打哆嗦。可气也不行啊，藩司衙门和巡抚衙门虽是上下级，实际上却只差半级，田文镜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。再说这位通政使，还是八王爷跟前的红人车铭。论根基，论资历都比田文镜高。田文镜越级上爬，一下子就升了上来，人家也根本没把他这个巡抚看在眼里。田文镜左思右想没有办法，只好把几位师爷请来共同商量。

“各位，这事既然已到眉睫，我们得赶快想法子，不能再拖了。”田文镜先开口说话了，“今年桃花汛来的时候，兰考就淹得一塌糊涂，前任的巡抚为此还吃了挂落。桃花汛的水量更大，万岁爷还要在这时视察河防。我个人前途事小，万一圣驾出了事，就是把我剁成泥，也难向天下交代。请几位老先生畅叙己见，有什么好法子，就说出来，大家集思广议嘛。”

田文镜说得很诚挚，也很恳切，他的话感动了几位师爷。他们看看这位东翁，也真是让人可怜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他白天视察河工，回来还要到处张罗筹钱的事，累得他又黑又瘦。

平日多神气的一个人哪，如今嘴唇干裂，面目枯黄，眼窝塌陷，神情呆滞，好像一坐下就会躺倒不醒似的。田文镜的这四位师爷，管刑名的两个，一个叫毕镇远，一个叫姚捷；管钱粮的二位，则分别是张云程和吴凤阁。四个人里头，除了姚捷年纪不足四十外，其余都已是年过五旬的老油子了。今天说的是河工，是化钱事，钱粮师爷就理所当然的要先说话。张云程说：“东翁，河道上的汪观察，昨儿个和我们商量了半天。这三十九万两银子，得先从省城到广武这一带，用草包把大堤加固了。这样，钱足够用且不说，上游就不会出事。皇上要来，当然要住在开封，只要开封不出事，就没您的麻烦。下游就不必管了。反正那里年年发水，也年年溃堤，这点钱送上去也是被水漂走。皇上来时，东翁向皇上奏明这里面的难处，也可趁机再向皇上要点钱。您接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嘛，皇上是不会怪罪您的。”

吴凤阁却不同意张云程的看法，他说：“云程兄，你不明白如今的大势呀！皇上把东翁简拔到这样高的位置上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气得眼中冒火？无论上游下游，只要有一处决堤，那弹劾的奏章，就会像雪片似的飞进大内，河南的布政使、按察使还有下游的府道官员们，全会一窝蜂地出来说话。所以咱们就是拼了命也得保住大堤，让这个桃花汛平安过去！可要想平安度汛，没有一百五十万银子，是办不下来的。”

刑名师爷毕镇远出来说话了：“哎，二位这话说得太吓人了，哪能用得了一百五十万呢？年大将军的仗已经打完，所谓的一百万‘军用’银子，不过是难为田大人的一个藉口罢了。就是大军回京时，我看也用不了那么多银子。三千军马，化上个三五万两不就足够了？买漕粮，更是胡扯！试问：是压根不让黄水泛滥好，还是买粮来救灾好？所以依我看，不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，得驳回去，驳得他们无话可说！咱们田大人刚接下巡抚的这副挑子，难道河道失修能要田大人负责吗？”

姚捷却又是另一种看法：“你们说得轻巧，藩司的咨文就是那么好驳的？你应该知道，你驳的不是别人，是廉亲王和怡亲王！别说是他们二位了，就是上书房那群相爷，你敢得罪吗？”

田文镜听他们说都有道理，也都说得无可非议，他拿不定主意了，思量了好大一会儿才又问姚捷：“你的意思是不能驳，可我们手里又确实没钱，这要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姚捷“哗”地把手中折扇打开，一边轻轻地摇着一边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来：“借！”

田文镜精神一振：“向谁借？”

“桌司衙门！”他看田文镜瞪着不解的眼光看他，便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中丞，藩司的主意，我们不能打，打也打不动；国库的银子我们不能借，一借就先犯了皇上的忌讳；可是，桌司却有的是钱，他们还正愿意借给咱们用。昨天，我在桌司衙门里和几位师爷聊天，说起了中丞的难处。他们中那位叫张球的马上就掏出了十万两银票，几个师爷一凑，立马就是五十万。”说着从靴页子里拿出一叠银票来递给田文镜，“田大人，您瞧！”

田文镜接过来一看，好家伙，全都见票即付的龙头银票。有三千五千的，也有三万五万的，看着这些银子，田文镜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姚捷在一旁说：“大人，张球他们还有话呢，说是，眼看黄水将到，一发水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，不肯当这个守财奴，也不想把它泡到水里。所以就献出来，用到河工上。大人，您不能驳了他们的面子，冷了他们的好心哪！”

田文镜起身向姚捷一躬：“哎呀，这可真是难为你了。这个张球，仗义疏财，急公急忠，真是位了不起的人。我要让邬先生写封奏折，请圣上表彰他！”

姚捷又神秘地说：“大人，桌司衙门里确实有钱。您要能屈尊去一趟桌司，见见胡期恒胡大人，金口一开，弄它个三五十万，又算得了什么！”

田文镜来了精神，他是个急性子，说走就走：“对，姚师爷你说得对。我马上就去见胡期恒，顺便也谢谢那里的几位师爷。”

田文镜刚走，几位师爷可就在这里说开了。有夸的，有赞的，有嘲讽的，也有发牢骚的，那个看来像棺材瓢子似的吴凤阁冷笑一声说：“姚老弟，你刚才给东翁的银子里，只掏了左边的靴页子。我断定，右边还有哪！怎样，见面有份，拿出来兄弟们分享了如何？”

姚捷大吃一惊，“吴老先生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，晚生听不懂。”

吴凤阁慢悠悠地站起身来说：“老弟，咱们绍兴师爷里，分着刑名和钱粮两派，各派都有祖传的秘诀。我却与大家不同，先父是钱粮师爷，而叔叔又是刑名师爷，所以我就兼挑了两门学问。桌司衙门管的是拿贼捕盗、牢狱和断刑，他们发的是黑心财。张球此人我也略知一二，别的不说，就是归德府那个案子，他吃了原告吃被告，弄得两头都家破人亡。别说是出十万了，你现在告诉他说，田大人要具本参他，要他拿出五十万来给自己赎罪。我敢打保票，他不颠颠儿地跑来，你挖了我的眼睛！”

姚捷不言声了，他顺从地在左靴页子里又拿出一叠银票来说：“吴老，我佩服您！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这里还有五万两，咱们几个分了吧。”

毕镇远笑笑说：“小心，那上边有血！”

张云程却说：“管他呢？我们不过是发点外财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哪个衙门的师爷又不这样干呢？就这样，我们还比不上那个瘸子呢。”

老到的吴凤阁又说：“不说他，我们不和他比。田大人眼下只知报效皇上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等到有一天他下了水，那可就看咱们的了。”

话没落音，听外边一阵拐杖敲打地面的声音传来。他们知道邬思道来了，便连忙住口，姚捷还特意迎了上去笑着说：“邬先生，你满面红光，这是又到哪里吃酒了？”

邬思道确实是吃酒去了，而且不只是去了一处。他近来事情不多，心情又好，连日来游山玩水，吃酒取乐的，保养得光采照人。一进门就说：“哎？东翁不是要议事的嘛，他怎么又走了？”

四十五回 雷鸣电闪金蛇狂舞 水急浪涌真龙现身

毕镇远见其他的师爷们脸上不痛快，便主动上前说：“啊，我们刚才议了一阵子河工，现在东翁去见桌司胡大人借钱去了。”

邬思道也不多言，拉过一张躺椅靠着说：“哦，那我就在这里等他吧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就闭上了眼睛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田文镜回来了。他累得七死八活的，心情看来也不好。进门瞧见正在躺椅上打盹的邬思道，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。邬思道见他进来，也起身招呼，“啊，大人回来了，不知您这一去借到了多少银子？今天我到河工上看了看，这桃花汛来势不善哪！”

田文镜头不是头，脸不是脸地说：“在下为河工的事，忙了几个月了，要是现在才想起来，早就误了大事了。还算不错，借到了九十多万，今年可以凑和着过去了。”

邬思道何等聪明，他早就听出了田文镜的不满。他权作不知，冷冷地问：“明年呢？”

田文镜见他竟然如此据傲，差点就要发火了。可他还是忍了一下说：“我刚刚到任，能顾住今年就算不错了，谁知道明年又将如何呢？”

“不，你不能这样想，更不能这样做！”邬思道寸步不让地说，“恕我直言。前几任巡抚圣眷不在你之下，却一个连着一个地栽了跟斗，说到底就是因为这条河。你是因为在诺敏的案子里占了理，才有今天的。我说句老实话，这条河你治不好，就是有千条善政，也别想在这里平安当官！”

田文镜的火又上来了，心想你不就是因教我“封藩库”才有今天的吗？你能在本大人面前卖弄的还有什么？他忍了忍说：“那依您邬先生的高见，在下应该怎么办才对呢？”

邬思道并不计较田文镜的讥讽，他平静地说：“河道是设着道台的，治河是他的专差，何用东翁操这么大的心？又何用您来越俎代庖？你只需从藩库里拨出银子就行了。发出宪命，让他们按当年靳辅和陈璜的办法，定要分段包干，力求根治。似这样年年用草包堵水，不是治本的法子。”

“先生说得容易，可你知不知道，藩库里能用的银子只有三十九万两？”

邬思道一笑：“事在人为嘛。车铭此人我是知道的，你只要如实地向皇上奏明，钱，他是会拿出来的。”

田文镜眼睛里几乎要冒火了：“好教邬先生得知，奏本我早已拜发了。你邬先生最近太忙，串馆子听戏，踏青郊游，还要作诗会文，吃酒高歌，所以没敢劳动您的大驾。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没动藩库里的一文，这钱嘛，我已经到手了。明年自有明年的办法、更用不着您先生操心。”

邬思道还是生气，他平静地问：“请问，你这钱是从哪里得到的？”

“本大人亲自出马，借的。”

“从哪里借来？”

“桌司衙门！”

邬思道突然爆发一声长笑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看着这个狂傲书生竟敢如此放肆，田文镜忍无可忍了，他把书案用力一拍，勃然作色说道：“你狂的什么？别以为李卫在我这里荐了你，我就不敢动你！李卫是两江总督，可他并不是我田某这河南巡抚的上司！从即日起，你要愿意在我这里做事，就要懂得事上以礼，就得和他们几个师爷一样，每年领取三百两银子的束修。我这里池子太浅，而且我是个穷官，今生也不打算当富官。别说一年八千、五千、连三千也是没有的！”

邬思道的笑声戛然而止，他上下端量了一下田文镜，冷笑一声说：“好，说得好！看来养活我一个残疾人，着实让大人为难了。您是清官，这不错，难道我就是个脏师爷吗？三千也好，五千八千也好，既然你出不起，我一个子也不要总该行了吧。话已说到这份上，我立马就走。不过，在临走之前，还请你听我一句忠言：可疑之钱不能收，得之易时失也易！”说完，他架着双拐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田文镜看着他走去的背影大叫一声：“多谢你的关照。你放心，没有你，天塌不下来！”

可大话好说，邬思道走远以后，田文镜却越想心里越不踏实。心想，得罪了邬思道不要紧，可他的身后，有李卫；而李卫的身后，又站着皇上，自己这样做，会不会惹来麻烦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田文镜，田大人心里总算踏实了。没了这个傲慢无理的邬瘸子，又得了百十万两银子，他还不都是一句话吗？这些天来，他也真忙。河防工程全面开工了，各地州县官吏奉了巡抚大人的宪令，不分大小，一齐出动，亲自上阵督率。蒲包、草袋、沙包全都用上了，甚至百姓家里的草席也都拿来，全部充沙填上，堵塞溃堤。田文镜更是不分昼夜地干，又要巡视河工，又要接见官吏，忙得头昏脑涨，腿脚浮肿。眼看着即将大功告成的河道，邸报传来，说皇上的车驾还在山东，而年羹尧带的三千军马尚在西安，他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

这天，他在花厅设宴，想犒劳一下四位师爷。可是，刚端上酒杯，门上就送了一封信来。他伸手接过刚一过眼就笑了，原来那信皮上就写了别字。仔细一看竟是李卫寄来的：

面呈田中成（丞）文镜老兄

李卫拜书。

打开信皮，里边写得更是乱七八糟，文理不通，而且全是大白话：

文镜兄，你的信我看过了。邬思道并没有到我这里来。不过，你和他生分了，那就必定是你的不是。你就是在（再）有不是，我也不会怪最（罪）你。你说得最（罪）了我，那全是扯蛋。等我找着邬先生了，我在（再）给他找个好差使。你为了八千两银子就不要他，也真是小家子气了。你知（只）管把心放到狗肚子里好了，我是不会生气的。

李卫顿首百拜万福万安！

田文镜捧着这信看了好大半天，心里又气又可笑，不知怎么说才好了。看着看着，他竟然睡着了。

突然，天边响起了一声闷雷，把正在做着梦的田文镜惊醒了。他揉揉眼睛，坐起身来，看看怡亲王赏给他的怀表，原来正是丑时正刻。细看外面时，只见一道道闪电划破夜空，大风把树叶刮得哗哗摇落。夜幕中，一声令

人胆寒的炸雷，震得这座书房都簌簌发抖。这雷鸣，就像一把铁锤砸破了扣在苍茫大地上的大锅上，惊得田文镜浑身激凌凌地一颤！他连忙爬起身来，快步走出书房。一股带着湿潮气味的冷风，扑面而来，把他的袍角掀起老高，也吹散了他的睡意。一个戈什哈见他出来，急忙上前说道：“大人，起风了，您小心着了凉！”

田文镜此刻哪还顾得上这些。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黑沉沉的天穹，听着那像车轮碾过石桥般的滚滚雷声。闪电时而在云层间划过，留下一串金色的尾巴；时而又如一条不肯驯服的长龙，翻腾跳跃在浓雾密云之中。它正狂怒地肆虐着这块风雨飘摇的大地，震撼着城内城外几十万人的心灵。田文镜再不犹豫，厉声对身边的人说，“快，给我预备马匹，预备油衣！传合府人丁，随我上堤！”

此刻，呼天啸地的倾盆大雨，已经笼罩了巡抚衙门。人们的奔跑声，叫喊声，此起彼伏，喧闹异常。田文镜一边穿衣，一边下达着指令：“去，通知开封府衙，叫他们立刻到所有的街道巡查一遍，遇有房子不牢靠的，要即刻迁出居民。命令各寺院一律不许关门，准备接待百姓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照会开封所有旗营、绿营军兵和全城十七岁以上的男丁，全部上城，划分区段，守护城墙！”

“扎！”

“照会开封知府马家化和城门领，一定要守好开封城。就是大堤溃了，开封城内也滴水不能进城！不然，就是皇上不来治罪，我也要请出王命旗来先斩了他们！”

“扎！”

雨下得如同瓢泼，雨声中，只听黄河那令人不安的咆哮，一阵阵地传进城里。这雨声，这水情，是那样的急促，那样的逼人。田文镜翻身上马，在大雨滂沱中冲了出去。

四十六回 送瘟神送走真神仙 哭奇冤哭出解冤人

河堤终于在望了，看得见一盏透着暗黄色光芒的油灯，在雨幕中摇摇曳曳，忽明忽暗地闪烁着。田文镜漫步走过大堤，见各处都平安无事，他悬着的心暂时放下了。他走进那亮着灯光的地方，他知道那是河道衙门设在大堤上躲风避雨的小棚子，却见只有几个民工在这里休息。他抖抖身上已经湿透了的油衣问：“怎么？就你们几个在这里？河道的官员为什么没来？”

他问的是现任河道道台汪家奇。这时，一个满身水湿的人走过来说：“启禀巡抚大人，我们汪道台刚才派人送了信来，说他们家住在包府坑，那里地势太低，怕要进水。他正带着全家搬东西，待会儿雨下小了，也许他就会来了。”说着，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杯水来。

田文镜勃然大怒，“啪”地把茶杯摔了个粉碎，他狞笑着说：“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喝水！”他站在那里也不肯坐下，停了一会儿，他突然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也是这里的民工吗？”

巡抚大人突然发了这么大的火，可把棚子里面的人吓坏了。几个民工小伙子看事不对，连忙跟斗把式地跑了出去。只有刚才递茶这位没来得及跑，他低声下气地说：“回巡抚大人，小的武明，不是民工，而是这河泊所的管事。”

田文镜一字一板地说：“记着，我这就发出宪牌，从现在起，由你暂署河道衙门的差使！”

武明吓了一跳，他连连叩头说：“中丞爷，这可使不得呀！小的这个河泊所管事，是八品，离河道道台的四品官差着好几级呢！再说，汪观察他……”

“以后这里不再有什么汪观察、汪道台了。八品也好，四品也罢，都是要人做的官，不是人，他就不能当这个官！”田文镜转过身来，对跟着他的戈什哈吩咐一声，“明天你进城去找着这位汪观察，告诉他，要他好好地看家，连鞋也用不着湿。叫他稳稳地坐在家中听参吧！”

远处似有人声，还有八盏彩绘的玻璃风灯走了过来。田文镜以为是那个汪道台来了，心想，你来得正好，省得我再叫你了。皇上对下边办事的人，从来都是说升就升，说贬就贬的，我这一手就是跟着皇上学。

可是，他刚一抬头，就见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走了进来，紧跟其后的又是两个不男不女的人。田文镜还没缓过神来呢，又有一个既普通而又特殊的人，来到了他的面前。这人他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。

就在田文镜眯着眼看的这功夫，站在他面前的人说话了：“怎么，你当了巡抚眼睛里就没有朕了吗？”

“啊？！”田文镜觉得眼前一亮，“万岁……臣田文镜……恭叩皇上金安！请万岁恕臣……”他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

雍正笑笑坐在一个小凳子上，饶有兴趣地看着惊慌失措的田文镜，又回头向外边喊了一声：“廷玉，你也进来吧。你的身子骨弱，比不得德楞泰和张五哥他们。哎，这位是谁呀，朕进来之前，听你们说得挺热乎嘛。”

武明刚刚还和田大人说话，一转眼间，棚子里又来了皇帝，可真把他吓坏了。其实，这个皇帝他已经见过多次了。这几天，老见他带上两三个人，到这里来转悠，时不时地还能和他上几句话。武明以为，他不过是开封城里哪家财主的阔公子、阔老爷、到河堤上来看热闹的罢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皇帝呢？直到雍正问到他脸前，他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奴才叫武明。您就是万岁爷？这可是从天上下来的真龙啊！万岁爷您也太辛苦了……这么大的雨，您怎么会到这儿来呢……奴才不认识您，奴才的眼睛长到屁股上了……”

雍正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：“好好好，说得真好……哈哈哈哈哈。哎，你是这里管棚子的吧，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吃的来，尽一尽你的地主之谊嘛！”

武明连忙说：“能，怎么不能呢……不过，这里离城太远，就怕万岁爷等不及……”

“哎？谁叫你去弄山珍海味呢？你平常不吃饭吗？这里有什么，你随便弄点就成，最少也能给我们做点热汤吧。”

武明跑着出去了，雍正又说：“廷玉，你也坐下，田文镜你起来说话。”

田文镜站起身来，却一眼瞄见张廷玉和平日大不一样了。往常见到这位宰相时，他总是那么修洁，那么端庄，可今日浑身精湿不说，就连鞋子也全都泡透了，一坐下，地下马上就汪了一滩水。他心中正在诧异，雍正笑着

说话了：“你不要再看了。张廷玉是淋着雨步行来到这里的；朕是张五哥背着过来的；而你这位巡抚大人，大概与我们全不相同，你是骑马来的吧？所谓的君臣分际，其实不过如此。这就是老百姓们说的，人和人不一样嘛。”

田文镜听皇上说到这里，突然灵醒了过来。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，他爬起身来一躬说道：“不行！皇上不能在这里了。您听，外面风狂雨骤，雷电交加。请皇上和张大人立刻回城，由臣在这里守夜……”

张廷玉刚进来时，由于被河风吹得浑身几乎冻僵了，直到现在才暖和过来，看田文镜这紧张的样子，他笑了：“田中丞，你不要怕。河堤下就泊着皇上的御舟，洛阳的三十艘官舰也在这里护航保驾。你怕的什么呢？是不是你这个大堤不结实？我告诉你，开封城里也未必有这里更安全。”

雍正接过话头说：“田文镜，朕看，你自己心里就对这河堤不放心。你请朕进城，不就正好说明了，你自己就怀疑它能不能保得住吗？”

田文镜慌了：“万岁……要是这样说，臣可无言上对主子了——臣只不过为了预防万一……”

雍正站起身来说：“唉，难为你还有这样的心思。可是，你应该知道，朕要的不是‘万一’，而是‘万全’！你没有治过河，也不知道这条河的危害。你这里下雨，淹的却是下游啊！告诉你，朕来开封已经六天了，就住在与你相隔几步之遥的老城隍庙里。朕看到，你自上任以来，没吃过一顿安生饭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，朕知道你是个好官，是个清官，你办差尽心尽意，朕也全都知道了。”田文镜听到这里，心里一热，刚要逊谢，却被雍正止住了，“但朕还是要说你。你的心思一半用在民政上，另一半却用来对付朕。你想得最多的，恐怕还是怎样讨朕的欢心。想千方百计地保住今年大河不决堤，想让别的督抚们挑不出你的一点毛病。朕说的是吗？”

雍正这话说得可真够尖刻的了，果然是句句诛心，针针见血。田文镜就是想辩，也说不出口来。但他想想自己的难处，却又不甘心受到这样的责备：“……万岁教训得是。臣不过是想，能保住今年不决堤，就能争得秋季一个好收成。这样，明年治河就有银子了。说实话，臣现在缺的就是银子……”他趁机把筹款的难处说了一遍，却没敢说出向臬司借钱的事。到现在他才突然想到，这笔钱来得太容易了，说不定自己要被砸在里头；也是到现在他才明白，邬思道临走时说“可疑之利不可收，得之易时失之易”那句话，也许有点道理。

雍正听了田文镜的话，却看着张廷玉笑了：“廷玉，你听见了吗？朕决心清理亏空，看来竟要落个守财奴的名声了。”

张廷玉正色说：“田文镜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治河是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，户部也有这项开支，你有难处应该早点向户部申明的嘛。或者具折奏明，或者去找上书房都行。这么大的事凭你一人、一省之力，是不可能办好的呀！”

田文镜咽了口唾沫：“张大人说得是。其实下官一上任，就连着给廉亲王上了两个禀贴，请他关照户部。也许是我上得晚了，也许是八爷事忙还来不及处置。可汛期将到，我这里等不得呀。实在没法，我才先从本省筹措一些。区区苦衷，还望皇上圣鉴。”

雍正却不愿把话题转到允禩身上，他略一思忖便说：“治黄就要从根上治。你要依照当年陈瓚和靳辅那样，从上游直到下游，一段一段地治理。不能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要治表，更要治里，表里兼治，才能有成效。朕治

过水，也遭过水难，还在水里泡过两天两夜哪！朕看你修的这个堤，就是勉强能顶得过今年，它也顶不过明年。黄河洪峰下来的情景，大概你没有见过。你这个堤，就像是个软皮的鸡蛋，一捅就全破了！朕敢断言，就今晚下这点雨，兰考那里的大堤就会全部决口溃倒了。”

雍正这番话和邬思道说的竟然如出一辙，让田文镜大吃一惊。他现在有点后悔了，前几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火气呢？不过，他多少还存着点侥幸，李卫大概还不至于向皇上报告这件事。邬瘸子是李卫的老师，又不是皇上的老师，皇上哪能问到他呢。

正好，那个武明送吃的来了。瞧着他那满头大汗的样子，又看看他端上来满满一桌丰盛的饭菜，还有两条肥美鲜嫩的黄河鲤鱼，皇上可真是高兴了。他马上就说：“好好好，真是难为你了，做得又快又好。武明，你去把这鱼赏给外面的侍卫们。哎？有什么热汤没有？”

武明走上前来：“万岁，您瞧这连天大雨的，黄河里的水早就喝不得了。幸亏，我这里接了点雨水，可是，还得用明矾澄澄再用啊。咱们这小地方，比不得皇宫，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。只有一道说汤是汤，说茶就是茶的，万岁爷您尝尝，看合不合口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就着一个硕大的茶壶，倒出了一碗粘乎乎，热腾腾的面汤样的东西，双手捧着，呈在了皇上的面前。

张廷玉上前一步拦住了：“万岁，这汤先赏给臣尝尝好吗？”

雍正笑了：“哎，你也太过于谨慎了。这个天不收地不留的地方，难道还会有人来害朕？再说，张五哥他们又还能不去监厨？”

说着，他端着汤碗就喝了一口，而且立即就大声夸赞：“好香啊！朕还从来没喝过这样的好汤呢！武明，你过来，对朕说说，这叫什么汤？”

武明笑了：“万岁，这是我们这里武涉县的特产，叫做油茶。我们这些干活的人，累了，渴了，乏了，饿了，吃的全是这个，不是什么稀罕物。”

雍正刚端起碗来想喝，却突然回过头来问田文镜：“邬先生大安吗？”

田文镜心里咯瞪一下，心想：坏了！皇上怎么会问到邬瘸子了呢？听皇上这口气，这邬思道还不是个凡人。要不，皇上说到他时，为什么只称先生而不说名字呢？

四十七回 刁巡抚仗势摆威风 真国士潇洒出汴梁

田文镜做梦也想不到，雍正皇帝会突然问起邬思道来。吓得他手一颤，正端着的油茶碗差点没掉在地上。他壮着胆子看看雍正，皇上还等着他回话呢。他不敢欺骗皇上，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回皇上，是……这样，哦，邬思……不，不，邬先生，他被臣辞退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他被你辞退了？”雍正又问，“哦，一定是他作了让你不满意的事情。是上下捣鬼，或者是关说案子，再不然就是手伸得太长了，干预了你的政务？”看着田文镜那尴尬的样子，雍正心里早已明白，他还是故意地问着，“是不是你嫌他的文章写得不好，以前你递上去的奏折，不全是他起草的吗？朕看着满不错嘛，怎么你却把他辞退了？”

对于邬思道这个人，张廷玉早有耳闻，却从未见过面。阿哥党的人们

中，关于这位神奇人物，更是议论纷纷，张廷玉也从来不去探究。这是他的人生哲学，也是他一贯奉行的做官准则。他向来主张光明正大，看人对事都从大处着眼，不赞成小人行径，更不去做发人隐私的事。今天在这个黄水咆哮，浊浪滔天的小棚子里，他生平第一次听皇上说到“邬先生”这三个字，多年来的猜测得到了证实，心中的疑团也解开了。但是，他却不明白，这位邬先生既然有这样出色的才干，为什么不作官，而先在山西诺敏那里，后来又回到田文镜衙门来，隐身屈就，当一名小小的幕僚？雍正皇上的这步棋到底是怎么下的呢？

田文镜却从皇上问话的口气里，听出了言外之意。他一边思量着，一边问答道：“邬先生的文章当然是再好不过了，也从不做任何越权出格的事。只是，他本身有残疾，许多事情不方便料理。再说，他要的钱也确实太多了些。他定打不饶地要臣每年给他八千银子，这事臣没法和别的师爷们说清、摆平。所以，臣只好礼送他还乡，邬先生自己也说，他情愿如此……”

雍正好像并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邬先生这样好的师爷，别说八千，八万也值！”

三年清知府，还十万雪花银呢！你用不起他，那就只好让别人用了。哦，昨几个李绂见了朕，还一个劲儿地叫苦，说他身边缺人呢。不过，这事与朕无干，朕也是随便问问，你用不着心里不安。”

雍正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住了口不说了。可是，皇上越表明他“只是随便问问”，田文镜就越觉得不安。他前思后想，简直是头也大了，眼也晕了！皇帝老子亲口下问邬思道的起居、现况，而且张嘴合嘴都称“先生”，而绝口不提姓名，这位“先生”；可真是骇人听闻、身份贵重得没人可比的“师爷”了！到了此时，田文镜方才明白，那个文理不通的李卫，为什么会写了那封信来。李卫的信中有这样两句话：“你和他生分了，那必定是你的不是”，“你为了八千两银子，就不要他，也真是小家子气”。现在事情已过，再回过头去想想，邬思道的所做所为，真是无可挑剔。他对自己这位超次选拔的官员，既不据傲，又不巴结；既不在乎，又从不道三道四。自己交代给他的事，也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漂漂亮亮。他不就是爱东跑西转的嘛，表面上看，是醇酒妇人，游山玩水，好像胸无大志似的。可焉知他不是替皇上留意民情吏治，又焉知他不是收集什么“情报”？他的身后有这么硬实的后台，他又怎能和那几位师爷相提并论呢？田文镜突然又联想到，邬思道原来就在诺敏的幕府里，也是李卫推荐的，干的也是文案上的事。可诺敏的一切丑行，一切阴谋，都几乎没有一件逃过这个瘸子的眼睛。田文镜在山西遇上难题时，邬思道只不过向他田某稍稍点拨了一下，那个“天下第一巡抚”，就被田文镜打倒了。诺敏倒台后，邬思道又来到他田文镜这里，还是李卫推荐的，也还是做着文案上的事，这又暗示着什么呢？他还诚恳地对田文镜说，诺敏倒台，不是谁的功劳，是他自己把自己扳倒的。难道……他心乱如麻，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张廷玉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在两代皇帝身边多年，能揣摸不出皇上的心思吗？他看田文镜蔫了，就在旁边慢声慢气地说：“文镜啊，我要说你一句了，你见识不广，知人不明啊。”

邬先生不是凡品，他是位无双国士！他身有残疾，不便在朝做官，这才在下面干些事情，荣养身子。依他的才能，八千两已是十分廉洁的了。你请的那些师爷，明面上拿的虽然不多，可他们在背后收取了多少银子，你知

道吗？我为相多年，这点情弊心里清楚得很。你不要为这点小事，误了自己的前程啊。”

雍正笑笑说：“咳，这本来就是一句闲话嘛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武明，你这油茶是怎么做的？能不能给朕抄个配方单子，朕带回去，让御膳房里每天都给朕做了喝。”他回过头来又叫，“哎，廷玉，田文镜，你们都来喝呀，这油茶简直是妙不可言！”

武明在一旁看着，想笑也不敢笑。他心想，皇上啊，你要真的是天天都喝油茶，就不会说这话了。

田文镜有了机会，就又说起了黄河的事：“万岁刚才说到根治黄河，定要依照圣祖爷时的规模，其实臣何尝不想如此。只是从开封向东南，黄水历年漫灌，旧有的水利设施早已荡然无存。臣以为应当重设河道总督，重新统一规划，才能逐年改观。”

雍正冷笑一声：“这还用得着你说？河道总督府就设在清江，只是没有总督而已。你看看如今的吏治，再看看如今河道衙门的那些官员们，他们的眼睛盯的根本不是黄河，而是白花花的银子！养条狗还能看家护院呢，任命个河道总督，还不等于是把钱都喂了他们！既然没有靳辅、陈璜那样的能人，朕宁可不要河道总督，也不能让那些庸人来滥竽充数。所以朕暂时还不能设河道总督，而让河道衙门吃着俸禄，领着钱粮，却只管巡视。需要治理之处，由各省自筹银子，分段治理。实在不够时，朝廷再补贴一些，这样只怕还会更好。”

田文镜碰了钉子，却又急于讨好，想了想又说：“皇上，臣自到任以来，已经巡视过河南全境。豫东黄河故道上，现在十分萧条，有的地方，方圆几十里都不见人烟。臣在想，能不能从直隶、山东等地，迁一些百姓过来。一来不让土地荒芜，二来可用作治河的民工。听说朝廷正在整顿旗务，要是派没有差使的旗人来开荒种田，恐怕更要合算一些。”

“你这话简直如同儿戏！”雍正冰冷地把田文镜堵了回来，“你大概没有读过历史，不知道王莽就是因为这样干才丢了天下的。黄河故道上千里荒原，你逼着人们背井离乡地来到这里，还美其名曰要他们垦荒。可是，他们吃喝什么？住在哪里？谁给他们耕牛？谁发给他们种子？你田文镜是神仙，能变出庄园，变出场院来安置他们？你不懂就说不懂，不要装懂。你以为旗人就是那么好打发的？现在他们每月拿着月例银子，舒舒服服地北京跟前种田，尚且打着不走牵着倒退呢，你倒想让他们到河南来垦荒？真是海外奇谈！田文镜啊，田文镜，你可真会给朕出馊主意。算了吧，你规规矩矩地办你的差，先把这里的吏治搞好，能治平均赋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有了大树，还怕别人不来你这里乘凉？朕告诉你：不要瞎操别的闲心，先干好自己的事，才是正理。务外非君子，守中是丈夫。这就是朕送给你的两句话。要换个人，朕还懒得和他说这些呢？”雍正说得口渴，自己端起碗来，喝了一口油茶，又顺手指指边上的另一碗说，“你怎么不喝，嫌这油茶不对口味还是怎么的？”

田文镜现在如堕五里雾中，连手脚都不知怎样放才好了。自己冒雨出来巡河，本是自讨苦吃，可偏偏被皇上看见，一见面就先表彰了他。他也觉得“讨好”讨到了正地方，实在是求之不得、千载难逢的荣宠；可要说今天幸运呢？自己说什么皇上就驳什么，批得他狗血淋头。批完了，训完了，又蒙皇上赏赐油茶喝！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看来，什么也不怪，只怪自己猜不透皇上的心。他不敢再说话了，也不敢再提什么治河的办法了，还

是在一边老老实实地呆着吧。

雍正皇上大概已吃饱喝足，他站起身来了，田文镜也赶忙起来躬身侍候着。皇上好像还有未尽之意地说：“朕今夜就要启程到下游去看看，然后就打道回京。河南这地方很重要，也很贫穷。朕把河南的事交给你，自有一番深意。你要切记，黄河之事当然要办好，可更重要的是吏治，吏治不清，别的什么也谈不上！萧何是位能臣，他一下子就定了三千律条，可订得再多，不是也要靠各地的官员来执行嘛。朕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不能指望像先帝那样坐六十一年江山。但朕只要在位一日，就一定要遵照先帝的遗愿，兢兢业业地把事情办好，无愧于后世子孙。朕不学朱元璋，贪官墨吏逮住就剥皮；但朕也不想学赵匡胤，他不肯诛杀一个大臣，弄得文恬武馆，让好好的江山，落个七颠八倒。如今的天下，是宽不得，也容不得。你一宽，一容，有人就要胡作非为。所以你要给朕猛力作去，朕只要这个猛字，只要这个绝不宽容。你好好地干吧，不要辜负了朕的期望。”

田文镜恭送皇上一行登上船舰。这时他才看到，那艘船舰上，冒雨随着皇上巡视的还有山东巡抚、安徽巡抚、李绂、范时捷等一大帮人哪！

昨夜的这场大雨，来的也骤，去得也急。待田文镜回到城里时，天已经放晴了。他是坐着八抬大轿回来的，一路上，不断走下轿来询问民情，查看有没有受伤、受淹的百姓。听到百姓们全部安然无恙，他的心里才略感快慰。

他正要回府，突然，轿前传来一声凄厉地喊叫：“青天大老爷……民女有冤哪！”

这动人心魄地叫声，激得已经昏昏欲睡的田文镜惊醒了过来。又听外面轿夫们怒声喝斥：“走开，走开，不许拦轿！有冤到开封府去告状！”

那个女人好像并不肯离开，正和轿夫们拉拉扯扯地撕拽着。轿夫衙役们的怒喝声中，那女人号啕大哭：“你们这些该遭天杀的，为什么这样凶狠！你们草菅人命，你们不是清官，开封府还有没有包龙图啊……”

田文镜被她叫得心烦意乱，用脚一顿轿底，大轿停了下来。田文镜哈腰出轿，却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，篷头垢面，浑身泥水地跪在轿前。她看见大老爷出来，便跪着向前爬了几步，一边叩头，一边哭叫着：“大老爷，你要为民女作主呀……我的男人让人杀死在葫芦湾已经三年了，我也知道凶手是谁……可是，我整整告了三年，却没人肯替我申冤哪！”说着，说着，她的泪水滚滚流下，最后竟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了。

大街上，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。田文镜皱着眉头问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，有状纸吗？”

那女人用袖子擦干了眼泪，却仍是抽泣着说：“民妇晁刘氏，我的状子三年前就递到开封府了。府里开始准了，可后来又驳了。我第二次又告到臬司衙门，臬台大人还是交给开封府审，那凶手捉了又放，放了又捉，再捉就又再放。可怜我一个寡妇人家，带着孩子串着衙门打官司，把三十顷地和五千银子全都赔进去了，他们硬是不肯给我说句公道话呀……天老爷，你在哪里，你为什么不来管管我们这可怜的人？昨天夜里，你又打雷又闪电的，却为什么不劈死那些该遭天杀的人哪？啊……我的儿呀……你现在落到谁的手里了……”

田文镜听得心惊肉跳，他已经预感到这案子来得不同寻常。便问晁刘氏：“本官原来就在开封府，怎么没见你前来告状？”

晁刘氏哭着说：“大老爷不知，这一年多，民妇家也败了，产也没了，我宁肯守着儿子，屈死也不愿再告了。可是，这些天杀的东西又偷走了我的儿子呀！我的姣儿，你在哪里呀……”她像一个疯子似的，目光痴呆，神情恍惚，直盯盯的瞧着田文镜，两只手又在天上胡乱地抓着。

田文镜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，想了一下说，“你的案子我接了。你放心地回去，最好是找个人替你写个状子呈上来，递到巡抚衙门里，给姚师爷、毕师爷好了。你现在住在哪里？”

晁刘氏磕头如捣蒜地说：“大老爷，你若能给民妇昭雪冤情，你必定公侯万代！民妇早已没了住处，现在借住在南市亲戚家里。”

田文镜回到抚衙，刚要进门，却听一个衙役在身后轻轻他说：“田大人，请您留步！”

田文镜回身一看，原来是衙里的一名跟班李宏升。便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李宏升紧走两步，凑近前问：“大人，今天这案子，您是不是要批转别的衙门？”

田文镜说：“本大人做事，从来都是有根有梢的。我要亲问。亲审，还要亲自判决！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就请大人立刻派人把这个晁刘氏带来，哪怕是押到牢里呢。不然，到不了明天，大人您就见不着她了！”

“啊？！为什么？”

“大人，小的不敢瞒您。这晁刘氏的丈夫晁学书是小人的表哥，这案子牵涉的人，也全都是本地的高官显贵。大人您要真心想问这案子，就得防着别人先走一步，害了苦主；您要是不想过问这案子，请大人看在小的跟随大人一番这点情面上，给小的一个实信。我好立刻去知会表嫂让她躲出去，最好是远走高飞。走得越快，躲得越远越好。”李宏升说着，说着，眼泪扑扑嗒嗒地就下来了。

田文镜心里比谁都明白，这个案子肯定牵连着省里官吏们的龌龊事。雍正临走前嘱咐的那个“猛”字，在他的心头震响。好！我打了灯笼还找不到这碴口呢，如今送上门来了，岂能让它白白放过去。别说是上下勾连了，就是全省的官员们全都通同作弊，甚至比山西的诺敏手段更高，我也要问他一问，审他一审，让他们都来看看我这巡抚大人的厉害！他回头瞧着李宏升冷冷一笑说：“咱们河南这块地盘，大约还是在大清皇帝治下的地方吧？你今天要是不说，本抚兴许还不一定要管；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本大人倒真想瞧瞧，是谁在这案子里闹鬼！你马上去开封府尹马家化那里一趟，传我的话，叫他立刻到我这里来。也告诉你表嫂，今天夜里，叫她哪里也别去，就在家等着看热闹吧！”

李宏升刚要走，又被田文镜叫住了：“哎，你顺便带几个人去邬先生那里。不管他在干什么，也请他一定要来一下。要是他走了，你想尽了办法，也得把邬先生给我找回来！”

